

近代名人
輿聞

鏡澄



叙

近代名人軼聞一書，今之野史也。夫正史入主出奴，倒黑爲白，其不足據以見真正之是非，考一代之興亡也，亦已久矣。依吾人所見，歷代鼎革之際，羣雄角逐，其成功者，往往爲能迎合一般士大夫階級心理之弱點，聲色貨利，投其所好，祇顧目的，不擇手段，富有流氓性之草澤英雄，如劉邦，李世民，趙匡胤，朱元璋等。而失敗者之中，亦殊不乏持躬端謹，勤政愛民之輩。然後之作史者，爲阿其所好，以盡其一姓家奴之職責計，輒不惜顛倒史實，信口雌黃，一若創業垂統之主，盡屬神聖崇高，言可法而行可則；其不幸而失敗者，全係逆天虐民之獨夫然，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孟子所以三致歎也！時至今日，宣傳日趨便捷，金錢益復萬能，派別紛歧，主張互殊，鬥角鉤心，黨同伐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非日多，而史實日淆，不有冷眼旁觀，熱心績學之士，如王君伯益其人者，東鱗西爪，旁搜博采，以公平之立場，寓褒貶於一字，使今之所謂名人者之軼事珍聞，得以稍稍流傳於世，則後之作史者，又將何所憑以辨別是非善惡乎？抑余對於王君重有勉矣！夫所貴乎野史者，在能紀有關一代治亂興亡之軼聞，而不在談風花情愛之韻事，在能多取材於輿論口碑，而不徒貴取材於書報雜誌。

故都人文薈萃，各黨各界，輻光潛居之輩，所在皆是，苟能隨時隨地，廣諏兼詢，彙筆錄之，久之自能裒然成帙，將來有所裨益於中華民國正史之編纂，夫豈淺鮮？又豈徒供人一時排遣而已哉？王君言，是書乃窮而無聊之作。夫窮而著書，正讀書人之本分；然古之達者，位躋君相，可謂至矣，曾幾何時，與草木同其腐朽者，何可勝數？至若施耐菴曹雪芹金聖歎之流，當時因潦倒顛連，鬱鬱不得志，始退而爲說部稗官之作，以事排遣者，在當時又誰不自以爲窮哉？然迄於今日，其勢力已深入於窮鄉僻壤，而爲一般人所景仰崇拜，不能自己。王君其勿以此書爲窮而無聊之作也。苟能益加研精，又焉知不爲千百年後之施耐菴曹雪芹金聖歎耶！王君勉乎哉！

孟憲章一九三五，七，十七，於故都

叙

讀司馬子長班孟堅之書，喜其摹寫人物，往往摭拾一二瑣事細聞，而其人之生平，已纖毫畢現。後世史書，無此膽氣，於是文如刻板，閱者生厭矣。而記載瑣事軼聞，如世說新語，北夢瑣言諸書，其荒誕不經者固夥，而亦有足與史事發明者，流傳特多，世固不能廢也。吾友竹樓主人伯益，留心當代軼聞，草撮成篇，舉以付梓，囑爲一言序之——余嘗論世運升降，雖豪傑之士，亦莫能自外。試觀漢唐宋明盛世，其人物風度，雖一二遺聞軼事，亦落落然有大民族之精神存焉。及其衰也，雖王公貴人，跡其行事，往往資後人之一嘆而已。然則此册之行，豈僅爲茶餘酒後閱者消遣而已哉，亦所以觀世運也。

癸酉初秋高都原石民

叙

一代之興，必有偉人，一代偉人之興，必有宏業大猷，焜耀史志。自春秋戰國，迄六朝五代，漢唐宋明之際，攀鱗附翼者比比，其間微言末節，或未經人道過，或偶經道過，而青光片羽，隨得隨失，十不一存，後儒望古歎馭，如馬借人乘，不及史之闕文，亦徒恨子生晚矣。三男伯益，由山西大學畢業，得工學士，從趙竺垣炳麟，江叔海潮，柯定礎瑣，諸先生遊，粗識古書之遺，尙未升堂，遑言入室。旋因執鞭教界，廁席報林，始知中外，先後一轍，——惟英雄能造時勢，旗裳竹帛，柱下書之，非可倉猝言也。至父老流傳，衢壤庶祝，如近代名人之軼辭軼事，蒐羅裒輯，彙而成編，留以備他日軒輶之遺，想亦有心人樂觀耳！余以廣清科第，出宰豫省。於民國十年告歸，治黍龔黃，學慚元白，亦嘗著有經徑史論，並詩古文詞若干卷，正在閉戶自檢，適益兒以此稿郵置，請示鼻斤。竊維著書之道兩端；一叙述，一論斷。叙述者，仿有聞必錄之例，不參己見；論斷者，抑揚軒輊，有聞善則拜，聞過則喜之心。益兒此編之成，殆亦有叙述而無論斷也，與其蠡測井觀之志，姑以片語勗之。

癸酉仲秋楚黃退思老人幼如氏

近代名人索引

孫中山 宋慶齡 黎元洪 袁世凱 馮國璋 徐世昌 曹 銀 林 森 譚延闓 段祺瑞
蔣中正 宋美齡 胡漢民 胡木蘭 胡毅生 汪兆銘 陳璧君 戴季陶 于右任 居 正
蔡元培 邵元冲 張默君 宋子文 張樂怡 孫 科 錢能訓 許世英 靳雲鵬 周自齊
梁士詒 董 康 李根源 王揖唐 伍廷芳 唐紹儀 顏惠慶 王寵惠 陸徵祥 顧維鈞
黃惠蘭 朱兆莘 曹汝霖 胡維德 張乃燕 張歆海 王正廷 陳友仁 陳錫蘭 伍朝樞
蔣作賓 羅文幹 吳佩孚 張作霖 閻錫山 馮玉祥 李濟深 李宗仁 陳濟棠 莫秀英
張學良 于鳳至 黃克強 陳英士 宋教仁 覃 振 彭家珍 秋 瑾 李執中 鄒 容
林 文 陳更新 許卓然 李炳輝 孫 武 張石侯 景梅九 蔡松坡 廖仲凱 何香凝
陳嘉謨 陳少白 李烈鈞 吳敬恒 陳果夫 陳立夫 葉楚傖 褚民誼 蕭佛成 古應芬
張 繼 崔振華 柏文蔚 王陸一 田 桐 柳亞子 陳樹人 蕭忠貞 張靜江 邵力子
焦易堂 趙丕廉 劉紀文 許淑珍 陳可鈺 林翼中 梁寒操 孔祥熙 陳 融 張知本

趙戴文	陳羣	蕭萱	鄒海濱	許劍魂	唐有壬	石瑛	曾養甫	高友唐	熊希齡
毛彥文	易培基	張羣	黃郛	張難先	李法權	鄧青揚	經亨頤	曾仲鳴	錢昌熙
江朝宗	段芝貴	楊度	周學熙	郭則澐	李經羲	廕昌	龍心湛	張英華	汪大燮
孫洪伊	孫毓筠	田文烈	周樹模	孫寶琦	陳錦濤	范源濂	章士釗	李石曾	王克敏
曾毓雋	李欽	夏壽康	陳廷傑	李開侁	張海若	陸惠生	瞿瀛	葉恭綽	韓國鈞
鄧洪年	張詠寬	劉哲	王瑚	王伯羣	保志寧	陳公博	顧孟餘	唐海安	王法勤
吳鐵城	馬超俊	周西成	屈映光	聶養時	朱繞東	于洪起	周佛海	何思源	曹伯聞
吳國楨	區芳浦	黃右昌	孔庚	李範一	呂葦壽	彭學沛	趙文炳	王漱芳	黃伯樵
何競武	高恒儒	湯化龍	吳景濂	張鎮芳	饒漢祥	袁乃寬	岑春煊	王士珍	陸榮廷
倪嗣冲	陳光遠	李厚基	楊宇霆	吳光新	秦德純	林隱青	陳興亞	葉蓬	藍秀成
樊鍾秀	張敬堯	李雲龍	司徒非	石青陽	李福林	劉文輝	萬福麟	魯滌平	何成濬
何鏗	楊家閔	楊正治	馬鴻遠	李翰園	白崇禧	何應欽	王文湘	商震	劉冠雄
湯壽銘	陸鎮冰	楊樹莊	陳紹寬	張勳	趙秉鈞	吳綬青	李純	朱慶澗	王占元
龍濟光	莫榮新	馬聯甲	齊燮元	程德全	孫傳芳	尹昌衡	馬良	程潛	閻相文

張之江	楊增新	香翰屏	唐繼堯	顧品珍	羅佩金	趙倜	盧永祥	李景林	韓粹儀
楊善德	孟恩遠	褚玉璞	湯王麟	陳樹蕃	蕭耀南	張宗昌	陸建章	胡笠僧	唐生智
鈕永建	方本仁	夏斗寅	賀耀祖	陳調元	朱培德	楊森	王家烈	劉鈺年	石肇武
王懷慶	趙榮華	石友三	周亞衡	閻治堂	白堅武	靳雲鶚	陳漢章	謝嬰白	張發奎
吳恩豫	文鴻恩	熊式輝	黃漢湘	劉湘	張厚琬	韓復榘	岳維峻	吉鴻昌	張俊芝
徐樹錚	蔣鼎文	高維嶽	張蔭梧	陳儀	李覺	孟憲章	馬占山	蘇炳文	王德林
江民聲	鄧鐵梅	張子安	老北風	丁超	宋國榮	孔憲榮	高俊鳳	鄧桂林	蔡廷楷
戴戟	孫元良	張炎	翁照垣	宋哲元	于學忠	孫殿英	方振武	陳炯明	陳銘樞
范其務	徐名鴻	徐謙	陳公培	白狼	毛澤東	毛澤香	朱德	陳獨秀	陳延年
鄧演達	詹大悲	劉伯承	李立三	譚平山	惲代英	沈雁冰	瞿秋白	楊之華	周恩來
章伯鈞	熊國華	李漢俊	徐向前	何畏	溥儀	熙洽	丁士源	張燕卿	謝介石
鮑觀澄	王景文	郝鵬	袁金鎧	萬繩栻	鄭孝胥	張季直	王闓運	辜鴻發	康有爲
梁鼎芬	陳寶琛	陳三立	朱益藩	金息侯	嚴復	樊增祥	陳衍	章炳麟	湯國黎
梁啟超	胡適	馬君武	唐文治	黃侃	楊杏佛	傅斯年	黃節	章錢民	程之仰

馬寅初 楊雲史 周作人 郭沫若 巴 金 許欽文 高語罕 葉靈鳳 郁遼夫 王魯彥
 韓侍桁 丁 玲 賀玉波 胡秋原 孔德成 顏世鑄 曾繁山 孟慶峯 班 禪 太 虛
 張天師 杜月笙 黃金榮 虞洽卿 王 曉籟 姬 佛 陀 吳昌碩 李瑞卿 梁鼎銘 趙古泥
 張競生 劉海粟 吳南愚 吳 梅 趙梅伯 黎錦暉 譚 鑫 培 楊小樓 梅蘭芳 程 艷 秋
 傅筱庵 談丹崖 王克琴 沈佩貞 德 菱 劉靜衡 鄭毓秀 盧小嘉 吳泰助 岑德鄰
 袁克定 袁克文 孫桐崗 楊秀瓊 史興隆 劉長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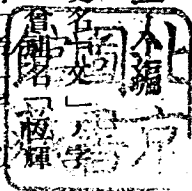
附 錄

名人吟咏集 名人嵌聯集 名人書法集 名人舊名集
 名人身材集 名人麻雀集 名人參禪集 名人輓聯集

預告 另有續編，名人益多，內容豐富將出版。

訂增近代名人軼聞

竹樓主



孫中山先生原名「德明」，乳名「帝象」，字「日新」，後更名「文」，字「逸仙」，別名「中山」。先生父名「達成」，親父名「教賢」，曾祖名「極輝」，高祖名「殿朝」。先生哲嗣名「哲生」，乳名「帝科」，亦有一「帝」字，似犯諱；蓋以先生之太夫人篤信北帝，故先生父子幼時均有是名，不知者幾疑先生父子之名如兄弟行。傳聞先生未降生時，其母楊太夫人夢一冕旒之王者，入室，因而驚寤，未幾分娩，識者已知其生有自來矣，故先生幼時乳名稱帝象二字，蓋有所取義也。

先生幼時，喜放風箏，於放風箏之際，仰視青天白日，即預策現在之國旗與黨徽。憶紀元前一年，先生至倫敦，僑民請國旗式樣，即答以「青天白日滿地紅」，遂取案上郵片手圖其狀，並記其圖形各部之大小尺寸於後，現中央發行之黨務月刊封面上之黨徽，即先生之遺墨也。

先生在南洋徵集同志時，行踪極秘，常日志士與先生會見，第一次必須攜帶介紹券爲證，此介紹券，係於光緒二十一年由張永福設計繪圖製印，券作長方形，爲月歷牌狀，首刻英字一九零五年恭賀新禧繞以花紋，次有「忍令上國衣冠」

淪於塗炭，相率中原豪傑，還我山河」二十字，作半彎形，下括隸書「國南日報」中英二字。

孫夫人宋慶齡女士，自奉儉約，初充先生記室時，繕文學稿，與打字藝術，一時無兩，總理折服，乃論嫁娶。現雖半百之年，有鑒潮流演變，故探討世所政黨原理，與科學學說，勿輟，訂閱英美日法德著名雜誌數十種，拆閱後，一一皮諸木架，積年累月，私邸中曾一小型圖書館，故凡軍政科學文藝等之新舊逸嬭，宋氏輿起講解，歷歷如數家珍，可見其飽學之一斑。

夫人居滬時，各方敦請宴叙者頗多，在前嘗見雍容樸素之貴婦人周旋，今以威觸太多，對各方酬酢，一概謝絕，惟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女士，與夫人同病相憐，認爲知己，每週訪晤，縱談時事，何輒親手入廚，留予共飯，傷心人遇傷心人，是有不足爲外人道者在也。

黎黃波，晚年，息影津沽，嗜影戲，每至必携愛姬同往。一日黎携姬往皇宮電影院，姬指間帶鑽戒兩枚，明燈閃閃，光芒四射，劇終歸家，偶撫衣袋，忽得一紙烟空盒，內貯字條云：「尊寵鑽戒，擬借數日，明晚盼在皇宮擲下，否則恐不利於貴人也。」姬大驚，擬將鑽戒深藏。黎笑曰：「有飯大家吃，是我多年的

宗旨，有鑽戒又何妨大家用。」次晚，仍偕姬帶鑽戒前往，允候其人來取，終無動靜，乃請於院中人，映於字幕曰：「索鑽戒人，請如約來取。」數字，劇終，亦未見來。此盜定屬不凡，而黃陂之豁達，亦他人所不可及者。

當辛亥事起，瑞徵張彪逃亡。黎亦休止於家，羣衆請出任事，黎匿床下避之，經人尋獲，逼以手槍，乃出，旋被舉爲鄂軍都督，位至總統。後移家天津，閉關息影，非稔交不得登其堂，喜臨帖，而斜峭不工，尤好梵典，人有叩以時事者，輒笑而不答。

袁世凱喜狎游，居彰德時，有客過訪者，輒召妓侑酒，惟惡烟賭。姬妾子女，多至四十人，以朝鮮姬爲最專寵，子克定狡滑過之，克文揮霍好嬉，而工文詞，頗負時名云。袁喜讀三國志，故其行事，多類曹瞞。

袁昔年執弟子禮於南通張季直先生時，胸無點墨，寫字筆劃不能先後左右，張頗鄙之，雖偶一指示，未能啟其茅塞也。故張輒向人云：「慰庭寫數字，先文後苟，筆劃如大師畫符，詞林中恐無此人也。」袁聞之恚甚，亦無可奈何。及袁出仕後，書簡馳候，按時不輟，照例稱呼爲「夫子大人函丈」，張亦居之不疑，答以「老弟」，「仁仲」而已。迨袁升擢山東巡撫後，致書於張，則改稱「某某

先生閣下」。袁自以既爲封疆大吏，而張僅一老殿撰，爲體制計，不能不自尊，而不至不悅也。迨袁調直隸總督，致書於張，則又改爲「某某仁兄」矣。張復函大加譏諷，有「閣下之位分愈高，鄙人之稱謂愈卑，閣下晉階一次，改稱鄙人一次，在鄙人視之，閣下還是閣下也」。

袁當國時所御之衣，衣袋甚多，內貯支票，由三百元至十萬元，若得外間密報，據事體之輕重，分賞賜之多少，甚至有報一事，竟得十萬元重賞者，雖云揮霍無度，其手段毒辣，真使人不寒而慄也。當時如徐世昌，趙爾巽，袁乃寬輩，在袁處，均有謗書盈篋，最後袁又得一報告，謂新華宮內，有謀刺袁之手槍二十七枝，袁知衆怒難犯，乃下詔取消帝制，至是午夜徬徨，抑鬱而死。

馮國璋性吝嗇，居京時，恆轉食諸友所，雖遠道風雨不能阻。有某君笑曰：「此可謂飛而食肉，誠封侯相也。」又喜食玉田醬肉，每令館役往購，必整方者，——蓋慮切碎爲役竊食，歸自以快刀片之極薄，免客攘其厚者。偶粘肉刀上，以舌舐之，至傷而流血，事雖細，其嗇可知矣。

溥儀在宮中時愛習畫，隨作隨棄，每爲近侍流傳於外，馮督江南時，特電託某京吏代求一楨，以爲紀念，溥儀許之，越旬餘畫成，飭近侍以黃緞裹之寄贈，

馮得之大喜，及啟視，不覺忿然燬之，蓋上繪一馬而有兩角，並題其上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故馮恨其戲己而焚之。每與人談及，輒謂：「孩子濫用聰明，行動輕浮」矣。

徐世昌未遇時，偶譏集別備，各言所志。徐謂：「苟捷春官，當以知事指汴，若除杞縣太康，必以俸錢多致賓客。」其志如此。顯達時，篤於故舊，好用私人。用公帑則奢，用己財則儉。一妻二妾，無子，生平值小事頗怯懼，而當大難則不避也。——說者謂徐爲小敵怯，大敵勇之流云云。

夫人好佛，如中海之萬善殿，北海之萬佛樓，時去拈香。當時市民屢以開放北海爲請，徐以夫人拈香關係，輒不肯。其時三海經袁世凱劃爲公府地址。而北海又駐紮總統府衛隊。隊兵素無訓練，常偷竊瓦頭兜賣，事爲外商所知，遂定價每塊兩元，風聲所播，衛兵羣以勾摘瓦頭，爲發財捷境，更進一步，謀盜竊萬佛樓之佛。某日一兵將佛肚子挖開，發現珠寶內臟，羣卒驚喜若魔，於是萬佛樓內大小萬餘尊泥銅各佛，盡遭浩劫矣。不久，忽傳總統夫人將來拈香，羣情惶恐，黠者獻計，斬草除根，果然；不數日火起矣，損失殆盡。至北海開放後，而今五龍亭邊，大西天北，萬佛樓火餘灰燼，頽垣敗瓦，徒令人低迴憑吊，未嘗不錫

東海因妻信佛一念之私，而致歷史上有名建築毀於浩劫也。

曹錕，本河北農家子，日搨老布一捆，赴鄉販賣，遂什一之利焉。又有盤龍癖，每博則敗，以此失父兄歡，某歲新正，曹負布行賈，過某村店，有三五人，圍坐擲骰，曹技癢，側身入座，博大負，便喪而歸，父見而問之曰，「布何在？」曰：「無布矣。」「然則資何在？」曰：「無資矣。」大怒，暴起擊之，其兒適從外來，又從而捶之無算，曹昏絕，委遂之於地而去，夜半，其嫂聞呻吟聲，篝燈起視，曹乞杯水，嫂憐而與之，且曰：「叔！以博敗事屢矣，今奈何，又若此，且新春，固當行樂，前村之簫管方喧也。」曹呶水過半，覆杯於地，呼曰：「天乎何曹三，至於此極也？」顧謂嫂曰：「幸謝若兄；不富貴，不歸也，吾將逝矣。」曹扎而起，遂宵遁，投身小站。迨曹貴，父已死，乃重禮其嫂，而不及兄焉。曹兄，在鄉有費德公之稱，全村略具姿色者，羅織殆盡，然猶以爲未足，復於村中關平康數十家，以供一己之娛樂，地在趙玉珂家之週圍。與曹原爲中表，在曹任總統時，曾任中樞要職，頗喧赫一時，知之大怒，曰：「有意娼窰化我家耶！」因與曹大理論，令速他移。曹兄曰：「這有什麼關係，一同玩玩不更好麼！」趙聞之愈怒，遂曰：「你娼窰化我家，我也娼窰化你家，」卽在曹宅四週

，購地數畝，鳩材興工，起建北里，並招妓數十人，終日絲絃徹夜，時人有譏入曹家之傳聞。事爲曹所知，以名譽攸關，急電雙方制止，其事遂息。

國府主席林森字子超先生，寓上海金神父路，僅賃屋一幢，陳設簡樸，室中僅有紅木棹一事，其餘器俱均已舊損。每日菜肴，亦不甚豐，除鷄汁外，僅醬腐乳，鹹魚，白菜之類。其廚役已僱十年，待之甚厚，惟工資外毫無賞格，先生嗜啖鷄汁，故林到滬時，其廚役必日購一鷄，客有訪林者，每先覘其廚下，有無一鷄，以爲林是否離滬之證，傳爲美談。林公出，或坐黃包車，或僱遠西汽車公司之營業汽車代步，除車資外，不給小賬，司機者聞係林乘車，常相規避。先生一日命僕人覓一包紮器具之工匠。將其器俱包以竹蔑運回福建，工匠來時，未言價先問是否付小賬？僕人不能決，白林。不允。工匠揚常去。先生無奈，呼返，允付小賬四角，始克論工價。某次先生自洛回甯，抵各站時，歡迎者雲集，軍樂悠揚，衆皆矜候，久之不見，問之站長，始知前兩日借某秘書乘客車至，悄然渡江矣。先生不近女色，抱獨身主義，有人爲之媒妁，不可，鎮日以一皮包自隨，好事者，並加以偵察，發現皮包中有一骷髏。據云：爲先生青年時代愛人之頭，但其愛人姓名，却無從得知，先生之行住坐臥不離者，原來如此。

先生於每早起床後，必臨龍潭碑拓本一小時，據云：此拓本係其養病廬山時所得，字體秀勁，大有右軍風味，林對此本愛惜非常，視同珍寶，非至厚者不出視人。南京靈谷寺前，有顧某，專售石硯，自鑿自製，號稱徵產，實則削紫金山之石耳。自是山劃爲陵園區後，嚴禁掘發，原料發生問題。一夕，先生購硯於此，顧乃乘機陳說，請予保護，當荷慨允，立出名片一張與之，並諭云：「善爲保存此片，有人干涉，以此示之可也。」自後顧某對於硯之原料，無可憂慮，顧老闕誠幸運兒也。

某次張溥泉先生抵滬，乃首訪林氏，適林外出，張乃留名刺。迨林氏回寓，張已走，乃急命琴僕取筆墨紙硯，作短札一篇，有謂：「公臨我不獲，罪甚罪甚！返寓見留言，喜極喜極！覆函請速來，勿却勿却！入夜買一醉，樂乎樂乎！」雖寥寥數十字，情深於誠笑，而奇峭拔俗，猶爲當世所罕見。張得書讀竟大笑，持語人口，子超雖老，觀其短札似爲冠玉少年之手所爲，焉可不和，乃捉筆作復曰：「來滬元造府，唐突唐突！坐了冷板凳，不快不快！既約我小食，算數算數，勿再作亡羊，至禱至禱！」張氏回緘似較林尤爲俏皮也。

譚組庵先生，少年翰苑，聲蜚上國，旋即賦歸，鄉老父執，多以去京有礙前

程勸阻，譚云：「幸輔值得幾文錢，誠如諸君言，依京收遞升、不將老死宮闕耶？」過漢皋，張南皮使人往迎，晤談終日，器其材，欲羅織之，譚曰：「官且不屑，何有於幕。」拂袖竟去，一時目爲狂士。及長湖南諮議局，極有建樹，人心欽然。光復後，改任湘督。在革命史中，以詞林而掌軍符者，譚一人而已。民國年時，倦勤游滬，某術者推其命，謂譚將七次任湘督，後果屢進屢退，截至北伐時止，譚主湘政已五次，術者之言，雖不中亦不遠矣。

譚初任師範學堂監督時，某日，學員午餐，飯筋欠佳，不能下咽，乃同聲要求當局加以改善，嘖嘖不休，譚接此要求，當向衆訓話謂：「汝輩在學生時代，正應吃苦，俾將來身臨社會，亦能耐勞，爲國効力，似此無理取鬧，更非所宜，深望用心讀書，前途堪慶焉。」學生以要求不遂，相率罷課，宣稱非將飯筋改良，不復上課。譚聞之，反謂：諸生皆受高等教育，若用強迫手段，必愈趨端，倘曉以大義，定能令其自悟，因提筆急書一聯貼於黑板上，聯曰：

君試觀世界何如乎！橫流滄海，突起大風潮，河山帶礪屬誰家，願諸君嘗胆臥薪，每飯不忘天下事。

士多爲環境所累耳！咬定菜根，方是奇男子，五侯將相原無種，思古人斷盡畫粥，立身端在秀才時。

學生見諒出聯，均紛紛圍觀，一辨語氣，則苦口婆心，沉痛異常，各生始如夢方覺，懊悔不已，從此一志攻讀，不復作他想矣。

蔣中正與宋美齡女士結婚時，共請證婚人六位，男四女二，譚即其中之一也。結婚前數日，譚適參加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預備會議，於喜日臨時趕至，當其立禮台旁準備入席致詞之際，汪兆銘因先生要公必與面洽，親身登禮台語譚曰：「我要同你說幾句要緊話，你在證婚以後，如果有空，我就在下邊等着你。」譚忙應曰：「證婚一會兒就完，證婚以後，就無事可做了，那些底下的工作，只有人家新夫婦倆自己去努力，再也用不着證婚人，而與我們又何干？」言罷捫腹大笑不止。

先生喪多隔年，不續絃，不納妾，品行高節，爲民國來第一完人。其每日飲食，則由厨子曹某照料，習慣已久，先生非曹厨烹任者，食不甘味，即有人請先生赴宴，亦非曹厨先至主人家，調和五味，先生不克醉飽。一日，先生某友請客，並約曹厨先期至。屆時曹厨並不攜帶多物，僅清水一瓦盃而已。到主人家時，曹厨因事外出，某僕役將水傾之。及曹歸，見狀大駭，頓足欲走。主人問其故，始言：「一盆內原貯者爲調味之鷄湯，今傾去，無所爲矣。」主人遂急買鷄數隻，仍請曹如法泡製。席間，譚即覺今日菜味不佳，當詢曹厨，經主人道其始末，事

遂寢。迨先生駕鶴仙遊，曹厨亦離譚宅而設市於首都矣。聞曹之名者莫不爭相就食一試，因而座客常滿，生意甚佳。

民國三年，段祺瑞以陸軍總長督鄂，籌軍之暇，頗感寂寞，詢諸鄂中官吏，能奕而能與己對奕者殊渺，因之抑鬱無歡，幕賓以召長公子之說進，芝老可知。時宏業留平寓，得電以有萬急冠首，疑父病，乃乘車至鄂，拜見後，未及寒暄，卽見棋枰已設，一待弁招其入座，而芝老已興高采烈，拈白子相候矣，宏業雖仍莫明其妙，亦只得隨機應變，藉博乃父歡心，洎芝老最後一劫，未能打通，黑子已貫澈其大包围之陣形，而獲佔優勝，芝老蘊怒，欲重奕又復敗，迨三戰三北，芝老怒發，驟擲宏業頰，冒之曰「滾」！宏業知父令出必行，乃怏怏度漢，卽乘原有專車，遄返舊都。觀此則芝老之剛愎可知也。聞芝老現息影滬濱，其奕與不知如何？

芝老晚年喜參禪，大有放下屠刀之概。於二十一年十月間，爲參加北平故宮太和殿班禪召開之「時輪金剛法會」；特於法會之前一日，由津搭平浦快車來平，同時有吳光新，孫傳芳，王揖唐等多人。平市方面張學良派代表王樹常，周大文及魏宗瀚，朱琛，朱慶瀾等均赴車站迎接。芝老下車後，卽赴東城吉兆胡同私

宅休息，預備翌日出席召開之時輪金剛法會。時芝老身着綠綢棉襖，青緞坎肩，足穿舊式雲花皂鞋，白布襪。而面白，精神矍鑠，兩目炯炯有光，望之如五十許人，惟鬚髮蒼白，略現龍鍾之態。於「法會」閉幕後，仍行返津，其好佛學者如此。——固不知其視昔日小站練兵者何如？

芝老某日偕友就市樓沐浴。時大浴室已爲他客先佔，餘較小者，某君色頗躊躇，卽笑謂之曰，爲時極暫，何苦分別，因朗吟陶靖節「家爲逆旅舍，我如當去客」之句，久之且曰，家常如此，况沐浴乎，其曠達多類此。

蔣介石先生年來爲國宣勞，其生活異常勤苦，平時「晨五時起床，開始讀書及閱覽各方條呈，並重要公事，八時後，分別接見賓客；午後休息二時，或讀書，或批閱公事，四時至七時，復接見賓客；入夜分則約二三要人，商談國計，至十一時始就寢，固一規定生活也。——但無論如何忙迫，日必讀書二時。鑑於我國民族精神之消沉，道德之墮落，乃以獎勵四維，提倡道德爲己任，居恆以文天祥，史可法顯亭林，黃黎洲之爲人，誥誡僚屬，最勉同志。尤嗜古書，如歷代名臣言行錄，五陽明之平贛錄，尤愛不忍釋，卽勦其戰策，政治工作，類多取法該書，並披各書精粹，印成一書，以贈部下將領。先生在求學時，不喜飲茶，居常

以白水代之，烟與酒，始終不沾。自倡導新生活運動以來，身體力行，頗爲一般人所稱道，見賓客，輒衣冠整齊，正襟危坐，表現其一種莊嚴態度。夫人宋美齡女士，性亦好潔，問時必剔指甲，晶潔如銀。佐夫處處理軍政大計，尤屬不憚辛勞。先生在贛時，廬所名「白糖」，室內佈置簡單，餐時與夫人共食，每餐兩菜一湯，若請客則四菜一湯，仿效西式。先生北伐時，抵南昌，聞龍虎山有張天師者，歲食國俸，位比顯官，乃召之來，詢其平日所事，張以修道對，蔣遂令其一顯道術。張曰：是何難，僅復令牌一響，天神畢至矣。試之不驗，蔣大笑，遂取消其尊號而逐之。張乃踰跟奔滬，心有不甘，乃復出其令牌，試召天神，則至，張異，而責之曰：余前在南昌召爾輩時，爾輩胡不至，致使余受此奇辱。天神對曰：是日上座者爲上界某某天尊坐下之獬豸轉世，吾輩不敢近也。考古書異物志中：「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鬥則觸不直者。」卽前清各衙門法庭上板壁正中所畫之吞日異獸，以蔣之一生，討逆罰惡，當者披靡，有以似之。

先生剛健強毅，善於治兵，而不知其亦有俠義風也。隨孫中山先生甚久，昔年滬上，悒悒不得志，囊中所餘，不過千金，一日，閒遊市上，遇同鄉某，先生與之語，似了不經意，先生詫曰：「公有所憂乎？」其人謝曰：「誠然，不相欺

適以營業失敗，虧負甚鉅，破產償之尙不足千金，債權人又不肯絲毫相讓，明日即須相見法庭，故以爲憂耳！」先生欣然曰：「若然，我囊中尙餘千金，請以贈之如何？」其人曰：「公其不得意，何有餘力助我？」先生曰：「我留之，僅足以濟身，贈之兄，可保全家，何樂不爲。」約以次日來寓面取，其人感泣而去，某日，其人立券至蔣所，取金納券，蔣取其券燬之，授之以金曰：「我豈權子母之市僧耶？」其人大慚，誓必相報。適日其人復興事業，而先生困頓如前，其人不復顧問，先生亦淡然置之，未嘗以語人，同鄉中知之者，多鄙某而服蔣之雅量也。

先生嗜食神仙鷄，鷄湯中以膠州白菜心爲佐，故每次來滬時，厨司每晨必購一鷄及白菜一顆，詢之。則曰：所以製神仙鷄之用也。先生且喜食辛辣之味，食神仙鷄，僅食其汁及白菜，鷄肉則未嘗一啜，故其厨司輒將隔宿之熟鷄肉撕碎，製成川式之拌鷄絲以進，蓋一鷄兩吃之法也。

聞先生居廬山時，以五老峯玉女兒城一帶，風景絕佳，乃蓄意修葺，植青松翠柏，以資點綴，遂飭贛省府計地一萬三千餘畝，爲造風景林區域，五老峯以五峯並峙，如老人，故名，登其峯，當晴朗時，俯視下方，城郭川原，瞭如觀掌，果澄湖與遙山，相錯如繡，風帆往來，如鷗如鳧，可指而數，指點明太祖與陳友諒

大戰陳迹，亦一快事。玉女兒城則命名不可考，聞亦爲明太祖練兵處，蔣之創造風景林者迨有企慕英雄之意也。

夫人宋美齡女士，愛好天然，又以常居歐土，飲食起居，不免帶有歐化，其平時沐浴，亦間以牛乳和水者，又聞，女士居南京時，其邸中每日朝晚，必令滬上某花園，送各種鮮花二次，由火車運至首都，轉送邸中陳列，無日間斷，此以女士愛花成癖，南京缺乏好花，乃不得不取之遠道耳。——於是名花鮮乳，遂傳爲韻事。

昔年胡展堂先生居湯山時，終日吟詠遣興，每成一首，卽其女公子錄之，積之日久，已哀然矣。集曹全碑者凡十餘次，曾由友處閱其讀韓二首，格調與韓相似，自註有云：「歸田詩話云：『詩亦相題而作也，又不可拘以一律，如杜老云：香霧寒鬢濕，清輝玉臂寒，』又『俱飛蛺蝶原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亦可謂女郎詩耶！」茲錄其所作詩二首，詩云：

香霧清輝思切切，芙蓉蛺蝶自雙雙；
緣情那得墮風格，畢竟秦詩是女郎。

學韓須學韓所學，歐九文章似得之；
我意尙差雄直氣，一吟三嘆至工時。

又其黃花歌云：

九月黃花黃更黃，英雄含笑黃花崗；黃花晚節香猶在，崗下黃花千載芳。

胡先生事情雖忙，然亦必爲生活上之調劑，如跳舞，打球，吃花酒等，摩登之類，均爲胡所不喜。平生惟嗜打麻將，每於公餘之暇，卽以麻將消遣，陪者以女公子木蘭，及秘書王養冲等爲多，因其爲消遣性質，所以每底至多五元至十元。胡爲人雖絕頂聰明，麻將却是每打必輸，輸時恆氣云：「下次不打了，下次不打了！」話雖如此，空時，胡仍免不掉「再來四圈」。

當塘沽協定成立時，胡漢民先生遠處香港，曾賦詩以紀其事，題爲塘沽協定之翌日參難韻，語意悲壯，含有深意存焉。詩云：

橫目論心忍棄難，安危一劫詎拋殘，樹圍老屋陰宜茂，草倚驕陽綠漸闌，何處白山連黑水，依然玉砌與雕欄，萊公孤注今無有，城下盟成却耐彈。

胡先生，小休島香者兩年，一哭古香芹，再哭林煥廷，兩副眼淚，足使胡憔悴不堪。初胡至港，以寓廬不適，一遷再遷，飲食仍與在南京時無異，飯時兩菜一湯，已爲常例，惟起身較前更早，夏季恆上午四點起床，每日於鷄聲喔喔中，振筆揮毫，日寫小楷百字，詩興亦佳，在港過訪者，以陳銘樞李濟琛爲最勤，尋常賓客，則悉由其女公子木蘭代見，黨事亦由其女公子木蘭主持，胡對人輒云

：「宋慶齡爲『國母』，吾若主持中國，則木蘭當爲『國女』矣。」

胡女木蘭，某次由廣返港，登岸時，手持芥蘭菜一束，人問其故，木蘭笑曰：「此菜購自羊石，凌晨親自北郊購得者，以其風味甚佳，且吾父嗜此，故携之返也。」胡弟毅生好古玉，暇時即踱至街頭古玉店巡邏，偶發現好玉，輒不惜重價購買。以後各玉店每收到古玉物件，即送至胡寓所，當面議價。聞胡曾買古玉一塊，上雕八隻小蟬，技術精巧，躍躍欲生，胡極爲讚美，認爲希世奇珍。因之在廣州特別新建精緻別墅一所，題名「八玉蟬室」，自稱爲八玉室主人。胡曾在廣州承辦指務，每日收入，已足夠其買古玉之開支也。

清末，汪精衛先生在津，行踪甚密，雖革命根據地之廣州，亦不知其究寓何所也。一日粵方來電致天津經緯報，其文曰：「天津經緯報轉汪精衛先生速來粵。」館長李君素表同情於革命者，立於報端刊登原電，汪見報欣感，亟趨謝，遂匆匆就道，時該地有某報——今尙存——固含有色彩者，特電話詰問經緯報，欲加非難，李懼其勢，未敢與較，適編輯盧君在旁接答曰：「余等實不知汪精衛即謀殺攝政王之汪兆銘也。」數語解紛，亦趣亦妙。——蓋彼時北方民衆處於輿論籠罩之下，對諸革命家，尙未能悉其姓字也。

汪先生公餘喜飲，每飲微醉，則文思滂薄，千言立就，某次感政躬不適，偕其夫人陳璧君女士在滬養病，時陳正經營新置別墅之傢俱。一日陳煎藥於汪側，忽有送沙發至者，陳匆匆趨出，審查來貨，汪怒，謂陳重物輕人，將藥罐踢翻於地。陳入，當笑云：「我只希望汝不要服藥，汝今將藥罐踢碎，乃吉兆也。」言畢，汪色始霽。後有人詢陳，何以服從如此？陳答：「病人性多燥，苟對抗，益增其病，故不忍耳。」聞者稱其急智，亦足證其伉儷情深云。

汪先生於某次去國時，送別者甚衆，其中嬰宛輩約百數十人，均由夫人陳璧君女士周旋。船將啟碇送行者魚貫退，陳姊褚氏誼夫人，首緊摟汪夫人狂吻，次及汪之女公子彬彬，淒然欲涕。夫人亦次第與送行女友吻別，唧唧之聲，聞於滿船。時有新聞記者某，適爲汪攝影畢，聞聲趨至，見汪夫人正擬與最後一女友對吻；女友見其手提攝影機，似嗔其不告而行攝，急退後，臉微沉。汪夫人見狀，訝甚！迴顧記者立於側，始悟，急揮手令記者退。記者退步，笑聲復縱於室內。因憶美總統胡佛於某日赴一集會，因與衆賓握手過多，致掌傷流血。今汪夫人連與女友接吻百數十次，不知兩唇間亦曾出血否耳。夫人喜蓄金魚，居上海時至邑廟小世界西首永興金魚攤，市佳種四種，曰獅子頭，曰一點紅，曰水泡眼，曰反鰓，每尾修七寸許，以每對五元成交，共計洋二十元，女士購魚既竟，忽覩價目

表首列『歡天喜地』一種，舉以詢諸魚攤老圃，老圃告以已於前一日售出矣。『歡天喜地』係魚之名目，反鱖之一種，全身作銀白色，硃砂眼，尾大不掉，時作仰天游泳，故名。

先生初論婚於番禺劉氏，時女兒與汪兄同爲粵督岑春煊之幕客，先生既厭身革命，汪兄慮禍及，且族，乃具牒驅逐逆弟，並與劉氏商退婚，女兒允矣，而女獨堅拒弗納。時汪遯跡東京，與陳璧君女士偕，每有革命工作，兩人輒僞爲夫婦以行，璧君未以爲意，而汪心歉然。不久，汪刺載遺事發，囚錮北京大獄，卒判終身監禁，璧君賄獄卒入見，匆匆數說，請與汪定夫婦名義，庶留一永久親愛之紀念，已亦可以獨身者之資格從事革命，汪不獲已，忍痛許之。其後出獄，借璧君歸里廟見，闔族稱頌，而劉女猶未嫁，女兒遂與汪交涉，謂汪前之出族，係受惡勢力壓迫，廢婚亦同此意，今汪既聲請撤消出族公文；則婚約亦當連帶生效；且女之守貞未嫁，汪固知之，斷然割棄，得毋太忍。昔年時報載此事甚詳，並標題曰：「精衛鴛鴦譜。」頗有不直汪氏所爲者。顧結果汪陳卒締姻好，劉女並發一沉痛之談話，謂本人將終身不嫁，致力於醫術，聞者無不悲其遇而嘉其志也，汪氏「自述」一文，則謂劉女已嫁一陳君矣。

先生在諸兄姊妹間最爲聰慧，爰得堂上歡，太夫人愛之更甚，惟督教甚嚴。

氏說里有後園，拓地不甚大，而擅林小之勝。先生年方九齡，秋晨太夫人率往後園石凳上，令習大小楷各數張，太夫人則監視一旁理女紅。蓋汪父年已古稀，尚作客陸豐，太夫人少三十年，以家貧兒女繁多，不得不賴十指爲助也。習字畢，講解四書五經，汪氏深受母教，學業大進，鄉里嘖嘖，莫不稱母氏之賢與子之慧也。日以爲常，至霜雪漸降，始移課室內。不幸汪氏十三歲，太夫人積勞棄養，雖未及冠，已哀榮盡禮。越六年留學赴歐，學成奔走革命，忘懷一切。十年後重過里門，頓憶故園尙在，母已仙逝，乃將當時情景，乞粵省名畫家溫幼菊先生摩擬「秋庭晨課圖」一卷，母子雖一生一死，但於圖中猶相厮守也。圖成，汪氏親筆題眉，作跋，珍藏行篋，以作紀念。常出圖展視，因太夫人辛苦一生，未得甘旨之奉，私心戚戚，不覺淚眼泫然。民國十二年，汪氏任職中央黨部，該圖適爲先烈廖仲愷所見，乃另箋爲之題辭二首。豈意十餘年來汪先生爲黨國宣勞，天涯奔走，某日在滬偶理行篋，溫幼菊所繪「晨課圖」已失去，惟廖辭尙存。心頗悵悵，回京後語於鐵次會仲嗎；曾夫人方君璧女士精繪事，乃自告奮勇，另擬園景人物，仿口筆調，費一周光陰，「秋庭晨課圖」又告功成，捧呈汪院長，展視之餘，欣喜如珠還合浦，極佩曾夫人靈心妙筆，乃題詩誌概，詩云：

一卷殘編在短檠，思親懷友淚同傾，百年鼎鼎行將半，孤影蕭蕭只自驚；

人事蹉跎成後死，夢魂勞苦若平生，風濤終夜喧恹甚，慎把心光對月明。
思親懷友，慨嘆惜時，盡在不言中，恐再遺失，故飭庶務股將圖辭重裱云。

戴季陶先生，吳興人，幼時家道清寒，六歲喪祖父，父因遺產涉訟被押，戴亦隨侍焉。十三歲時父喪，十四歲入學，因鬧學潮被革，十五歲時由日人小亞三七之介紹，當日文翻譯，戴兄奇之，乃變產使之留學日本，其時戴之祖母健在。阻之不獲已，乃私自出走，留日四年，十九歲回國，以洪佛矢先生之介，入天鐸報任總編輯之職，戴氏之記者生活，於時開始，其時年二十有一。該報經理室在編輯室後，戴惡人侵擾，乃揭槩室外曰：辦公重地，來客無論何人，非經通報，幸勿擅入。詎卽晚戴夫人囊橐而來，逕由編輯室，而入辦公室，諸編輯均竊笑，戴氏猛憶杜客規約之墨迹未乾，遂揚聲詰其夫人之莽撞，夫人不知犯禁，以爲贖已，乃負氣而走，諸編輯夙知戴氏具季常癖，見狀咸爲其惴惴不安。及翌晨戴氏自寓返館，因詢其昨日之事，夫人究介意也否？戴苦笑曰：「休矣！皆因君等一笑，致伊昨夕向余大作獅吼，余雖未拜倒石榴裙下，哀乞寬宥，然亦頽其乾綱，陪情無算，道不行於妻子，誠令人感覺辦事之難也。」某君曰：此易解決，請於來客無論何人之句下，加小註；眷屬不在此例，則對內對外皆妥協矣。戴

與衆聞之，莫不失笑。聞戴夫人精計算，工儲蓄，戴氏每月所入，必全部移諸闈內，以供家內之一切開消，而夫人則儉甚，雖一碗一碟之微，從不浪費。戴任考試院長時，某次出京，夫人因公宴客一次，故當考試院月終造報時，特備一欄，願以列入，所以完手續也。庸知司計政之審計部竟不謂然，且據理駁下，意謂：人既出京，何從請宴。其實在戴氏出京之先，請柬固早已發出，夫人臨時庖代，此豈審核報銷之人所得知者，然戴夫人之論事不苟，審計部之辦事認真，均可風矣。戴氏，滬寓於福煦路四明邨，大門雖設而常關，賓客出入咸趨後房戴門，厨間多掛鴨肫肝；蓋戴素嗜此物，故其夫人備之。戴家有婢，美而慧，同時戴有副官某深得戴氏信任。凡有客往謁戴者，名刺必先經此副官審查，然後遞入，副官以爲不必通報，則逕自搖駕，而戴不知也。一日戴因事抵滬，有新聞記者某投刺往謁，叩門時，值慧婢啟門，持刺逕往通報，但請改走後門。某君乃趨赴厨下，遇副官某，知爲記者，即稱院長已他出，某君云：「已通報。」副官詰婢，婢即昂然曰：「余已通報，無煩代勞。」副官復曰：「名刺遞與何人？」婢曰：「遞與院長，院長將接見也。」言已，即延客登樓，副官乃愷然不語。——此婢亦大可人也。

戴先生，年來政務之暇，頗篤俾佛學，每日晨興，盥沐，輒手持佛經，孜孜

研讀，似得大澈大悟之旨，龕中供三寶佛各一座，紅魚清磬，紛然並陳，且尊履一白髮老叟，專任香火掃除之責，其奉佛之篤，可想見也。班禪喇嘛南下晉京，感其誠，贈以西藏名工雕成之「玉佛」一座，高約八寸，晶瑩透澈，膩如羊脂，琢工亦頗精神，閉目跌座，栩栩如生。戴得之狂喜，如獲異寶，供于龕內，朝夕參拜，終歲不輟，戴信佛，由來已久，在二十年前，已有信仰心，翻閱舊藏天籟報（戴氏曾任該報主筆）所發表之言論，可知，夫人鈕有恆女士，現亦追隨先生，信佛甚虔。

先生，自首都赴洛陽時，乘海軍兵艦「民權」號，上溯武漢，與蔣委員長晤商一切。在兵艦中有感於意大利詩人譚能學之海軍軍歌，乃取艦名「民權」二字，作民權歌四首，留贈諸同志，譜入樂歌，藉勵衆志云。歌爲：

大哉民權！白日青天，皇皇華胄五千年，世界文明我爲先；萬國來朝，玉

帛冠裳，接踵摩肩，千秋萬歲！光榮無限，白日青天，大哉民權！

美哉民權！白日青天，科學原器羅針盤，陸行車分水行船；江淮河漢，三

山五嶽，坤轉乾旋，千秋萬歲！光榮無限，白日青天，美哉民權！

樂哉民權，白日青天，文物制度定周官，道德風流被管絃；羽旄鐘鼓，八

方同慶，國定民安，千秋萬歲！光榮無限，白日青天，樂哉民權！

盛哉民權！白日青天，河山再造，文運重宣，國父誕降，聖號中山，創三民主義，建憲法以五權；既允文而允武，復啟後以承先，定國都於金陵，布聲教於中原，有志竟成，後來居上，萬家騰歡，千秋萬歲！光榮無限，白日青天，盛哉民權！

聞戴氏在湯山買空地二十餘畝，建築別墅三幢，外觀完全採宮殿式，未建樓房，三室距離成三角形，以正廊貫通，曲折相接，屋之中央及前方，拓為大花園，綠草如茵，艷花若織，饒國藝之美麗；花園左傾建月亮門，以通幽室；正屋為客廳及書室，左為戴寢室，右為奉經室，供奉佛像甚多；四週築有瞭望台，備衛士守衛用。聞全部建築費約十餘萬，工程告竣，擬遷居該處避暑，並張筵歡宴各要人，慶祝新屋落成。湯山大建築；一為俱樂部，一為張靜江別墅，然遠不逮戴新居之宏麗，今得此點綴，益將為名勝生色不少。

又戴氏家蓄一理髮匠，月薪三十六元，某日，戴夫人命匠往花園中割草，該理髮匠云：「子素擅長頂上工夫，殊不願為此下層工作。」語為戴氏所聞，以其措詞不雅，遂撤職焉。

于右任先生字伯循，署名驕心，別署大風，在清光緒中葉，即馳文奏，民國

以遺，撰文偶署神州舊主，蓋以神州日報爲先生發起，後讓於人，故有此號。工書。一洗寫碑者描頭畫腳之態，爲之別開門徑，尺帛寸縑，人皆環寶，其通常鈐蓋之于石任印章二方皆朱文，良以筆劃簡單，易於摹仿，故近作諸書，加蓋白文「曉血乾坤一杜鵑」，朱文「關中于氏」，用示區別，二章較前用稍大，章法爲老缶一派。最近又易朱文「半哭半笑厂主」一章，尙不多見。按光緒間，陝省銳意興學，擬辦一洋學堂，網羅本省人材爲總教，以資表率，于亦被延致，其時于適有半哭半笑樓文集行世，遭清吏之忌，偵騎四出，于乃襍被南行，然則半哭半笑之稱，由來已二十年矣。于雖任院長，職居高位，各界有求其書者，髯翁亦樂于揮寫。故海上多于之墨蹟，琳琅滿壁，近又書巨軸多幅，文錄恭謁翠享村總理故居紀念詩一絕，筆致勁挺，寓意深遠，令人讀之生蒼鬱之感。詩云：

山環水繞翠享村，郭外朝西故宅存；世界勞民思救主，同來瞻拜金人門。
聞章嘉呼岡克圖某次到京時，曾贈于先生有玉章一顆，色澤嬌艷，且有奇香，斯爲希世珍品香玉也，于固風雅，因卽目鐫「軟玉溫香抱涵懷」句，什襲珍藏，不輕示人。

于氏曾在陝西三原縣原藉斗口村地方，購荒地六十餘畝，一心經營，連年採選各地花木多種，移植該地，異國佳卉，如美國核桃，法國梧桐，澳門青松，亦

皆應有盡有，經于氏以科學方法培植，近已蔚然成林，氣象萬千，恍疑置身江南雲水之鄉，于氏或以爲將來退休之所云。

于氏行事殊風趣，一日至行政院治事，其屬員等方閱性史性藝等書，以氏猝至，不及避匿，窘極不堪，民却堯爾曰：血氣未定之少年，不能瀏覽此等之書，容老夫去閉戶讀之，旋即懷之而去，屬員無如之何也。亦嘗爲小說家言，與楚僧秋心等合著門錦樓小說，爲集錦小說之權輿。于饕餮成性，嘗自煮羊肉，謂親得蒙古人指授，有成吉思汗羊肉，高加索羊肉諸名製，曩年游蘇，於木瀆石家飯店食飢肺湯而美之，飢字不見字書，是魚爲蘇特產，腹大似河豚，肺絕大，鮮嫩饒雋味，氏卽改飢字爲鮑字。氏於滬上大小諸菜館，嘗試殆遍，能道其優劣，一日與熊式輝司令晤於席間，氏論及我國烹飪之精，謂有熏蒸炒燉爛拌燙炸溜煨若千種之多，以視西法治膳，祇煎烤煮三種者相去遠矣，在座某君因戲謂氏當爲烹任院院長，氏笑領之。氏又喜清游，不憚跋涉，慕鄧尉梅花盛放，欲探其勝，或以萑苻不靖阻之，氏掀髯曰：萑苻何足畏，苟及余者，余爲任參謀可也。

曩年游蘇閩亭徵，逸興遄飛，某某二校書應召侑酒，某校書以纖手捻弄其鬢曰，如此鬚髮。得毋礙於飲食乎。別一校書曰，是秀且長者，儂當爲之挽一橫愛絲髻，蓋當時婦女尙未盛行截髮也，于氏爲之大笑。喜食蒜頭與辣椒成癖。幾乎

每餐必備。嘗親製蒜頭袁石首魚辣椒炒肉絲二餚，請譚茶陵來寓小酌，茶陵生前固喜啖魚翅者，食之讚不絕口，謂清墩魚翅，無此美味也。

湘主席何芸樵以洞庭湖濱之岳陽樓，爲三國東吳魯子敬閱兵之所，屬三湘名勝之一，以年久傾圮，特斥資重建並浼于氏撰書岳陽樓記，文以宣紙繕寫，字極蒼勁，蓋以何氏勒諸石碑，將與范仲淹之岳陽樓記，共傳不朽也。文云：

岳陽樓其先名南樓，傳吳魯肅閱兵之所。嗣唐張銳守是邦，極一時文譙之盛，而樓之名，漸著於世。自有斯樓，以迄於今，閱千數百年。歷代興亡之迹，有與陵谷共遷；風塵莽莽，而邈無復識者，以視斯樓，何其幸也。樓攬洞庭之勝，極游覽之娛，范仲淹氏之記，已與之爲不朽。夫勝景之於人，無私也，賢者因而彰之，必藉與人同樂，惟之飢溺猶己，固不僅與樓之興廢及其汲汲也。湘主席何公芸樵，暨岳陽警備司令段公楚尙，保疆之暇，一舉措而樓之廢者起，腐者新，予樂爲之記。其慨於賢者之於世，固無所不致其力。而湘人之勇於事功，爲不可及也。

于有舊友曾統一者有名士風，不矜細行，跌蕩自適，風塵碌碌，若無事然。日散萬金，故嘗厄於在陳。寓滬一品香者達十年，人或有時他往，而房間照開也。海上川菜館林立，曾於任何一家，皆得大啖而後記賬，主人從無難色，是真亦

難得事也。曾一身飄然，來踪去跡，人每無從知者，殆由龍乎，二日曾祈于爲一死者作墓銘，稽笑頷之，肅其坐以稍待。不移時，髯擲筆起，顧而語曾，並示以一紙；曾方詫鬚構想之捷，而不意入目者之所謂墓銘，實非爲死者作，乃竟爲曾氏寫也，爰爲錄出，並以見曾之爲。銘曰：

嗚乎曾公。統二之兄，閒而太忙，闊而太窮，如一品香之老板，似川菜館之股東。嗚乎曾公，統二之兄，胡天不弔，一去無踪。

司法院長居正某次來平，參加時輪金剛法會，在平五日，謝絕交遊，形迹不拘，自奉儉樸。暇則約其戚友往櫻桃斜街廣福館聚餐，或到西四牌樓缸瓦市永順居便酌，所費不過一元，食畢，付資而去。飯肆中人，只知爲顧客，亦不知其爲堂堂院長也。居氏昔充議員時，在平交際甚廣，獨與老友光雲錦最爲莫逆。光在段祺瑞執政時代，聲譽與徐樹錚齊名，政治改革，閑居無聊。居因其爲生活窘迫，慨贈大洋三百元，以助其家用。光得款笑語家人曰：「覺生助我，至爲可感，今冬煤火，米麵不愁無着矣。」其篤於友誼也如此。一日友人過訪，見居用五十金買古佛一尊，置於案頭，愛不忍釋。友笑謂居曰：「覺生，歷年奔走革命，不憚辛勞，護法之役，厥功甚偉，今載佛南下，佛法有靈，當助居士前途順利也。」

「居聞莞爾而笑，意殊自然。居某次之北來，外間頗多臆測，實則居氏現正力趨平民化，政治生活，深感乏味耳。日前易培基擬請居氏參觀故宮，居笑而却之。」

——若居士者可謂知人矣。

蔡元培先生，昔年赴德，參觀罐頭公司，有做牛肉罐頭者，見一羣肥大之牛，入公司內，經過許多機器之撥動，支解塊分，異常殘忍，由最後機器推出，而成精美之罐頭。蔡以外觀雖美，內容誠為殘忍，自是不食牛肉，終身吃素云。

當辛壬之交，南北水火，蔡氏奔走調停，功在隱微，惟不達情偽，易為人欺。時有某謀文學革命，將以東西洋文字變國學者；而章太炎諸弟子，持以為不可，元培唯居中調停而已。能通英法德日諸國文字，執中國教育界之牛耳。然其所著紅樓夢索隱，識者多非之。

邵元沖，一粹然儒者，自長立法院以來，擇友荐賢，均以澹於名利之雅士為準。所謂同氣相求，同聲相應，用人以德不以親也。惟老友中符此條件者甚多，對於位重方面，殊感難於分配。前值中央高唱緊縮政策之際，邵氏曾荐德邵年頌者數人為立法委員，結果未能通過，邵氏大悲，幾至以道之不行而萌退志。

首都立法院，原爲李鴻章塔張瑞繪之故宅，門前照壁牆上，昔嵌有一木彫之大福字，乃清慈禧太后之「御筆」，鏤刻甚工。前副院長邵元冲與夫人張默君女士，均風雅中人，且篤好古物，故對此福字珍愛逾恆，每於公餘之暇，輒於門前觀摩不置。自邵氏卸職，孫氏繼長，於交替匆忙之際，此福忽失所在。事聞於孫，乃下諭查其下落，一時有孫科「禱福」之笑柄。詎邵氏建一別墅於中央黨部側，費洋巨萬，華麗雄巍，爲金陵冠，而此福字始重見於其廳中，金箔輝皇，眩人眼目，邵喬遷之日，孫亦走賀，見福字，卽掉首他顧，戲語人曰：「元冲盜福，未免無賴，獨不思此爲公物乎？」

邵夫人張默君，有巾國鬚眉之目，善作行草，走蛇轟鳳，挺秀絕倫，自與邵元冲先生結婚後，不常見所書。邵亦能爲人揮毫，度其畫眉之餘，必多臨池韻事。

宋子文氏，每次往返京滬漢杭各處，均乘其自備之「塞可斯」水陸兩用飛機，習以爲常，蓋所以避意外之險，與節省時間也。惟宋每次于飛機之先，啖「莫愁片」三，以免登機有頭暈之患，故克登高如履平地，一無所苦，且較乘臥車，尤爲舒適也。一日，由漢飛杭，由杭飛滬，返邸後，頗覺不適，覓醫診治，故外

間有謂其在漢時感冒也。但據其左右云：宋氏實因眩暈，胸中作惡，並非感冒，因在漢口登機時，誤携他種藥片，乘機啖藥時，亦未察覺。而由漢抵杭，經七小時長時間之飛航，乃不能支，益覺頭暈，胸中煩悶，某醫勸其可靜養一日夜，無須服藥，即可痊愈云。

某次宋自海外歸來，抵滬時，夫人張樂怡女士，親往輪船碼頭迎迓，殷勤道慰，親愛異常，返私邸後，夫人當詢之曰：「君爲國事，遠涉重洋，僕僕風塵，似宜休息，未知肯向政府乞假，以作暫時休息否？」宋答曰：「我既以身許國，諸事焉敢辭勞，政務殷繁，百端待理，雖欲在家小住，只惜勢所不能。」夫人默然，是夕宋遂去京，夫人與婢閑談，偶語之曰：「儂見鄉村農婦，與其夫共相操作，朝夕不離，雖云辛苦，確有人間之至樂存焉，不知汝等如何？」婢慧甚，善解夫人意，急答之曰：「還是官家太太好，彼粗俗農婦，何可望其肩背耶？」夫人笑而頷其首，若有無限安慰，蘊於胸中者，由此可證明現在婦女之虛榮心理。

宋子文十年前在漢冶萍煤鐵礦上海總公司任英文秘書，曾與經理某之妹，發生好感，擬論婚嫁，卒以該經理之反對，未成事實。又聞宋於南京北極閣建一別墅，小小洋樓，全身均用鋼鐵，鎗彈不足損其毫末，屋頂且舖青草，以避飛機之目標，外觀不過爾爾，而內中佈置，備極奢華，據云建築等一切費用，約達二十

萬元之鉅，該別墅落成後，宋氏並不居住，但常往留覽，備作特別會客之地。

孫哲生某次至鎮江，乘小艦直駛焦山：隨從數人，沿山麓行，被寒中哨兵瞥見，以其中有一人背影機，立趨前檢查，其隨從曰：「此京要人，毋得騷擾，哨兵不信，恐孫等爲日人來測繪國防要地者，更堅持執行檢查，並云：『攜帶影機，爲軍令所不許，須由隊保存，俟回時，再交還。』孫卽斥之曰：『某卽孫院長也，不得無禮！』哨兵誤聽爲孫縣長，卽以槍擬之，時孫之便衣衛士亦拔槍相向。正危急間，幸軍艦長某率衛弁奔至，急喝止，並謂此乃孫院長哲生來遊，何得無禮。哨兵乃云：『禁帶影機，乃吾輩奉行執行，職責所在，自不能以孫院長而獨異。』言已，悻悻而去。孫亦敗興返艦，並戒隨從，勿得多事云。

錢能訓攝撫陝時，陝軍多革命份子，聞鄂起義，暨職以應，能訓舉槍自擊，傷而不死，遂逃出，後爲徐世昌重用。錢爲人明敏通達，而胸無滯機，仕清時頗工運動，喜以公家職事，酬年故舊，故所至絕無實績可言。

許世英好治遊，長司法部時，與狎友，微服出遊娼寮，嘗于蕩婦陳七奶奶所

，爲巡警所辱，報紙喧傳，竟有飾爲新劇者。以工于趨附，雖謝法曹，仍巡按閩省，然狎邪性終不可悛，乃租屋某山前。時與幕僚遊讌其中，招妓侑酒，政以賄成，故爲人所彈劾，許身不滿四尺，白面濃鬚，工口給，附權勢，名節不修，人以阮大鍼擬之。

靳雲鵬，字翼青，任國務總理時，某次壽誕，賀客雲集，名伶堂會，極一時之盛況，中軸戲爲貫大元尙小雲合演汾河灣，靳忽拍案曰：「此戲明明是說的是我吧！」時潘馨航在坐問其故，靳云：「我初次投軍，習的是砲兵，豈不和薛禮打彈一樣，後來開到雲南，足足離家十餘年了！光復以後回來，和內人也幾乎認不清。你看這齣汾河灣不是替我們倆編的麼！」張遠伯插言道：「對了！現在老總也和平遼王身分一樣了！」翌日，靳雲鵬客串汾河灣之趣事，已喧傳人口矣。

靳雲鵬徵時，其母傭於潘氏，爲潘復之乳母，及靳貴，潘乃登堂拜母，與靳結爲異性兄弟，故靳組閣時，卽以潘任財政次長。潘少時風度翩翩，有潘安再世之目，光宣間，初至滬，識一少婦，少婦眷之甚暱，時時揮金爲贈。程德全巡撫江蘇，潘以未職居幕中，月稱至微，以少婦故，尙可自給。迨潘顯貴後，選色徵歌，已忘掉昔日之纏綿情意矣。

周自齊，性好色，曾以重金納津門鼓姬王順喜爲妾，寵擅專房，在故都趨公入直時，恆與之偕，各部之有婦女蹤迹者，自是始。某年由歐歸國，道經香港，與朋輩爲挾邪遊，染惡瘡，入醫院，施以手術，且戒其勿近女色。十數日後，傷口已略平復，順喜往視之，自齊情不自禁，竟與之父，瘡口遽裂，醫見之怒曰：「君行年五十，尙以性命爲兒戲耶？此誠吾意料所不及，君休矣！速去勿留，吾無能爲力也。」回寓未數日而卒，順喜亦下堂求去。

某次奉直之戰，離中四五十里，炮火橫飛，平市隱約可聞，時周任國務總理，雙方均派人索款。奉方代表來時，周云：「快打罷，打贏了，北京城全是你們的！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直方代表來時，周亦云：「快打罷！打贏了！北京城全是你們的！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其言亦謔而苦矣。

昔梁燕蓀與簡琴石，共談於香港務本堂，梁謂簡曰：「君家祖宗名人輩出，簡文帝其尤者矣。」簡不假思索，應曰：「孰如分先祖梁武帝之鼎鼎大名。」針鋒相對，可謂妙矣。

梁於清季廷試時，西太后視其籍貫，戲曰：「此人得勿是梁啟超本家乎？」

而軍機大臣聞命，以爲真也，乃斥之，亦可謂無妄之災矣。後爲張南皮所賞識。某尙書駁之曰：「這人一定走個維新黨。」南皮曰：「何以見之。」某曰：「你看他名字，頭一個是梁啓超的梁字，煞尾是康祖貽的貽字。」南皮大笑，一時遂有梁頭康尾之稱。

董康，任大理院院長時，守正不阿，有聖人之稱，近來息影滬濱，不問世事，對於國學，頗致力焉。且以中日文化協定，行將修改，乃發表意見書，謂清張廷玉所修之明史，因當時恐觸忌諱，頗多失實之處。設以日美兩國退還之庚子賠款，重修「明史」，並纂修「清史」，必可樂觀厥成。且以其餘款，刊「四庫全書」未列各書，並辦「永樂大典」，影印發賣，於文史上，貢獻必多，原文長數萬言，表同情者甚多。

李根源，字印泉，曾任國務總理，退職後，喬居蘇州，猶不忘國家大計，及地方事業，累領頭銜函電當局，貢獻一切，或參加各種會議。某次被宵小潛入寓所，竊去電表一只，電燈三盞，以及珠鑽金銀飾物，細軟衣服，估值在三萬金以上，卒無所獲。

段祺瑞執政時，初欲以內閣畀王揖唐氏，王窮於資，因得北平名妓小阿鳳之鵠以飲助，大爲活躍，在鵠之意，王如富選，些許資財，定不虛耗。詎知時邊勢異，國務總理未能如願，鵠之積蓄已罄，但鵠事王一如舊日，未嘗因此不懌。王自失意後，愴懷身世，益覺鵠母之可感，於是酬恩知己，納爲側室。惟大夫人以彼等年歲不稱，不以爲然，蓋王時年四十，而鵠已五十許也！未幾夫人死，鵠乃進爲夫人，卽今之所謂王太太也，健於談，舉凡國際情勢與國內變遷，莫不滔滔不絕於口，瞭如指掌，亦風塵中之有巨眼者也。

伍廷芳博士，留學美國，受法國學士，歸國後爲律師於香港。時李鴻章宮保督直，知其能，招之命司交涉。時有某國人槍傷車夫，輿論譁然，某國人乃體面豪商，恐與華人生惡感，有妨營業，遂使人賄伍氏鈔票千元，並致函自認不合，乞其彌縫，伍氏受而允之。及會審，某國領事亦至，語氣頗左袒某國人。某國人亦以伍氏爲己所賣，當無異議，遂不認罪。伍氏忽出其所致之函，當衆朗誦，某國人色變，領事亦語塞，遂判以相當罪。伍氏並以鈔票給車夫，作賠償傷費，大

老行去。

袁項城當國，伍爲內閣，時袁擬明分解散國會，命伍副署，伍堅執不可，袁遂運動伍朝樞，令以父子之情動之，伍氏知之，以爲伍朝樞若果來勸，應之則昌天下之大不跲，且爲萬世唾罵，不應則消息傳出，適彰子惡，左右思維，乃閉目合十，宣稱佛號，朝樞至父處，見父聲稱阿彌陀佛，遂默然而退，且深體父志已矢忠黨國云。

伍氏嘗自製一冠，形狀頗劣，思與拿破命帽，惠將軍釋並傳，而人殊無仿之者。喜食素餐，嘗勸人勿茹葷，並云：「人食肉，力薄，牛馬食草，力強，」故有譽爲「口素心葷者，誠諛而虐矣。伍氏生平善於衛生，自謂得壽常在期頤以上，故有「衛生博士」與「長壽博士」之稱，美國社會學家司達博士，常遊日本，與大隈候交情甚密，大隈嘗與博士賭壽，博士自信能活一百二十歲，大隈謂吾能享壽百二十五歲，博士與伍爲故交，因詒書伍氏，勸其加入賭壽團體，伍氏復書博士曰：

君與大隈共以長命爲賭，爲雅人趣事，以閣下與大隈之身體康健衛生得宜，當能各得高壽，然吾之強健，遠在兩君之上，其壽亦必在兩君之上，以吾自度，當能享壽二百齡，他日必向兩君之子孫領取賭壽金也。

書此一出，日美各地新聞均視爲一極有趣味之佳話，爭相刊載，而並列三氏偉照

於報端，以誌其盛。後大隈與博士相繼去世，未幾，而伍氏亦以怔忡症去世，享壽七十六歲云。聞伍氏生前，於某次赴黃興宴會，席間諸客領酒吟詩，各舒暢懷，博士亦作新體詩一首詩云：

倉皇撲被返間堂（Canton廣東）深悔此行多路痕（Wrong錯差），護法問題真索利（Sorry抱歉），捫心何以對婆桑（Person人民。）

唐紹儀之塔，大半爲民國青年外交家，聞唐有數女，一適楊某，一適張某，一適顧少川，卽現在之外交名家顧維鈞博士也，——但博士夫人現係黃薰蘭女士。憶辛亥年南北議和時；唐任清廷代表，在上海和會，見南政府代表王正廷，識爲外交人才，知王未有妻室，因說王曰：「余願以女配君」。王亦諾之，議將成而唐女忽死，唐哭之慟，更以失一佳婿，搥搥不樂。

顏惠慶於民國十五年任國務院時，北平新聞機關，多藉政府津貼維持，每逢年節由政府之宣傳費下撥給，美其名曰「節敬」。是年端節，報界中有以此詢諸國務院秘書吳南如者，吳漫應之，及期，各記者紛往索取，詎吳以向財部籌無的款，避不敢見，衆乃包圍國務院，叫囂不休，顏氏無法，只得親出排解，允將彼

自己總理名下之官俸，提出供衆分配，顏之官俸，每月一千五百元，惟當時祇六折發給，故實僅有九百元，粥少僧多，不敷分配，於是騷擾益甚，顏無奈復破囊，增益千金，風波始平，於此可見顏之寬容大度矣。

昔王寵惠任署國務總理時，有新回國之留學生，謁見求事云：「請給機會以爲國家人民服務」。王告以彼可爲國家人民貢獻一最大而最有實益的服務；卽是勿投身政界，如是可爲國家人民節省一份薪俸。王留學美國，時編譯西書，以嚮讀者，長司法時，判尋常文書，間爲改削，多不中窳，故屬官有時誹語。王身願削，儀表不佳，公譏時，人多自笑焉。

當民國四年五月七日，日駐華公使日置益，向我提二十一條件，限二十四小時內答覆，否則以兵戎相見，時陸徵祥任外交，當向袁世凱進言謂：「我不能抵抗。只得埋頭苦幹，再待十年與日本相見，言畢聲淚俱下」。陸少美襟豐，出使瑞典，納一歐產之小家碧玉爲室，伉儷綦篤，女亦傾心相從，徵祥爲天主教徒，旣貴爲國務總理，在常人則已盈庭受寵，而徵祥以法律故，夷然弗屑也，居處服食，一如歐人，侍從亦若歐僕狀。精法國語文，通西法政學，某年參加歐戰和會

，道出日本時，佚失重要文件甚多。卸任後，奉命為駐瑞士公使，挈眷赴歐，而洋夫人則無福消受，香銷玉殞；徵祥大慟，幾欲以身殉之，惟信仰宗教，不許自殺，遂毅然辭官，擺脫一切，居比利時國為修道士。十餘年來，研習教典，已臻上乘，異時未知證果何如？要之情深一往，遺孀風淒，眷念蚊轉，敝屣榮利，亦足以篤末俗矣。

顧維鈞氏，某次出席國聯理事會與日本代表松岡折衝樽俎，侃侃而談，據理力爭，不辱使命。當松岡在會場演說時，表示日本佔領東三省，為正義人道之結果。言至此時，顧氏起立發言，謂：「按松岡代表之言，日本則以中國為其口中馴羊矣。一語近滑稽，全場大笑不已。顧氏在國聯會議席上演說數次，博得世界美評，對中國均表同情，添增許多好感。聞顧氏平日持躬維謹，和諷迎人，任外交部長時；每會外賓及部屬，照例均行握手禮，事先必用雙手摩擦，使熱電透於皮膚，然後再與人握手。其臥室設有三角玻璃鏡一架，每次出門，則對鏡而立，將身體之前後左右，仔細周章。其髮與皮鞋尤為清潔可鑑。當其燕請外使，如荷爾公使歐登科餐畢，必飲一口涼開水；英公使藍博森飯後，需用咖啡一大碗；其他外賓各有嗜好不同，顧氏皆一一預備，以悅嘉賓，此雖小節，亦足見其辦事之

遇到也。

夫人黃蕙蘭女士，對於交際尤爲擅長，民十九年時王錫符任北平安局局長。一夕，顧夫人邀王在鐵獅子胡同私邸，晚餐。時屆冬令，氣候嚴寒，王着長毛狐皮袍，前在踐約，入席後，客廳設有氣管，熱度大增，王御重裘，如置身烘爐中，汗涔涔下。顧夫人在旁，知其熱燥，乃喚侍役，取顧氏平時所着絨袍，請王更換。顧氏衣僅中材，而王則軀體修偉，換衣後，因絨袍尺寸太短，望之殊覺可笑。晚餐畢，來賓方欲作方城戲，顧夫人邀王參加。其時王身旁僅有大洋拾元，不得已據實以告。顧夫人含笑開給支票五千元，強其入座，王當謝以不敏，遂告辭而去。當「國聯調查團」在北平時，李頓對於顧夫人之交際，亦極稱讚。女士早歲，即客居海外，故其習尚，有歐美女子風，且通數國文字，善辭令，顧遇有難決事件，咸有取決於女士，女士見識遠大，膽略過人，尤具世界眼光，顧常自嘆弗如。

粵人每於冬季食蛇，此風尤盛行於廣州，近則滬寧亦嘗有之者，然他省人終以蛇爲毒品，不敢食。傳聞朱兆莘氏之暴卒，係以食蛇中毒而逝世，又經醫生之檢驗，亦云確中動物毒，但據劉紀文氏所言，則朱是晚有三處之宴：其一處則有蛇

羹，其他二處；一爲英人所請，當係西餐，無所謂特異之味，一則亦有果子狸等品，究不知何處中毒。以一般理想，必以蛇毒爲最近。惟由粵人嗜蛇者言，蛇苟有毒，治蛇者必知之，以老於烹蛇者，固此經驗也，否則？亦何敢遽冒此險，以圖白腹之慾。更有一問題，則粵人蛇席，已視爲常事，當時朱兆莘所赴之宴，當不僅爲朱一人，何以他客無恙，而朱獨中毒也？或曰：此視乎各人之體質不同，故同一食品，有某人食之而腹瀉，某人食之而無恙者。聞何敬之先生某次之病，本以江西冒暑長征，稍受濕熱，因某日躬與黃紹雄龍虎之會，（卽蛇與果子狸合煮）而身上發出一層紅色之疹，帶有微癢，亦疑以食蛇肉之故。然則朱兆莘之死，一般人對於廣東之蛇席，不免咸挾有戒心者也。

曹汝霖昔納一妾，名蘇佩秋者；係勾欄中人，曾與蔡松坡所眷之小鳳仙，同隸一院營業，年近三十，尙未適人，汝霖邂逅於飲博場中，一見傾心，迎婦同居。蘇自婦曹氏後，與所權南皮後人，時相往來，常揮金爲贈。一日，張某持一巨額支票，向銀行取款，款額巨，銀行例，須向出票人證明；汝霖答以此票爲人所竊，屬銀行將取款者扣留。張卽告銀行曰：「煩爲一詢曹君，此款票果何由而至吾手乎？無須扣留，吾在此候曹君親來一談也。」銀行當以其言代達，汝霖亦悟

爲佩秋所爲，亦不欲根究，聽其支取而去。未幾佩秋亦去。

當九一八瀋陽事變前，胡維德送其長公子世澤赴歐充任公使，在忠信堂與蔣作賓公使遇，蔣適由德返國，他鄉遇故，其快可知，歡宴時有外交部檔案保管處長王念劬在座，宴畢，蔣即付資，謂與胡氏父子送行，胡亦爭給資，則謂與蔣接風小小飯賬，爭持不已，當請王念劬評判，王答云：蔣公使無資格付錢，蔣瞪目曰，理由安在，王答誰叫你叫蔣「作賓」呢？胡當時大爲稱快而散。

胡氏通天算，治外務，生平謹飭自守，弗獵虛譽，惟狀貌不揚，初參贊使事，預宴會，外人有笑之者。使日本時，值續絃，懸燈張彩，客有投詩譏之者，報章和之，知出留學生所爲，故談及學生，輒蹙額攢眉云。

駐比公使張乃燕，恂恂然如學子，雅號曰童男子，實則張已三十開外之人，且子女盈膝，何謂童男子？蓋有由來也，張以前女友頗多，然皆不及於亂，不過僅以友誼相交。某次，有人詢張，君之體力不逮常人，何以周旋於無數女友之間，而不知倦耶？張答云：我之交女友，與常人不同，故非但不倦，且迄今還係一童男子，以示其坦白。然此童男子三字，傳播於明輩間矣。

駐葡公使張敬海，爲美國留學生，返國後，歷任國內各大學教授，於古典文學深有研究，尤擅交際，爲外交上不可少之人物。聞某次西班牙公使某來京，由張任招待，張曾用外交典故，與之談話，西公使因不懂，就字面解釋，以爲張有意辱己，面紅耳赤，頗爲不懌。其夫人韓香玫女士，於文學亦深有根底，任中大教授，夫婦間情感彌篤。韓女士年三十，猶美麗不減，豈蔻年華，出語溫柔，徐志摩亦曾一度追求，卒爲張所奪，惜韓體弱多病，故常由張代課。

王正廷夫人施美利女士，與王同爲耶穌教之忠實信徒，每逢星期，必在家庭中，禮拜讀經，喜清潔，僕役掃除，每不當其意，常自任操作，又富有兒童識，遇有保姆違反育嬰原理處，輒不厭煩瑣，詳加矯正，衣服樸素，自奉頗爲儉約，毫無官太太之惡習，上下莫不敬憚之。

當閩變時，陳友仁任人民政府外交部長，自早至晚，忙碌異常，因陳產英倫，不諳中國字及語言，故每日草書面談話，均用英文，由其夫人張荔英代譯，張儼然成爲陳之秘書矣。一日，張公畢返寓，取法國裸體畫閱覽，正在引人入勝之際。陳忽自外入，求伊翻譯一稿，因係重要文件，故促之急。張不覺煩極，隨口

答曰：「我懶得動筆，請秘書代譯吧！」陳曰：「豈有此理，人家有正事經，你怎麼看那些無聊圖畫。」張亦曰：「我僂不譯，看你如何？」陳不覺大怒曰：「汝這孩子太狡猾，汝謂永久幫助我，今竟如此刁難……」說至此，張亦大怒，初兩人均以英語對答。旋張以湖州土語罵曰：「你負外交全責，却不懂中國文，又不曾中國語，連談話稿，也要人家代譯，你幹的什麼事？」陳至此，莫明其妙，因思彼此夫婦不睦，終非好現象，乃情急智生，終于屈服，即雙膝跪張前。張亦轉怒爲喜，將陳扶起，相與一笑。

陳昔居歐時，曾妻西女，生女錫蘭，留學俄國，有美人之號，精於舞蹈，極享盛名，表情細膩，獨創舞風，俄人崇爲新式舞蹈專家，惟每年祇肯出台一次，故每當出演之日，萬人空巷，爭睹顏色。聞陳與張結合，係由宋慶齡女士執柯。張在法時，習美術，初履榕垣，睹福州婦人三叉奇髻，詫以爲異，已調弄丹青，採入畫囊，其他風物，選爲畫料者亦不少。

奉軍入據北京時，伍朝樞以事到北京，過崇文門際，守軍檢查行李，發現刮臉刀一小盒，問爲何物，伍答：「那是刮鬚子的傢伙。」軍官聞之，大爲不悅，乃多方挑剔麻煩，事後伍苦思，始知刮鬚子三字，正觸其忌也。

蔣作賓連年奔走國事，未遑寧處，其太夫人墓誌，始於休養廬山時撰就，並未請名人揮毫，乃係自寫自作之紀念品，蓋因墓誌文章，在乎紀實，太夫人生平懿行，如若假手旁人，未免有失真像，不如自己補叙，較爲詳確，文旣自擬，何妨自書，庶可以慰先靈，光榮泉壤。刻石以蘇州唐伯景，最負盛名，經及爲介，蔣遂至蘇訪哈，商量刻石辦法。抵蘇時，晨光熹微，欲逕赴唐處，時間太早，投止逆旅，又不合算，遂與同伴議定，步游蘇州城，瀏街市風景，計由車站起行，徜徉馬路間，步游凡二小時，迂迴而達唐宅，暢談良久，擬定辦法，遂即赴滬云。

羅文幹生平有四怪，第一，從英國劍橋大學畢業回國以後，絕對不穿西裝，因爲不穿西裝，連冬天也不穿大衣，在襪絨或駱駝絨袍子之上，再加一件黑羊皮袍子，代替大衣，前次國聯調查團諸君來華，羅始終未穿西裝大禮服，依舊是袍子馬褂。第二，喜吃酒，不醉無休，但是專飲花雕紹興酒，至不得已時纔飲外國酒，每有讌集，非飲啤酒一打不能盡量，有啤酒公司之稱，其酒量之宏，可想而知。第三，喜賭錢，可是祇喜麻將，撲克，勃力壇，沙哈，全不歡喜，打麻將却通宵不倦，公餘之暇，時約友作方城之戰，三翻兩貫，信手拈來，術旣精純，舉

無敵。第四，喜嫖室子，可是祇叫中國妓女，尤其贊成蘇州人，所謂外國堂子，不願請教。聞羅數年前，寓居北平時，與美香院林小鳳友善，並有曰頭之約，林乃貝勒棄婦，通英法語言，善交際，在平樹馳幟時，英美使館宴客，常召其侑觴，羅善經營，對於商業，閱歷甚深，北平真光電影院，卽其主辦。其他事業尙多，家本富有，對友感情尤篤。王寵惠徵時，留學英倫，生活上極感困難，飄泊異國，羅時接濟學費，王之名馳中外，皆羅氏助其成功也。

吳佩孚，字子玉，幼時，其母呼之曰阿虎，居蓬萊本籍，時科舉未廢，垂髫入塾，吟哦旦夕，師固一村學究也，吳性頑皮，不喜句讀，塾在東村，往還六七里，苦師之督責恭嚴，乃時匿於荒崗下，偕隣兒若干人，拋磚爲戲，師屢做之，仍不改其行，告其母，母泣，訓之靡效，斯夕，不進食，吳詢知其故，哭誓悔之，母適令其妹伴往，始稍問讀。一日，師書一虎字，曰：此汝名也，且解之，虎伏山，毛作斑黃色。越且詰之，吳瞠目不能答，再問之，曰：是我名也。言次，隣媪不知其音義，師怒，施以夏楚，吳哭而歸，母慰之曰：虎字，虎能撲人，汝切記之。其後師又詣之，吳沉思有頃，忽作撲狀，投師仆於地，卒以此退學，吳以是忿愧交併，每大言曰：我終不負虎字也。其後吳果與虎戚爲緣，而狴犴萬千

，一如猛虎出山，生氣虎虎，信有佳讖也。

子玉將軍在職時，見客輒談笑揮霍，傍若無人，凡部屬進見，多恭聽憲論，唯否無抗顏者，胆怯者至俯首不敢仰視，識者咸謂其驕，顧吳於此亦有佳處；每接見外人時，亦多以滑稽之論調相酬時，有嬉笑怒罵之風，駐洛陽時，有外商某，以皮革爲業，投刺求見，爲招徠軍裝之介，吳辭之不可，遂延見，坐定後，寒暄甫畢，革商乃爲歌功誦德之詞，絮絮不已。吳忽詢之曰：「貴國以牛羊爲食，亦知貴國人所食之牛，從何處來乎？」革商瞠目不能對。吳笑曰：「君不知乎，蓋吾國昔有老子，騎青牛西出函谷關，直赴西方，貴國人所食之牛，卽老子青牛之遺種也。」言畢附掌大笑。革商惘然辭出，吳笑謂其幕府曰：「昔李文忠常以接見外人爲消遣，吾今日特效之耳。幕府某卽曰：大帥可謂目無全牛矣。吳得意而笑。

第二次直奉戰後，子玉將軍，由鷄公山而黃州，乘決川艦寄泊岳陽樓，兵柄雖除，物望猶存。會屆誕辰，各方代表藉名祝嘏，商吳就聯軍統帥之職，吳方入座宴客，適鄂督蕭耀南壽屏寄到，中有「蓬萊此去無多路」之句，蓋意存諷諫。吳掀髯微笑，卽席於原句下，綴以「從此蕭郎是路人」，電覆於蕭，針鋒相對，頗稱風趣。後吳由川回平，度其垂暮英雄之安閑生活。吳尤喜舊學，當其開府兩湖，巡閱三省，虎踞洛陽之時，幕中不少詞人墨客；「江山萬里樓詩集」作者，楊

雲史先生，爲其重要人物。據聞當年吳氏詩歌，多由楊斧削。吳自隱居北平後，時以詩酒書畫自娛，所作有古風兩首，題爲「雜感」，詩云：

寒風捲地聲蕭蕭，虜塞兵氣連雲驕，震雷當天威赫赫，漢皇按劍怒變色；
命將擁旄東北師，一路旌旗指碣石，金鼓喧闐萬馬鳴，天朝飛下鷲虎兵，
磨牙倘肯肆搏攫，狐兔紛紛不足平，持重惟遵充國意，不戰常閉亞夫營。
嗚呼！中原箭鏃豈無用！將軍角弓胡不控？男兒要當爲國死，誓死方能殲
敵衆，君不見？麒麟閣上諸功臣，其身決不自珍重。

男兒除非旦暮死，不死要當立功名。挽弓在臂刀在手，滿擬出作趙營平，
一腔熱血洒何處，仰天悲歌風雨驚。憶自投筆從戎後，意氣矯矯凌太清，
不肯低頭老牖下，常思爲國收邊城，詎知螻屈近八載，萬里蹉跎無一成，
儼同越石悲失路，難隨終軍請長纓，利錐不獲處囊內，何由脫穎呈金精？
吁嗟乎！才每易爲命困，數不可以力爭，英雄辱草莽，豎子登台衡，天心
顛倒不可問，吾將蕭然散髮往從安期生。

一腔孤憤，慷慨悲歌。當國事飄零，邊城告急之時，將軍慷慨來平，不失英雄本色，雖墊伏故都，仍未忘國家也。日除飲酒賦詩外，更從事於繪畫，聞吳已繪一抗日團，從瀋陽事發起，至塘沽協定止，淞滬拚命，榆關喋血，喜峯口之役，皆

以丹青妙筆，收入圖中，圖長約數丈，作卷式，誠現代不可多觀之作品也，各要人多索觀之，但却不輕易示人。朱慶瀾，熊希齡均爲之題跋，相得益彰。

吳居平市，除舊部外，概不接見，天寒雪夜，煮酒論詩，亦復悠然自得。值新年無俚時，輒畫竹分貽海內故人，對張學良尤深感激，蓋張能以父執禮相待，同時並能予以經濟援助也。張自海外歸來時，吳特繪成墨竹四幅，託南下友人携贈張氏，並有親筆題詩，有見之者，謂較前爲張所題之殘菊傲霜圖，尤爲精進。狂歌當哭，慷慨淋漓，因知吳將軍對此邦國多難之感嘆深矣。

張作霖任大元帥時，曾製帥旗一面，爲常蔭槐經辦，價千五百金。張死後，由某副官以五十金售之滬商，事爲某英商所聞，英商議讓，出價千金，而商以奇貨可居，未允。計旗橫長五尺，直長三尺，係紅黃藍白黑五色絲織成，緣以絲垂絡，絡亦長五寸，色杏黃，旗內有銜，中綴一巨大張字。此旗僅用二次：一在十六年雙十節；一在十七年元旦。

某次，天津某大學請張作霖講演，張云：「他們喊我張鬍子，是冤枉的！我小時候曾被鬍子綁去，但我並不會做過鬍子。他們又說我有許多姨太太，我那裏肯自己去娶這些姨太太？這都是那些臭官僚政客送給我的，不收又不好意思。」

閻錫山，昔嗜紙烟，每值公時，必藉捲烟以助清思，而在凝思之際，更不須臾離之，手執紙烟，以中指敲之，非至燼時不已。我國習慣，款待客人，多用紙烟，閻氏近感烟之爲害甚烈，乃變通方法，若遇客至，恒以糖菓茶點代之，既免紙烟之害，對人亦顯周到，誠屬一舉兩得辦法也。後因提倡新生活運動，閻亦不吸紙煙，若有大事待決，遂以火柴代之，用心凝思時，則以手搓碎火柴，習以爲常，遂成慣例。

馮玉祥喜居山野，時而泰山，時而張垣，讀書寫字以養晦；白菜豆腐以自甘。更從某名流學作新體詩，茲將其所作婦女一首錄之，讀者當知馮氏對於社會風俗，尙留意焉，詩爲：

可憐的婦女！被縛的婦女！

何時纔得解放妳？

嘴唇染得真紅啊！臉面擦得好白啊！

金耳墜寶石墜那樣長，走起路來丁丁瑤瑤響，

好似駱駝頸掛上了玲瓏。

高跟鞋，度數大，跌跟斗，不怕嗎？

妳的行動比纏足更苦吧！

鑲寶石的手鐲輝煌，嵌鑽石的戒指耀光；

上下衣服一片薄紗，看透了真美人——肉麻。

妳不是求平等嗎？妳不是想自由嗎？

爲何這樣自己細縛？

這是男子的玩物；更是女性的自殺！

我盼望妳！向真解放的路上去掙扎。

馮居張垣時，以吟詠自娛，其「天明雀叫」一章，含有無限感慨。詩爲：

天方曉，鵲雀叫，

聲音柔弱，和諧同調；

好似贊美我住窰如蓬島。

好似報告我野外空氣好，

好似催促我讀書須起早，

天方曉。

民國十六年馮氏在鄭州，與武漢政府諸要人會議，原定五點鐘開會，候至九時尙未到齊，後馮擬一聯云：

三鐘開會，五時到齊，此謂之革命政府。
半棹橋桃，幾盤茶食，誰曾念前敵官兵？

當中并嵌有「官僚舊樣」四字，以示警惕。又馮於十七年六月某日送孔庸之部長北上，之車站時，曾作詩一首云：

送友車站聞瓜香，發燒已久思一嘗，有心買瓜來醫病，回念官兵無衣裳；
京津今日雖克復，無款此愿終難償，雖病口腹且忍耐，官兵寒冷不能忘。

又馮某日接見日本記者，日記者問：「日人視中國已赤化，尤以國民軍爲甚。」馮曰，此乃帝制餘孽，賣國軍閥，官僚政客，無法造謠，故誣言我軍是共產黨耳。」又問：貴軍聘有蘇聯顧問否？馮曰：「昔有之，今亦無矣，且如有蘇聯朋友，即變爲赤化，假令有日本朋友爲顧問，不亦將變爲帝國主義耶！」

馮玉祥在張家口時，私人吃飯，仍以粗麵鹹菜，請客則四盤一盃，如炒牛肉，雞蛋，牛肉粉條，炸魚，樣樣清爽可口。所用器皿，全係國貨粗磁，客人碗飯，馮親自代裝，或其秘書代裝，據馮云：「這是古禮，表示恭敬之意，現在鄉村款客，全是這個規矩。」若無客同食時，輒坐矮凳，與士兵同食。

馮昔在多倫附近山麓，挖掘戰壕，無意泥得一寶刀，出土時，泥漬苔斑，形同鈔鐵，當時馮之左右咸欲棄之，是時馮見此刀，不忍捨棄，乃携之歸，命人召

鐵匠來磨拭，清水淬其礪，越砥斂其鐔，刀經別割，大放光芒，璀璨奪月，視其紋，有七寶鑲嵌，隱成七星，砍鐵如泥，馮愛之甚，佩於身旁，朝夕不離，因係瓌寶，並不輕易示人，惟不知此刀果係何代之物耳。馮氏撤去抗日旗幟，雖多偷而入秦山，每當夜半聞鷄，輒掣寶刀，仰天長嘆。中華鼎沸，到處烽煙，外侮內患，互相交迫，將軍感傷身世，豈遭逢奇數，別有懷抱歟？

李濟琛爲人短小精悍，雙目炯炯，且光頭禿髮，牛山濯濯。昔開府百粵時，有相士某評李之貌，謂可當五短之稱，年近四旬，若禿頂必富，故閩人呼之爲禿矮主席。時以圍棋賦詩自鳴風雅，有時發爲高論，閩變前有見志詩三首，并序云：「比來明儕來書，皆殷殷以復出相問訊，用賦此見志，兼答陳翁。」詩云：

局上棋殘甘袖手，江干酒薄厭沾唇，無官却得身多暇，騎馬看花日日新。
身世雖然似轉蓬，尙能支拄向秋風；君看沙際鷗多少，一霎狂泉盡捲空。
乾坤草草老英雄，早暮光陰換杵鐘，怪底劉郎嗟髀肉，壯心銷盡閉門中。

李宗仁氏，身體單弱，目光炯炯，眉宇間有英氣，聞其未顯時，嘗偕同學輩，作郊外遊，至一刹，遇老僧，遍相諸客而曰：「諸君皆因人成事者，惟李居士之

相，非碌碌者可比。」衆詰之，續曰：「李之骨極清秀，凝重而有威，行至眼運，正大丈夫得意之時也，蓋金水相生，風雲際會，功名重於當世，惟須謹慎，否則病一次，必受挫折一次，言如此，莫謂老僧多舌也。」衆皆首肯，李僅一笑置之。革命軍北伐，李一舉成名，時正交眼運也。民十七，李受環境所激，退歸桂林，時李正患目疾。其後每經一次挫折，無不因目疾之故，是以李氏若目疾發作，必有戒心，蓋有感於老僧昔日之言也。

李宗仁蓄一特別警犬名「亨利」者，其機警不弱狗明星「琳丁丁」。晝夜隨待，不寸足離，卽李列席會議，「亨利」亦蜷伏李之足畔，目炯炯觀座客不少瞬。平時李起亦起，李坐亦坐，李行亦行而已。李感其忠誠，故極寵愛，飭二馬弁飼之，不許毫髮傷，牛肉面包，豐於士兵飲食，不吝也。此犬身高三尺，頭尾共長六尺餘，毛作紫黑，光澤麗緻，爪牙犀利，孔武有力，爲李當年鼎盛武漢時，德顧問亨利生所餽者，爲紀念故主起見，爰名「亨利」。凡客趨訪，每見「亨利」蹲伏辦公室外，對僚屬進謁，則拽尾示迎，並嚙褲管作歡躍，無限親熱，若家人然。遇生客則狺狺以吠，攔阻不得前，強之更狂吠，李氏聞聲出視，揮手示意，始貼然就範，其忠於職守者如此。卜晝卜夜，何異李之保鏢也。該犬嗅覺又敏銳異常，當李反蔣之役，「亨利」奔波前線偵察，左腿會中一彈，經軍醫法，至今創

痕宛然。李公餘狩獵，亦率往郊外，南雄市民見「亨利」，皆知爲李總司令愛犬，莫敢擾者。

陳濟棠在廣州時，有川人周迅予者，與賈某有同鄉之誼，常相過從。粵變起後，周知賈與閒居滬上之賴心輝氏頗屬相得。乃潛赴廣州，僞稱賴之代表請謁陳濟棠。並謂：「賴有部隊萬餘人在贛，因與中央政府不相融洽，願受命廣東非常會議，以供驅使。」時陳濟棠因欲有事江西，乃不加思索，給以五千元之經費，並卽委賴爲第四集團軍第十八軍軍長，委狀卽交周某代滬轉交賴氏，陳並派其參謀黃杲，隨從周某赴滬；並面見賴氏，指示機宜。周某欣然返滬，以爲其友賈某與賴氏甚相友善，卽請賈某轉告賴氏。及周等抵滬，賈某因事已離滬多日。而所拿之委狀，因與賴一面不識，不能交去，陳之參軍雖一再催其引見賴軍長，周某只得賴以賴氏患病相搪塞。幸不久，賈某返滬，周遂以實情相告，於是陳濟棠給與賴氏之委狀，方得交去。時賴正窮愁無事事，甚表歡迎，始闢室於中央旅社，招待粵方參軍。但周與賴氏並非舊識，已被陳濟棠之參軍看出。隨卽返粵報告，陳氏聞之，惟呼：「受騙，受騙，」而已。

陳氏，年來革命東南，誠可謂爲中國數一數二之要人，惟口才太差，每逢

開會演講，以及於會見賓客，均由其秘書預先擬稿，設或有突然請其談話，則如金人三緘其口，恕不答覆。尤其在登臺演說之時，每每使臺下人替他着急。一日，陳在廣州市黨部宴客，致歡迎詞，開口即云：今天……哈……諸位……哈……濟案……哈……一堂……哈……哈……哈……不已。座客中有好事者，聽哈一聲記一點，在不及一刻鐘時，陳講話中之哈字，有九十之多，平均每分鐘有六個哈字，因之陳氏，遂有哈將軍之譽。

夫人莫秀英，素性畏熱，每至炎夏，必藉游泳以解暑，故其游泳術，頗有可觀。莫以粵市奇熱，為提倡游泳起見，組織一夫人游泳會，發啟人每位捐洋壹千元，舉凡各種游泳衣，游泳器，均華麗名貴非常，頗極一時之盛況。夫人貌僅中姿，惟右乳有殊砂痣一枚，人稱貴相。與陳伉儷甚篤，恐其處理軍政過勞，日用滋養品以進，梧州素產蛤蚧蛇，為滋養中之佳品，每日夫人必以六條佐膳，半作肉餅，半作羹湯，雖有醜會，亦無間斷。考蛤蚧蛇以產於梧州為最貴，因之莫每周必派專員赴江採辦，以應所需云。

張學良對於中山先生極端信仰，甲子之役，孫先生與張作霖會於津沽，氏即有舉先生為總統之意。及先生死，遂於奉垣建孫先生紀念碑，文有：「行滿天下

，名滿人間，西半球，華盛頓，東半球，孫中山，」等語，其推崇可謂至矣。

張頗喜運動，瀋陽北陵，素爲名勝地，張築別墅於其間，特設網球場，場周佳木葱鬱，地面敷塗藍色，張常邀中西體育家比賽，藉以鍛鍊體魄，且曾集合英美德各外僑爲國際網球賽會，張與李應超秘書爲一組，迭獲勝利，外僑無不稱讚，（聞李擅英語，有蝦蟆之號，不知何所取義。）張有讀書慾，故藏書甚富，商務印書館發行萬有文庫，氏購訂之，其他關於世界情形政治科學諸書，購讀不倦，嘗語人云：「俟稍暇，當著中國政治史一書，將民國以來之政局詭譎，赤裸揭出，以供正史之參考。張喜食芒果，芒果產炎域，不易消化，氏以多食故，至發胃病，嗜古泉成癖，病中摩挲，以爲消遣。

聞張與其夫人于鳳至，昔有芙蓉癖，在歐游之前數日，始戒絕，於登輪時，委頓不堪，而夫人則尤甚焉。聞夫人且有奇癖，其初蒞滬時，海上名媛，相率趨前奉承，知夫人好烟霞，各出所蓄，爲夫人壽。日夕趨侍在側，跣步不離，而夫人養之殊不樂，終日挹澀，似未能過癮，諸貴眷不解其故，詢之亦不答，但欲求歸，而諸貴眷挽之甚切。夫人不得已，乃云：「承諸夫人厚愛，善爲週旋，然我嗜此有奇癖，座有他人，卽爲心所勿喜，精神不能健全，諸位愛我，則任我自便可也。」諸貴戚以爲恭敬不如從命，遂散去。從此夫人養霞之際，輒獨自圍其寢門

，始稱快意。

北平四小金剛中，有賈潤貞者，擅交際，昔爲張所戀。自電影明星吳素馨東安飯店肇事後，賈卽杜門不出，凡有請往「六國」「北京」等飯店聚餐者，輒婉詞謝却。一日，午後携女僕赴東安市場購化妝品，出門未遠，突有趕趕者，出手槍要之於路，禁不許聲張，隨挾之登汽車，直向東交民巷駛去，已而止某大飯店，復挾至三樓某號門啟，則躡躑房內者張也，賈因嬌嗔曰：「若無賴如此，綁票意欲何爲？」張急趨前，涎臉曰：「函約不來，電話相邀亦不聽，苟非開此玩笑，則珍饈滿席將焉用之。」言畢卽飭役進餐。其閑情逸趣，有如此者。人謂其自東省失陷後，益縱情聲色，豈有心所感，借此以澆愁歟？

張寓帖嶺時，輕裝簡從，除數便衣隨從外，祇西人端訥同伴，恒獨徘徊嶺嶠間，或偕一、二友，散步溪畔。一夕，在某要人處晚餐，羣客共飲勃蘭地酒一瓶，張獨飲盡二瓶，酒量宏闊，一座無不驚服也。惟攜帶葯水，席半服一匙，飯後又服一匙，或謂係可解酒，使酒性不冲腦部者。

黃克強先生，建造民國，厥功最偉，文似東坡，字工北魏，經綏緩帶，儒將風流。當萍瀏醴事敗，劉道一烈士被捕，三木之下，身無完膚，鮮血淋漓，猶大

呼曰：「士可殺不可辱，死則死耳！」卒以所佩印章「銅非」二字定讞，冬十一月，在瀏陽門外，慷慨就義。黃聞之，頓足痛哭曰：「吾每計畫革命，惟伊獨見其大，故能周詳，且精通西文，辯才無比，爲將來外交上惟一人材，奈何卽死耶！」並賦詩以誌之，詩意沈痛，不忍卒讀，詩云：

英雄無命哭劉郎！澹澹中原俠骨香，我未吞胡恢復業，君先懸首見吳荒；
嗷嗷赤子天何意？獵獵黃旗日有光，眼底人材思國士，萬方多難立蒼茫！
又其三十九初度詩云：

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風歌罷不知歸；驚人事業隨流水，愛國園林想落霏；
入夜魚龍都寂寂，故山園花正依依；蒼茫獨立無端感，時有清風振我衣！
英雄之氣，溢於言表。故黃先生不僅善戰成名，更有文人之風譽也。

先烈陳英士先生，避居上海時，有勃朗林一，於某日失去，先生大驚，嚴訊各部屬，其部員某知先生終不可欺，遂毅然直陳云：「那支手槍是我賣給一位朝鮮黨人了——因爲我沒有錢化。」先生驟聞斯語，不知所措，有頃，乃笑道：「你不應該要他的錢。」

宋教仁，致力革命，於推翻清庭，創造民國，頗著勛績。民國初年任總長時，自奉甚儉，待人和藹，常與部中小職員同起坐，打破階級觀念，部中職員多目之爲平民總長。

宋豚初，胡經武，覃理鳴，爲湖南革命三傑也，均桃源人；宋以被刺死於北站；胡病歿於中央醫院；覃於某次晉京就司法院副院長時，乃與居正，王用賓，趙丕廉等，發起開會追悼胡氏，人謂覃固篤於友誼，實則三傑之中，宋胡俱逝，覃雖獨存，應有踴躍之戚，與身世之感也。追悼會中，覃爲主席，歷述胡氏一生參與革命之功績，備歷辛苦，黨軍北伐時，胡謁蔣中正於武漢，籌劃北方革命軍發動事宜，故其偉勳，誠不可滅等語。並輓以聯云：

肝胆向誰傾，劇憐壯志猶存。莫隨流水桃花；去認仙源漁父路。

艱危驚世變，正惜奇才未展；忍望西風殘照，來招白下故人魂。

是聯於不忘胡之中，尤憶及宋氏，誠乎不勝徘徊太息者矣！

自武昌起義後，彭家珍毅然以暗殺自任，來往京津，京寓四川營董宅。十月，清廷因丁家街炸彈案發生，大索黨人，彭乃遷中西旅館，日以探覓良弼，鐵良，那桐諸人行踪爲事。嗣因清廷索急，遂赴天津暫避。十二月，清廷資政院開會

，王公均到，彭聞訊較遲，迨至京時，會議已閉，所謀不果，乃變更方針，仍特注意於良弼，以其爲宗社黨領袖也。一日彭遍訪良宅，自朝迄暮，始查得良新宅在紅羅廠，開翌晚諸親貴，將至內庭，開軍事秘密會議。彭遂與李石曾等諸同志商議，約於翌日分途懷彈襲擊之。彭向黃復生處取得炸彈二枚歸寓，時已午夜，聞弼往善着處未歸，遂着軍服佩刀。對鏡自照，色頗自然，藉故訪友外出，乃閉門作絕命書，寄諸同志，旣而啟門，謂僕曰：「余因事他往，回京與否？不能定，惟明晨早車，必須將余衣服器物運津交民意報館，汝亦暫住該館可也，如李陳先生至，令物宿我房。」語畢，即乘車至金台旅館，甫至，即命駕車，行色匆遽，店主訝之，問何出？答：「因軍事來自天津。」出崇恭名刺，令掛號，引之上樓。坐片刻，即下樓，催馬車先赴軍諮府，及弼舊宅，均未遇。即赴西城紅羅廠，入門，投崇恭名刺，謂有要公面見良大人。門子以未歸對。彭請稍待之，得引入客廳，久待不至，遂出，行未數武，聞弼歸，仍折回弼寓，弼甫至，彭即命僕役投刺謁之，刺未投，弼已下車，見彭行色有異，欲逃避，彭急取炸彈擲之，弼左足立斷，惟筋皮連繫，腿無完膚，周身俱傷，昏死臥地，舉宅不知所措，旋抬入宅內，逾兩時始蘇。彈落時，因彈擊石反射，彭已傷頭部，先斃。弼蘇，謂家人曰：「殺我者英雄，真知我也。」語終氣絕。清廷自聞良弼被刺身死，大爲震

駭，未幾，清廷遂下詔退位。

秋瑾，浙籍，別號「鑑湖女俠」，排滿興漢，厥功甚偉，其墳墓在西湖，號曰「秋社」，春秋佳日，往吊者甚衆，女史死難，年僅花信，曾留學日本，與其表兄徐錫麟友善，徐刺皖督，株連女士，其供詞有「秋風秋雨愁煞人」之句，至今傳爲美談。

李執中，湘人，爲革命前輩，避居東京時，家人思念甚切，爲言於湯薌銘，請予寬宥。湯遂以李某自首，開於項城。袁喜，遽然特赦，見明令，李則飛電不承，謂能殺我極佳，不敢邀赦。袁怒，遽將赦令取消，迨亦反乎人情之趣事，而湯未免不值也。

鄒容，留學日本時，駐日公使爲汪大燮氏，一日，鄰偕數人詣汪處云：「日本菜飯不好，想吃中國火腿。」汪以爲實，遂送火腿一支以解其饑。鄒見之，急從袋中取日本短刀，用力猛刺火腿十數次，怒曰：「這火腿一定是滿洲人送來的，滿洲人是什麼東西；我們要吃他們的什麼火腿！」其激昂如此。

林文者，閩人，留學日本，性恬淡，有大志。嘗以武鄉靖節自况，醵一印文曰：「進爲諸葛退淵明」，頤豐額寬，孔武有力，人恆呼之曰，「林大將軍。」名播全黨，喜吟詠，音節悲壯，直過少陵。黃花之役，林執號筒，懷炸彈，麾同志百餘，趨督署，殺管帶金振邦，軍威大震，迨提督李準軍大集，文高呼召之曰：「我等皆漢人，當勢力同心，共除異族。」言未已，飲彈而仆，時年僅二十有五。其詩已散佚無存，早年於友人處，得見其感事二首，詩云：

野馬遊塵盪太空，神臯獨吊夕陽紅；恆河殘劫輪蹄數，大地愁根草木叢；
萬事婆娑憐燕雀，百年談笑強英雄；高歌一曲蛟龍起，碧海狂濤踏大風。
公理長存鐵血間，瓜分蠶食等閒看；中原鑄錯生宏範，大地懷人累次安；
蒿里尙聞營塚易，黑奴久負籲水難；輕裘肥馬無顏色，更撤袈裟返故山。
又其故國詩有云：「豺狼充道路，刀俎盡衣冠。」均不勝其感嘆也？

陳更新，閩人，幼失怙恃，依於姊。性聰慧，能詩詞，善度曲，凡游戲靡不精，且工草書，長門砲科學校畢業。黃花崗之役，與烈士林文等相偕，遇清軍力戰，血濺遍體，至四月三日，猶疾鬥，力盡被獲。清吏見陳爲一少年，咸謂：「

子齒尚稚，胡乃倡亂，致罹殺身之禍。」更新厲聲叱之曰：「吾起義所以驚醒同胞，何謂倡亂？殺身成仁，古有明訓，若輩鼠耳！寧知大義，今既見獲，其速殺我。」遂赴市就義，神色自若，仰天大笑，飲刃而死。年二十二，觀者無不垂泣。所作詩，如偶題云：

抖峭春寒動酒悲，劇憐貧病過花時！傷時愧比陳同甫，落魄何如杜牧之？
末路知交三尺劍，滿腔熱血兩行詩；頭顱拍拍羞無價，三十當前好自爲。
冠蓋當前半沐猴，漫天陰竊動人愁！由來尙氣輕成病，底事懷才總抱憂；
入夢有歌思易水，上絃無調不涼州；乾坤正氣消磨盡，昔日將軍有斷頭。
嘗夜半與諸友飲，歸而有感，詩云：

蓬梗飄零又一年，前程無計看先鞭！江南生氣驚滇桂，酒半悲歌憶趙燕；
莫爲時光傷馬齒，共看火色起鳶肩；滄桑有變心難易，依舊冰清與石堅。
更工詩餘，遭亂後，原稿遺失，長留人間者，僅二閱，吉光片羽，茲可貴也。其南柯子病中云：

長見陰蟻重，難逢朗霽時，羈愁如醉復如癡；閃閃孤燈，猶恐鬼生疑。
去日終難駐，前程望可期，奮飛欲作病偏滋；可憐魂夢！猶自繞征旗。

蓋時在庚戌之冬，更新由粵入桂。辛亥春，臥病桂林，得烈士陳與燾密電，知粵

東將大舉，以病不能往，故有奮飛二句。尋病少已，喜曰：「此天厚我也。」乃赴義，竟罹於難，又得其臨江仙闋怨云：

日暮欄杆翠袖薄，東風吹冷胭脂，梅花如雪柳如絲，滿庭春意透，脈脈對芳時。暗淡闌愁傷錦瑟，黛痕懶上雙眉，婷婷娟娟漫驚奇；明珠誰相贈，慰我可憐兒。

「滿庭」指胡虜而言，「明珠」大明朱姓也。寄託深遠，言見於志，用心亦良苦矣！

許卓然先生，在廈門寓公時，某日晨起，皮袄不翼而飛。時值隆冬，先生頗爲焦急，嗣經多方調查，始悉被一台灣某友持付庫中。先生料其人必需款甚急，乃囑衆不許聲張，暗中送鈔洋二百元，置其枕下。迨某覺時，大爲感動，乃向先生直陳一切。

李炳輝，肇慶人，別號路樸士，本傳道士也。性敦厚，以孝聞於鄉黨，更熱心宣傳黨務，嘗與同志走香港，母寄書以誕辰宜歸爲言，君復書，道不能歸意，並附以詩云：

回頭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墜地時；慚愧劬勞恩未報，只緣報國悞烏私。此寥寥數語，而熱性決心，俱可見矣。至三月二十九日，隨衆烈士入羊城攻督署，力戰而死，年僅二十有一耳！

孫武字堯欽，頻年奔走革命，功成不居，僑居海上，大有夔殫不繼之概，有子二，甫自法國留學歸來，習電氣科，尙未相當工作，因之，孫逢人輒自稱爲「革命罪人」，牢騷滿腹，溢於言表云。

張石侯先生，於袁世凱稱帝初，囑中山先生命，陰於天津招集保定軍官學校學生，引以南下，謀討伐，適日人某以獨立言進，並願派兵爲助。先生笑謝曰：「我是革袁世凱之命，非革中華民國之命。」旋又勸佔領某衙門作爲大本營。先生復謝曰：「余易使君入，而難其出如何？」日人知無可乘，悻悻辭去。

景定成先生，字梅九，晉芮城人，爲革命先進，曾充國會議員，當曹錕賄選時，景被迫入場，危坐終日，選舉票不書一字，憤憤而去。事後，有不知先生苦衷者，前往問其究竟。先生笑曰：「我在選舉場已交白卷，此係良心驅使，不得

已乃作此舉，因今日之總統，係一坐蠟之總統也，我與曹錕既無新仇，又無舊恨，何必選其榮膺高位，陷於難受之地耶！」言訖大笑不已。

蔡松坡將軍，十四歲入湘省時務學堂，時梁啟超任講師，朝夕相隨，情如父子，梁亦愛其慧敏，時加青睞，偶於場間購書贈之，松坡如獲至寶。戊戌之變，梁逃亡東京，松坡亦隨之而去，以求深造，梁奇之，固早知其非池中物矣。

袁世凱專政，排斥異己，私心自用，至洪憲稱帝，更覺變本加厲。是時蔡松坡滯居舊都，袁嫉之甚，恐其逃滇，於己不利，遂派田德山偵其行動，隨時報告。田奉命後，密佈爪牙五十餘人，化裝環伺，凡蔡之一舉一動，袁氏無不知之。蔡被監視，伴作不知；終日醇酒婦人，藉以銷磨歲月，與名妓筱鳳仙結不解緣，後在筱鳳仙處宴客，乘人疎於防範之際，隻身脫離虎口，至津轉輪南下，赴滇高揭義旗，推翻袁氏帝制。

廖仲凱先生，奔走革命，以理財專長，中山先生關於黨中經濟，咸賴廖籌運，故歷任財政各職。夫人何香凝女士，近年以來，對於黨國諸事，絕不聞問，日惟繪畫吟詩，以爲消遣。然每一念及窮苦小民，因國內戰爭而致流離失所，則又

悲感不置，不能忘懷。當閩變時，其所作閩戰「有感」一詩，足見其念民思夫之切也。詩云：

遙聞閩變動驚思，苦戰頻年却爲誰；正是有家歸不得，那堪重讀惠城碑。

陳家鼎，湘人，昔隨黃克強先生，奔走革命，垂三十餘年，泊鄂舉義，清社旣屋，陳氏倏然遠引，不喜功名，輿論疑之。中央爲提倡尙武精神起見，於二十二年十月在首都競武場舉行二屆國術國考，陳被推爲國術考試委員。當會場閉幕日，其夫人鍾樂君女士，曾登台表演太極拳，以示提倡。夫人亦籍隸湖南，故其拳術深得南派之正宗。夫人身材苗條，舉止溫靜，未表演前，衆皆疑爲一弱女子，未必有真實本領，迨拳脚旣展，身手靈活，掌聲雷動，一座皆驚。聞夫人平日兼善丹青，工山水花卉，均有獨到處，可謂文武全材也。

陳少白先生，爲孫總理老友。雖缺乏政治才能，而人格殊可敬佩，於某次之京，獨往中山陵瞻謁，入靈堂後仰視總理遺像，愴懷往事，不覺悲從中來，取巾拭淚，悽惋不勝。守陵衛兵，忽躍至呵斥，連呼哭什麼？並押令退出靈堂，不許勾留，陳氏大憤，乃往告林子超先生，謂：「我與中山是如何友誼，今觀其遺像

而悲傷，亦人之常情，該衛兵何如此無理？因憶中山在世之時，召我往談，聞我將至，輒迎於門，蓋無時無地無事，不以老友待我，今如知我受辱於一蠻橫衛士，正不知將作如何感想！」林氏力慰之，並囑以後謁陵，可先通知陵園管理委員會派人陪同照料，陳氏亦祇好將就寢事。

陳氏素性恬談，不欲活動，願于鄉村建設多致力，曾任鄉長之職。外海一鄉，有人口三萬，沙田千頃，多陳姓所有，新建小學二所，共容男女生三千人，煙賭嚴禁，但省當局有明文征稅，不便發令。對西北視察後，擬有開發計劃。

李烈鈞先生，幼孤，家貧，賴其母十指爲活。李則爲隣家牧童，終日徘徊於阡陌間。後其母因涉攘羊之嫌，爲縣令所執。李氏聞之，趨前自承，願以身代，縣令奇而愛之，知必成大器，遂令就讀焉。其後李氏馳騁國內，威重一時。此雖縣令之德，要亦李氏孝思不置，有以致之耳。

先生，名將風裁，不廢詩酒，家藏古物珍玩殊多，而李認爲最名貴者，約有四種，李稱之曰四寶：一爲清杭世駿製之鷄血昌化石方印一方，印高四寸餘，闊二寸許，文爲「崇雅樓印」字，殷紅如血，貴重逾常，李既得此印，卽號其書室曰「崇雅樓」，以誌永寶。聞李得印自一某旅長，因報以粵中湖南新村之住宅一

所，該宅現價，值五萬金，亦不啻代表此印之價值爲五萬金也；二爲王莽時玉質岡卵一枚，係漢玉中最罕覩之物；三爲文文山真迹橫幅一卷，中書五古一章，有中山先生爲之題跋，而名人之題字者尤多，文文山墨寶，世不多見，洵爲珍品；四係宋版中阿含經，及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二集，宋書既名貴絕倫，宋經益爲希世之物。李得此四物，欣然舉以告人，謂爲一時幸遇。李本爲贛人，因嘗掇其得寶事略，於最近問世之廬山志中，藉誌他時之鴻爪云。

吳稚暉先生，幼年命運殊劣，三歲喪母，卅五歲亡父，一身落拓，奔走江湖，計三十年，世變飽嘗，其經驗在常人洵屬望塵莫及。家庭人口極其簡單，夫人主中饋，辦事井井有條。此外尚有四十餘歲未出之女公子，及三十餘歲未結婚之公子，天倫共聚，其樂融融。至其男女公子，遲遲未婚嫁，係因幼時居英倫鄉間，沾染英人習俗，只願自立自強，貫注全副精神於事業之上，對於戀愛二字，彼等皆欲追求一極圓滿之理想中對象，以致耽誤終身。吳先生，因其子女志趣高尚，未便深拂其意，每對人言，則未免仍有隱憾云。

民十五年時，先生閑居平市，曾受李濟深之託，督其子在平讀書，嗣以北政府因吳氏涉嫌，下令通緝，吳遂率李子返粵。事前拍電李濟深，告以船名及行期

李接電後，親往迎候，輪船抵岸，李登輪遍索大養間官房艙，均未見吳踪影，一時驚疑莫定，不得已掃興而歸。不料吳於是時挈李子藏躲於貨艙，俟船客散盡，始從容上岸，步行送李子抵轅門，晤面之下，李問其故。吳笑謂：「吾生平最怕受人歡迎，此種舉動，若使兒輩，視成慣例，可以說是養成拍馬屁的惡習，則離平民化生活，相去太遠，此來置汝子於貨艙，正所以愛之也。」李至是謹聆其教，連聲稱謝不已。又吳氏在平時，「公餘之暇，常携同志，作市上游，疲則覓茶肆少憩，饑則買芝蔴醬燒餅充饑，諸人皆所難堪，吳氏自覺甚樂，有時獨往西郊農事試驗場，看獅取樂，曾以獅爲題，咏一絕曰：

時局如今不忍論，頑獅依舊睡昏昏，寶刀渴飲匈奴血，此是男兒報國恩。

先生目不患近視，而目鏡無或一時離，常御橢圓形鏡，鼻梁作三角方形，或詢吳：「胡不易圓鏡？」則答：我架眼鏡，非圖漂亮，不過算有那麼一回事而已。一時或御鏡框，而以鏡片藏諸荷包內，其行其態，實不惜揉造有冬烘氣，而與大觀園中劉姥姥媲美也。先生有手杖，上端有指南針一具，下端則有可隨時啓閉之小鋼鈎一個。詢其作用，笑曰：「此乃友人沈槐柏君由唐山寄贈者，因知我好遊，恐迷方向，故有此指南針，下端之鈎，則可以攀折草木，採取標本，亦可勾搭東西，做小偷也。」

先生，言語談諧，富有幽默意味，馮玉祥恭之爲「白頭青年」。胡適博士更稱爲「近三百年之大思想家之一」。京市某次大會徵吳演說，吳嫻嫻來遲，登台卽云：「我昨天晚上與老妻敦倫一次，所以今天精神很疲乏，來得晚了，請諸位多多原諒！」台下聞而哄堂大笑，各女賓多有面紅耳赤，垂頭而去者。曩年吳隨蔣氏赴漢，各界舉行大會歡迎，吳代表蔣氏演說，是時天氣酷熱，吳開口卽云：「我昨晚一覺醒來，發現我的褲子都濕了，起初我疑是滑稽了，但是沒有做此帳夢，後來才知道是大汗。」

某次教育部讀音統一會開會時，吳先生與王樸，忽因事發生爭執，王口吃情躁，理由又不充分，爲吳所難，憤甚，破口罵吳，謂：「老王八蛋，惟知嘻皮笑臉，何嘗懂得語音學，亦敢與老子爭一日之短長。」語極難堪，全場愕然。吳起立，笑曰：「王先生誤矣！殆氣昏歟？稚暉姓吳，非貴本家也。」全堂闕然，吳可謂善於滑稽矣。

聞先生每於菊黃蟹肥之際，時隻身赴洋澄湖，布衣布鞋，腋夾雨傘一柄，報紙一束，小拇指上提一活口小皮錢袋，厥狀若一道地鄉老兒，及購三等車票入座，將錢袋置於身傍，展開報紙消遣。俄爾視其錢袋，已不翼而飛，迨下車，逕赴五芳園食蟹六隻，笑謂友云：「扒手老兄，今天這筆生意做走了眼，我這袋裏除

了十數銅元外，其餘是草紙四張，預備出野恭用的，哈哈！聞者亦大笑不置云。

陳果夫先生，辦理黨務，十數年如一日，其爲黨之犧牲精神，始終不渝，殊非一般藉黨而升官發財者可比。聞陳氏對黨壁劃，煞費苦心，因此用腦過度，體弱多病。近則更罹肺病，經中西名醫診治，尙無大礙，陳亦並不病灰心，依然爲黨服務如故，雖夏葛冬裘，仍照常工作，其勇於責任心，與忠於職務之精神，殊足令人欽佩也。先生持躬甚儉，樸實無華，其家庭生活，尤極簡單，非一般人所可望其項背也。且以多病之身，仍醉心於文化事業，對於印刷工藝，恆孜孜研究，樂此不疲。曩年遷寓首都時，值南京房租飛漲，而陳氏以廉價，租得城西荒涼寂寞之螺絲轉灣之印刷所餘屋數間，朝夕印機聲軋軋，從者均以爲苦，而陳氏不厭其煩。間嘗開鑿工場，視工友之勞作，恆顧而樂之。迨遷鼓樓附近之二條巷，房屋雖較精緻，而租價殊昂，深覺無謂。適復成橋附近之常府街仁德印刷所後院寬敞，且有空地一塊，遂與立夫先生商酌，就該空地共同經營一新廈。其會客室佈置，亦極簡潔，所有陳設，除書籍鮮花外，並無若何點綴，固與往昔無殊，較之舊寓客室中，僅少一「不荐稅局差事」之標語耳。或者興遷伊始，尙未注意及此也。有人叩以毗鄰印所，胡不厭煩，先生笑稱：「吾正以機聲軋軋，足資

與奮，且此間距第一公園甚近，空氣清新，與車馬喧闐之鼓樓二條巷較，其雅俗爲何如耶？」人以是讚先生賦性之恬淡，誠富貴而不能淫者矣。

某期中央黨部紀念週，由先生報告，先生素重舊道德，是日所報告者，爲改進教育問題，大致謂：「今日之教育目標，小學宜重修身，中學宜重齊家，大學則治國平天下，而小學課程，宜恢復舊有之三字經，因其含義極深，足以砥礪道德。至於目前中國之教育，病在貴族化，一般經濟力量不充者，時有半途而廢之憾，結果學不成，業不就，蛻變而有流氓，——女學生且一變而爲妖怪矣。即本部工作人員，或亦不乏其人也。」一班紅唇粉面肉腿捲髮之女聽衆，至此不覺面泛桃花，俯首赧然。

陳立夫先生，自奉殊儉約，暇時偶臨酒家，效胡聖之試嘗，正所謂淺斟低酌，雅人深致耳。南京路福祿壽者，海上酒家也，立夫曾携女眷三四，蒞止就餐，菜數盂，麵一盃，餚核甚簡，完全平民化，較一般所謂要人者，食前方丈，珍饈羅列，一餐之費，甚傾中人之產者，不可同日語。先生貌清癯，鬢微蒼，未脫學者本色，始亦黨國中之名士派歟？先生本學機械，其演說，亦多科學性，唯生論「爲其生平傑作。

葉楚儉先生，別署小鳳，於舊貨攤上獲一端硯，辦爲明末吳門葉小鸞女士遺物，寶之。詳考小鸞邦族，實乃同支，益喜，倩畫師作圖遍徵題詠，遂自號「小鳳」。先生風流自賞，而事實亦不愧名士，其最大嗜好，爲「五加皮」與「雪茄烟」，每日非十支雪茄烟，一瓶五加皮，不能過癮。當其主民國日報時，桌上除文具外，有雪茄烟匣一，酒瓶一，酒杯一，右手執筆，左手執杯，一面寫文，一面飲酒，兼抽雪茄。且葉飲酒不用菜，甚至連花生米亦不用，——但酒杯不離口，其量之宏，可追李白。葉氏喜着象棋，工夫平平，在民國日報時，於作文閱稿之際，必先下一局，一面飲酒，一面下棋，棋與酒興俱豪。有時與館中編輯嚴慎子，管際安等，輪流作戰。但每戰輒敗，愈敗而興愈濃，其老當益壯之精神，不下伏波將軍也。

葉氏，爲新聞界之先進，性情惆儻，樸素無華，近雖官居顯要，猶是書生本色。平時於處理黨務之暇，讀書閱報，樂此不疲。前汪精衛先生出洋養病，啟行之先，葉特由京赴滬歡送。一夕無事，葉偕至友胡管諸人，飲於酒市。一入座，卽舉杯痛飲，談笑甚歡，餐畢，薰薰然有醉意，遂偕胡等往茶肆小憩，態度靜恬，脫盡官場習氣。當此國難期中，葉氏尙能閒情逸致，沉醉秋風，藉酒澆愁，別

有懷抱，葉氏其安石之流歟？葉詩有「厲鬼」之作，亦頗有氣概，詩云：

厲鬼生原蓋世雄，大星迢遞落江中，一生缺憾哥舒和，千里舳艫王濬東，
國之興亡在祥孽，事關氣運不沙蟲，金陵城下千家哭，野祭魂應與帝通。

京江蹄肴之美，遐邇咸知，製法之精，他埠所不及，京都維揚菜館，多仿製之，然味則遜焉，炎夏存貯冰箱中，待以供客，取價尤昂。京口江干華陽樓萬華樓茶社，爲蹄肴之最著名者，蓋聘專師法製也。葉主蘇時，每日囑侍者出城購買斤許，佐以佳釀，度其歲月于壺中。其夫人尤賢，間持筐入市，擇其新上市者攜之歸。外如寧波之蚶，天目之笋尖，皆爲雋品，先生醉後，時語家人曰：「人生有斯，于願足矣。」

褚民誼，昔蓄長鬚，頗具美髯之目，後因從金少山學劇，悉行剃去，恢復少年面目，人咸代爲惋惜，褚云：「長出來，很快。」人皆以褚剃鬚爲登台之故，實則褚去鬚生，有口面，並無礙也，其原因固另有所在。一日，褚於大會時，逢至友某君，戲語之曰：「公戟髯繞頰，其許褚之儔乎？」褚聞言，似不懌，遂命匠去之。又聞褚與于右任先生素稱莫逆，時以同志相呼，無話不講，于每見褚，卽笑逐顏開，捋鬚曰：吾道不孤矣，褚亦一笑置之，今褚氏已將鬚剃去，不知于

先生作何感想也。

某次褚氏至滬懷養，某記者訪之，褚出示一紙裹，並謂：「此爲余得自南洋之珍品，請一嘗異味」。言已，卽鄭重解紙裹，則一八九寸長的軟質糕，色如咖啡，形如素火腿，褚名曰「留連糕」，係南洋的貴品。遂卽指揮臧獲，分進牛乳，親以銀匙削薄片，分贈座客，客啖之，若有異味，腥羶不能下咽，不敢直陳，但皆贊美其味甚異。既辭出，相顧而笑，互問何味，則不約而同，皆曰，其臭與貓膻相彷彿也。

又褚氏蓄有外國黃毛巨獒一頭，愛之如子，跬步不離，歸寓後必親飼以魚肉，絕不假手於人。一日該犬因跌傷斃命，褚立購黑漆棺木一具，葬之於太平門外，并勒石爲記。

褚於某次交通部紀念週演講國術時，携種種儀器以證明國術之科學化，最後忽轉詞鋒講生理問題，且以人體模型作表演；儀器中有一女性，摩登裝束，固一妙齡少女也，褚氏講至深呼吸，及腹部呼吸時，將此女性儀器所服旗袍短褲，一脫去，真像畢露，圍座無不爲之啞然失笑，當時部中之女同志在座者，均有羞色，咸泛桃紅，低首不敢正視，然褚氏仍像煞有介事者，道貌岸然云。

蕭佛成先生於無事時，以下棋消遣，某年慕廣州某棋王名，特約其來廣較藝。蕭氏本好勝之心，思征服棋王，結果竟三戰三北，但蕭氏仍不認輸。有人問其藝時情形，蕭云：「不錯，第一盤，我讓給他；第二盤，原本我勝的；第三盤他不肯和……」由此談話中，蕭氏彌強好勝之心理，可想而知也。蕭氏久居邇羅，性較甚樸厚，無所好，惟嗜檳榔。年華雖高，精神矍鑠如壯年，嚴寒時僅穿反領衛生衣，毫無所苦，健步出迎，與客言，談風甚勁，莊諧兼並，每有辯解，輒使人折服。而口中咀嚼有物，似甚甘味，其形如烟絲，色近黃黑，唾出之涎沫，與常人異。聞人言，此為玉子檳，與圓形之檳榔有異，別有風味。今蕭所食，亦卽此類，因檳榔能助消化力，年老者以之作助胃劑者甚多，特蕭氏日久成癖，故朝夕均不離口；及案牘堆積，批閱時，咀嚼玉子檳振發精神弗少。惟因檳榔味苦澀，且能侵蝕牙之磁質，故蕭比齒牙漆黑，意或卽其嗜此物之故也！

古應芬先生之姨太太，最寵愛者為連城，璧城，此在一般普通人已是心滿意足，但是古先生猶未愜意，仍不時尋花問柳，國人祇知古先生是環境不適，因病而死。但據醫云：古先生之死，是因花柳病暴發於牙根而死。如此，則古先生真可謂「牡丹花下死，作鬼也風流。」聞古氏病中時發謔語：「謂朱執信邀往開會

，不得不去……」病中劉紀文讀以蔣介石先生慰問電，畢竟。古氏微點其首，復云：「介公來電矣！介公待予，向極誠懇，余乃因一時誤會，至多年患難之交，不克終吾身，余疚多矣！」言已，老淚併出，若不勝其哀者。

張溥泉先生，原名溥，因慕唐人楓橋夜泊詩，乃更名爲繼，馬君武詩，有「舍情願向郵船說，曾載滄州張溥來。」之句，彼時固猶名溥也。曾一度任參議長，項城當國日，張頗加責難，二次革命，先期南下，袁因斥爲附亂，下令通緝。張大憤，慷慨言曰：「民國議會之設，乃以之監督政府，我方擬彈彼昏庸亂法之罪，又烏能非法緝我。」初與徐季龍（謙）相友善，徐貧乏，張頻予資助。厥後徐思想左傾，張嘗貽書規之，徐不納，則毅然與之割交。張資望雖隆，而不欲躐等高位，衣履樸素，有類鄉曲老儒，蓋亦澹泊明志之流也。

先王在廣州時，曾以港洋一元購得翡翠班指一件，葱綠嫩潤，非常美觀，張即戴諸拇指，愛不釋手，輒以示人，謂得便宜貨也。客有認爲膺鼎，而又不敢明言者，則亦隨之贊美不絕。迨抵南寧，張又示夏威，夏曰：「余於玉石之道，素屬門外，但如一元購得，則亦所費不多耳。」迨赴李宗仁宴，張又出示李，李笑曰，此石質耳，非翡翠也。」張爲之懊喪不置，遂棄不復御云。

夫人崔振華女士，平日爲人，嫉惡如仇，卽總理生前，亦深加獎許。某日崔在法國醫院，聞某要人媳言：「故宮今日賣東西，伯母不知道麼？」崔云：「我毫無所聞，究竟是怎麼回事。」某媳不答，大疑。遂直赴故宮，探詢良久，始覓得賣物之所。入門後，見李宗侗偕妻（易培基女），與數職員挑選皮貨，見崔至，大驚。崔問非公賣日，何得挑買皮貨，李竭力恭維，連呼「伯母」息怒，您要什麼可以儘選一張。崔更力加申斥，經職員敷衍而去。

柏文蔚居長崎時，木屋三椽，與家人種菜自給，曾三日不得食，日以孳子一二枚度活而已。其部屬有爲團旅長者，追隨不忍去，聚居斗室，五人共長衫一件，以備外出購買菜饈之用。褲掛換洗，則僵臥半日以待其乾。日人心理，崇拜英雄，無所不至。於柏則比爲三國時之劉先生，言其能長厚容物也。

柏氏，居崑山時，某夜正好夢當圍之時，竊賊掘洞而入，點燃悶香，（據云一聞此香味，卽悶不能作聲）將柏氏之文書皮包，及其夫人之首飾匣等竊去，柏氏在床雖目覩之，不能發聲，祇得任其取去而已。次晨柏氏卽召縣長公安局長面斥之，並限於二日內破案，因皮包內有重要文件，及國章等在焉。縣長公安局長，一時惶恐莫名，焦急異常，急派偵騎，四出巡查，但一無所獲。翌日，縣長接

得有具名義賊之信件，謂柏氏之皮包，存於馬鞍山陰之老石洞中，請派人往取。果得，圖章文件悉在，惟包之鈔洋七百二十四元，則已取去。聞柏氏損失在五萬元以上，該案至今未破。事後公安局即派警察四名，荷槍實彈，輪流值守於相府之前，以防竊賊之再度光顧云。

王陸一先生執教鞭於安徽大學時，其住室與女生宿舍僅隔竹籬，每日必聞彼處嬌呼「王媽打水」之聲浪，其音委婉，頗慰寂寥。翌年先生再往，則王媽已與該校脫離關係矣。先生感而有馬桶之賦，文人懷抱，自是風流，王媽有知，必當感謝不已。其詞云：

欲覓王媽，覓不見人，如何不悲？記一年之久，隔牆聞喚，而今重到，樓是人非，馬桶依稀，腳盆零落，問你現時服侍誰？雞巴裏，只板牀無恙，秋燕來飛；居然盼得人歸，見樓下天天走幾回，只烹茶提水，難爲小脚，廚房遼遠，來往真虧，閒說燉鷄，還須煮蛋，如若添薪亦可爲，有你家小姐，格外關垂。

二十二年四月三日，南京計政學院事務主任白育五，和產科醫生王典貽女士結婚。中央飯店，車馬盈門，頗極一時之盛。銀盾喜聯，光輝滿目，其中惟王氏

之賀詩三首，別開生面，詩云：

盛典貽君育五男，復興民族慶初三。牛羊曾計炙人口，伉儷同工打算盤。

照得夫人學產科，案查俗號老娘婆；等因奉此如花春，養子何嘗在案多！

曾有人猿號泰山，良朋爭說識天顏，括蒼電氣靈毛髮，洗伐何人得意還。

王氏，某次之桂，行抵鬱林，偕同伴至街市閒遊，見市招，上書「雲南茶」乃與盧同之思，擬購普洱若干，以爲持歸贈親友之用，願王與其同伴，皆不能作鬱林語，且不能聽，嗒然而返，擬囑旅館茶役住購，適李宗仁派來之招待員集至，王卽詢以此間雲南茶價格，並謂擬購若干斤歸。某墜目舌橋，不卽作答，僅微笑對王，王異而詢其故。則曰，雲南茶者，卽雲土之別名，初非雲南之茶也。王始悟，深幸未親至此店購買，相與軒渠不置。

田桐，綽號水牛將軍，嘗謂孫中山先生曰：「田單火牛法，今尙可用，然以水牛爲宜，以其較黃牛氣力大也。」孫公莞爾答曰：「古有田單火牛，今有田桐水牛矣。」時在座者皆爲之絕倒。又田桐嘗有詩曰：「大哭一聲黃帝墓，兒孫如此恁安排。」細研其口吻，眞雄武如虎，粗獷如牛也。

昔者孫中山先生，不就軍政府總裁回滬，著建國方略，書成，以稿屬曹亞伯

付印，亞伯持至商務印書館，館人拒之。亞伯曰：「爾爲營業性質，焉能拒我。」答曰：「營業亦有自由，不印可乎！」亞伯與爭，不獲，忿然歸報，孫公怒甚。翌日，田氏與諸同志至公處，言及此事，衆曰：在美國定一電影機片歸，宣傳該館教科書之失當，不半年其敗矣。孫公曰：「善，爾曹其任之。」時田氏見公怒未息，諸同志亦復在場，略事婉言而去。明日田氏又復往曰：「商務印書館，牟利之人也，安能以道義相期，今日革命黨未得志，不敢與親，強之斯怒；公之一心，日在國家民衆着想，尙恐不足，安能顧及小事，即使購到機件，公怒一息，自輟演矣。昔呂東萊有言，使我先貧賤而後富貴，則向之侮我者，亦轉爲奉我矣，將來商務印書館，卽奉公之一也。」公曰：「善，子爲我告某君勿辦可也。」田氏可謂善於說詞矣。

柳亞子，原名棄疾，生平篤好文學，工於詩古文詞，南社詩選中諸作，情艷雄麗，古味盎然，其題洪北江集有「何罪當誅綠底事，昌黎誤盡讀書人。」之句，已將革命思想，充分表現。弱冠時，風姿美秀，光映照人，見者莫不嘆爲衛玠。一日，柳小立門前，忽一賣花女郎，趨至其側，舉籃中茉莉花語之曰，「大小姐可要哉？」柳時猶面嫩，聆言知其誤已爲女性，不禁紅雲上頰。口頰吃吃莫能

對，乃出手揮使去。詎用力猛，竟觸翻筠籃，紅紫繽紛地上，不啻天女之散花。

陳樹人，爲中國藝壇名手，公餘之暇，輒留連山水，借詩酒以自娛，自其子陳復被殺後，已有退隱之念，經中央再三慰留，致未果。陳氏爲眷念亡兒，特偕其夫人等，往游玄武湖，時值雪花飄飄，全湖已成銀世界，陳游覽湖景之餘，作雪景畫一幅，並題絕句，以示友好，是亦可見陳氏襟懷之一般矣。詩云：

熱不因人亦太迂，性根依舊一寒儒，却來虎踞龍蟠地，獨寫冰湖雪嶽圖。

蕭忠貞，素有咳嗽吐痰之癖，年久日深，遂使其動作與音調合諧而有節奏，其始振喉作响，張口作嗽，再次緊閉其口，使氣管由鼻管衝出；最後作吐痰之形狀與聲調，實則不必一定有痰也。某友像其聲調，戲呼之曰：「呼圖克圖」，後爲汪精衛先生所聞，笑謂左右曰：「盡美矣！但不如恩克巴圖之巧合而復有趣也。」舉座愕然，聞蕭君自錫此佳名後，已逐漸改良矣。

張靜江先生主浙時，因辦事操切，致不利人口，抑鬱殊甚，幕友沈某頗愛之，爲之叩休咎於星士韓某，所談多奇驗，遂時相過從。一日，張忽以事召沈，

久之始至，詢之何往，囁嚅以實對，并盛道韓某星術之靈。張聞而奇之，乃召見之，所詢輒中。韓且爲張拆姓字，算流年，謂張字拆開爲弓長，尉兵器，兵爲凶，主傷人自傷，且流年有煞氣，易招口舌，宜乎浙事之多辣手也。張大聽其說，不久卽自行告退。張以病癱故，有浴癖，於臥室側闢浴室；白磁盆，玻璃鏡，軟銅床，陳設精備。特僱侍役兩人，專司扞腳擦背鬆骨。每夜，張未入浴，無敢稍離。張黃昏後卽挾書冊圖畫，於枕上讀之，至午夜始輟，習以爲常，侍役屏息以待，非張傳呼，不敢出，亦不敢催。張在床，倦覺思眠，乃呼兩侍役左右扶掖至浴室，褪盡衣服，入浴管一小時，侍役技術之工，以視滬上諸浴室所僱者，有過無不及；故能令張浴後，精神煥發，且能酣然入夢。張嘗語人云：「余雖病癱，以勤浴故，乃能保持健康也。」

邵力子氏，早年從事新聞事業，在滬主辦黨報，其時民黨在國內，不甚得志，且當局者捕緝革命同志甚急，因之革命工作同志之在滬濱者，潦倒極甚，然而終以得租界之庇護，勉強日出報如故，執政者雖啣之，亦無如之何也。然經濟之窘迫，實不堪言狀矣。該報節縮至無可緊縮，最後則至外埠發電亦無力應付。然既爲大報，烏可無電報，邵乃異想天開，隨手拈得妙計；時孫東吳主新申報筆政

，與邵極知己，孫喜餐烟霞，入夕卽一榻橫陳。臥而治事，晏如也。邵於每夕必一臨孫處，對燈談笑，貌若閑暇。實則孫批閱專電時，邵一一默憶，回館後，筆一_二出之，照發排登，居然東南西北，各地專電無一或缺。——惟讀者常覺兩報專電，不免雷同爲可異耳。如是者逮數月，孫勿知也。其後有洩其事者，傳揚一時，識者附掌，然無不美邵之有急智焉。聞邵愛古成癖，曾在洛陽用三元代價購漢代石佛，贗鼎也，而如寶奇珍，博古家以受騙告，大悲，意欲重懲作僞者，旣而嘆曰：「假的三元也值」乃已。

焦易堂氏，陝武功人，幼勤苦寒窗，抱革命思想，民國六年，當選衆議員。

焦嘗回鄉人云：「此身以民意民命爲天職，決守身廉節，劾彈貪官污吏。」曹_此膺選時，聞王承斌奉命携洋貳萬元贈與焦氏，焦先誠懇辭却，後見王意堅決，始受之，次日焦氏卽携眷赴滬，高唱打倒膺選，力加反對，一時人士，均呼之爲「滑頭焦」云。

龔超不廉長內政時，曾擬將內部新置之第六〇六號汽車，贈與立法委員劉鑒訓氏。劉以授受公物，法律所不許，乃婉却之。迨焦氏聞之，以趙同鄉誼，乃請以待劉之誠待己，趙無如之何，乃不言贈，而言假焉。嗣後政潮起伏，內長幾次

更迭，焦以該車可久假不歸，擬將其轉賣得價，益資而另置新者。則己心由有車階級，而一躍為貨真價實者矣。詎有好事者，言於內長黃紹雄之前。黃據函索車，焦置不理，黃大怒，即派員率同御者，馳至焦寓將車強駕而去，此一幕搜六〇六事，遂哄動金陵，不知者幾誤為風流病案矣。

劉紀文，原名兆銘，東莞人，光復時追隨古應芬，辦事勤奮，漸為古所賞識，以女亞慧配之。未一年，古女因病死，劉大有「紅顏未嫁身先喪，長使鰥夫淚滿襟」之嘆。後由古薦任廣東農礦廳長，在此恩威之下，於廣州白雲附近購地一方，移亡妻於此，作墓誌銘，請汪精衛先生書寫。記其中有兩句香艷警句：「請於湘丈，得以越禮侍奉者數夕。」劉固一多情種子也。未幾，而中央委員，而市長，而監督，官運亨通。後劉氏不干寂寞，和上海某校皇后許淑珍結婚；當婚時，馮玉祥送劉禮物一束，係人民控劉呈文，劉亦莫可如何。其新夫人善於理財，更長於修飾，當時有「三瓶香水五百兩，一雙絲襪念五元」之謠，閩動京華，曾為胡漢民元生所指斥。現古氏已死，劉則仍居廣州。

陳可廷，為粵中軍人之老前輩，現粵省各軍事長官，如陳濟棠等，均為其舊

部。因患肺病，不聞政治多年，廣州擴大會議，曾極力拉攏，陳如終謝絕。聞陳建精緻房屋一所於廣州二沙島中，島四面環水，風景宜人，最適於養病。陳尤喜臨池寫字，故每日光陰，大半銷磨於書法之間，有手鈔論語一本，時時把玩，亦頗有雅人深緻之風度。

林翼中初執教於廣東省立第一中學，授博物及生理。林不長於口才，談話多帶土音，講授時諸生難於明瞭，故林氏有時不憚於重複再述。某日，授生理學生殖機能一章，林氏恐諸生倘未明瞭，因反復述精虫之作用。有惡作劇者，問精虫從何而來。林氏一時難於回答，口中惟頻念「精虫」「精虫」二字不絕，學生皆大笑，遂賜以「精虫先生」之雅號。

梁寒操，字均默，才華僥倖，博學知書，與孫哲生為莫逆交，遇事每多計畫。公餘之暇，時至友家閑叙，友亦好客，常設宴以款待之。每至酒酣耳熱之時，徵妓侑酒，以助興趣，梁追逐於紛白黛綠之間，目視庸脂俗粉，皆不稱意。適有妓名黑俏姑娘者，狀態如影星葉秋心，惟皮色黝黑，梁以為美，加以溫存，黑俏性聰穎，知梁係貴客，遂富延索詩求字，梁乃向主人索筆題詩贈之。詩云：

俏麗容顏耐久看，解人愁緒博清歡，百花惟有牡丹艷，五色紅多黑最難。黑妓得之，視若珍寶，歸而懸諸壁間，客有見之者，稱爲佳品，因此黑俏之名，遂大噪於秦淮河畔矣。惟梁否認此事，曾誌函平市某報更正，略謂：

各地小報謠傳，辯不勝辯，此次不知又是誰作惡劇，撰此詭聞；且有詩爲證，尤屬可惡，實則北里美人之爲圓爲方，都未見過，更從何說到贈詩，且詢諸愛爲治遊之友，亦謂秦淮河畔，實絕未聞有黑俏姑娘其人也，幸余不治遊，於太太團中，尙有信用，否則床頭獅吼，如何可免，弟非欲啖兩廡冷肉者流，特報章紀事，首貴真實，此種嚮壁虛造，於社會個人，均有惡影響，盼能設法一爲更正云。

梁嗜狗肉，名滿白下，孫科危人，以善製狗肉聞，孫雖粵籍，但蛇羹貓肉却非所嗜，而其郇厨中，又不時屠狗，故人疑孫亦嗜此。其實則否，蓋爲梁所製者，梁爲孫之左右手，酷嗜狗肉，諗孫氏庖人精此，故常令宰狗，以快朵頤云。

孔祥熙，字庸之，幼聘崇文門外華容大藥房韓玉梅女士爲室，民元孔由美返國，在晉與韓結婚，未幾韓因病逝世。迨討袁戰役發生，國民黨不幸失敗，國母宋慶齡女士，偕妹馮齡，美齡往日本，謁齡女士與孔相遇，情感極篤，遂由孫中

山先生爲之介紹，而締婚焉。孔長財部時，適逢閩變，或以大勢爲問，孔答曰：「不過吵吵而已。」迨後，閩變猖獗，更問之，泰然曰：「語爾吵吵，當然吵吵即了，奚問爲。」未幾，事果平，問者服其言之驗也，呼爲「吵吵先生」。遐邇爭傳，與林董席之「好好先生」，吳中委之「劉姥姥」，咸爲一時佳話。

又聞孔娶夫人宋霽齡在二十年前。其時孔爲耶教徒，任東京中國青年會幹事。宋女士亦在青年會中，二人時相會晤，兩情早已脈脈。會其時中國留學生與日本學生，在東京作第一次之運動比賽，孔成績甚佳，得獲快跑第一。孔以品學兼優，兼此身體健美，乃得更打動宋女士垂愛之心，由是不久，宋遂慫恿其母得與孔訂婚，旋于是年秋風送爽中，結婚矣。

陳融，字協之，與胡漢民有妻舅之誼，亦爲西南之中堅人物，風流倜儻，自奉極豐，生平最喜食魚翅。廣州各酒樓中，魚翅最高價目，有每碗六十元者。一時遂有「陳氏一碗翅，百姓半年糧」之諺。

張知本，字懷九，鄂江陵人，年逾不惑，其夫人猶屬少艾，——續絃——伉儷之愛甚篤。一日，有某君至漢法界張之私宅，訪同鄉張鑄九，出時，鑄九送自

後門行，詎某君既行數十步，陡憶遺眼鏡於鑄九室，復返取，甫入門，卽見張正擁其夫人於廚房，作甜蜜之接吻，觀某君至，猶鎮靜無羞態。後聞鑄九言，張之閨房樂事，恒有甚於畫眉，接吻早已司空見慣也。聞張自失意於政治舞台後，態度消極，曾懸律師牌於滬上。有人晤張，詢以任律師之動機。張笑謂：「光桿中央委員，無事可做，不啻一高等游民，懸牌爲律師，則不啻有一職業，庶免爲遊民之譏耳。」聞者佩其頗有見地，益徵其決於政治之意志也。

趙戴文，爲三管宿儒，經學淹博，嘗爲閩百川師。閩顯達後，聘爲幕賓，備極推重，趙有建議，靡不言聽計從，閩治晉政績，什九出趙氏所策劃。趙與人談，恆好引經據典，程子大學一書，尤不啻爲趙氏之辭源。晉省大同皮革廠開幕時，趙蒞會演說，引大學「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一節言論，發揮盡致。晉省騎兵司令趙承綬之姪，結婚時，請趙登壇訓詞，趙復引大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一節爲訓，反覆引伸，至三至再，語極奇趣，聽者哄堂，新郎新婦，亦忍俊不禁，掩口作微笑。于是「趙戴文口中大學」一語，已成爲晉人之口頭禪矣。

陳羣，字人鶴，汀洲籍，行八，人稱八爺。留學東京，任孫中山先生秘書處長，翩翩風度，學者而有名士風。惟布衣布履，業已數年。傳聞陳氏中指，未節較其他諸指，突出二分以上，非十年練習苦功不克，不得不謂之異稟耶！聞陳善飲，喜讀書，古今中外，無所不窺，有書淫之目。自云；二十歲時嘗自題小影，爲『家庭孽子名教罪人』八字，其時尙未脫封建思想也。四十以前，復改題爲『紅顏青眼白首黃金』八字，此時浪漫優遊，金迷紙醉。四十以後，雄心頓減，壯志已灰，進德無成，修名未立，乃更改爲『生原多事死有餘辜』八字。非憤世嫉俗之言，實克己復禮之旨，先生學養深醇，益可見矣。

蕭萱，字叙秋，鄂人。隨孫中山先生作革命事業甚久，民元爲地方選充衆議員，所耗交際費，僅錢五百竿，猶係當時該縣知事陳雨人代墊，可爲選舉運動費史上最底紀錄。曹錕賄選時，蕭聯同志，竭力反對，并棄職赴粵，佐孫中山先生北伐。陳其美在滬被刺，蕭以張溥泉誤信刺客，介紹於陳，致陳遭害，悲憤之下，將張痛毆。張以蕭性本和靜，毆已由友情所激，遂失常度，故亦不之怨。後孫中山先生謂蕭能持正義，張不挾私嫌，因兩重之，而代爲疏解，遂復言歸于好。蕭寓武穴逆旅時，與友徵花侑酒，有妓名紅玉者，姿容豔冶，傾動座人，而

蕭則似曾相識，故尤注意及之。友視狀，極力擯撥，俾訂鴛盟，蕭笑辭曰：「余雖無道學氣，惟亦非見色即迷，茲所以愛是兒，以其神似舊識津妓故也，豈有沾染之思哉。」旋詢紅玉家世甚詳，勸以脫籍就學，庶免沉淪終身，需費若干，已願担任之。紅玉感其高義，拜認之爲寄父，蕭亦許可。紅玉遂肄業于廣濟某校。迨聞蕭以建設廳長兼省主席，乃隨其母往投，名刺既入，蕭避嫌疑派弟代見，并令告以適返武穴，免廢學業，詎乃弟惑於色，詐稱奉命招待，爲闖旅社於漢口而留之。紅玉本妓也，亦因其年少多金，而生愛慕，於是卿卿我我，以其度其香甜之生涯，不復作歸去想矣。事爲蕭聞，鋼其弟而逐紅玉，且長太息曰：余乃欲於污泥中培植青蓮，固已痴絕，而撮烈火於積薪上，不期其焚，則尤痴而近傻矣。

鄒海濱相貌奇異，齒奇長，露於唇外，雖合口亦不能掩之。相家黃晦庵，嘗評鄒貌，許爲貴相，謂其貌似象，名曰象形，象齒固外露也，齒愈長則愈貴，省長一席，此君可得。未幾鄒續絃，嫌齒長不雅，請牙醫援之。晦庵聞而嘆曰：「鄒不能得省長席矣，卽廳長一職必不久於其位也。」初鄒謀省長於孫中山先生，以歷史功績，鄒質當之，惟終不可得，乃屈就廳長職，不數月亦被他人獲去矣。或問於晦庵，此爲何理？晦庵曰：「此無他，書云：『凝神忘形』，蓋專心凝神

於一致，則身外之形象並忘之；反之則神分志散，斷斷乎形相之修飾矣。」

夫人許劍魂女士，爲日本僑商之女，與鄒結合于亡命東瀛時，民九以前，鄒落魄無聊，特許夫人之奩資以活，積之既久，夫人遂奴視之，鞭撻之，不忤也。因此閨戚之高，一時無兩。掌兩廣鹽運使，事無大小，必決之夫人，偶不如意；嘗執門栓逐鄒出簽押房。夫人極節儉，鄒在任年餘，許夫人積資二百萬。許死後，鄒聘梁定慧小姐爲續絃，自後納寵甚多，香港，上海，天津皆有金屋，粵省交際花司徒小姐，與鄒有同居之愛，人所共曉，適梁夫人來粵，鄒不遑置司徒氏於何地？因此妻妾名分，大起爭執，雙方堅持，各不相下。鄒爲息事寧人計，請鄧澤如諸老調解，不能決。梁小姐爲地位關係，曾去港請謁胡先生，求其一言以爲障。因此鄒之住所有規定日期，如致故違，嚴懲不貸，自以爲苦矣！

唐有壬就外部常次時，卽將履歷送銓叙部銓叙，證書未發下，該部函唐，對其所云參加十年革命工作一項，請將經過詳情寫交，以備參攷；唐頗表窘狀，實無從寫起。

石衡菁氏，鄂人，留英學生，原學海軍，後改理化，回國時任北大理科教

授，與李四光，王世杰，有湖北三聖人之稱。石長武昌師範大學時，極嚴厲，見學生有吸煙者，當面叱之；見女生有穿花衣者，亦當面叱之；女生寢室中，常自去巡邏，見掉上擺有雪花膏香水精等化妝品者，則必大罵。女生無不苦之。在石氏未長武大時，男生可自由出入女生宿舍中，及石至，則西齋變成一座荒涼古廟，男生俱裹足不前矣。當時男女學生，俱以「石老虎」呼之，非偶然也。石氏時着一灰色布袍，長不過膝，爲二十年前舊物。卽偶穿西裝，底下仍着布鞋，同事同學偶竊笑之，石氏不顧。時學生界又以「布鞋校長」呼之。後石氏因學校發生風潮，決意離校，檢點行裝時，棹上雖一片破紙，一盒火柴，架上雖一本爛書，無不收拾清楚，僅餘教授楊振聲所著「玉君」一冊，灰塵滿面，仍丟在架上未動。「玉君」一書，爲楊之處女長篇作，寫一玉君小姐之戀愛史。蓋石氏係理科出身，對於新文學爲外行，更討厭當時流行之戀愛文學。楊氏適趕至送石氏行，見「玉君」如此命薄，頗有戚然之感，乃指而問曰：「此書君獨忘乎？」石氏慨然答曰：「此種梅蘭芳文學，余不愛看，棄之無礙也，願君此後多寫一點楊小樓的文學。」楊氏無話可說，僅相對一笑而已。石閑居武昌時荒園老屋，小有花草，日夕讀書歌嘯其中，蔬飯布衣，愜然意遠，家內供給，僅一老媪，炊事多由其夫人任之，而糶不鹽，則由石躬自赴市，於途中邂逅友人時，石不以爲愧，可謂能

實行平民化矣。任廳長時，仍不改書生本色，其夫人能守儉素家風，每月所得薪俸，除前單家用外，復分潤貧寒戚族，賴以舉火者達數十家，故卸職後，僅餘洋三千餘元，與同時任財廳長之張難先，均博三楚人士之美譽焉。

三全會開會時，曾養甫，以江浙爲農桑之區，近年培壅禾苗之肥料，盡用某洋行之人造肥田粉，每年漏卮，數不可計，提一議案，請大會通令禁購，改用人糞。議案報告時，中委會仲鳴起而反對，謂人糞祇能限於交通便利之處，僻壤之區，負擔不便，不如肥田粉之可節人勞。二會辯論多時，似覺津津有味，餘人皆作壁上觀，用而付審查。時唐有壬以詩詠之，按作紙團，擲於某中委。詩曰：

糞渣堆裏談建設。科學想把人打倒。幸賴會公能並蓄。不教拉屎竟徒勞。次日復開大會，某委翩然至。開口卽以『阿彌陀佛』作相見禮，唐氏復用劉海粟畫豪筆法，成一造象，惜此象無從覓得。

國府中要人曾業新聞事業而兼文字生活者，有吳稚暉，褚民誼，李石曾，卞力子，葉楚傖，陳布雷諸人。當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時，吳李褚等皆棲身海外，鼓吹革命，李石曾之豆腐店，與李鴻章雜碎，馳名一時。褚民誼亦設風箏公司，

自出花樣，亦頗受社會上之歡迎。此均詳見褚民誼之歐遊追憶錄。其時在歐辦報，宣傳主義，實不容易，法國印字館亦有中國鉛字，於鉛字之後，記以二三四號碼，又於原稿字旁亦註號碼，如譯電報然，累時費日，而不得出一報。乃自携中國鉛字赴法，而手民僅一人，濡滯特甚，無已，乃躬親爲排字之役，吳稚暉尤有趣，不須起稿，隨想隨排，鉛字排好，而文亦於無形中脫稿矣。役雖勞苦，轉覺有趣，褚今爲中央委員，吳亦爲元老。排字工友中，能有此項人物，真可謂與手民一吐氣矣。

某日，陳公博，顧孟餘，陳紹寬，居正，葉楚傖，共飲於石青陽所營之小菜館，語及娼禁問題，座中除葉外，均主強禁，陳公博云：『禁公娼無異促多人犯法，蓋「食色性也」，凡婦女不得解決其食性，又不能公開「賣肉」，必淪爲私；男子不得解決其色性，又不能公開買肉，則必求於私，雖觸犯刑章，不計也。』陳紹寬云：『革命政府，貴重事實，既知公娼互爲消長，則不如公開之爲愈也。』「一二八之役」，國人嘗詈吾海軍之無用，不知吾人早已自知其爲水上金魚，可視而不可食，故當時寧避不出戰，明乎此，自可言開禁公娼矣。』時葉反兩陳之說而調侃之曰：「人謂若爲風流部長，今聆偉論，當拜下風，吾當爲一般元緒公祝君福也。」

高友唐，原名繼宗，康熙名相高文良後裔，昔于右任先生於清末考試場內題含革命意味詩，因而被連緝，爲高氏緝捕，高固有知人之明者，立贈于二十番妖，令于速逃，于高相契，從此肇始矣。任監察時以提彈刻陳紹寬鄭毓秀，易培基諸大案震人，自奉儉樸，平時出門恒以電車代步，體不甚胖，竟中風逝世，聞高氏未死之前數日，猶有詩聯挽祭陳寶琛，上款爲「弢庵太傅靈鑒」；下款爲「後學鐵嶺高友唐敬輓」。茲并錄之：

故都北望幾斜暉，回首前游萬象非，報國文章餘內制，惜春心事悵東歸，
婆娑暮景凌松柏，憔悴生涯寄薔薇，我亦瓣香希四諫，撫躬寧免素餐譏。
高會南皮識老成，徘徊往事淚如傾，京華夜雨談蔬客，講席晨星贈艾卿，
勁節故宜臻壽考，宏文豈止重科名？靈修浩蕩罡風急，雲漢回翔異一生。
四諫重當時，識荆憶廣雅堂中，聚散心傷卅載事。
孤忠多遠見，進講溯懋勤殿上，死生感誦五君詩。

熊希齡，字秉三，髮妻朱氏，伉儷情篤，有婢，能窺主人意，熊遇夫人不悅時，必私詢之婢，得其故乃將順以悅之。一日午餐已備，夫人嚶嚶啜泣，堅不舉

箸。熊不知罪之何從，敬立於傍，亦不敢食，及晚餐仍如故，熊又私詢之婢，婢曰：今日夫人患牙痛，故不能食；且轉詢夫人曰：主人何待夫人如此其敬乎？熊曰：爾不聞夫妻相敬如賓乎？婢笑曰：相敬者，彼此敬之之謂也，婢子但見主人敬夫人，未見夫人敬主人，此何以故？熊曰：夫人敬余之時，爾已入睡鄉，烏得而見乎？婢一笑而退。後夫人逝世，熊悼之甚哀。年六十六與毛彥文女士結婚，白髮紅顏，傳爲一時佳話。聞熊毛未婚時，熊氏致毛情書有八束之多，足見熊求婚之真摯也，茲錄其情書之一如後。

彥文女士：久未晤爲念，頃有所計於左右者，請先恕僕之唐突：溯自與季兒同學時，嘗稱道君之賢淑，爲彼第一知交。迨君與某之解除婚約後，熊夫人屢屢代抱不平，謂君之溫和而多情，某某之薄倖而負心，種種印象。深入僕之腦筋，未嘗一日忘也。是後僕對於君之境遇，十年以來，時時注意，而於危急亂離之世，尤恐君陷於危難之邦，想君當能記憶也。繼而知君能與境遇奮鬥，以一女子，而獨立生活，且犧牲己利以孝親愛妹，其性情之純厚，道德之高尚，尤爲僕所敬愛矣！僕亦不自知，以何因緣而注意至此也。僕自熊夫人故後，加以九一八國難家難同時並作，僕之觀念消極萬分，比年來病軀纏繞，尤感覺扶持無助，僕欲得一看護，照料病軀而已。

，乃季兒與香兒堅決反對僕之意見，竟以僕向所敬愛於君之故，而代向君徵求同意，前日姪報大略，使僕既驚且喜，不啻褐衣而拾珠玉，旱苗而得雨露也。僕以老大之身，經此家國之難，自覺生命將及垂萎，今忽得君之眷顧，振我精神，又不啻僕之新生命，新紀元也。僕不僅爲個人家庭幸福慶，且爲所辦慈幼教育事業，無量數之兒童幸福慶，昔宋史；歐陽文忠公之父年齡大於其母二十九歲，歐母賢聲，古今罕有，然只限於歐陽氏之家庭而已。今君助我發展教育，幼幼及人之幼幼，則更較歐母之賢而進一步矣。僕以十三年社會事業之經驗，深覺現代之需要，必得一真正文明家庭，以爲之倡，僕以君當負此重大使命矣。僕無他能，惟以誠摯之心，必使君之精神快樂滿足而立此模範家庭，以爲我國無量數兒童幸福基礎，不獨子其子也。

婚後蜜月，熊井繪蓮湖雙鷺圖贈毛，筆法雅闊，超然脫俗，圖中雙鷺尤爲逼真，堪爲近代藝術之精品。中嵌熊氏親書賽天香詞，今錄后：

縞衣搖曳綠波中，不染些兒泥垢，玉立亭亭飄白羽，同占人間未有，兩小無猜，雙飛不倦，好是忘年友，粉靨香腮，天然生就佳偶。但覺萬種柔情，一般純潔，艷福容消受，軟語嬌聲沉醉裏，甜密光陰何驟，縱與長期年

年如此，也若時非久，一生花下朝朝暮暮相守。

易培基初爲古董客商，當李純督軍江西，威權煊赫，盛極一時，一日傳達通報有一湖南書生有要事求謁，李遂見之。當時易除上條陳對李純歌功頌德外，隨獻一顆李廣銅印，向李鞠躬道：「家藏此物多年，欣逢將軍撲滅國民黨，功蓋萬世，堪與古代李廣將軍媲美，特以獻上，爲將軍壽！」李大悅，遂重用之。後易來北平，知李石曾富有計謀，且接近國民黨，日日周旋左右，大爲李所賞識。適值段祺瑞執政時代，徵李石曾爲教育總長，李素喜作後台客，即推荐易。易遂由政客一躍而爲總長，感李恩情，無以爲報。其時李子宗偉年齡尙幼，不得已以愛女嫁李姪宗侗，冀秦晉之好，爲攀附之誼。

張羣，字岳軍，主鄂時，幕府人才有三；一爲孫幾伊，南洋水師學生，在平滬各報主幹多年，後爲黃郛編輯復興月刊，旋在農商部供職，頗有學者態度，深得張契重，機要事務與馮若飛分任其勞。二爲李釋戡，李自士官畢業回國後，儼然成爲書家和詩人，梅黨健將也，經趙叔雍作曹邱，始與張諗，自是張之應酬華墨，亦文采紛披，傳誦人口。三爲馮若飛，隨張有年，時爲張代筆，係莊蘊寬乘

龍。三人皆矯矯不羣，張視之如左右手也。張於政務之暇，兼及古董，金石書畫，收藏頗富，古玩商人，或有所獲，必託人關說，因此經鑑定成交者，數已弗鮮。嘗電平，召印人吳迪生，携所製即泥精品往鄂。吳得電，遂挈雄晶，青金，珊瑚，孔雀，炭晶，硃砂等品前往，以供張選擇，諸品價格，有每兩價值五十金而至百金者，聞張氏購用不少，因之遂有古董主席之稱焉。

某次，張赴湘辦理公務，酒席宴會，幾無虛夕，一日，友人設席於長沙正街李合盛牛肉店，請張及各要人聚會，藉盡地主之誼。李合盛爲長沙著名之牛肉店，烹調得法，口味甚佳，開設有百餘年，凡久居長沙者，無不知之，主人以此爲湘省著名食品，遂用以供獻嘉賓，藉可領略醇美之滋味。事先由一交際家親往指導，先囑該店加工備饌，又以該店陳設簡陋，餐棹坐椅，破朽不堪，特向木器店租借西式棹椅全套，以資點綴。席間張等對於牛肉之美味，贊不絕口，盡醉盡飽而歸，返鄂後，猶向人稱道不已。

黃郛字膺白，曾任國務總理攝行總統，且與西北軍淵源甚深，更有「日本通」之目。在馮玉祥將軍幕中時，馮月致百金，此在西北軍中已爲異數，黃知王鐵珊先生珞，（王鐵珊先生已作古，所遺幾至不能成殮，馮玉祥將軍痛哭失聲。）

僅月受三十金，乃援王例，璧返七十金。馮大感動，立時開會，持七十元開會演講，謂黃曾爲總理總長之人，自奉儉約如此，堪爲吾儕模範，黃則謙遜未遑也。黃固軍事家，陳英士先生開府滬江，黃仕參謀長，蔣中正任團長，交誼最深。黃曾習武，有儒將風，歐戰後環遊世界，出其視察所得，成「歐戰後之中國」一書，士林奉爲瓊寶。息影春申時，創復興月刊，延孫幾伊（孫幾伊曾主時事新報，國民公報，北平晨報筆政，並供職農商部，今之學者也。）任總纂，爲近今雜誌界，樸實說理，罕見之作也。黃某次赴廬山，夫人沈亦雲女士，南旋候于滬濱，偕返莫干廬，莫干小學，爲手黃創，所居「白雲山館」，與梭毗連。沈女士擅長詩詞，伉儷甚篤，昔山居時，恒以倡和爲樂。白雲山館者，合梁孟之雅字，——黃號膺白，沈字亦雲，媿美山中白雲也。沈於抵莫時，得詩一章，格律整嚴，求之晚近閨籍中，未可多見。詩云：

車入瘦村驛，溪山若遠迎，竹喧風送爽，雲淡氣含清；舊磴循盤磴，新枝撥紫莖，一宵蘊夢樂，開戶日如鉦。

詩固清淡，而於衣錦言旋時，覺國家風味，超越重負在身多多。亦其胸境淡泊，爲夫培心憂之旨，盡在結句流出。

張難先長銓叙部時，部有汜車，以供部長及辦公用者，張非辦公，決不乘坐，往部辦公時，每借用兩腿，而不置汽車於私宅，或詢其故，輒曰：「吾安步以當車，且汽車係因公而設者。」此與現在要人之以公家汽車供妻妾馳驅，而據爲己有者，真不可以道里計矣。卸職後，住武昌私邸，不喜外出。甲戌年爲其六十大壽，張氏自作一歌以寄慨，歌云：

我讀我書，我看我報，我吃我飯，我睡我覺，不知不覺，六十有道，覺世覺人，莫明其妙，已矣焉哉！審酒來鬧。

李法權任瀋陽市長時，嗜一菜，用糖醋拌小蘿蔔，加以麻醬，黃醬，或醬油，朋僚宴集，李非此不歡。久之，飯店中皆知之，凡遇李入席，必敬謹先作是菜以獻，然苦無以名之，逕名之曰：「李市長」。至今瀋陽食物中，尙有此菜。

鄧青陽，三水縣人，有女名不奴，嫁南京某秘書，服官南京數年，而鄧女士則一向居粵，天涯鴛鴦，其中不無隱衷。幸女士畢業法校，懸律師牌，能自立，且其父爲粵中要人，更不愁無案件可辦。惟鄧年已五旬，對此愛女，備極關懷，以女能自立，故亦稍慰老懷。鄧每於榮歸三水謁祖時，對故鄉父老亦嘗道及其女

，謂有女如此，亦復何憾！言下頗以此自豪。

經亨頤先生，號子淵，上虞人，曾創辦師範養成所於上虞，自任主教，一時聞風負笈而來者數百人。經氏於授課講演，極多「然而」，「但是」之助語詞，人遂以「然而先生」，或「但是先生」呼之，經聞之亦不以爲忤。課餘，常與中學生之年幼者，在操場捉迷藏爲戲，經氏身長玉立，學生中有狡黠之徒，輒俟經氏跟踪追及，環臂而捉時，忽從其脇下鑽逸，至撲空而蹶，相共笑樂，後人據此，謂經爲捉迷藏委員云。

曾仲鳴，伉儷素篤，故出入相隨，形影不離，滬寧要人固習知之，某次曾以事赴滬，其夫人因病未偕。時鐵部有女職員梅三姑者，是日，應母召，請假往滬，適遇曾于下關車站，詢以何往，女以實對。曾乃囑女不必購票，謂有花車可坐。且云：「彼此同車，可破岑寂。」女亦領其首，表示同意。上車後，曾旁女坐，絮絮詢女家事。女答語甚詳，且狀甚親暱。時車將啟行，忽于院長入，蓋于亦以事赴滬，有人告以曾在花車內，遂往晤，並擬與之同車。于賭女，誤以爲曾婦，乃詢曾云：「尊夫人亦同行耶？如此甚佳。聞夫人留法久，途間願聞巴黎俗尚

，以啟茅塞。」女驟聞斯語，面赤狀窘，曾正欲代辯，而子又曰：「嫂何默不作語，豈以老悖爲唐突耶？若然，乞恕余多言。」是時，女更侷促，微睨曾，不知所可。曾乃曰：「于院長誤矣。」正欲續下，子急插語曰：「誤乎！誰不知嫂夫人之旅巴黎。」曾曰：「非此誤也，此梅女士，乃部中職員。」至是，子始恍然，急向女謝過不置，女亦嫣然一笑，於汽笛聲中，車行矣。

錢昌熙氏因以教部汽車，當九一八案發生時，搬運家私至滬，人謂其輕舉妄動，有玷官箴，於是聚留多人，故與錢氏爲難。監察院遂有彈劾錢案之通過，後經懲委會調查，本係實情，因其無礙大體，非同賣國及貪污者可比，乃予以大過一次之處分，小題大做，錢氏僅記過一次，殆亦小受懲戒耳。

江朝宗氏息影故都，道學湛深，與吳子玉將軍過從甚密，吳氏六十二歲壽辰，江贈壽屏六幅，自作自書，典雅絕倫，詞爲：

年年令節慶三三，萬里河山淑景涵，春風被野千林秀，五嶽尊嚴鎮翔南。
上絃初現庚方月，人間爭羨光清越，天上蟠桃今始花，千年結實貢金闕。
曼倩歸來上已初，携呈無上太玄書，中叙蘭亭餘韻事，莫負韶光修楔圖。

會邀好友竹林七，題詩對酒戒無逸，高歌一曲醉春防，放眼乾坤誰與匹。
今作驚鴻勝遂良，雲爛滿幅燦繚湘，翔鸞舞鳳天然態，臥虎遊龍正氣藏。
宋帝觀書重此辰，我公誕降慶生申，風雲際會長春宴，樂舞於粵德浴新。
我獻詩譌三拜祝，同仁共上千秋錄，鐘鼎銘勛中外聞，太常紀績輝章服。
九如上壽頌吳公，崑崙蓬島醉仙翁，經義連篇皆珠玉，慈祥惺悌太和風。
文武廻翔仁者壽，胸懷大道光明後，靜觀物理法自然，譬如泉星朝北斗。
朝北斗，福九有，祝公無量無邊無疆壽。

當洪憲帝制發生時，軍人派主張快刀斬亂麻急轉直下，段芝貴會使人赴滬定製龍袍一襲，價值五百金，預備閱兵時仿陣橋之故事，先挽袁皇子探其父意，不料袁贊成文治派之籌安會，於是預製之龍袍遂行收藏，及大典籌備處成立，更於北平唯一之某綢緞舖，製一價值四十萬元之龍袍，五百金之龍袍，遂相形見绌，棄置無用。洪憲失敗後，所製之袍，將金珠寶石等拆卸變賣，袍則不知歸於何處。段所製者，則由某名伶趁赴津演劇時，委宛懇請，謂此物既廢而不用，殊爲可惜，不如賜與劉鴻聲略加修改，即可穿用，甚足爲大帥留紀念。段慨然諾之，洪憲龍袍之結果，乃入於伶工之手，詢佳話也。

洪憲籌安巨擘楊度，自袁死後，匿跡銷聲者十餘年，張宗昌之督魯也，楊追隨甚久，張宗昌敗，楊亦逃去，咸笑其官運之不佳。民國四年，楊於天津遇楊州女子花雲仙，是時楊方擁厚資，揮金如土，與雲仙同居者一年，籌安會散，雲仙亦他適。聞雲仙後隨曾毓雋同居，不知確否？在籌安會時，文人墨士，多奔走楊氏之門，楊亦欲見好於若輩，無不位置，迨後來者日多勢，難安插，亦心厭之，乃書一條貼於會客室之門左，其詞云：待新君踐祚，僕任內閣總理再為諸君謀噉飯地也，其狂妄如此。

周學熙才力堅卓，長於會計，富裕亞於盛宣懷，而諸子樸雅，無矜袴氣。周果斷自信，當官時，頗持滅政主義，唯以多用私人，衆亦不服。其弟學銘，任皖鐵路經理，既歿，賬籍糝雜，衆核之，踰月不得端緒。周至，自為勾稽，不旬日而清厘歲事，朗若眉星，其會計天才如此。

郭則澐，閩人，為徐世昌所賞識，曾一任院秘書長，性吝嗇，而好狎邪游，宜南八埠，不斷其踪，所眷妓，小花魁，洪素芬，皆吳姬也，而纏頭之費，強半

爲其屬官所担任。小花魁原係滬上紗廠傭工，至京數年，有聲北里，郭絕愛之，期年間，揮霍數萬金，——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花魁之與郭氏，實未加以青眼。民九，郭闢新居，選入之日，賀者摩踵，華燈滿堂，花魁亦與焉。郭之屬官某，戲謂花魁曰：『此屋輪奐爲何如者？若嫁郭君，此屋也。』花魁作色曰：『君言過矣，誠如君言，則吾將擇頤和園事之矣。』郭聞之，大恚，不數日遣緹騎以他事捕之，凌辱備至，焚琴煮鶴，固有所不郵也。

李經羲視錢若命，狀貌頗劣，而工辯論，好評文，煩冗不可解。官滇時嘗照會在籍總兵丁槐治團練，槐以尺量其文，長至丈二尺。又革軍曾搜其廨中，得黃金條若干。簽書黃鑑原質，下書某官進，滇人言之嘖嘖，或非虛構也。有烟癖，鄂軍起義，滇軍將變，李知事不可爲，乃握烟灰一掬，示羣僚曰：吾身受國恩，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願卽以此畢命，言訖，作欲吞狀。旣而曰：吾爲朝廷命官，禮當更衣而殉，遂入內，良久不出，蓋已易裝潛逃矣。

鄭焯，短小精悍，善伺長官意，徐世昌出巡吉江時，焯司支應，雖圍人僕夫皆供狐貉，衆歌挾橫，鄭遂爲徐所重視，竟營漢口統捐缺，中國第一股稅也。曾

以萬金，購某名妓爲妾，排日遊讌，交代時，竟不名一錢，其豪縱可知矣。

廕昌二十三年病逝，因其生前不事積蓄；故死後極爲蕭條，臨危時作遺囑，題爲「我死後的辦喪事法」，原文覓錄如左：

臨斷氣時要沉靜以待，勿呼名嚷叫，叫是無用的，氣絕後，用溫毛巾略擦面部，無須另換壽衣，只蓋以布單，靜候入殮，棺木不要貴的，其價至多百元足矣。凡有罅隙等處，糊以油紙，棺底之上墊以炭末一厚層，或香末亦可，入殮時只將潔淨衣服剪開後背，蓋以尸身，使不難看足矣。殉葬物品完全不要，燒活（紙糊各物）亦應廢除，「佛事」亦是無謂大可免去。蓋棺後，家屬各人共同拜祭一次完事，不可亂發訃聞，訃聞中說明某日先行出殮，擇期開弔等語，至於何時開弔與開弔不開弔，皆無關緊要，祭畢遂赴塋地令人「打坑」，所謂風水各節，可不管不問，能省許多麻煩，死後第三日，闔家各人共同大祭一次，供點酒菜，行禮完事，紙課紙錢等類，全不要，最好在第四日就出殮，（夏天尤不可在家內停靈多日），槨夫至多三十二人，前有十二檀香提爐，爐前一班鼓樂，再前大旗兩杆，其餘的執事不要，總而言之，人死後失去知覺，從速下葬，最屬妥當，始終勿

聞那套「媽媽大全」，可省許多無謂之事，倘有人說太嫌簡單，可以「遵遺命」答之。

龔心湛在財政部畫稿著名，草書心湛兩字，視之甚似不堪二字，部中人遂私證之曰：龔不堪。教子甚嚴，偶因他事不悅，遷怒其子，使之長跪終日。又有季常癖，一聞河東獅吼，則偃伏而不敢動。

張英華爲鹽務署長時，王寵惠任國務總理，英華以王爲書生，每凌蹕之。國務院經費，向由財政籌撥者也，張竟靳而不與，乃至王所自籌者，英華亦奪之，王怒，遂調張爲財政討論會會長。張狀貌魁偉，善馳馬，長交際，性吝嗇。赴蜀時，娶天津老妓海金福爲妾，使執提汲洒掃之役，金福不堪其苦而去。復入都，取吳妓素玉，素玉本貧家女，在陝西巷營業不振，自婦英華後，尙相安也。

汪大燮，字伯唐，錢塘人。時偕僚友二三，往遊西湖，至某寺小憩，寺僧出緣簿請捐，汪以英幣式枚給之，僧請益。汪云：願俟異日。僧請益堅，汪拂袖出，僧於背後喋喋私語曰：督撫省道，見過若干，此等大人，從未見過，豈有煌煌

大人僅值洋二元者乎？汪聞之，不與較，進城後，托首縣差提寺僧，信票既下，僧觀己名，並硃筆大標飛速字樣，於是屁滾尿流，卽奉洋六十爲縣差壽，並立刻進城，遍託各護法緩頰，始得安然無事，已所費不貲矣。

孫洪伊，字伯蘭，天津人，幼與諸少年遊里中見一果園，中有梨樹無數，孫將踰垣竊之。衆曰：瓜李嫌疑，勿招煩惱。孫笑曰：汝輩迂腐。吾將獨自往取，待携梨歸來，與君等共嗜異味也。言畢，縱身而上，孰知墻下有廁，孫未及下視，卽墜廁中。衆聞園內無聲，孫好必自飽啖矣。一性躁者曰：吾亦入，斷不令彼獨享口腹，遂踰墻而入，亦如孫狀，方欲呼援。孫亟自後掩之曰：君勿聲張，否則徒爲彼恥笑。又久之，衆亦魚貫而入，相繼墜廁中，孫撫掌大笑曰：吾固與君等共嗜異味也，今何如乎！

孫毓筠，字少侯，壽州人喜狎邪遊，唯一妓往來甚密，一夕妓忽失所在。未幾孫被端方繫之獄，忽由獄卒遞一簡，略云：

客冬一別勞燕分飛似海候門相見無日頃者驚聞郎君身入囹圄五內如焚莫可言訴遙念鐵窗風味憔悴何如會當竭力營謀以酬郎君之高誼尙祈樂天知命努力加

餐不勝企盼之至

孫閱華，私念平生蛾眉知己，惟該妓一人，今就此簡觀之，得毋佳人已屬沙吒利歎？未幾，孫出獄，迨端方被害川中，闔眷歸滬，道經皖江時，孫已都督皖省，見該妓雜處端眷，遂迎之署中，寵以專房，每遇友至，輒出以見客曰：此端方之故寵也。

田文烈，鄂人，居官和平，氣度寬宏，官直隸時，有僕，年已老，田每晨興，必在書室默坐移時，此僕入室灑掃，率呼曰：文烈且起。田爲徙別室待之，事已而後入，不少怪也，其伴語僕曰：主今貴矣！汝猶當出外就傅日而名之耶！僕聞言爽然若失，翌日遇田則改貌，稱謂亦不名，田奇而問之曰：誰教汝者。僕曰：禮應如此，田歎曰：是何黠物，斲汝天真，吾之所以願汝名者，因汝爲先人舊僕，聞汝呼吾名，如見先人也，今已矣，不復聞吾名矣。遂厚其資而遣之歸。

周樹模，字少樸，天門人，與徐世昌最稱知己，嘗云東海爲我生平第一知己，自視甚尊，不輕假人以詞色，接待屬官，閉目若無其人，恒談話未終結，卽退入後堂，坐令屬官進退維谷，不知所措。

孫寶琦爲人，優柔寡斷，辛亥義起，孫爲議會所迫，樹獨立旗，與清廷絕，時南北和議未成，項城嚴詞責之；奕劻又致書詰難，謂不念世受國恩，忍令兒女爲砧上之肉，而貽武臣之譏。一時惶恐無地，形若癡狂，雖取消其獨立，而逢人輒曰：革命黨來乎？其畏葸如此。

陳錦濤，粵新會人，好冶遊，某次奉命調查江南財政，擬由海道乘輪南下，至天津，暱一妓，沉溺情海，置公事於不顧。一日，某友因公事迫切，促陳翌日附輪同行。初允之，後以妓故，不克成行，詎知該輪駛至中途，觸礁沉沒，惡耗傳來，陳謂友云：苟當日不聽我言，則吾等均葬身魚腹耳！友笑云：今而後知冶遊之可救命也。言畢二人相視大笑，旋即相隨赴該妓處暢飲。

范源濂居北平時，偕二三友朋飲於酒樓，正當酒酣之際，忽一人立席前，戴草帽，著葛衫，拱手而言曰：某雖鄙陋，然嗜嗜杯中物，且慕座中多風雅士，願陪末座可乎。言已，衆未及答，某竟大飲大嚼，不交一言，問姓名亦不應。既醉飽後，聳身一躍，騰空上屋而去。衆愕然，范曰：此殆風塵中之豪俠也。越數日，

范將外出，關人持雙鯉進，長三尺餘，問以何處送來。關人曰：今晨天甫明，有虬髯客親自送來，云爲主人下酒者，問以姓名，不告而去。范頓憶前不速之客，亦係虬髯者流，是必酬一醉之德，故有此雙鯉之餽也。

章士釗在段執政時，任教育總長，辦甲寅週刊，反對白話，提倡舊道德。一日與胡適同照一像，章卽於像片上題詩送胡氏云：

雙雙並坐，各有各的心腸，

將來三五十年後，這個像片作文學紀念看。

哈哈！我寫白話歪詩送你，總算老章投了降。

胡氏亦題詩送章云：

但開風氣不爲師，定盦此語是吾師。同是曾開風氣人，願相敬愛毋相鄙。章去職後，遁跡天津，百無聊賴。與王揖唐輩以舊詩自遣。曾以詩稿乞鄭孝胥評衡，鄭爲之校正甚多，章氏爲之心折，現鄭置身東北，章任律師職務於上海，不知其有信使往返否？

昔段祺瑞執政時，章士釗任教育總長，曾主張政府下令通緝李石曾，當時李

不得不避居東交民巷。及至南京政府成立，李亦以同樣方法來對付章士釗，於是章李結構愈深。某次李銜政府命，至東北往謁張學良氏，張特設筵爲李洗塵；李氏峨冠盛服，先期赴宴。詎李氏尚未坐穩，章忽自外昂然而來，當時李幾不知所措，狀頗狼狽；幸知機警，急出與章握手道舊，若無事然。——不是冤家不聚首，可謂惡作劇矣。

王克敏遊學海外，通英法語文，袁世凱賞其才，令司洋務。其父贊楊士驤，以家人子弟畜之。一日衛參，楊謂：「克敏來，孰若克琴來。」蓋王克琴爲平津女優，有艷名者，一時傳爲笑談。王起居奢靡，每出，僕從輿馬，奕赫道途，丙辰乙卯間，京官之泰侈者，以克敏，士詒爲最。二十二年隨黃膺白任平政委，至天安門，跌傷一目，經月餘始痊，然已非昔日之豐姿矣。

曾毓雋昔與其戚姪陳李氏，發生戀愛，會長交通部時，陳李氏放蕩自恣，揮霍無度，曾亦聽之，並不稍加拘束也。後曾因事由日使館逃滬，遇揚州女子花雲仙，惑之，訂白頭約，陳李氏之寵始替。雲仙本倡家女，前爲楊度所識者，改名陳文佛，同居二年，擱金數萬，已而又琵琶別抱矣。按此事前已遍載京滬各報，

後於三十年燕聞錄又見之，諒不虛傳也。

鄂人李欽，曾一度長山東財政廳，性精密，善綜核，又喜爲投機事業，每有所獲，游戲飲博，每博必勝，故豐於財。其貌似日本仁丹商標所繪之日本人畫像，朋輩中皆呼之爲仁丹，沈瑞麟貌亦似之，人亦呼之爲仁丹。都下每有宴集，二人俱在場時，一呼仁丹，二人往往互相推讓。

夏壽康之老太太，於某年除夕食魚，被魚鱗所傷而死。故夏氏後人咸以食魚爲戒。據云所食爲桂魚。此魚之鱗，質硬而齒逆，食之不可不注意也。

陳廷傑治蜀時，筭財政者皆貪吏，若董鴻詩之流，竟挾資數十萬以逃，庫官趙文哲，日市珍異美饌，以餽之，羣吏效尤，風氣大敗。嘗春日讌集，酒酣，召雛伶侑觴，堂屬酣嬉，無復體制，人有爲竹枝以譏之者。奉命入覲時，遍餽府部要人，多拒弗納，知事將敗，亟求鄂人某爲解於陳宦，而彈章已上，或勸其逃，方屏當行李，緹騎已在門矣。

鄂人李開侁，誦弱書生，飲博狎優，官滇桂時，殊鮮政績，後與諸政客周旋，漸有聲於時，所謂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也。書法遒潤，有風致，詩亦精雅，間摭感憤，頗近玉谿。晚年，好佛茹素，嘗口「阿彌陀佛不已」。

張海若先生不僅善飲，并能喝粥，幼負奇才，博通經史，年二十，舉翰林，少年科第，怡然自得，未幾長鄂諮議局，對於地方政事，多所鑒劃，今雖豪情未減，思量舊事，景物全非，亦不禁有老淚縱橫之感矣。當民三秋季，樊山老人，遍約名流，在廣和居歡醺，張在被邀之列，座客有桐城作家洪剛侯先生，以飲茶聞於時，當時洪與張賭茶，以決勝負，洪飲五壺，張亦飲五壺，張亞農先生（伯烈）適在座，同時勸酒，張亦飲之。正飲酒間，易哭齋先生（順鼎）遂倡議，謂與其賭茶賽酒，不如比較食量，以能多進食者考第一，言未畢，張已連喝米粥十二碗，興猶未盡，張亞農則吃小饅首以陪之，於是彼喝米粥一碗，此亦陪吃小饅首一個；當由侍役檢視，張三先生面前，須臾之間，已有四十八個空碗矣，樊山老人，觀狀甚以爲樂，即席作『張海若吃四十八碗米粥歌』記之，賓主盡歡而散。年五十九，在平與某女士續弦，女竟提出，「半年中不許飲酒，百日內禁止行房」之約，亦可謂雅而趣矣。

革命先進陸惠生君，鳩形鵠面，破履襤衫，頭戴草帽，內墊濕毛巾，狀至奇特，似有佯狂之態。詢之他友，知陸某次在浙西平湖原籍，因爲人誣爲土皇帝，被拘入囹圄者半載，出獄後，益研究佛學。至陸所謂佛學之外界人亦不知其所宗，惟見人輒念惡毒邪，叩其何解，則答稱欲使中國政治得致富強之基，惟有咒死一班作惡染毒中邪之不良份子，早日死去，然後中國方能挽回頹運。陸對其夫人之稱謂，亦至奇異，每謂其夫人是良民，如果中國人人如其夫人之得爲良民，天下太平矣，是亦有心人別具懷抱者。

瞿灝，字幹岑，文章道德，海內同欽，與湯化龍，周兆沅，畢惠康，同時有四才子之稱。民國改元，入黎大總統（元洪）幕，担任機要秘書，是時黎之文電函牘，關於駢體文字，皆由饒宓愷（漢祥）秘書長屬稿，瞿則專任每日例行公事，是以黎公生平偉大政績，皆由出於饒瞿二公手筆，黎退政蟄居津門時，瞿與黎係患難交，相偕赴津，引爲知己，從此淡泊利祿，朝夕與黎盤桓，時以寫字讀書爲樂，惟矢口不談時政，淒涼懷抱，可想而知，性至孝，事母郭太夫人，菽水承歡，惟恐稍違意旨，太夫人病歿，瞿哀痛逾恆，返葬故鄉，克盡子職，當殯葬時，瞿友華覺明先生，曾輓一聯曰：「慈駕謁燕京，遺訓昭垂，興廢誰識今陵母」，「賢郎高

梓里，暮年偕隱，孝義羣欽古彥方」蓋紀實也，當其匪徐向前竄擾斬水時，所過死亡枕藉，村鎮爲墟，惟懼所居附近，未遭匪劫，廬舍得以安然無恙，豈天之所以佑善人歟。

昔吳昌碩嫁孫女，曾以作品裝奩中，一時傳爲美談。葉恭綽於嫁女時，亦以書畫遺之。葉氏固以政治家而兼書畫家也，書法勁秀而流利，畫則着墨不多，而神韻天成。據其秘書云：「葉氏家藏雖不甚富，但自唐迄清之名家作品頗有所得，嫁其長女，則以一部份書畫，而作爲陪嫁之特別點綴。」葉氏此舉，固不讓碩老專美於前矣。

韓紫石少入贅舍，家甚寒，初聘王氏長女，文定時，女耻其貧，迨至吉日，儀仗簡陋，女批頰自怨，誓死勿從，父母大恐，力勸之不應，以死相要，舉家鬻罄，莫與爲計。女有妹，貌遜姊，而賢德過之，卽現之韓夫人也，以姊毀盟爲非禮，乃往說之，動以情詞，不得要領，且遭詞斥，曰：「志決莫相強，余縱賤，不甘爲酸秀才婦，妹有意，歸之可耳。」夫人曰：「王韓累世爲通家，今韓氏之婚，秉父母命，媒灼之言，毀約不祥，苟父母命予爲之室者，予必無所躊躇。」

「夫人言時，母潛聞之，及出，泣之曰：『今日之事，微女莫決。』」夫人曰：「父母命吾適阿誰，雖雞犬隨之，矧韓秀才尙未一寒徹骨乎。」母曰善：「遂豐其妝奩，於歸韓氏。未幾，韓舉孝廉，官河南知縣，入民國累遷至江蘇省長，夫人隨侍節署，韓重婦德，生平不納姬妾，夫人有方城癖，公暇，賢伉儷常作竹林遊，博注僅銅元二千底云。」

鄭洪年，於其次子結婚時，所發之請帖後面，附一捐啟，勸人送禮以錢，以一元爲限，作爲捐給上海市教育會之一元教育運動，茲錄其捐啟原文如后：

敬啟者，洪年次男寶南，於十月十日，與陳公哲先生長女素真女士，在漢口路江西路大禮拜堂，舉行婚禮，洪年兒女多已成年，婚嫁接踵，且國難以時期，尤不欲舖張，屢勞親友禮誨，至所欣企，多儀厚惠，敬乞勿施，如諸親友，必欲見惠，則請以移捐上海市教育會理事會一元教費運動，以兒輩雖幸受教育，而一念及國內文盲；迫於環境，勢不獲求學者至多，輒爲不安，近該會既有斯學，洪年又忝爲該會理事之一，應盡勸募之責，擬請即以厚錫之儀，爲宏教之用，或人各一元或二三人共集一元，於十月十一日以前由郵寄交上海法租界愛麥虞限路中華學藝社，該會放存，洪年當

於兒子舉行婚禮之日，在申新兩報登載大名，領拜嘉惠，想亦諸親友所樂贊其成者也，敢布區區，請惟 鑒察 鄭洪年敬啟；

張詠霓先生爲近代理財能手，尤嫻公牘，當從政時，每面授詞旨，諭令幕府擬草，稿成不愜，則蹙額示意，更令重擬以進，至再至三，必盡善乃已，主稿者多以爲苦，偶亦握管竄易，凡所批抹添註，明示簡要，不必文采，自然中肯。先生曾兩長浙財，舊幕僚，猶能道之。

昔劉哲長教育部時，遇事尙能積極辦理，如裁員及九校改組等手腕，頗能剛柔互用。其時部中辦事爲下午一時至五時，簽到簿過一時卽收起，親自批閱。某日有某某秘書等七人未到，劉閱後，卽下一條，謂：「某某等屆時未畫到，以後着毋庸到部。」未幾，而各員絡繹到部，見條大駭！面詢劉云：「可補假。」劉曰：「要告假須在一時以前，一時以後無假可告，分明是玩忽職務，現在部裏經費本虞艱窘，君等既不樂做事，不啻爲我幫忙。」各員面面相覷，默然而退，故當時部內各辦事人員，經此一場風波後，均各接時到部劃到，深恐再踏前轍。又聞劉曾有一整日衙門之議，經人反對始罷。

王瑚，字鐵珊，性剛正崇儉，歷任要職，政聲著稱於時。曩充京兆尹，都下人稱之曰「文王」，可見其得士民之愛戴。晚年居馮玉祥幕，規畫之餘，兼爲馮夫人李德全女士之業師，闡授經史，孜孜弗輟。馮督豫時，嚴誠僚屬，無論文武職，一律須着制服，惟王以講筵資格，始終得長衫高襪，徜徉於軍旅中，然其布素樸訥，較馮之所服御，固不相上下也。又馮之隨員，多被禁葷，於王則一任其便，王本以儉著，月獲束修百金，輒儲蓄不忍用，馮以是益重之，一字一句有不能解者，輒求教焉。民十七夏，冀南各縣疊遭蝗災戰劫，民困不堪，馮籌款振濟，委王督辦其事，所有災區，王皆躬蒞視查，然後始飭屬散放，故民沾實惠，絕無侵蝕虛冒之弊。一日，天雄邑紳，悉王將隨境勘災，邀謀預備歡迎之舉，埒候數日，音息杳然，衆議其竟不果來。迨後聞東門口某鞋匠言，日前曾有老叟布衫布履，風塵滿面，諄諄詢縣內各地災情，詰畢徒步出城，據稱係往道口，其時馮軍部適設其地，衆遂疑老者爲王，然未敢遽斷。嗣某某委員至縣，謁談之頃，始知前之徒步老者，卽王也。

王前在廣西任統領時，適岑春萱督粵，總理兩粵軍事，是時柳州匪氛甚熾，王奉命前往剿撫，至則士兵潰退，岑怒，以王坐失良機，將置重典，陳二菴（宦

一時正督蜀，夙知王才，調往川中佐職，王至是倖免於罪，蒞蜀後，深自奮勉，未幾，遂升至江蘇省長。

王長蘇時，每有議會，自備紙煙，烟爲雞牌，質料最劣，王吸時剪去一半，留贖一半，徐徐吸之，客叩以故，王云：「主人係請吃飯，並非請吃烟」，客聞之，付之一笑而已。王性清廉，雖官至封疆，而儉樸如故，未嘗染官僚習氣，故衣仍大粗布，食則米飯，外佐以青菜，簡陋異常，且嘗蹲地吃豆腐，恒言一生有豆腐吃則足矣！昔清朝湯文正公官至督撫，每飯之菜，僅豆腐一盤，故人稱之爲豆腐湯，王氏頗似之。當王去蘇之前夕，王夫人在庫取洋八千元，留歸己用，翌日王辦交代，庫僅存有鶴俸四千元，王本貧士，因虧累苦無辦法，幕僚某賂王謁萬狀，心有不忍，乃獻計請撥款修理衙署，興工完畢，即將所虧之四千元公款，在建築項下開支，王因事逼處此，遂允其請，事後思之，猶引爲恨。

王伯羣初與國民黨無淵源，其得有今日者，實係乃弟王文祥之提攜。文祥爲孫中山忘年交，在國民黨頗有地位，其妹文湘嫁何應欽，亦卽文祥之力，旋文祥以努力革命遭忌被刺，遺有財產五十餘萬，悉歸伯羣，而文祥身後之喪葬殊薄，文祥生前友好，遂多誹議，然亦無如之何。迨伯羣任交通部長，族人乃有爲文祥作

傳之請，伯羣勉允之，於是函懇章炳麟，章索潤資萬元，王爲咋舌，不得已乃電請汪精衛，時民國十九年事，汪正鬱鬱不得志，接伯羣電以文祥爲本人老友，義無可辭，慨然首肯，惟請伯羣贈六千金，接濟海外同志，伯羣亦示可。傳既撰就，伯羣一再推諉，迄未履約，旋遇滬變，汪又赴洛，此一筆潤資，遂無形擱置。今汪忙於國事，想此區區六千金，當亦不復憶及矣。

王任交通部長時，有招商局某理事，偵知王夫人保志寧女士素愛犬，乃出重資購得兩頭，命名曰「英兒」「雄兒」，以獻王，——蓋欲藉此以申願效犬馬之勞也。王夫人見此巨獒，果珍愛逾恆，出入相隨，數年如一日，其愛護之殷，如此可見。某次王入川時，曾語其夫人保志寧曰：「我有升官，發財，添丁，三大喜」。蓋當王啣命入川，聯絡川黔滇各實力派，許成功後，酬以交通部長。詎料返京之日，卽任命發表之時。嗣因永年輪運土案，王涉嫌疑，雖經多方解釋，向王抨擊者仍多，政府亦不欲因此致召反感，事遂中擱。據其左右云：王初以運土爲發財機會，此次竟遭失敗，不特破財，且連累去去部長。又王妻保志寧於二十一年夏，產生一男，王在川聞訊，以年老生兒，喜不自勝，日吟有子萬事足，以慰旅懷。返京後，雖失官破財，不無悵悵。惟坐對嬌妻，日弄穉子，亦未嘗不笑逐顏開也。乃禍不單行，傳聞其子忽染慢性驚風症，保旣日夕嬌啼，王亦縱橫老

淚矣。說者謂王於入川時，以升官，發財，添丁，三大喜以自祝，乃歸來之日，所得者如此。

陳公博，個儻風流，西服革履，驟視之，固儼然裘馬少年也。歌場舞榭，時有其足跡。南京夫子廟側，歌女曹俊卿，年華雙十，嬌冶絕倫，陳許爲天人，特加青睞。曹亦以陳貴爲國府要人，曲意逢迎，深得陳歡。適陳夫人李勵莊南返省親，陳出資一千五百金，包定一月，乘汪精衛辭行政院長往滬之際，亦挾曹之滬，暗藏金屋於法界內。其對人言在滬就醫，實則所謂呻吟病榻者，殆亦於芙蓉帳裏享受溫柔福耳。詎個中秘密，不知如何洩露？滬報爭爲文以紀其艷。據聞此因陳至中央飯店理髮時，曹已先在，彼此交談，適爲某報記者所見，而陳之艷聞乃傳播於外。陳以姘伶足爲官玷，乃賦詩一首，以解嘲，其詩云：

病起偏拚到舞場，最憐短袖太郎當；老人兩鬢如霜白，忍看梨花映海棠。
某次陳（公博）部長設宴於中央飯店，所至皆黨國名流，燈光酒影，籌觥交錯，會隔年有胡某，應友人之召，亦飲於此，酒闌燈灺，興盡悲來，乃擊箸高吟其「三十功名飄泊盡，八千里路覓封侯。」之句，既畢，忽有侍者趨前請曰，陳部長欲一觀豐儀，胡端坐如故，蓋名士自有名士風度也。未幾，侍者復請，並有

陳部長隨從二人同至，於是座中朋輩，促往見，胡猶不即離席，相持十數分鐘，部長亦至，就門隙窺之，胡以不獲固辭，隨侍者出，竟相值，侍者作介後，部長即邀之入室閒談，頗多傾倒之辭，越五日，部長即飭人賚五百金以贈之，且致書曰：「搖落乃人生之痛快事，君能痛快，故贈。」

某日正午，有自稱鐵道部職員某，赴夫子廟六華春酒館定酒五席。謂部長顧孟餘將於本日午後八時，在該酒館讌請賓客，來人服飾闊綽，胸配證章，該館遂深信不疑，是晚，預先安排，殷情招待，八時許，來賓共到十餘人，類皆軍政界重要職員，至九時餘，仍未見主人蒞臨。來賓中有與顧交誼較深，乃以電話至公館催促。因顧早已赴杭，無人接頭，次長曾仲鳴聞訊，知顧不在京，必無宴客之舉，遂派員馳車趕至，向來賓宣佈；部長本日並未發帖請客，想係有人假借名義，意圖行竊，已通知警廳拿辦。並謂：很對不住各位，部長當改日再為請教。各來賓乘興而來，莫不敗興而返，隨由該員償茶烟水菓小賬數十元了事。聞顧氏除西餐外，一切習慣，輒喜歐化。即如簽字蓋章，在中國人重視印章，而顧氏至長鐵部時，始鑄印章，前此一切公文，皆未嘗一蓋印，純以簽字為實云。

唐海安，幼時讀書海上，後留學英國。因體健過人，力大如牛，同學咸以「牛皮糖」呼之，非譏其言之誇大也。唐酒量甚宏，能罄啤酒廿四瓶而不醉。海上大西洋餐社爲烟台啤酒讌客，第一名亦僅能飲十五瓶。若唐氏者，可改牛皮糖爲啤酒大王也。

滬上之梁園菜館，係河南風味，中設有小吃部。頗爲整潔，王法勤，每次蒞滬，必至該館小吃，亦以該處無人注意，可避人耳目。此小小菜館，亦可謂蓬壁生輝矣。

吳鐵城長上海市長時，其車夫保鏢之飯資，每人自一元至七八元不等，有時較主人飯饌反貴，吳除汽車夫二人外，有保鏢數人，凡有宴吳者，有時付車飯錢至十餘元，聞每月每人平均可得車飯錢百餘元之譜。人謂如此之保鏢車夫，其進益較機關中之小職員爲優云。

馬超俊滬寓，先與殯儀館爲鄰，華人之有喪事者，均趨殯儀館，館中僧侶哭泣，均所不禁，喪家稱便。惟其貼隣，則大受厭累，時聞蓋棺號哭之聲，咸以爲

不祥，馬雖不迷信，但常聞此喪家之聲，則亦頗感不祥，乃作鶯鶯之遷，遷葬亦無人稅賃此屋，殯儀館乃賃之作爲擴充之計云。

周西成主黔政府時，諸事獨裁，精明果決，言出法隨。一日，值貴陽縣出缺，周至辦公室閱公務人員名冊，慎加遴選至再，最後選定知事李培善，按其考語「才長心細」四字，堪以繼任，正執筆，擬下條，加以委任。適秘書某至，覩周所寫李之名條，深贊其才，允稱斯職。周笑而不語，迨秘書長他去，周遂撕去李之名條，另委他員充任，其意蓋防秘書長與李知事串通聲氣也。周平日治事甚嚴，遇有軍民間發生事件，無論軍人是非曲直，先責二百棍，以儆效尤，然後再按事理公斷，一時威聲四播，軍民翕然。

屈映光主浙政時，某日，赴一盛宴，酒罷，主人殷勤勸其加餐，屈起立致謝曰：「主人盛意，感甚！惟鄙人向不吃飯，今日尤不吃飯，務希原諒！」辭畢，坐客均瞠目不知所謂，如墮五里霧中，嗣後屈之隨從爲之解曰：「省長平日食量甚小，今日政躬微覺不適，蓋不思進飲食也。」衆賓至是始恍然。

聶養時，字韜光，山東禹城縣人，爲明兵部侍郎孝敏公貢之第十世孫也。性聰英，嗜學喜武，著有文苑雜抄上下卷，及鋼鑑類十二冊，康南海遊青島時有人送閱，南海驚爲奇才。辛亥民國成立，歷任文武要職，政績卓著，有口皆碑，茲錄其七律一則，讀之亦可想見其人焉，詩曰：

仗策門頭點舊軍，燕騎十八盡崑崙，氣吞歐美刀銜血，勢壓扶桑馬蹋雲，莫謂螳車羞俗子，須知蛙蓋動征君，一呼健銳應千萬，掃去腥魔日月新。

朱繞東，濱龍陵人，長濱民廳時，抱桓溫之大丈夫不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之志，一炮卽鎗斃賄賂潛行之法官蘇景傑；第二炮卽搗毀都城隍。嗣忽染病逝世，當時一般善男信女，因朱氏搗毀城隍老爹，恨之刺骨，於是大佈謠言，謂朱氏乃爲城隍老爹責打而死，死後必打入十八層地獄，街談巷議，羣以爲真，亦足資談助也。

于洪起，魯人，誠篤好學，平易近人，與王鴻一同時，如熊觀民氏，尙爲于之學生也。于身體甚肥，動輒氣喘，頗以爲憂，後有異人贈以偏方，卽以粳米炒焦，煮粥，每晨飲一盅。如是者半年，肥竟減，而體亦健。某次參加第三屆航

空獎券開獎典禮時，卽席賦詩以見志，足見其冲懷雅量也。詩曰：

樓觀滄海日，匝地皆曙光，滄桑今古急，消長判陰陽。

樓外青山好，夕陽晚景幽，遙看江漢水，依舊朝宗流。

日出君莫喜，日暮君莫愁，風雲四塞起，獨坐對閒鷗。

行潦難爲水，寸木仰高岑，今朝曾有夢，步上謝公墩。

明嘉靖間，倭寇來犯無錫，縣宰王松滋，孤城禦侮，奮勇抵抗，卒將敵人大敗而回，邑人沐其惠，感其德，乃營專祠一所，按時祭奉，中委周佛海，爲彰明史蹟，褒揚功勳起見，特親書對聯一幅，辭曰：

死難三十六人，公未死，有甚於死。

名垂百千萬載，能成名，必不求名。

何思源，長魯教育廳時，某次視察魯西教育，至濟寧召集小學教師科訓話，有云：「現在有二種人最有希望：第一種人是佔山爲王，招兵買馬，集草屯糧，在社會上出的風頭最高，也最容易；第二種人是有楊貴妃式的妹妹，嫁於所謂「官僚」，作一個玩具，這個玄而且妙的資格，找事真情，可謂超過了留學生，博

士，碩士，學士等等；第三種就是一般無聊的大學生，沒有工作的時候，他們也不問什麼也格拉？各處裏鑽營，再對於吹牛拍馬的學問上用點功夫，這樣漸漸的也有適意工作。」又云：「諸位遵崇蔣委員長和汪院長所云：「快幹，苦幹，精幹，久幹，的精神去做，這種出路」比「佔山爲王」，「楊貴妃式的妹妹」，「善吹善拍的大學生」，不知過高尙了多少倍。」快人快語，足使一般小學教師捧腹稱頌也。

曹伯聞，早年抱鼓盆之痛，迄未續弦。雖置有兩妾，仍以少艾不能持家。長湘民政廳時，遇長沙湘雅醫院長王光宇之妹秀蘭，畢業於金陵大學，長於英語，助乃兄院事，猶未締婚，才貌雙全，有院花之目，人遂以此爲介，且譽其學。曹氏亦甚愜意，乃向王氏徵求締婚，聘充繼室，兩者地位，均得其選。惟曹氏已納二寵，秀蘭乃認爲妨礙，堅持去之乃可，往返磋商，曹氏終以二妾相從，尙無過失，其一旦在學，勢不能驟遣，一再解釋，並擬嚴定嫡庶之分，婚約乃告成立。曹氏學習英語，亦由其夫人開始講授，由夫婦而師生，閨房而絳帳，茲事遂傳遍湘中，引爲艷事。

吳國禎爲留美學生，英語純熟，身材適中，儀容修美，一時有周郎之目。某次水災會堤工勘察團過漢，蔣委員長設宴歡迎，吳任翻譯，所有中西各代表演說，由中譯英，由英譯漢，均吳一人負責傳譯，且均恰到好處，事前未加預備，而臨時脫口而出，英語之精，可見一斑。惟某次因漢口先鋒報刊「富貴人愛牡丹花」新聞一則，吳認爲有射影侮辱行爲，大起訴訟，結果將主筆人王練身拘押四十日，而漢市輿論多不直其所爲云。

區芳浦，南海人，初隨林翼中，後得陳濟棠信任，一帆風順，不無來由。南海縣佛山鎮有酒樓一間，以烹製柱侯鷄著名。「柱侯」本一廚師名，因其所製鷄，味道適口，一般人遂有柱侯鷄之稱。現在柱侯雖死，依法仿效者，頗不乏人，而以佛山鎮之某酒樓最著。陳濟棠夫人莫秀英，喜吃此鷄，區乃投其所好，而以柱侯鷄進，莫食之而甘，極稱贊區氏之忠實能幹，區氏得此幫助，勝於上萬言書，官運遂與日俱隆矣。

黃右昌湘臨澧人，追隨總理多年，早年即加入同盟會，其革命工作，有足多者。二十三年元旦，黃氏於賀年片上印就元旦謁陵詩五首，分送各好友，頗爲別

致，詩亦可誦，足見黃氏對時局感慨之一般焉，茲特爲錄之，以饜讀者。

歲闋逢閏茂，乾元亨利貞，人風除舊染，心境悅新晴！雲接長江水，山銜四面城。長留朝氣在，自足致昇平。

隔歲頻回首，無思祇百憂！弭兵勞向戌，讎國恥譙周！虎出人言市，狐鳴野火篝，古今邱一貉，史筆傳春秋。

西南望閩海，東北睇遼疆，固圉需長策，焚香問彼蒼，一天開爽籟，四海苦撓槍！陳事先流涕，非關賈誼狂。

嘉奔候梅栗，作歌繫杞棧，東風吹馬耳，大木笑駢枝，靈爽常臨汝，舟流屈不知，瞻烏嗟靡止！矧莫辦雄雌。

紫霞明拭鏡，靈谷遠聞鍾，飛白離離草，縱金卓卓松。穿墉噉雀鼠，戰野老蛇龍！獨有江天色，掃開萬古胸。

興託江湖遠，跡隨鹿豕鄰，晴光山色曠，遺教墨痕新，修竹憐清瘦，老農訴苦辛！如何名利客！未解厭風塵！

百草望春發，層密瞰廓驕，塌空堪走馬，機旋似盤鷗。曉日烘髡柳，嚴霜濕板橋，稍頭鬢老矣，未忍一攀條！

舊遊鴻印雪，幽谷鳶牽蘿，殼賤魚鹽貴，林深雉鳥多，虛心師竹節，醉眼

看風波，詩債思清債，才疏奈爾何？

孔文宣氏善飲酒，由平返漢時，至友某君，假座香廠新豐樓聚筵歡送，主人知孔善飲，特往長生號南酒店，購得陳紹十二斤，以圖暢飲。孔入席後，先詢預備何酒，主人當以紹酒對，孔含笑搖首曰：「飲黃酒易染濕氣，不如高粱飲爲痛快，既蒙見召，請派人往六必居沽來白茵陳酒一斤，願與諸君共謀一醉，何如？」主人欣諾，遵命辦理。一時觥籌交錯，談笑甚歡，紹酒君由座客分飲，孔將一斤茵陳飲盡，無醉意，并將新豐樓特製之何禿子麵，飽餐三大碗。以六旬老翁，食量之宏，飲量之大，足見善於調養，無怪其精神矍鑠，健步如飛也。昔日孔氏任晉軍總司令鎮守太原，閻白川任晉軍督都時，值雙十節舉行閱兵典禮畢，閻集晉軍排長以上之官長於督署，設酒慶祝，汾酒乃晉產，全國著名，正當耳酣酒熱之際，座中有人提議，比較酒量，以能飲汾酒五碗者，推爲酒國大總統，席傍設一高台，當大總統者，必須登台受賀，言竟衆皆認爲有趣。首由傅存懷先生舉手贊成，並云今日須依官級最高者先飲；孔爲總司令，當然不能推辭，惟時孔已有八分醉意，仍立飲酒五飯碗謂衆人曰：「酒量如何？」於是大衆將孔扶上高台大聲歡呼曰：「海量！海量！」孔登台後，又舉行第二次競選，有排長某飲五城

，亦夠總統資格，當時有人謂須決選，由孔與某排長各再痛飲五飯碗，以爲比較，孔又盡飲其餘，而某排長之酒力，竟不勝矣。相與盡歡而散，而孔之一酒國大總統「徽號」，遂遐邇轟傳。

李範一，應城人，長鄂建設廳時一反時俗，如無萍水之緣者，登門求謁之尙蒙青睞，若是親是厚，多賞以閉門羹，或甚予以難堪，聞有同鄉某持某要人親筆函往建廳求見，傳達遞上名刺，李見爲應城人，不肯延接，某君堅請傳達再三向李氏說項，李怒而拍桌大罵曰：「你去，你去說，你說李範一已死了。」傳達碰此一鼻子灰，莫明所以，轉而遷怒於其求見某君，意以爲與李或有夙怨，而如此無志氣，不自量也。據有知其底蘊者言，當李未遇時，落魄鄉里，累受白眼，李因而發誓，異日稍有方寸之寄，必有以報之。嗣李榮任廳長，躊躇滿足，故凡同鄉均報以惡言惡色。

呂慈壽，性嗜酒，任浙民廳時，仍日沉溺其中。一日，出巡浙西某縣，遇其舊日業師之子某，景况頗窘，呂忽動提掣之念，令逕赴省垣等候。某驚喜逾望，卽典貸得貲赴杭，滿冀博得一官半職，聊以糊口，眼前生計可告無憂。詎知呂返

杭後，某走謁數次，均不獲一見，蓋呂對前事已淡然不復憶及矣。某流落杭垣，幾淪於丐，後幸遇一同鄉，給資十餘元，始時狼狽回里，惟呼呂「缺德」不已。

彭學沛於國難會議時，兼任秘書，會場中除原有之會員席座外，彭設高坐於主席台上，近鄰主席，蓋以備主席諮詢也，爲全場視線所集。彭氏雅好修飾，雖在國難會議中，仍不忘美觀，猶頻頻出鏡照面，且出小梳，時時梳理頭髮，一時遂有摩登秘書之稱。主席得此芳鄰，講演時亦更爲起勁。一日，彭開罪於某將軍，被毆傷額角，血痍殷然，殊不雅觀，乃以雪花膏厚塗其傷，儼似石灰塗柿餅，白粉與黑臉相映，見者無不莞然，彭亦不以爲嫌也。

趙文炳呼其新夫人曰：「小土豹子」，或問其故，趙但笑而不笑。或曰：「以此表示尊夫人之兇猛歟？」趙仍笑而不答，閱近「二百年名人情書」中，有稱其愛人曰：「小老鼠」者，趙之稱謂，殆根據此歟？

王漱芳，字藝圃，貴州人，夫人姚穎女士，係武進奔牛人，友人常以奔牛鎮戴廟王對，王曰：跑馬巷——南京街名——豈不現成嗎？其時有符九銘曰：「鮮

魚巷」更好，因奔字可寫作犇，鮮字可寫作齧也。

黃伯樵氏，每日進食之際，皆徐自其衣袋中取一小而精之馱子，量每菜所吃之重，牛乳水菓亦需量之，蓋黃氏因患胃病，遵醫囑每次食物須有一定重量，故有此番動作也。

何競武氏，有季常癖，寓北平時，夫人監視行動甚嚴。何有大小汽車兩部，每到平漢路駐平辦事處辦公，輒乘大號汽車來，但旋即換小汽車他去。夫人每於辦公時間，使人瞰之，見大汽赫然在門，殊不知何已乘間抽暇而自由行動也。

察事風雲緊張之際，中央代表絡繹於途，中委顧孟餘北來，乘津浦二〇二次特快車，在抵津站時，津市機關聞訊，均派代表到站歡迎，內有津浦路駐津處長高恆儒氏，亦為歡迎顧氏之一。其時遙聞汽笛鳴鳴，瞬間車已蜿蜒入站，諸客喧嘩，下車畢，于二等車中，忽見一摩登女子，由車上躍下，履高跟鞋，咯叱之聲，驚歡迎者之耳，柳眉如勾，二眸生春，縹渺婀娜之態，又能攝衆客之魂，在衆客見之，驚訝不止。女士忽高呼高處長之名，謂：「我今直赴北平，寓東方飯店，

晚車你可來平找我一談。一女士操吳語，蹙蹙鶯聲，歡迎代表共有三十餘人，無不電光閃閃，幾爲觸電。而高處長因艷福獨賞，似覺視現赧色，乃與女士微微點頭，含笑作答，須臾汽笛頻吹，女士尙翹首窗外，作依依之態也。

湯化龍，字濟武，與湯鑄新爲胞兄弟，當時謂之「二妙」，乙卯國耻日，湯獨遊棗花寺——卽崇效寺也，書青松紅杏圖卷子後云：

烏頭馬角恨茫茫，劫後禪心一炷香，三百年來棗花寺，棗花開落又興亡。

佛前遺墨已成塵，紅杏青松各自春，來向空王乞香火，西台痛哭是何人。西台句與放翁之「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對泣亦無人。」同一孤憤，仲宣登樓，蘭成去國，是何楚人之多也。

曹錕膺選時，國會方面，由吳景濂主其事。因吳當時有吳大頭之雅號，某議員遂用粉筆書三十字於議場牆上，見者絕倒。詩云：

吳爲秦伯後，至德何悠悠？子孫日不肖，陵夷至大頭。

張鎮芳，字馨菴，項城人，與袁世凱有姻戚，清末納資爲道員，擢長蘆鹽運

使時，爲袁彌補虧帑至數十萬之巨。及袁罷官歸里，張亦以鹹商私假外債去職，閉居彰德，與袁倡和，詞句頌揚，袁尤喜之。故民國來得有財政總長之職，此袁之所以酬知己也。馬廠之役，張潛逃至豐台，爲段祺瑞部下所執，現款十餘萬悉被取去，張熟視若無所覩，惟堅握一紙包，若與之同生死者，捕者令棄去。張曰：「頭可斷此包不可棄，捕者疑爲炸彈，莫敢近，後由一軍士奪取啟視，則中藏烟泡數十枚，捕者無不譁然大笑，送京繫獄，困頓幾死。」

饒漢祥，字密僧，蕪春人，工文辭。夙嗜雅片，終日吞雲吐霧，一榻橫陳，至足榮也。榻上自書一橫匾，署曰「色香味」極有風味，清末聽鼓闔垣時，禁烟功令森嚴，饒入調驗室，如魚之失水，涕淚交流，幾致臥病不承，日惟賂求獄卒，私購玫瑰麥片數粒，爲續命丹，困憊之狀，不堪言喻。會有同年某君爲禁烟局文案，爲之言於當道，乃釋。

袁乃寬，原名克寬。一日，袁世凱見之曰：「汝名克寬，究何用意？是否欲影射吾子耶？」乃寬大懼，遂改克寬二字爲乃寬二字云。

岑春煊，字堯階，西林人，辛亥起義，岑懼謀逆，又恐被識，乃密囑小星操刀割其鬚，易爲篋人裝，乘輪逃滬，初至日竟有覩而不相識者，友人改唐詩句以嘲之。詩云：

赫赫赴川默默回，陽衣脫去鬚毛摧，逃官相見不相識，笑問篋人何處來。

王士珍，字聘卿，正定人，任江北提督時，有某道員欲得一位置，乃運動其左右，以千金爲壽。王知之，立將受賄之某君，打軍棍一百，且懸示云：後有受賄者，即以此爲例，凡受賄十元，即打軍棍一下。某君爲提督文案，平素與王極相得，經此重責，無顏復留，連夜襆被而行，王於其歸後，時時致書存問，且因其貧困，語人曰：當日之責罰者，國家之法律也，今日之存問者，私人之交誼也，吾不敢以私廢公。某君聞之絕無怨意。迨後王爲民國總理，仍邀其辦理公牘，某君亦束身自好，不敢作非分想矣。

陸榮廷，字幹卿，南寧人，清末，率健兒數百，嘯聚龍州邊界，所劫皆外人財產，若中原之一草一木不取也。人呼之爲義盜，時法據安南，榮廷恆率所部出，隨法人後，以繩背負之，遶奔走，履山險若平地，殺而投之山下，爲越人報仇

，法人初不知失蹤之由，嗣後一人出，則數人遙隨之，以覘其異，知爲榮廷部下所爲，欲追及，則山路崎嶇，不良於行，法人亦無如之何，乃相戒不敢出。後爲岑春煊招撫，其患始息。曾於所居武鳴山中特建高大之廬，凡故舊之有勞績者，無不招致之，平居好俠尚義，遇貧苦無告之人，每解囊助之，而不示其名，受金者往往不知所自來也。

倪嗣冲，字丹宸，潁州人，有愛妾，欲得巨圓之珠，遍召諸買者，悉以所寶進，終不能愜其意，其妾云：必得合浦之珠而後可。倪誤合浦爲浦口，卽曰浦口去蚌埠不遠，次刻可達，遂喚善泅水者十餘人，至津口求之，撈得大珠無數，令軍士押之歸，待其腐敗，啟壳求之，卒無所得，倪懊甚，妾知其誤，乃爲之說明，合浦在廣東，非浦口也，倪啞然失笑，卒以二萬金購得東珠一顆，以畀之，妾乃大樂。

陳光遠，體素羸弱，而家極貧，忽患奇疾，醫藥罔效，一郎中曰：此疾有方可治，但須得錢二十千，方能配藥。陳自念家無隔宿糧，何從得此藥資，乃商之妻曰：吾病將死，汝亦何以爲生，今擬鬻汝而買藥，則吾與汝兩活矣，未知汝意

云何？妻堅執不可，強之再三，始而從之，陳得錢，往訪郎中，配藥服之，疾果瘳。及顯貴，乃以市金贖妻還，仍爲夫婦如初。

李厚基，銅山人，爲項城侍弁，績功至閩督軍，有姬妾二人，皆娶自南中者。民七，閩省之役，勢甚岌岌，李乃送其姬妾至滬，而自赴廈門督師，臨別執二姬之手，而泣曰：余受國恩，義無逃理，此去不幸而亡，則爾等當爲我守節，否則後會有期，慎勿以我爲念也。言畢，二姬亦涕淚沾襟，人謂李兒女情長，故氣餒若是。

楊宇霆，字隣葛，日本士官學生，助張東北，聲勢赫赫，姜登選，韓麟春等附之。及姜督皖，郭松齡忌之，郭爲保定派，與楊等素有齟齬也。灤河之役，郭先戮姜，楊乃星夜出關，郭謀未遂而死，楊則一帆風順，而以智囊自負矣。迨張作霖執政，任陸海大元帥，楊氏組閣之聲，遂囂然塵上，究以物望未孚，頌言迭興。張岱彬——弧——曾作送春詩嘲之，詩云：

春歸無事不心酸，剩有楊花雨後看，幾日輕狂迷白下，一時顛倒壓長安，飄萍妄逐掀天浪，作絮難消匝地寒，墮瀾成菊憑自擇，榆關東望路漫漫。

吳光新，皖人，與段祺瑞有姻婭之誼，饒智計，人咸以才士目之。民四援川，督率兵入萬縣山中，村人苦羣猴盜食田糧，晨必發火光以驚之，吳詢其故，乃拚捉一猴來，薙其毛，鉗其口，畫面爲怪物狀。翌晨，俟諸猴來，縱之去，皆驚走，羣猴之猴，見羣猴返奔，急相逐，羣猴益驚，越山數十重，不敢復至，自是其患遂絕。

秦德純爲人謙而有禮，某次在平，乘汽車經西單牌樓，速率加快，秦責車夫云：「我對人處事，皆小一倍，爾爲予之汽車夫，更應小兩倍，何得橫衝直撞，旁若無人，君子不欲多土人，汽車又何必爭先恐後，後宜改之。」自服務軍旅以來，多任副職，然皆係代拆代行，故印把子，均係別人掌握，秦曾有歌一闕，聊以解嘲，歌云：

畫紅道，扛二砲，吃白米，哈哈笑。

所謂畫紅道者，即參謀長看地圖，以紅線代表本軍，以藍線代表敵人，軍中有大炮二砲之稱，二砲即副座也。

林慶青，性好遊獵，近慕桂林山水名勝。曾一度赴桂作汗漫遊，且與陸裕光

行獵於山野間，弋獲山雞野鳥甚夥，並獲一獸，狀甚怪異，身大如狗，形如鹿，惟無角，毛色若斑豹，發聲如馬嘶。當行獵時，林所携之狼犬，撲前與獸搏，互相糾纏，因被林獲，惟狼犬已被噬傷腹部而斃矣。此獸最奇者，入夜後則四蹄發大，比諸白晝大二三倍，至晚始收縮復原狀，且食量甚豪，每天吃菜蔬或菓子十數斤，惟不食肉類及穀米之屬，其名稱無有能識之者。現林携之回港，蓄於家園，囚以鐵籠，稔林者，多往參觀，某英人願出二百元港幣求相讓，林猶不允，謂失一犬而得一獸，該犬已費五百元港幣購來，且此獸之强悍及特異處，爲該犬所不及，故不願輕易讓之，姑錄之以供動物學家之研究。

陳興亞自藩變後，蟄居平市，潛向文學，嗜飲，日盡白乾二斤，對人談及時事，輒云：「朝鮮爲一等亡國奴，滿洲爲二等亡國奴，華北爲候補三等亡國奴，本人戀戀華北，不願棄而他適者，蓋欲竭己才能，挽救中華垂危命運，以盡國民天職。」言下慷慨激昂，大有燕趙健兒，拔劍斫地之概。陳年已逾六旬，步履甚健，時約友作長途旅行，至泰安時，適值魯南有匪，守兵對於往來行旅，盤詰甚嚴，見陳可疑，檢察備至，復將陳帶至營部，陳因勢所迫，亦不得不屈尊降貴，暫作階下之囚。陳於是時，曾賦一詩，以紀其事，詩曰：

總緝戎符二十年，發奸摘伏有威權，竟將其道還諸己，清白居心自坦然。有識之者，代其說項，始得恢復自由，遂游泰山，以遣雅興。「傲來峰」爲泰山最高處，西人游歷至此，奮勇登山頂者，每年只十數人。因該峯險峻難行，高可千仞，羊腸曲徑，用鐵鍊攀登而上。數年前韓占元主席，曾經一度攀登，人欽其勇。今陳以六十老翁，冒險而上，並在山崖高壁，親題「陳興亞至此」五字，以留紀念。

葉蓬，字季季，與易雪泥同學，葉顯達後，易仍鬻文漢上，時苦朔飢，葉則不以雪泥分隔，而忘當年車笠之情，每資助之。一次，葉以久未晤易，詢其况於他友，友謂「易近感疫病，病且無以具醫藥，故現正淹滯床褥也」。葉立遣一副官，持銀二十元，往探易病，並令傳語請安心調養，苟有所需，儘相告，必爲助也。易病得藥而愈，恆對人有「季季生我」不已。蓋雪中送炭，非賢者不能，而葉獨能不忘情于一貧友，則無怪易之感深刺骨焉！附記葉所撰「貂裘換酒」詞一闕，題爲「秋懷」。詞云。

將盡一樽酒，又忽忽浸天蕭殺，添愁時候，叢菊都披金鎖甲，自笑青衫獨舊，抬望眼橫行羣醜，劍倚西風空匹練，更何須鐵革驚南斗，一掬淚，濕

雙袖，五陵往事休回首，到而今龍蛇未醒，爛羊無數，天使雲閣不作雨，爲底教他出軸，差并慰桐窗蕉後，人海茫茫天憤憤，邀使君一盼憐身手，知肯顧，賦求友。

夫人藍秀成女士，耽書史，工吟詠，曩曾執教武昌，暇時以所作誌諸報端，爲時稱頌，頃見其詠雪八絕，寄托遙深，不減道韞才藻，附錄之：

底事連朝雪作團，玉龍天上戰無端，悔教鱗爪同歸盡，落與林間作樣看。
玉砌銀裝面面開，闌干十二自徘徊，可憐乾淨搏搏地，又見胡塵取次來。
小鬢夜起報添衣，雪厭園林已折微，權作新亭一洒淚，河山面目果全非。
獵獵罡風一夕催，江山換得嶄新來，天心悔禍從今日，不忍人間見劫灰。
紙閣燈昏風滿樓，無端吹起一天愁，看來蓬鬢何須惜，一夜羣山也白頭。
虛無飄渺莽乾坤，千載何人悟鈍根，遮莫雪泥留鴻爪，雪消還是了無痕。
敢將冰雪註前因，儂是三山瑤島人，誓願大千留一白，深深壓住軟紅塵。
七字因風豈足驚，祇緣見絀在相形，撒鹽不是業離漢，丫角何由浪得名？

俞濟時任浙江保安處處長時，以所屬職員多頭低背曲，乃推其致曲之因，而

歸咎於靠背椅，乃諭各員不准坐有靠背之椅，復飭庶務科將有靠背之椅，一律撤去，另購日字形方凳以代之，并云：「坐靠背椅確爲舒適，然我國人倚賴心重，稍有可倚，卽憑倚而不自立，故每每養成低頭曲背之人，在軍人固有失觀瞻，卽文人亦易成肺疾，不可以事之微而忽之也。」

樊鍾秀，許昌人，民初豫匪如毛，分杆別派，互爭雄長，樊家被匪蹂躪不堪，樊發願曰：「他日吾能馭衆，必不如是。」又不願投軍，欲輾轉投入土匪，以便治之。但彼時土匪入股限制極嚴，無鎗者不收。樊思得一計，赴各村探視保衛團鎗枝，但多防範甚嚴，不易下手，惟站崗服務者，比較容易。乃於傍晚時，見有一崗者，近前與語，佯爲打聽路途，乘其不備，猛然舉足踢倒，奪其鎗逸去。自此投入土匪，而又不容於匪首「老毛子」。樊遂揚言於衆曰：「有願與我起事者，隨我去！」得數十人，專以劫取不良保衛團，及火併土匪爲事。深得豫南民心，積衆萬餘，投入官軍，編爲一師，卽駐許昌。平素對於部下，以講演爲精神訓練，每週至多講演一次。許昌西門外操場甚大，能閱三萬人之分列式行軍，每次講演，所有部隊全體到場，自早八點起，至早亦須午後二時，所講滔滔不斷，不但自己無倦容，亦能令聽者如是，實屬難能。更有一事，亦殊特別，凡經其點

名一次之士兵，偶於他處遇之，亦能知該人之部隊及姓氏，殆亦過人之才也。

張敬堯督湘時，其弟敬湯，兼任旅長，威震三湘，路人側目，一日以狐皮袍一領，交成衣匠改作馬褂，但成衣匠照例要偷皮子，以遂貪念。迨馬褂做成，張又命改爲坎肩。成衣匠大喜，以爲張四大人是個闊少，這件衣經兩次改做，大可多竊皮子，正幸財星臨命，忙將坎肩做成，及所剩之皮子，共交給四大人，其所竊取者，已陸續運回舖中。詎張竟將坎肩連同碎皮，仍交成衣匠，囑仍改爲一領皮袍，并派馬弁監視，成衣匠，東拚西湊，明知做不成功，而亦不敢說皮子不夠，拚之終日，仍無辦法。張故意追問其爲何拚不成功，成衣匠不得已，乃告以皮子不夠，張聞之大怒曰：袍子馬褂坎肩，都是你改的，如何說不夠，言次便抽小刀，將成衣匠的耳朵割去一個。成衣匠抱頭掩耳奔回舖中，鮮血淋漓，痛極而踣。驚動市民，感動公憤，以爲張殘酷太過，乃大開商會，與張交涉，險些激成罷市，後經乃兄調停，風潮始息。然張性殘酷，而成衣匠竊取材料之惡習，亦實令人可恨，張之此舉，亦有快人心處云。

李雲龍，字虎臣，駐西安時，某軍盟於城下。李請某軍退駐十里舖，卽當以

城防相讓。李東裝方欲行，楊虎城率其部下，由陝北來，自北門入。見李有棄城意，愕然曰：「武人所爲何事？走乎？吾助子守此城以待援，莫謂秦無人也。」李壯之，遂不行。盟者以李背約，攻益急。二虎深溝高壘，以逸待勞，長安固大城，圍者無可如何，因是長守久困，相持至十閱月，城內食糧盡絕，至於斤麵元錢，全城大樹，悉變爲燃料，不繼，則折屋柱以繼之。幸圍城者，亦秀才司令，爲人道計，數次放走城裏難民，數乃逾萬。城內人，又稍見苟活。最後楊虎謂李虎曰：「事急矣，至不得已時，當令全城百姓自謀，然吾二人決不可屈。請挾槍登鼓樓，君打死我，我亦打死君。」李亦知事無可轉，又壯諾之。然此時適西北軍來，遂以解圍。楊虎之爲人立志堅決，蓋可知也。

司徒非軍旅之餘，喜博鑿，女色則冷然，充警衛大隊長時，每暇輒走南堤小憩縱博。南堤小憩，當時皆爲達官貴人之行樂地，名花招展，然多不敢近司，曾有當前媚致秋波者，爲賜巨靈之掌，故相率避之若兔。同僚以其賦性奇特，遂賜以聖人之名，司徒非亦受之無忤也。後任江門市長，斥二千金納該地名妓曰嫣紅者爲簾室，且鄭重舉行其事，在蓬萊酒肆大宴僚屬。而嫣紅於寨內外亦盛舖生花，張盛筵享其姊妹行，情形之熱鬧，爲蓬江倡門前所未有，輿論譁然，常軸亦以

其有玷官箴，將之撤職，知交故舊，莫不驚訝。良以素有聖人號之司徒非，胡一旦變異若此，人之行誼，誠有不可以常理測也。

石青陽，巴縣人，家富有，爲革命軍之先進，情性豪爽，遇有不平事，輒挺身而出，不計利害，人遂以「石敢當」稱之。

李福林，字登同，駐節河南海幢寺時，喜微服外出，訪查部下軍紀，行則挾旱煙袋與偕，此煙袋長逾三尺外，粗如見臂，重過十斤，可作雙頭棍用。蓋李素嫻國技，對於雙頭棍之武器，尤爲登峰造極，運用時，圈點掃擊，煞是驚人，因挾此煙袋，以備意外，作臨時之武器也。遇部屬有不守軍紀而擾民事，亦以此旱煙袋擊之，作臨時之軍棍，故當日河南產民衆見有手携旱煙袋粗而且長者，莫不知爲軍長李登同。今李雖息影田園，此旱煙袋猶不離左右云。

劉文輝，微時頗得夫人資助，故夫人對劉，管束極嚴，劉既長川政，事無大小，均須呈稟於夫人，劉氏苦之。一日於感情齟齬之際，乘間謂夫人曰：昔年我爲貧士，你對我嚴加管束，今既貴爲一省之主，你對我的態度，焉能如往日耶？

夫人怒，厲聲曰：「豈不聞水漲船高之說乎？」劉氏爲之默然。

萬福麟將軍，某次涉足舞場，苦於不嫻舞術，未敢貿然嘗試。歸後，持重金聘某女士担任教授，然習舞必先領會音樂，然後始能進退動止，悉合節奏。某女士乃盡想天開，敲盤擊節，以代音樂，碗聲叮噠，達於戶外，一時傳爲美談。

魯滌平爲譚組庵最賞識，體態態度又極似譚，因魯氏平日，舉止行動，極感顛預，雖置身戎行，亦不慣騎乘，卽非得已，輒於其跨鞍踏蹬之時，亦必仰賴護弁扶持。生前信佛而不持齋，喜食魚翅，每飯必備，無則不飽，醫學家謂魚翅功能滋養，因此魯之體乃日益肥重。

某年夏，魯至京商財政問題。一日，謁汪院長畢，起立告辭，反身取所御夏布大褂，正轉側間，褲忽脫落，下部立裸，魯以手扶而掖之，滿面紅紫，連謂：「不成話，不成話！天氣太熱，褲帶不緊，出醜，出醜！」汪亦爲之莞爾。

長沙南門外祝威崗號五之西式房屋，爲魯之私宅，祝威崗原名獨梳港，後易今名，魯氏之意，蓋預「祝」他日之聲「威」遠播也。倒趙之役，變起倉卒，魯隻身走湘潭，偕衛士奔馳，始得免脫，魯由此赴粵。民十七，魯入主湘政，星者

言祝威崗私宅不利，魯遂於福星門佃屋一所，日間遂在祝威崗，而入夜則住福星門，蓋取福星高照之意也。十八年桂系擾湘，事起之前後，魯適宿祝威崗，次晨入自南門，聞槍聲，知變生肘腋，由是益信星者之說不誣，遂將該房出售，而另建巨廈於金陵。

何成濬，字雪竹，雖在戎馬倥傯，軍書掌執之時，衣必自疊，摺痕宛然，三十年如一日，並不假手他人，其習慣良可風也。惟嗜好甚多，賭興亦豪。傳聞某年，何於漢口揚子江飯店，一夜大賭，竟負洋十八萬元，誠豪賭也。

湘主席何鍵，體格壯健，平時在政務之暇，輒與僚屬，論文治，講武藝，有時大談其修身齊家治國之道，著有「八德衍義」一書，即將出版問世，內容注重於仁義道德，儼然道學先生口吻。有時致力於國術，聞何氏習於此道已十有餘年，習太極拳，聘李麗為師，李殊剛健，軀幹雄偉，與何氏並立，如影星韓蘭根之與黃仁霖。何氏除習太極拳之外，又習輕身之技。李師告何，於庭中疊磚若干，躡身跳躍，日增一磚，積久必能輕身，越壁飛牆，易於反掌。何氏從之，果有進步。因求速心切，跳躍不慎，致傷腰際，經中西名醫診治多日，始告痊愈。何氏

現年已踰強仕，因養身有術，故驟望之，則仍一倜儻少年也，舊軍官中前輩，賜何徽號，曰「西方美人」。何氏除練太極拳外，每日寫小楷三百字，念佛經半小時，於其私邸，另闢一室，明窗淨几，不染微塵，內供諸佛，顏曰「誦經精舍」。除上述外，間或微服訪察屬官辦公之勤惰，以分別功過，亦難能可貴也。

楊家閱自解除兵柄後，雖匿跡銷聲，而於爭奪政權，伺機再起，未嘗一日去諸懷，嘗多方活動，未蒙准行，夫人某氏，因此竟不顧平素情義，宣布與之脫離。並將昔年楊氏刮取民衆膏血；用其妻名，存入港滬各地銀行錢莊之款，悉數提去。楊氏懊惱之餘，感慨今昔，遂萌出塵之想。聞已在西湖某寺，剃度爲僧。從此青燈古佛，銷磨歲月矣。

楊正治，駐琉璃河時，爲聯歡軍民起見，在該地組織軍民俱樂部一處，有人專司其事。該地風俗古樸，民情簡陋，患病者不信西醫，皆延中醫診治，楊欲發展西洋醫術，乃用施診方法，以傳播之，於是風氣大開，居民對於西醫，亦極信仰矣。購平津京滬各地報紙大小計五十餘種，凡有駐兵之村莊，由楊贈閱，藉以灌輸民智，彼時附近鄉民，向人探詢時局人物，多問南京皇帝，現在是吳（佩孚

是段（祺瑞）？自閱報後，始知南京主席，乃是林森，其愚雖是可憐，若得報紙力量引導，其思想亦可趨於進化。聞楊在司令部辦公室，自書橫匾，文曰：「累死爲止」，懸於坐側，以自警惕，玩其語意，大有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意。若楊氏者，勇於任事，在現役軍人中，洵可風矣。

馬鴻逵主寧夏，每日早五時，卽召集部屬齊赴馬營——中山公園——早操，無分寒暑，因此寧夏之一般有烟癮之職員，均不勝其苦矣。馬本回族，有鑑於歷代回漢之不相容，乃極力調處，故主寧數年，得相安無事。孫殿英之役，兵臨城下，砲火連天，馬能鎮靜自如，足見其蓄蘊之深也。於某次贈宋子文氏良馬四匹，馬較常馬略高大，其中兩匹，均遍體黑色，餘兩匹均作白色，間以黑點，形類菊花，名曰菊花青，據識者談，均屬馬中最良者，而菊花青，猶爲拔萃。余執鞭寧夏時，見馬於公務之暇，輒散步園林，尤嗜作台球運動，喜皮簧，每逢年節盛會，馬必登台清唱，以助餘興云。

李翰園，臨洮人，靜默勤慎，不苟言笑。孫殿英寧夏之役，時李參謀了五路軍，頗著功績，驚下尤和藹可親，故士衆歸之。聞李初任團長時，爲共匪所困，

遂塗面雜處亂兵中，匪將被擒士兵一一審問其團長在否？咸云，李已逃去，實則李亦爲俘虜之一。李之能免於難者，實其平日厚愛士兵之報。余某次之寧夏，由包頭乘汜車至五原，途中雨水濘泥，汜機損壞，乘客均下車挽而推之，時李亦在坐，乃赤足冒雨推挽，與衆客同。容或阻之，李云：此爲吾輩軍人應有之精神，此固不及狂風暴雨時之槍林彈雨也。其能甘苦如此。

民十五北伐時，白崇禧率部入湘，抵湘邊某地，白氏於宿營中，忽得奇夢；行山野間，前一蘭若，叩門而入，遇沙彌，引之遊，殿宇高聳，備極壯麗，前殿額題「禍國殃民之殿」。沙彌曰：「將軍欲入觀乎？」白頷之，入則牌位疊疊然，繼讀之，皆當時要人也，而已之名亦在焉，大駭。白曰：「僅此殿乎？」曰：「尙有」。復導至後一殿，題爲「福國利民之殿」。其中亦陳列牌位甚多，正中一大牌位，上書「當今……李公文清之位，巡視一匝，見中山先生之名諱，亦在焉。白問：「所謂李文清者，已出世乎？」沙彌曰：「然，已出世。」問：「在何處？」曰：「不遠，即在附近村莊中。」白凜然而寤。翌晨，白氏特屯軍一日，訪李文清其人。輕車簡從，行村落間，遇一私塾，咕嚕吟哦。白入，見數孩子遊戲庭間，一一問其名，至最後一人，則李文清也。詢其家世，自言農人子，今

甫十二歲。白返，召李父至營中，蓋一鄉間老叟也。白謂：「汝子極聰穎，予擬之赴京滬讀書，以求深造，翁其允之乎？」李父大喜，亟召文清來，曰：「今有一達官，欲攜汝出外讀書，其速屏搖隨行。」文清雙目炯炯，注視白面曰：「攜汝何人？」曰：「白崇禧」。文清佛然不悅，厲聲責曰：「汝，誤國賊也，祇知吸人民脂膏，此種人，予不願焉。」白聞言默然，李父怒其無理，欲責之，白急告謂：「童子何知，幸勿加責。」遂又向文清述城市之繁華，意動其心而往。而文清仍謂：「誤國賊之錢，予不願用也。」白無奈，揮之去。下午，白又出營散步，田間小兒一羣，各携竹杖爲兵器，正操演陣法，一童子坐高崗上，爲總指揮，近視之，則李文清也。李見白行近，卽對羣兒曰：「禍國殃民之人來矣，可羣起攻之！」於是皆持杖近白欲毆，白瞿然而返。於拔營前進時，白復召李父來，出大洋五百元爲贈，曰：「善視若子，他日或將成名也。」李父感激而去。此事民十七白氏在武漢時，某報曾載之，有舉以詢白，白謂：「有之，但事實稍有出入耳！」惟計李文清之年齡，及今當已弱冠，未知現在何處，當面咒白氏時，其膽識在兒童時，已有不凡，殊使人心儀也。

又聞白氏有奇癖；喜聞脚臭，每夕就寢，於洗脚前，必抱脚狂嗅多時，有詢其何以嗜此。白云：「此極有益衛生，市上所售之靈寶丹等均不及此遠甚。」

中央大學之六朝松，人盡知之，——不知妙相菴亦有六朝槐也。菴故傾圮，自軍政部遷入後，已修葺一新。菴有後園，樹在焉，何應欽長部時，於去贛之前二日，曾親撰一文記之，文曰：

金陵妙相菴，清時爲暨南學校，中有古槐，相傳爲六朝時物，高不及丈，心空，生氣勃勃，皮裂爲二，枝葉紛披下垂，幢幢如車蓋，蒼翠欲滴。比者軍政部遷居於此，砌磚爲欄護之，並刻石紀其事。金陵自六朝建都，千數百年來，風雨相侵，兵燹之摧毀，凡吳宮花草，後庭玉樹，與梁陳而俱盡，彼鬱鬱葱葱者，殆得天獨厚歟？

但此庵果建何時，史冊無考，僅江寧縣志載，兩壁石刻甚多，今爲威毅伯士祠？然壁間有林則徐包慎伯諸碑記，則謂此庵會祠三閭大夫者，物換星移，槐亦闕盡滄桑矣。何氏，任事謹慎，從不稍懈。公餘之暇，除與夫人促膝談心外，迄未赴任何處所，一尋消遣之道。說者謂何氏，一無嗜好，極難得。聞何之夫人王文湘女士，對何氏約束甚嚴；何在漢口時，曾由漢市長劉文島之引導，赴某舞場跳舞，爲夫人偵悉，立召劉至，數之曰：「部長地位甚高，應自愛惜人格，汝等倘敢再事引誘，當立要汝命。」劉面無人色，諾諾而退。何亦訥然，自是何不

再從巒後遊。後主持華北軍事，因外交問題，憤而去職。

商震，字啟宇，清苑人，昔從吳祿貞接收間島，與周幹臣同事一方，屢收折衝之效，爲商以軍職兼館外交之先聲。現中日交涉極繁，商將以過去經驗，而收數陸之效。聞商任綏遠都統時，有老友陳漢元骸骨留平不得還，商爲之運往湘省安葬，亦可爲篤於道義者。聞商氏生活極有紀律，每晨七時起床，八時運動，九時到總辦辦公，十一時會客，下午二時習英文，五時習法文，對於普通英法語言，極爲流利，東交民巷各國公使武官，多樂與之交遊。冷口之役，商特將在平產業及房屋，抵押二十三萬元充軍餉，時人多高其義，其夫人爲女師大畢業生，與商愛情甚篤，去歲冷口之戰，每日必親赴前方勞軍云。商平時喜吸紙烟，現亦除此嗜好，客來則烹以瓜子，此亦戒絕紙烟之一妙法也。

劉冠雄，閩人，家貧，顯達後以所居湫隘，觀瞻不雅，覓得何姓房屋一所，勸後三十八進，魚沼木石，備極清幽，因向議價，詎何姓主人，不願出售，劉竟以二十萬代價強買之。蓋因劉少時曾隨乃父至何姓家中，因細故口角。劉云：安知此屋將來不屬於我。今爲此舉，迨所以償其夙願耶！

湯瀚銘，鄂人，清季曾應考試，年十八，舉孝廉。極爲袁項城所賞識，民紀元時，袁以湯爲海軍次長，授海軍中將，時人呼湯氏爲「中將湯」——中將湯，日本婦科湯葯，運來中國市中售銷，常見之於各報廣告欄中——。後湯脫離軍政關係後，息影故都，潛心禮佛，時與趙恒惕，翟文選，屈映光，李燮陽等，往雍和宮聽經，室供古佛數尊，香花供奉，頂禮虔誠。二十二年間，爲湯五十整壽，吳佩孚撰書壽聯以贈，文曰：「作聖人徒定而靜；現壽者相和且平。」

薩鎮冰，閩人，聲望隆於全閩，赤匪亦敬畏之。某次省邊建甯被佔，居民跪求薩氏，薩勉允試爲，單身入匪營說之，竟解圍。蓋赤匪遠來者少，本土響應者多，故以素日信畏之人臨之，鮮不服帖也。薩之爲人，奇特殊甚，前在北平，適其公子福鈞學成歸國，因爲邀宴故舊，介以相見，稱子爲薩先生，謂：「子已長大，應認識長輩，俾得推轂任事云。」介子有如介紹朋友，亦奇也。嗣主閩省政，適適省庫奇拙，有款卽分與各部，不自留分文。一日三餐，卽就省署近鄰小飯店進食，爲價二三角，餐畢囑向省署取款，謂我爲省署辦事，省署應給我飯吃，瀟灑清亮如此，無怪閩省人民之服從矣。聞薩氏在閩，非惟無產業，且無住家，

前年父喪，神位無地可置，捧之依姊氏居，人戲稱爲個人之共產信徒。然知之者，謂薩氏早年深染歐美個人主義之文化，不覺習成自然，其亦楊宋之信徒歟？聞變時，薩氏維持和平，厥功至偉，以歲首書懷八律示友，茲錄其四，詩云：

稅駕東呈已載奔，史家正月亦推尊，椒花獻頌詩尤雅，梅萼凝香酒尚溫，
閒對盤餐語世味，貧珍粒粟感天恩，萬端關鍵從今始，爆竹聲中看轉坤。
投鉢歸來意自閒，吟風嘯月臥林間，樓前雪重方謀醉，窗外梅開又展顏，
理亂不無親麩麥，雨晴無間賞湖山，起居斗室身常泰，幻夢塵緣一例刪。
干戈未定夢魂驚，薄海喁喁望太平，財竭何從能雪恥，謀岐那得不寒盟，
空談徒惹強隣笑，高調難諧舉國聲，載道流亡仍莫恤，浮雲富貴更爲輕。
鬢衰不復見青絲，僕僕風塵尙載馳，關內羣雄紛斬木，天涯遺老悄觀棋，
滿盤皆錯成殘局，一日難寧負夙期，故國而今無淨土，定知何處可行遲。

楊樹莊，字幼京，閩候人，少豪縱，不屑治家人生產事，尤富胆略，與杜錫珪先後同學海軍，後因趨向不同，遂至隔閡，然杜氏固視楊爲畏友也。楊好談諧，唯友某，嘗於宴會席間，顧楊之曰，兄率領艦隊，不宜名楊樹莊，座客茫然不解，多詫問以故，某作諧語曰，兵船碰在楊樹樁上，（樁與莊爲諧音）尙能容與

中流耶，客恍然有悟，竟爲噴飯，此與盧子嘉有友戲以「驢子叫」諧音諺之者，可謂無獨有偶矣。

楊體夙肥碩，性褊急不能容物，年前罹肺結核病，醫生諄諄誠之曰，凡事須打開，不可輕易動怒，致狀及體氣也。楊漫應之，閩變時成立「人民政府」，實行計口浸田之均產主義。有財產在閩者，多充公移歸僞政府所有，楊產業悉在閩，經此打擊，心中焦灼益甚，因之肝陽上升，憤怒無常，旋即溘然長逝。

陳紹寬氏，閩人，歷任各軍要職，生平未近女色，故能盡心職務，報効國家。綜理部務以來，深感我國海防之重要，軍艦不敷調遣，遂創議訂造「威寧」，「永綏」，「民生」，「民權」，「逸仙」軍艦五艘，共計吃水重量一萬餘噸，雖較外國三萬噸巡洋艦相差甚遠，然在我國海軍亦可稱有良好成績也。聞陳又在日本訂造軍艦一艘，名曰「寧海」。艦之重量二千四百噸，長三百六十尺，能裝設十四生的雙管砲六尊，並有掃魚雷器具等極其完備。惟自艦長以下至於夫役，均爲閩人，完全爲清一色福建幫，外人不能摻入。

陳長海軍部時，每晨於六時起身，六時半到部辦公。據該部侍役云：「時值

嚴冬，陳部長於六時赴海軍部，時部中尙無一人到部，侍役亦均高臥未起，火爐均未生炭，陳抵部後，遂自己動手，生火爐禦寒，致將侍役於夢中驚醒，深慮得咎，然陳終未加以譴責。「聞陳有怪癖二：卽不近女色；與不食中餐。綠陳自結婚旬日，其夫人物化，遂不再娶，迄今二十餘年如一日，故現年雖四十強，然看去不過三十左右耳。陳氏之不食中餐，亦有十餘年，平時無論在京在滬，每食非西餐不入喉，統計其一日之膳費，竟達百餘元，若比之中下社會，則可供一家溫飽半年矣。」

張勳，字少軒，贛人，初在廣西窮迫異常。一日，因飢寒交迫，鬱鬱寡歡，乃外出，忽聞大道之傍，有唱京劇者，其聲出於巨室，張頓觸所好，止階下聽之，且以手作勢，若板眼然。唱止，張興盡而歸，旅舍之門不得啟，遂蹊躩道中以達旦，翌日，覺寒甚。乃拉其舊部數人，酣飲酒樓，質裘付酒資，後爲陸榮廷所聞，助以資，始克北上。

復辟之前數日，張勳密謁溥儀於內殿，伏地以復辟之說進，溥儀搖頭不願。張曰：「聖上不願，其意安在？能講給老臣聽否？」溥曰：「陳師博——寶琛——終日詩云，子曰，鬧個不了，朕還還有何心思去幹別樣事！」張曰：聖上如九重登

大寶，則日理萬幾，可以不用讀書了。」溥大喜曰：「敢是一做皇帝，書就可以不必讀麼？」張曰：「古來祇有馬上天子，從無讀書天子。」溥曰：「准如卿言，朕便幹了。」

當復辟諭旨下時，各省無一響應，張始而駭，繼而疑，終乃大跳曰：「忘八羔子，欲敗乃公耶！」既而轉念徐州會議，到者某某，贊成者某某，公事已定，某某當不負老張也。因倦假寐，忽夢己身冠帝冠，坐帝坐，張鎮芳雷振春等均稱臣呼萬歲。醒而異之，告萬繩扶，萬賀曰：「此大帥爲舜禹之先兆也」。張於是遂有異志焉。

張之軍紀素稱不良，在徐州時，其部下往四鄉徵發乾草，以民間之車載運之，至營後，卽棄車放馬，任其亡失，鄉人不堪，東鄉某村董憤而走謁張，面質其事。張大怒，令查係何人所爲，須臾拘其人至，凡目兵五人，官長一，張命皆斬之，村董大駭，爲之乞情，張不允，村董以死相懇，張乃棍之各五百，並厚賜村董令歸，董歸經子房山之麓，見健者數人伺路側，蓋受責目兵之僚友，爲之復讎者，痛毆村董幾死，並劫其衣裝以去，謂之曰：「汝若告大帥，必殺汝。」董懼而歸，終身不敢謁張，張尙以紀律嚴明自命，蓋張有整軍之心，而未得其道也。在徐州軍次，每日簽行公事，派員坐其桌旁讀稿，彼再畫行，遇有核辦公事，屬員

尙未擬就文稿，彼必急不可耐，大罵「入娘的」不已。

趙秉鈞懼內，不敢置妾，恒狎變童，後爲慾戕，年僅五十。生平不持威儀，好諧謔，勤於臨池，而苦不工，習繪佛像，僅得形似。然其御下有恩，與羣士共甘苦，故北洋人士，至今猶稱頌之。

吳綬青將軍，名祿貞，雲夢人。南皮張之洞總督兩湖軍務時，保送赴日本；入士官學校，將軍乃第一屆考取者之第一名。辛亥武漢起義，將軍適拜巡撫山西之簡命，擬改編全體晉軍，宣告獨立，事機不密，被清廷偵知，派人刺將軍于石家莊。將軍工詩，身在戎馬倉皇之中，推敲如故，閑情逸致，有東漢名將祭遵雅歌投壺之風，己酉步王梧生韻，成七律十章，茲紀第三首于次，讀其詩可見其生平之抱負也：

壯年躍馬賦西征，仗劍思吞海底鯨，蔥嶺萬重輕舉足，秦關百二慣宵行，
霸圖憑弔班都護，飛將長懷李北平，幾輩雄兵談紙上，扶桑日麗說東瀛。

李純，字秀山，少時爲仇人所害，出亡他邑，因出資，乃偷匿入室，躍登高

樓。聞有婦人嘆聲，乃擡閣承塵下窺，見一紅衣婦人，愁坐粧台，作支頤狀，俄而背後來一女鬼披髮吐舌，手持一圈，作套頸狀，李亟跳下奪之，適女之夫婿歸來，詰之，李其實以告，其人感之，酬以金，李不受而去。李量不宏，督蘇時對於政治運用亦少準備，遂感覺處處均爲荆棘，無法解救，神經因以受病而自槍殺。聞李向例晚飯後，即獨坐辦事房，計算所有收入，或財產之處置，雖其夙娶之某夫人亦不得近也。自李氏死後，因財產問題，而家庭中時有糾紛，任魯仲連者，則有方本仁，白寶山數人排解其間。

朱慶瀾將軍，不飲酒，亦不選味。每赴宴，惟坐候飯吃，一吃三碗，默不作語。尤喜食水餃，能盡食六七十枚之多。

王占元，字子春，魯館陶人。清季在李鴻章幕中司膳，後投入宋慶部充伙夫，爲人勤苦耐勞，歸田後，所有財產，皆由自收，概不假手於人，有勸其稍事休養者。王云：余性好勞，以此爲快也。憶其督鄂時，值陸軍預備學校，送畢業生入保定軍官學校，王於學生登車兩小時，出席送行，並演說云：「人生在世，必有前提，倘無前提，有如馬之失去前蹄，寸步不能移動。」全場聞王是言，爲之

茫然，蓋王疑解「前提」之時髦名辭，爲馬之前蹄二字也。

龍濟光，頭腦頑固，僅識之無，而喜自批公牘，魯魚亥豕，訛字百出，僚屬多莫審厥旨。任粵督時，每獲黨人，輒以酷刑拷逼，有所謂吃齋餒頭者，以穢物塞口也；一心敬者，以焚香薰鼻也；祭獄神者，以滿釘針刺赤背也；同佞過引者，以猪鬃刺入尿管也，當時各地之處置黨案者，以龍爲暴戾，洪憲時錫以郡王，一時遂有「龍王爺」之稱云。

莫榮新，桂平人，家甚寒苦，幼時爲人牧牛，一日倦睡田中，牛就禾苗而食，莫醒，鞭牛甚力，適爲主見，怒甚卽用尿缸上所覆草帽箍，枷莫氏項上，鳴鑼遊行街市。其時赤日如火，臭氣一經日光，直由鼻穿喉入腹，觀衆見莫氏窘迫狀，無不譁笑，莫氏此時，惟低頭吞聲，不敢爭辯。然心中忿甚，立誓從軍，既得志後，思欲以文自顯，朝夕讀書寫字，毫不間斷，傳其愛寫「橫戈躍馬」四字，求書者戶限爲穿，然莫氏惜墨如金，此四字筆價三十元，不付筆價者退件。對私運烟土極嚴厲，人不敢犯令。其子貪利持勢，暗中包運，後被查出，莫怒，下令通緝，其子逃往香港，幾度托人緩頰，莫氏怒稍解，始收回通緝命令，子既歸省

，欲見父委曲詳述經過細情，藉消滅父子間惡感。不料進見時，尙未開口，莫氏劈頭一句便說，「表大人進內，有何貴幹」。其子見此情形，亦不敢再言，趕忙退出，而父子感情益成水火矣。初有桂平鉅紳李某，赴省晉謁，欲謀得一位置，見面後，莫氏問：「老先生欲得何職」，李答：「督軍隨便委派」，莫氏謂：「現已有入滿之患，別無位置，只剩一個副督軍，老先生是否願就。」李見話不對頭，即辭出，由此恨莫，每思報復。後李某受合縣公推修縣志，對莫氏並無隻字記載，語人云：「莫榮新是牧豎無賴子，有何足記。」人知其有意修怨焉。莫辭職後，禁止家人拆毀舊屋改建新屋，謂人不可忘本，只令沿用舊屋補葺，重新而已，故莫氏晚年，仍在昔年窮苦時所居之舊小土屋中安身，表明不忘本來面目之意。

前皖督馬聯甲，初駐桐城時，與某孀婦結露水緣，迨馬顯閹，婦亦移玉蚌脣署側之旅社，倩人修書一函，賸土產數事，令茶役送之督署。承啓見函有親啟字，逕呈馬閱，馬憶及前情，狂笑曰：「是胡可者，是胡可者。一親信詢之，馬具以情告，並謂伊人今欲躬來拜壽，是胡可者，茲願予以千金，俾其返里，汝其往道意也。某晤孀。孀曰：吾不憚遠來，特爲交情，欲一面耳，豈關是區區者哉！」

「某返報。馬以體制攸關，既不便見，篤念舊好，又不肯逐客，終以三千金爲贖，而遣之返桐城。」

齊燮元，賭性最豪而最吝。民十三督蘇時，值新歲，賀者盈門，凡齊所親自週旋者，皆上客也，迨少暇，乃邀客人座作竹戲。初大負，久之，起得大牌一副，已等和矣，而久久不出，齊燥甚，汗淫淫下，忽對坐客發一牌；正齊所等和者，驚喜過望，遽攤牌棹上，時上手一客，口啣雪加，吐烟作小圈無數，狀甚暇也。良久，私以手中牌示齊笑曰：「大帥！僕牌如此，而和不出，惜哉！」言已，推手中牌，于棹上亂牌中，齊但亦報之微笑而已。蓋客手中牌，所等和者，與齊初無二致，於例，爲攔上胡，特媚齊，故聽齊和，而自犧牲耳。齊既和此牌，手風遂轉，終局，大勝。故高興異常。某次，齊至河海工程學校演說，齊云：「隋煬帝造龍舟，龍舟就是現在之輪船，輪船也是中國發明的。可惜那時的龍舟沒有蒸氣機！……」

程德全，性達觀，卸職後隱居林泉，不問世事，每日讀經供佛，消磨歲月，暇則赴常州天寧寺，與諸僧閑談，深得三昧，寺人敬崇之，而程亦屢欲出家修行

，因未得機緣。後以寺中方丈，因瑣事與諸僧不合，告退，士紳挽之無效，方丈一席，遂公請程氏主持，程亦慨然允諾，遂常衆宣言來寺誠意，實行受戒。錫杖袈裟，程氏遂長與我佛作伴矣。

孫傳芳，字馨遠，當其接浙督印時，忽轟然一聲，西湖雷峯塔傾圮，孫驟聞之下，驚暈幾死，似知其督浙之命運矣。說者謂孫爲白蛇轉世，此言未免附會。又張敬堯在平被刺時，其室中有一客，越窗而逃，聞卽孫氏也，亦云幸矣。

孫在浙時，有人贈以飯盃二只，一美人隱羅帳中，作海棠春睡狀，嬌慵之態可掬，窗前立一男子，畫欄掩其半身，而此男子可摘下，移諸帳中，巧妙之處，幾疑鬼工。今孫奔走華北，不知此磁美人可猶在其帳下否？倘亦能如梅大王之拔劍起舞，應歎虞兮虞兮奈若何也！

尹昌衡西征時，曾娶蠻女充下陳。後與京妓梁玉樓遇，一見傾心，玉樓亦青眼有加。尹擬量珠爲聘，以假母所望殊奢，事幾不諧。幸將軍一怒之威，屈伏搗兒，好事始成。青幕花開，畫樓春水，尹左擁嬌娃，右揮豪筆，嘗賦燕美人歌以自豪。今黃鱸已墟，不知紅顏何處矣。

馬良，字子真，保陽人，幼嗜技擊，生性豪俠，爲清真教徒，弱冠從戎，屢立大功，其對於國術，主科學化，團體化，俾符時代之需，故馬氏之著作亦基于此。著有中華新武術拳脚科，棒術科，摔跤科，劍器科，早已風行全國，又以三十九軍大刀克敵，聲威遠鎮，極力鼓吹大刀救國，據成立大刀教練所。馬氏年逾古稀，尚奔走平津京滬道上，作提倡國術之工作，殊令人欽佩也。

程潛，某次由粵返滬時，新聞記者爭往訪之，程匆匆出船，心中正籌思對付此輩新聞記者之言詞，未注意艙位之狹小，致將一頂絲絨帽，東碰西撞，總纏不堪，新聞記者皆爲之匿笑，程益倉皇不知所措云。

閻相文得陝之初，一切措施，茫然不能，事事就教於劉雪亞，當時慣例凡各法團代表拜謁新督後，新督須一一答拜，以資聯絡，閻不能答拜儀注，詢之劉。劉告曰：「不論到某處，叫差弁用名片去招呼督軍，不必下馬，他們照例擡駕」。閻信以爲實，乃至省議會，正值開會，突請新督下馬出席宣佈政見，閻出乎不意，大爲驚詫，急耳語差弁，謝却招待。差弁乃傳語：督軍在他處均未下馬，此處

不能獨異。省會不得已，乃改稱擋駕，閩路馳回督署，西安遂有「此督不下馬」之諺。

楊德善督浙時，在署視暇，其夫人素佞佛，迷信甚深，先期由副官處傳諭；壽日入署祝賀，除用黃色軍服與玄色大禮服外，其他概用玄褂藍袍之常禮服，不准穿白色或淡色長衫。夏季之服大都爲白色成淡色者，令下羣僚爭購藍衫袍，不論新舊，全市爲之一空。時值盛夏，其購而不得，或無力購辦者，則以藍緞夾袍代之，無不汗流浹背。有某縣知事，自外縣趕至，專誠趨賀，未知禁令，服白色官紗長衫而往，爲楊所見，立令驅出，竟因是撤職焉。

楊增新在新疆時，有愛馬，名「萬里駒」，健步如飛，日行千里，楊愛之甚，派專人飼養，備以華麗鞍韉；嵌以黃金寶石，更覺鮮明奪目，至其糞料，每日約需五元以上。楊未遇刺之前一日，騎愛馬於省署門外，詎料馬失前蹄，傷楊左膀。楊召卜者至，詢以吉凶，卜者課畢，謂主大凶，並與主將不利。楊惑於迷信，遷怒於馬，命人以繩縛馬四蹄，繩梢各置一馬，鞭撻而分裂之。軍閥素性殘忍，由此可見一斑。然卜者之言亦驗，豈冥冥之中，果有定數歟！

香翰屏雖出身行伍，亦頗好風雅，尤喜書法。有人求其揮毫，絕不辭却。下款常署名爲「半個書生」四字。因之廣州軍界中，有半個書生之稱。

唐繼堯幼孤，相傳其宗祠內有池，唐未生前，池有青蛙，於天朗氣清時，常出池跳躍陸地，金碧頭角，崢嶸異常，見人不驚，人以爲罕，亦不之擾。迨唐生時，池水雷鳴，蛙卽不見，由是遐邇相傳，唐爲神蛙再世，異日必非凡品，此雖神話，而昆明父老皆能道之。某次唐由港返滇，於柳州營次，有老嫗求見，唐深怪之，姑如所請。老嫗不拜不禮，見唐，但呼金龍星君而已，唐奇之，與之語，均係軍中未行秘事，唐更奇之，命隨軍行卜。出兵勝負，屢言屢中，途中唐爲備轎，嫗亦不坐，每後唐而行，而先唐於路，大有神龍見首不見尾之概，唐尊之如神，稱以仙姑。及唐復位，居以大廈，衣以錦繡，嫗不之顧，就昆明東關外之曇花寺爲休居之所。寺爲明末吳三桂愛姬陳圓圓舊居，仙姑不輕易見人，若有緣者，不論貧富，叩以休咎，亦示二三語，但隱約不易了能，其貌亦無異常人，但額下多一大瘤，居滇年餘，不知所往。

唐生平服用甚侈，尤愛聲色，載酒看花，幾無虛夕，常橫朔賦詩，以寄胸懷。

，茲錄其在柳州營次所作「西江舟中」一「象州夜泊」一「感事」三詩云：

十載浮名讀赤松，無端平地起英雄，大江流月波翻白，老樹經霜葉更紅，
放眼以觀塵世小，開襟一笑海天空，滄桑棋局知多少，又看旌旗在眼中。
橫朔江流望八荒，澄清依舊仔侗當，社城狐鼠應須伏，山澤龍蛇漫久藏，
事業從來空色相，兵戈猶是佛心腸，照人肝胆今仍昔，皎皎還同明月光。
擾攘數年亂未終，瘡痍不定愧元戎，樂憂有意分先後，造化無心問拙工，
雲樹漫忘歸倦鳥，漁磯猶望起飛熊，凱歌春酒香仍冽，共醉華山翠海中。
豪氣如雲，言中有物，有社城山澤，雲樹漁磯，兩聯，尤爲露骨，又讀其寄內詩，
亦足見其兒女情長矣。詩云：

歸來萬里話離衷，月影當窗燭影紅，又唱驪歌魂欲斷，海棠花下立春風。
花滿中庭月滿樓，雙燒紅燭看吳鉤，神州今日猶多事，兒女英雄兩莫愁。
贏得青絲書淚痕，果然別離最銷魂，憐卿誤嫁封侯婿，辜負華年慣遠征。
茶綠燈紅夜欲闌，肝腸說盡依欄干，芳心一點長相憶，明月天涯同樣看。
青衫翠袖兩多情，並倚紅樓話此心，大陸縱橫九萬里，倉皇戎馬忍忘鄉。
雲山萬壑盡中華，桃李情高偏着花，點綴乾坤都一樣，橫行到處可爲家。

顧品珍先世業葯商，顧雅不喜習量銖較輻之行，累欲從戎，爲家人所阻。然以求學心切，竟竊家藏鹿茸而逸，售銀走鄂，展轉流徙，始獲東渡，得交蔡唐諸氏而至顯要。生性儉約，主滇政後，事必躬親，身着補綴之灰布長衫，加一油垢緞褂，步行五華山，不識者不知爲一省之尊也。常蒞任之始，照例招待領團以篤邦交，顧於先日親赴私宅對門之餃麵舖，訂購肉餃四十碗，肉飽百枚，以備晌午與宵夜之需。及期各領事蒞臨，顧卽出以饗客，外來賓客，因久聞顧之吝名，亦不以爲怪，計其招待所費，不過三元之數。

繼蔡松坡督川之羅佩金，字榕軒，少行多不自檢，家人禁之，每踰牆而遁，久之行益無賴，家人乃禁錮之，羅以鍍水鎔斷鉄繩逃出，逼向龍友訛貸，年餘不歸，家人以其亡命，亦不之顧。嘗私某孀婦，爲婦翁所知，某日正幽會之際，婦翁破門而入，以兩家皆望族，名譽攸關，不欲聲張，取醋一碗，強羅飲之，藉示懲罰，羅無如何從之，由是聲名益劣，鄉里中無立足地點。後矢志改行，入武備學堂，旋留學日本，與唐蔡等同學，而至督川後因事爲唐所殺，死時身着棉袍一件，其中滿貯匯票紙幣及金葉，價值二三十萬，爲唐所得云。

趙佩，字周人，於舊軍閥中資格最老，督豫有年，藏緞巨萬，盡埋於督署院內，離豫時，因無法攜帶，均爲某軍部所獲，後出關依張作霖氏。居奉有年，與張且結金蘭之契，雖武人，喜揮毫，瀋陽市招，有爲其所書者。民十七，奉三四軍團有彰德之役，趙代張氏爲監軍，日與張漢卿，楊宇霆率衛兵，乘摩托腳車，視察陣地於磁州，邯鄲彰德間。年逾花甲，美髯拂胸，猶着軍服，紮布裹腿，矍鑠精神，不下壯年。有時休憩田間，與村農閒話云：我即前督軍趙某也。村農聞之多跪拜言：近歲重稅雜捐，非復使君當年情況也，趙聞之亦掀髯唏噓不已。

盧永祥督浙時，沈玄盧爲省議長。一日，盧邀沈往見，沈服俄裝，皮統大帽，儼然一斯拉夫民族，盧婉勸曰：「沈先生何以穿俄國服裝？這有點大不好看。」沈即作色曰：「俄國的政治制度，我們尚且要仿效，何況服裝？」盧亦莫可如何也，可見沈之豪放不羈矣。沈有愛人王華芬，以風流著，與沈同居後，其行動及生活，深爲人所不滿，蓋玄盧尚有革命精神，華芬則純粹一墜落女子也。當沈偕華芬返蕭山之時，一般青年，羣起歡迎，會場滿貼歡迎革命領袖沈玄盧；打倒無恥娼妓王華芬，」之標語。後沈因工作關係，奔走四方，常不在浙，華芬乃與

徐梅坤發生戀愛。清黨後，由沈告密，徐乃被捕，沈氣亦因之而大洩矣。

前直督李景林，人咸知其長於擊劍，不知其內工亦超極頂，嘗與人角力，李用指一點，遇者立敗，其工夫可知。自卸職後，日以授徒爲樂，惜其雄心太大，終爲造物所忌，致不復玩身致治舞台耳。

夫人韓粹儀女士，自幼卽習武道，貌斌媚，身長玉立，眉目間英氣颯然，精長武當拳技，又精運氣術，能手擘木石寸寸斷，劍術亦佳，稱爲女飛衛焉。昔年天津愛國運動，學生數千人與軍警衝突，演成流血慘劇。時女士肄業女師，目睹軍警兇殘同胞學子，不禁目裂，持童軍木棍，與刺刀週旋，如狂風掃落葉，木棍一條，如入無人之境，逢者必倒，卒解其圍，又背負受傷女生出險，救回垂斃男女學生二十八人，女士亦身受六創，幸精運氣功，雖傷亦不致入肉。計此役被其擊傷軍警十餘名，斃者四五名，事後雖查悉女士所爲，然無實證。年二十，孀李景林，夫婦志同道合，相得益彰，聞李之劍術及擒拿絕技皆爲女士所親授者。

張之江好武，尤好任俠，任察哈爾都統時，幕下奇客甚多。一日，有客來投，衣衫襤褸，背負一包，又窮又弱，張仍應付有禮。問客何能？對曰能吃。傍邊

衛士唾之以鼻，張叱止之，待遇仍然如衆。客極傲慢，飽醉卽眠，左右咸厭惡之，然以張待遇之殷，亦不敢驅逐。月餘，請告歸，張固挽留，不顧而去，左右請提來懲戒，張不許。該客走出半里後，倏然如風而回，以書一劍一贈張。張視書，乃武術秘訣，劍長二尺，鑲七星，點點金光，斬鐵如泥，張拜而受之。某年張曾提此劍參與國術表演，要人多撫而愛之。

孟思遠，字曙村，不得志時，固一傭工也。天津天寶妓寮搗兒某氏，常接濟之。迨孟爲督軍，每邀朋輩至天寶處飲博，晤某氏時，輒屈一膝爲禮，告人曰：「此吾大姊也。」孟迨亦欲效三齊王之厚報漂母耶？然某氏識人於風塵，亦宜乎其受報也。督吉林日，以識字無多，案牘批答，悉由幕友擬就朗誦，孟以爲可，則簽章行文；倘不愜意，則向幕友口授機宜。其亦「福至心靈」所使然歟？一日，孟於幕友案頭，瞥見素紙上，有行書「思遠」二字，訝曰：「這不是我的名字，孟於幕友案頭，瞥見素紙上，有行書「思遠」二字，訝曰：「這不是我的名字思遠嗎，誰人無聊至此，爲我簽名。」經幕友解釋，孟連曰：「看錯了！看錯了！」亦不以爲忤。事聞於外，咸以孟思遠呼之，未幾，孟卽去職。幕友告人，謂爲應思遠之識云。

褚玉璞原係綠林出身，曾一任直隸督辦，後被山東駐軍劉珍年槍斃；實則褚被劉氏活埋，其時監刑者，爲劉部之某連長。褚死時，身佩漢玉一塊，爲連長所得，活埋後，有某團長即詢玉之所在，連長不敢據爲己有，乃營夜起褚屍，還其玉。後此玉卒爲某團長所取去云。

褚在河北大學講演，有云：「做學生祇管讀書好了！管什麼政治，談什麼戀愛！共產還可以，共妻萬萬不行！你們好好讀書便好，不好！我要拿來重辦……」斯時，褚之某姨太太，係剪髮旗袍，後竟與人私奔。褚於盛怒之下，遂有嚴禁剪髮之令。

湯玉麟，性豪爽，重感情，驍勇善戰，故人咸以「湯二虎」稱之，張作霖得任奉天都督，論者皆歸功於湯，嗣以酬庸未洽湯意，遂率隊出走，終以張迎養湯母，敬奉備至，湯迫母命，且感張情，又率部歸張統轄。當郭松齡倒戈，乘勝迫近瀋陽時，張將出走，賴湯一戰，轉危爲安。某年，北京政府，邀張參加會議，張抵平後，瀋城留守當局，聞政府不利於張，會議結果，擬派委員前往迎護，當時無人敢應。湯在座憤而起立，率衛弁二十餘名，昂然登車抵平，出車站，即乘汽車直赴總統府。守門者，以湯穿上將制服未便攔阻，湯入，問明會場所在，挺

身直入，會議諸人，見突然來此不速之客，正驚愕間，湯則逡趨張前，大聲呼曰：「現有要事，速隨吾下樓。」一手持槍，一手挽張袖，且行且呼，匆匆下樓，出府登車，奔東車站，離平東去，張抵藩，詢知其故，感而泣焉！綜計湯之半生事蹟，誠可佩服，惟於熱河之役，聞風遠遁，胆量前後判若兩人，豈冥冥中關於中華國運歟？

陳樹蕃督陝時，有耿郭之變——耿直，郭堅——。時郭駐鳳翔，耿駐省垣，內外相結，約期舉事。耿於發動之前，懷槍直入督署謁陳謀刺；陳坦然接見，談笑自若，耿懼陳威，未敢輕動。出後，即率部叛變。士卒襲入督署搜陳，時某秘書出，與陳同姓，自內面出，與卒相值，卒呵之。某謂我陳某也，欲何為？卒以爲即陳也，遽殺之而走。陳聞變，越牆而出，陳之未死於亂也幸矣。

蕭耀南，鄂黃岡人，鴉片嗜好極深，有老槍一，甘蔗質，油漬絕厚，據傳可以少量烟膏，解大量烟癮。尤貴者，吸時，清芬滿口，非若尋常物，口解癮而不聞香也。蕭視同奇珍，恒以眩客，既沒，此寶竟淪漢口烟窟中，窟主乃以之號召，命名曰「蕭耀南」，漢上癮君子未與「蕭耀南」接觸者，每嘆爲虛此一生焉！

某年禁毒令下，全國幾雷厲風行，漢口市長爲治本計，大索烟具沒收之，「蕭耀南」瀕於危者屢矣，卒以金錢魔力得免脫。三月某日漢上新聞紙爭相宣傳，謂「名槍『蕭耀南』被抄獲」，驟見之，一似蕭氏復活而被逮。不亦趣聞也乎。

某日，武昌大朝街某寓，設壇扶乩。有頃，乩筆大動，書「蕭耀南降」。設壇者咸稱蕭氏臨壇矣，曷不叩以時局？語甫竟，乩筆又動，寫七絕一章，詩意在可解不可解之列，第蕭氏生前學力，未聞其長於詩學，司乩者固弄虛玄耶？不能使人無疑。詩云：

雲散霧收日在東，江流千古送英雄，鶴樓自作梅花弄，瀟灑人前一笛風。

張宗昌督魯時，其父張文富，自刻印信，文曰：「山東督父張文富之印」；其母侯氏，當仁不讓，亦刻印信曰：「山東督母張侯氏之印」，老夫婦彼時用之於膠東一帶，發號施令，並任免行政人員，其響如應云。

張宗昌雖屬軍閥，然其一生豪爽，有爲人所不能及者。記其在平時，遇某友與北京飯店，趨與握手，忽詢曰：「君何愁眉不展若此。」某君告以有友因經濟困難求助，力有未逮，是以憂耳。張乃自衣袋取百元鈔票一大束，計八千元，交某曰：「可取此去，以救貴友之急。」某拒而不受，張遂拔手槍指之曰：「若不

受，即將汝槍斃，以儆不肯幫友忙者戒。」一月之後，某君將款璧還，張早忘却此事，經再三說明，始能憶及之。又張與前招商局長趙鐵橋善，一日與之飲，酒酣耳熱，張云：「宋教仁之被刺，舉世知爲袁世凱授意洪述祖，趙秉鈞，轉唆應桂馨指使武士英所爲，其實北站行刺，余與武士英二人共爲之。其時余落拓滬濱，利酬金五百元之鉅，遂冒險一試，當宋下車時，余先發槍，武繼之，一時秩序大亂，余遂乘機兔脫。」此爲趙氏生前秘語其至友者，至張死後，始傳出。果然，——則張之死，固以其道還其身也。

張妾極多，至張死時，尙有十六人，新納之北平鼓娘李艷紅居末。生前在平與吳佩孚同宴；失意軍閥，於席間共論天下事，張以三國張飛自居。吳卽笑曰：「張飛不好色，那有十幾位太太？」言下大噱，張亦狂笑不已。

張被刺之前數日，曾與韓復榘聚宴於石友三宅（按張韓石三人同盟兄弟），其時韓介紹一鄭姓參議於張，甫詢姓名，張卽覺不安，久亦無事。張臨行之前夜，收檢行裝，有手槍一隻，石贊美不絕，張卽慨然贈之，石不受，乘張不備，置其行李中，——蓋石冀張於車中開行李，時必賂之。孰知張臨別依依，不惶及此，遂致遇刺時，無還擊之事。——不然，以赫赫之張督辦身傍，能不置一手槍以爲防禦，是亦張之死也，冥冥中固早已預定矣。但不知韓所介紹之鄭參議，是否刺

張之鄭繼成也。張長於武事，而拙於文墨，其督魯時，所有公文案卷，悉委之參謀秘書等代拆代行。某日張忽發豪興，親自批閱公事，中有一案，係某縣公民控告某稅務所長者，張閱呈大怒，顧左右曰：「某當槍斃」。左右唯唯。將軍乃授筆醮墨，將照此批矣，左右咸爲某所長危。顧張忽而沈思，忽而作勢，欲書而止者再，歷久不書隻字；最後，僅乃批一「閱」字，——蓋張想不起槍斃何寫法也。越日，事爲某所長聞，急倩將軍親信代爲說項，張召之入，某戰慄無人，色以爲不死，亦將罷職矣。熟知張已忘其事，此時却霽顏曰：「下次不再胡鬧就得啦！」因此某所長仍安於位，使張而能寫槍斃二字，則當盛怒之下，筆尖所指，則必無倖免，豈特去官而已哉。

張宗昌生前有一妾，人咸呼之爲四太太，乃平津滬最負盛名之紅妓，民國十五年間，張在津納之爲妾，寵愛備至，因此該妾亦十分豪富。迨張宗昌在濟南失敗，逃避大連，該妾遂避居天津，行爲不檢，姘一朱某。不久，該妾所有積蓄，已揮霍無幾。適張由大連返平，該妾又復依張，久別重逢，張狂喜之下，亦不追究其既往。該妾歸後，暗中仍與朱秘密往來，北京各著名飯店，均開有房間，專爲與朱謀面之用。日久事洩，爲張查覺，遂密偕劉懷周等人，乘汽車馳往北京飯店，蓋張偵知該妾已在北京飯店，故決心往捕。不期該妾狡滑；最初原擬赴

北京飯店，迨抵北京飯店後，又由該飯店後門轉出，而至中央飯店以會朱，藉以避人耳目。故張抵北京飯店，竟致撲空，張憤怒之下，乃就各飯店搜查。後由中央飯店將該妾提出，時朱已先逃，張捉姦未能捉雙，惟已證明該妾確在飯店中有不規則之行爲，因此將該妾，押回寓所，力加追問，該妾始供實情，張憤怒之下，追索財物。當在該妾寓中搜出二十餘萬，張大罵不已，給該妾洋萬元，遣之他去。該妾有翠鐲一隻，價值六萬，被張沒收，該妾情人向張討索。張乃令書三年內不准在平津滬爲娼一紙；期到付鐲。該妾遂避居天津，不敢胡爲，以待三年期滿，得此翠鐲。不期中途張被殺，此事已成泡影。迨至張母遣散諸妾後，該妾亦向張母要求三項：一，未斷夫妻關係，須給贍養費；二，伊有翠鐲一隻，係前清慈禧太后御用物，張聲明係代保管，須賠償四萬元；三，東單三條房產，係伊款購置，契上爲雅仙名，當歸伊個人所有。如不滿意答覆，當訴之法律，張母亦聘律師，將由法律解決，張之親友正從中調解，尙不知結果如何？

陸建章在清光宣間，任山東曹州兵備道，曹兵素悍，故當教案學潮起時，陸即捕殺多人，其嗜殺蓋不自民國始。陸與馮段等俱爲小站先輩，視徐樹錚，則蔑如也。民國初年，陸駐京畿爲軍政執法處長，暗受項城及趙秉鈞等之指揮，民

黨人之被殺，或失踪者，不知凡幾。獨章餘杭先生，觸項城，爲陸捕禁於某處，始終優禮之，未加害焉。雖錮其言論行動，而起居飲食，則予以自由，毫未受辱；且每月至一定時期，則贈金數百元，不得謂非異數也。或曰：此出項城意，不欲絕此讀書種子；或曰：吳縣張一麟先生，實左右之，時張爲項城掌機要，時進以重視儒生之說。然陸督陝二年，積財產甚多，卒以胡笠僧攜獲其子，脅以去職；而陳柏生則乘機而截其去時之財產，回京後遂一無所有。其夫人因此兩役，激成瘋病，以至慘死，厥後，陸身亦遭慘殺。——因果之報，誠如是耶！

胡笠僧督豫時，慷慨好客，趨之者衆。有人往謁胡，置大衣於客廳中，移時，大衣已不翼而飛矣，其複雜如此。又胡體甚胖，不耐久坐，嘗於大會中昏昏然睡去，左右有勸其打起精神，勉強周旋者。胡曰：『謁者非索餉卽謀事，余無錢無事以應，不睡何待，苟有益於國家者，余自醒矣。』後因中腕脈門處發疔，臨終前一日，餐後就浴，左右力勸不聽，污水入創口，浴後，又不戒於酒，遂卒。胡大度有容，御下極寬，親士卒如自家子弟，統率國民二軍時，兵多餉絀，一日卒士有入帳見胡索餉者，胡謂之曰：『若諸操法否？』卒曰：『隨總司令有年，安有不諸操法者乎？』胡曰：『善，若今索餉，須先者操法而後予。』乃立帳上，

司口令，大聲呼：「立正，向後轉走！」卒應聲立正，向後轉走，如法，將及轅門，胡終不再發「向後轉」之口令，卒無法，出轅門而去。

唐生智，字孟瀟，好佛，雖日在戎馬倥傯中，每日必入佛堂禮佛，對於兵士，亦多以佛理感化之，故其部下多抱救世之心。丁泗橋一戰，竟卒厥功，其有造於國家，可謂大矣。聞唐之祖父，在前清曾充軍官，職任統領。時洪楊輩雖已失敗，而石達開尙在四川，唐祖領兵進勦而克之，令軍士不准多殺。後數年，忽一日夢石投刺相謁，正驚訝間，而家人來報，夫人生子矣。醒而思之，夢中情景，歷歷在目，心惡之，將產兒棄諸郊野。又隔十餘年，一夜，又夢石來，醒則人報添孫少爺。欲棄之不可，因祖孫又隔一代矣。聞此即係唐軍長。唐幼時甚聰穎，長亦仁厚，治軍有方，原有模範軍之稱，其所以能光大門庭者，或係乃祖入川時，不肯多殺，而有以報之也。

唐生智財產甚鉅，其不動產；如首都玄武門外百子亭傍，唐氏曾築有精美洋房式百餘間於該地，約值三百萬左右，裝璜美麗，雄偉絕倫。當建築時，有運土小鐵車數十輛，照例須向工務局繳納車損，不然以違警論，而唐氏令小工於車上繫一小鐵牌，上書：「唐生智運土車」字樣，警察果不干涉，聞唐氏在湘所置之

不動產，爲數約值五百餘萬元，此不過其財產之一部耳。

鈕永建從事革命工作，不遺餘力，現前妻已亡，生兩子，長子愛好運動，以撐竿跳而跌傷殞命，次子亦死於非命。女三人，幼女尙未出嫁，隨父從軍，衣男裝，驕有丈夫氣，不知者，幾不解其爲女子也，平日愛喜騎馬，天賦男性，一未來之革命偉人也。續絃王氏，年二十八歲，擅文學，爲鈕之賢內助焉。鈕氏在革命軍中歷史甚久，其不嫖，不賭，不吃烟，不飲酒，數十年如一日，爲軍人中不可多得者。民國十五年冬，其友某君，送給鈕氏有川菜館之大雜會一大盤，以爲除夕團年之敬，鈕氏不特不受，且復函云：「革命黨人，不應有此腐化之應酬，特將原件璧還。」一般人聞之，均謂鈕氏力矯陋習，不愧革命黨人本色。後長江蘇民政，爲其父陰壽，大發請帖，捐錢辦學；又鈕女珉華在美與梅宗慶結婚，鈕在滬，由協進學校代發鈕氏夫婦具名請柬，邀請戚友宴會，爲之慶祝。——說者謂鈕氏已非昔日之眞面目矣。

方本仁，字耀亭，鄂黃岡城六十里方家坪人。粗讀詩書，雅好文墨。任江西督辦時，事無巨細，躬自爲之，方眼一大一小，稱爲鴛鴦眼——其貴在此——；

方耳極軟，讒言易入——其害在此——。某年從族人請，竟將黃岡縣署遷移團風鎮，該鎮距方家坪僅數里，族人爲完糧納稅，出入官衙較易，故有此議。卒以團風地窪，時有淹沒之患；土匪出沒，縣署恆有搶劫之虞，後經邑人請求，仍將縣署搬回原址。由此可見方之爲人，盡從小處着眼。

夏斗寅，字炳靈，麻城人信奉佛教，主鄂政時，曾大修寶塔禪寺，施佈庵觀寺院，大開其慈悲之門。據聞夏氏幼失怙恃，依姨母而長成，姨母固篤信佛教者。更勸夏氏修積功德，故夏施捨之因，實則報其姨母養育之恩而得其歡心也，故一時有迷信主席之稱。其原因，不外因習慣而成自然，凡一舉一動，遂莫不含有迷信色彩，卽其遷省政府署，豎偏旗杆諸事，已可見其迷信之深也。又聞夏在武昌，構新廈一，美輪美奐，所值實屬不貲，當落成之日，卽有僧道踵其門，設醮奉經；烏烟瘴氣，達半月之久。並聞合家遷入之前日，有妙齡女尼多人，曾在其新居諷經一日，翌晨，合家眷屬，始正式遷入矣。

夏氏體力雄健，神采怡怡，有常人所不及，然其致胖之由，外人鮮知。當夏任武漢警備司令時，在湖北體育競賽會之期，夏亦出席，見鄉村師範學生，裹足赤脚，着青衣，戴箬笠，極爲贊賞，並語各新聞記者云：「本人在學生時代，瘦

弱不堪，且患肺癆，乃從事運動，早起鍛鍊，迨入軍中，更與素志相合，行之匪懈，不二年，而夙疾若失，未幾，精神亦漸漸煥發，向之瘦弱之軀，已變爲肥碩，每值戰役，且能健步，此完全得之於專心體育者。「吾國人有東亞病夫之稱，果能如夏氏之鍛鍊，特以恆心，又何愁不轉弱爲強耶！惜乎！不自覺耳。」

夏氏前養疴於武昌珞珈山，深愛彼間風景幽秀，因思各省名勝之區，多有名賢遺迹，令山水生色。時蔣中正駐節漢口，督勦赤匪，其豐功偉烈，可銘鼎絃歌。因此夏氏擬在珞珈山東湖湖心，建一小亭，題名「中正亭」，藉湖山之勝，彰汗馬之勛；俾往來遊觀之士，知此亭之設立，與西湖蘇隄同一意義，而增其徘徊景仰之念焉。

賀耀祖於北伐時，所向無敵，孫傳芳望風披靡，首都卽係該軍所克復，部屬皆湘中健兒，紀律極佳。賀雖武夫，然剛健風流，用情頗篤。民十九春，娶某院長第三女公子爲兼祧，女公子葦葦年華，秀麗端莊，時賀年已三十九，梨樹棠花生術，致結褵二載，一病不起，歿時年僅十九耳。絕世芳姿，長埋黃土，賀一痛幾絕，淚如斷絲珍珠，賀氏追念生前之情愛彌篤，於其死後厚禮塋斂，用沉香木

棺，值千八百元。殮時，賀痛哭失聲，以傳家珍寶多件，爲之殉葬。至今與賀談及往事，猶唏噓不已，可見其悼亡之痛，未遽忘也。

陳調元朱培德諸要人，時至南京川幫之蜀峽飯店會餐，而陳之資格尤深。某次，陳在此宴客，店主乃親配菜單以進，多爲該店特烹妙品，詎陳等食竟，連稱不佳。時有茶房乃告店主曰：「君不知若輩口味，下次如來，菜單由我配可矣。」越日陳等復至，食之果大讚美，於其中燒粉絲及炒菠菜二饌，尤讚不絕口，且取其菜單，珍什而藏之，自是每來必食炒菠菜與燒粉絲，蜀峽以粉絲必須先數小時泡就，以陳故，常預泡以待其來。陳昔年喜食粵菜，常與李濟深等到安樂酒家，近則因嘗炒菠菜而好之，口味爲之一變，足跡亦以在川幫諸館時爲多矣。

楊森，字子惠四川人，前因戎馬倥傯，心力交瘁，得一漏腦之症，嗣雖經中西名醫診治，顧旋發旋愈，迄未能除根，常病劇時管頭目暈眩，輒至暈厥而踣，幕友某君擅歧黃之術，謂腦漏病宜以上好鼻烟時時嗅吸，久之自可痊愈，楊納其言，因向故鄉選購上等鼻烟寄川，逐日嗅吸，果爾霍然而愈。惟川中鼻烟壺皆普通質料，難覓佳品，仍託友向故都物色，有遜清某遺老，因手頭拮据，託人鬻之，

該鼻烟壺係瑪瑙琢製而成，式樣精美，楊以一千二百元之代價購之，珍什無已。

楊性喜蓄洋犬，遇有良種，不惜重金相購，家中蓄犬極多，公餘之暇，輒飼犬以爲樂，惟對本犬，（卽中國犬）則極厭惡，其治區內，絕少蓄之者，偶有發現，卽遣驅殺，謂本犬種劣且穢，恐與洋犬交接也。其僚屬，均服中山裝或西裝，無服長衣者，蓋楊最恨男子服長服，謂奄奄如病夫然，對男子蓄髮，亦加反對，楊平居御西服，剃光頭，如牛山濯濯，不部下竊名之曰「洋僧」，與楊森同音，謂其西其裝而光其頭，正如洋和尚也。

王家烈解職後，來平寓公，某日至天橋問卜於星相家，拈「術」「翁」兩字令拆，星相略謂庚尅木，木年不利於王運。王笑頷之，又矚看相，星相曰：先生面如品字，上狹闊，天庭雖狹，出身似陷孤苦，但兩額高聳，雙目炯炯，眉毛濃黑，威武有光，自是百萬軍中勇將，且地角方闊，後福綿綿。王因圍觀間人太多，乃擲銀幣一元而去，而瀕行時面有喜色，似頗佩卜者之有明見云。

劉珍年出身於保定軍官學校。民十一年間，襤被來舊京。閑居魁元店，欲謀軍部差遣，不可得，侘傺懷喪，窘困萬狀，有友楊某，業西醫，劉時與往還，

賴其接濟，楊亦以其爲不羈之才，終可際會風雲，恒子闕郎。迨劉輾轉而入直魯軍，楊仗助尤多，前後所費，達數百金。劉窮途得此，感激涕零。瀕行，詣楊所，珍重而言曰：「此次在京，不至顛沛而亡者，皆賴君賜，他日倘有寸進，決不相忘！」迨劉駐防膠東，意謂得志，首即飛電召楊，畀以東海關監督。歷時二載，未嘗更動，迄中央統一國內財政，簡任各關監督，楊始解組。卸職後，劉再命其代表駐京，且知其業醫而不解政也，囑以閒卽習政，俾有所用。劉遇楊之厚，部屬莫與儔，蓋所以報相救於患難之德也。劉稱雄膠州，以槍殺褚玉璞事，較快人意。據聞殺褚舉動，不在褚而在袁冬使；當褚被擒時，願納六十萬金以買命，雙方業有定議，褚亦電其家人，籌措款項，不圖在此期間，劉忽推翻前約，將褚槍殺，亦說活埋。緣褚督直時，奉張宗昌密令，斃畢庶澄於烟台，畢有寵姬袁冬使，痛良人死於非命，遂蓄意報復，嘗以重金覓勇士，謀刺褚而未能。民十八褚在烟台被捕，袁偵悉，乃假事謁劉，以色爲媚，秋波所及，劉果大動，欲納爲窻室，袁乘機以殺褚爲侍巾櫛之交換條件，劉諾之，褚於是畢命。事竣，袁忽鴻飛冥冥，蓋劉爲袁所騙矣。

劉饑於食，每餐必吃肉三斤，飲酒二斤，方能盡其量。自膠東事變後，劉卽調赴浙東勦匪，以縱兵殃民被控，遂拘於杭，聽候查辦。所居地名曰「洛廬」。

對面爲西湖春便餐館，烹飪極佳，劉遂月以五十元在該地包飯，每日往餐縱飲，以度其縹緲生活云。

石肇武，川軍將領之一，好色，凡屬民間婦女之略具姿色者，石輒嗾使所部，以暴力劫之，以供其發洩，如稍違抗，則殺之。一日，石於某寺中遇一艷婦，驚爲國色，卽令弁兵強劫至營，正圖強行非禮時，而其師長，已單騎馳至，直入營內。石聞訊大驚，遂棄艷婦而出，且笑詢師長曰：「師長駕臨，有何訓示？」師長曰：「汝平素在外橫行，余從未加以干涉，今竟將我的太太劫來，未免太笑話矣。」石始知適所劫者，乃師長太太也；遂惶悚請罪，立將艷婦釋出，雖未白璧被玷，然已飽受虛驚，面無人色矣。成都有某女校，其中嬰宛，不乏佳麗。石竟向該校長言，欲遴選該女生體格強健者編爲女衛隊，校長以須徵求學生家長同意對。石知非以武力強劫不可，遂派兵一營，將女校包圍，校長及教職員學生，莫不大驚失色。幸當地縉紳，亦有女就讀該校，羣向劉文輝說項，劉遂飭石將包圍軍隊撤去。然該校自經此一度風波，已門可羅雀矣。又成都文廟街，有一巨宅，材畫棟雕樑，堂皇富麗，爲某縉紳之巨宅，詎忽爲石所垂愛，飭人向縉紳言，願備價以購，紳不允。石乃派手鎗兵一營，入駐該宅，紳無奈，祇得狼狽避走，復

託人向石說項，願依照前價相讓。——石以紳無誠意，卒以暴力佔居之，後石軍已被劉湘驅走，想該宅已物歸故主矣。

王懷慶昔任步軍統領，逞一時權勢，攬圓明園山石爲己有，堆築假山，旋以物議沸騰，出示嚴禁偷運，自盜自禁，固大好文章也。該邸現已歸燕京大學，悖人之物，王氏誠不易享受。晉騎兵司令趙承綬，於某年構私邸於大同之雲崗石窟之側，所有工事，皆皆爲其部士兵給役，將諸小窟之石，移補趙氏花園牆壁。該窟建於魏太和時，傾舉國之力，始經營成功，石窟千孔，臨崖排壑，幽洞處佛，鬼斧神工，外人遊斯地者，莫不驚心駭目。憶民十九間，氓人乘機竊佛，出售外人，中央聞悉，曾令大同縣府，專責保護。然以趙氏之愛，致千餘年古蹟，毀於一旦，令人不勝惋惜，此與王懋宣據圓明園山石爲己有事，固無獨有偶也。

趙榮華，字錦堂，魯人，以其兇殘好殺，亦有稱以趙二虎。性雖剛愎，然對錢財，尙不重視，其賭博時必求贏，贏亦不斤斤於資，蓋欲藉以自詡賭術也。宜昌商會長某，一日陪趙鬥雀，趙之牌本風成坎，白板已開明槓，發財九萬，兩對聽頭，會長適居其上，牌亦混一色兩番，單弔發財麻將，趙對家爲宜昌縣長，知

趙必聽發財，故放出以求取悅，詎會長竟將牌倒下攔和，不虞以開罪矣。趙怒極，拍棹頓足，並將發財嚙破，會長見狀大懼，聲言詐和，願受罰！趙冷笑曰：「汝會贏，則贏耳，我雖姓趙，並非如趙匡胤之輸打贏要也。」是局乃不歡而散。逾數日，趙部有解土匪到者，案涉商界中人，趙聲言，須商會長具保，可免罪。會長因商家環懇，竟具保，趙召會長來，而笑諷之曰：「汝胆真豪哉！敢於保匪，須知保匪者即匪也。」喝令左右，將會長暨匪案全犯，縛赴法場，一律殺却勿論，會長被縛後，大呼冤，無敢營救者，臨刑時，會長已殼棘無人色！趙至其前笑問曰：「此時風味，較前日發財弔將如何？」會長爲叩頭乞免，趙復手釋其縛，曰：「余特同汝開大頑笑，請勿懼，此時更至余署，決一勝負可耳。」會長頗聲諾之。此固見趙之滑稽，然軍閥作福作威，生殺任情之狀，亦可概見矣！

石友三，有季常癖，蓋因石未得志時，頗仰賴於夫人之幫助也。某年秋因公赴津，乃與僚屬友好，終日花天酒地，一擲千金，毫無吝色。一日觀坤伶程艷芳戲，驚爲天人，當即定情於某飯店——卽其行轅——。繼贈以行頭數襲，終乃不顧利害，以七千金娶得，携之返邢鎮。時石駐順德府，惟畏大婦知，乃以花車爲藏嬌之金屋。石每晚必宿於此，大婦有問，則詭以酬酢忙迫應之，如是處月餘，

相安無事。不意大婦以石每晚宿於外，事出有異，乃傳弁兵詢之，均曰不知。夫人大怒，率大批娘子軍趨至市內各民宅搜尋，數日無所獲。益憤，叱人將石找回，嚴加拷問，石矢口否認，繼以婉詞哀懇，始得解顏，一場風波，至此告一段落。後經人說項，雖事務忙迫，准石每月宿外兩次，多則不許。事後石對人曰：「不是我早有妨備，藏嬌於車上，那可要了命了！」語時尤悻悻然，而娘子軍大搜順德府一段趣話，流傳人口矣。

周亞衛，字普文，浙江乘縣人，精外國語，爲軍人中特出，頗得蔣介石先生器重。其人廉潔不阿，除有正式任務，穿制服外，居家或外出應酬，恒喜衣土布中裝，戴爪皮小帽，不識者，絕不知其爲一中將也。其夫人亦其賢淑，烹調澆洗，恒自操作，其一飲一食，均與下人相同，此一對賢伉儷，誠近時宦海中不可多得之人也。

閻治堂，前直系健將，固赫赫一時之權貴也。惟其人性喜漁色，當充團長時，曾一度駐節保定，日必微服獨出，偶於團部附近，賭一少婦，裝束妖冶，秋波四射，閻一見目迷心醉，逕趨前答訕調笑。少婦固王於勾引，見閻衣冠楚楚，闊

緯異常，雖不悉其爲何許人，然必決其爲急色兒，遂許與幽會。夜闖潛入其家，方待周旋，孰料少婦窺見，懷有紅綠鈔票多打，陡生出奇制勝之捷策，佯以如廁外出，囑閻少待，乃潛述其夫。其夫方持不抵抗主義，屏息後庭，比聞婦策，操刀大罵，兇不可當，直趨閻室。時間已解衣入幕，聞聲驚起，其夫掩入，刀光閃閃如霜雪，閻駭極，僅著褲叉跳足奪門而遁，少婦尾追之，大喊「捉賊」不已。闖出門直向團部奔走，守崗兵初聞少婦怪嚷，繼瞥見一赤身男子狂奔而來，莫知頭腦，遂喝令「口令」，一面向空鳴槍一響。閻羞憤不及答，只連聲曰：「我……我……」少婦聞槍聲即不敢追。閻始免後顧之憂。及從容踱至近前，衛兵熟視，乃係團長，立敬禮舉槍。閻喘息之下，囑令「勿說！明天有賞」，翌日果見召而賞之曰：「你們出去，千萬留神！別上了我那樣大當。」衆皆唯唯。

白暨武參贊戎機，久居蓮幕，頗邀吳子玉將帥寵任，一日軍中召開緊急會議，白須列席，久而未至，吳心滋不悅，遣使往召；則見白正橫臥烟榻，對燈悄然，並裸其下體，使人以鴉片烟抹其殺道，工作甚爲緊張，使者大惑，返報吳，以的疑故，未敢直陳。吳詰之，始吐其實。至是吳深爲嘆惜。蓋白烟癮極大，並患痔甚劇，有人建議，試抹烟膏於殺道，其痛立止，從此白於過癮時，必先實行此

項工作，否則不能過其烟癮也。據聞最奇者，烟膏抹於肛門，竟能一吸而盡，外邊涓滴不留。聞昔哈爾濱有俄妓，醉後無客，常以啤酒瓶，拔去其塞，插入私處，汨汨作響，旋將啤酒一吸而盡，亦可謂之無奇不有。

靳雲鄂，字頤恕，自解兵柄後，即研究船山學說，曾偕張元白先生遊麓山，長沙船山學社同人及湘中耆宿黃譯久等，陪靳往瞻船山講學故址，靳氏放下屠刀，勤抱書本，足當欽佩。後靳雲鶚與張懷斌之子象樞，傳聞在濟南法院涉訟，緣以張象樞在濟南四大馬路小緯二路西，有慶雲里房產一所，房外圍牆，侵及經四路以南，橫貫大緯二路之東，自一緯路起，西迄緯二路止之舊有公路路基，逾越該公路北界，直達南界，勢將該公路堵塞；在該路南有基地一段，經人投資，築遊藝場一處，名大觀園，成立後，該處市面頗見繁榮。惟以張氏圍牆有礙公共交通；復查濟南商埠局舊案，及公路兩傍所豎界石，可證該項圍牆已將路基圈入。常由大觀園方面，挽靳雲鄂逃向張懷斌及張氏管家等請求拆讓，又由靳氏託友疏通張懷斌，曾經允可，歷時既久，迄未實行。靳氏乃用「義務園工」名義，在圍牆外書「民衆請命，此路何日得通。」標語。事後經人向張氏告發，張遂委託張步青律師，以侵害權利爲由，依法起訴。濟南地方法院，受理該案後，即稟傳靳雲

鄂到濟出庭辯護。靳接票後，深覺怒憤，又向濟南法院提起張象樞侵害公共交通之反訴，雙方靜候法院解決。惟靳雲鵬署名「義務園工」，衆口傳播，以爲談笑之助，因之靳張涉訟問題遂傳播遐邇云。

陳漢章，曾充湘西第二師師長，體軀碩大，語不改鄉音，所部皆陳家子弟，外姓外籍者絕少，有妻妾十一，各以其姓呼「口太太」金屋櫛比，且以戶通，陳夜不虛夕，夕且數女，尙有不足，日常則外出獵豔，妓院土寮，時有衛士如席，環侍於門者，陳行樂其中也。該縣縣長某，由省携眷履新，到任之翌日宴陳，陳見其夫人，涎垂三尺，一日乘某外出，逕趨其寓，以衛士守門扃戶，奸之竟日，來人衛士則攆駕云：「師長在內，移時再來。」某縣長雖有所聞，攝於威不敢歸也。一日，陳在某宅作葉子戲，負千金，於是暗弄手法，和一大牌，然轉瞬之間，被揭發多葉子一張，陳老羞成怒，拂然作色曰：「多一張算什麼，和了便算。」衆莫敢攪其怒；仍付以如牌之籌。陳連年搜刮所得，除大量私購軍械，疊疊黃白，不下億萬，窖之於鄉里塞內以兵守護之，或勸其存之銀行，勿聽。諸姬妾金飾無算，每出，不乘輿而乘馬，珠光寶氣，咄咄逼人，望者卻走，不敢或戲！又娼妓之媵陳垂青者，陳亦一任其需索，無吝色矣！陳死，姬妾瓜分其財而散。

弟陳渥揚異幟，逆叛時，軍需所出，卽陳奪於鄉之纍纍者也。

謝嬰白，名琮翰，惠陽人，辛亥之役，從黃克強轉戰武漢三鎮間。民國建立，棄職走東瀛，轉習法政，卽娶日女爲妻。後任陳炯光參謀長，旋入張向華軍中。謝雖武入，而恂恂有儒生氣，嫻日文，當任陳炯光參謀長時，謝友葉某，嘗馳馬惠州城外，馬蹶大創其腦，治五月而後起，然記憶之力半矣。又貧甚，幾類白癡，生計亦不能維持矣。謝任農工廳長之日，或言其事，亟於薄暮便服訪之，握手殷殷譚別後事，出金爲籌醫藥，是其爲人殆亦武裝同志中之不可多得者也。

張發奎，遊歐時，友人設筵祖餞，有惋惜組庵先生之不壽者，張舉杯痛飲，引吭高歌，淚隨聲下，羣相勸慰，張拭淚曰：「好人死完了，只剩壞蛋，怎不叫我難過。」雖忿恨語，亦可想見其人。張氏曾於馬占山苦鬥黑龍江之時，誓師出發，不幸馬敗。張乃以軍權交吳奇偉，出國游學。在國外凡三年，其治學方法，迥異于人。當留德時，治學甚勤，其法：先定一問題，經研究後，自信有得，乃請德國學者，及我國學生共同討論，而絕不受講堂之拘束。其所研究範圍，則至廣泛除，軍事，政治，經濟之外，並及飛機駕駛及修理之術。

吳思豫，某次赴南昌，寓百花飯店十八號。一日，茶房携一麗姝至，其勤務卽謂有客，此姝可就余室——三十六號——小坐。俄而掩門聲起，約半小時後，復轉送至吳室，室中遂笑語盈盈，翌午始去。店中咸謂吳故遣勤務探捫，以妨風流之病；或謂係勤務故意措油，議論紛紛，終莫能定論云。

文鴻恩長上海公安局時，向華安公司投保人壽；用以妨意外也，保額五萬，期限十年。公司派醫詣驗，文氏體格矮而重，腹過大，且小便內有蛋白質，考驗時頗費斟酌。聞文氏於解衣受驗時，其腰間尙佩有手鎗一支，子彈一排，詢以故，則答以職責所在，防身具則不可須臾離也。

熊武輝原配吳氏，後聘夫人顧竹筠，顧有妹名柏筠，竹筠未嫁前，一雙姊妹花，共負笈東瀛，二人才學，妹過於姊。竹筠嫁熊後，柏筠時依姊氏而居，因其天才敏捷，熊極鍾愛之，有時私稱「我親愛的三姨」。熊任上海警備時，柏筠亦隨之，宅內上下人等，都呼之爲三姨，或姨小姐。熊宅有女賓蒞止時，柏筠出而周旋於羣雌之間，笑容可掬，偶然出門，姊妹相偕。迨竹筠逝世，柏筠仍留熊宅照

應諸公子；對熊氏飲食，亦分暇兼顧熊。十分感激，乃遵竹筠遺言，請張治中爲證婚人，遂完成「有情人成眷屬」之美談。

黃漢湘，湖南人，爲老同盟會之重要份子，辛亥之役，曾單身光復吳淞，任五省水警總監，贊助各省革命軍，厥功甚偉，後被袁世凱調來北京，任將軍府將軍。惟黃生有異相，事爲袁氏所聞，時袁已萌帝制念，凡人有大貴之相命者，嫉之特甚。聞黃有異相，乃卽加以通南罪，拘之獄中，並派人至監驗看，邇時黃之異相，竟無所現，驗者回報，袁對黃始稍放鬆，否則早作刀下鬼矣。迨袁死後，黃始被釋，然在獄三年，已飽嘗鐵窗風味。惟平生廉節自持，而又慷慨好施，見親友中有危難者，或傾囊相濟，或代任艱危，人多稱之爲使仙。有爲陳熊叔者，亦湘人，家甚貧寒，知黃慷慨，乃與之交。一日，陳兩妻因在北海公園見怪得病，回家後卽同時身死，陳家既感貧乏，而一切用費，自無措施處，乃卽至黃厲告急，時黃亦甚拮据，聞此慘事，卽銳身自任，所有一切用費，均賴黃張羅，棺內外，及抬埋等費，約一千數百元，而無吝色。

劉湘之業師沈象乾，清秀才也。前在醴陵審業學堂任監督職，值劉家貧，出

外謀生，輾轉流入湘省，託人介紹，得人鑒業學堂肄業。劉因命運潦倒，讀書頗知努勉，每試必名列前茅，沈甚器重之。一日，喚劉至，謂之曰：「汝天資穎慧，器宇非凡，將來必非池中物，久滯此處，恐將淹沒長才矣。川督趙爾巽係吾舊雨，吾將介紹汝前往，謀一出路。」湘聆言深致感激，遂束裝西行，及謁趙氏；趙因沈情面，遂予栽培，曾幾何時，一帆風順，竟握川省兵符。劉念前情，曾一再函請出山；無奈沈淡於名利，寄情山水，對於湘之函件，一笑置之，未稍動於衷也。嗣後川戰爆發，川民重苦，沈氏聞之，對劉頗加厚非，作書痛責之云：

聞汝在川大小數百戰，我並未干涉，現值國難當頭，無論汝氣是否難忍，應稍具天良，明白大勢，爲何輕動干戈，而落千古之罵名耶？况當初非我加以提拔，汝充其量不過一勞工而已，今汝榮顯矣！尙不知足，荼毒生靈，擾亂桑梓，居心如此，非吾徒也，應速息兵，免貽後悔。

此電發出後，數日，卽得劉覆電，詞極恭謹。沈大喜，且曰：「湘不忘本，可謂尊重師道矣。」或謂沈曰：「劉之回電，爲滑稽敷衍之手腕，而川戰日烈，足見其無誠意也。」沈聞語大恚，喟然嘆曰：「甚矣！師道之不行也！」

張厚範，字忠孫，南皮張文襄公之孫也。幼有大志，於讀書之外，嘗學萬人

敵，隻身赴日本，學陸軍，初不爲乃祖知之，恐其靳而勿許也。日人以張爲閹閹，初列之華族學校，後入士官，卒業回國，因與楊宇霆莫逆，歷任軍政各要職。河北省署遷保定，值華北風雲之際，張能屏擋不素，匪特民衆，外人亦多奇之。

韓復榘，字向方，隨馮玉祥多年，素以人治代法治者。韓主豫時，每日朝會，必親率政府及第三路指揮部職員，作十五分鐘之跑步，職員中稍有懈馳，或落離行伍者，韓必大罵，輕則罰跪，重則鞭笞。有建設廳技正某君，固一研究科學之專門技術人材也，體質衰弱，步履維艱，憚於韓之苛暴，久萌退志，而苦無出路。一日朝會，因跑步姿式不佳，爲韓瞥見，卽諭當衆罰跪，某羞縮不肯應命。韓大罵曰：「混賬王八旦，再不跪下，就打斷你媽的腿。」某被威脅，不得不匍匐地上，事罷，某悽然曰：「這碗飯到底不易吃，不如歸去吧！」韓有武弁二人，一魁梧雄悍，酷似金剛；一面黑多麻，而又獨具隻眼，皆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令人一見生畏，韓對人輒云：二人皆膿包，無一技之長，不過取其生像而已。

韓治魯時，以嚴峻稱，地方刁徒惡棍，貪官污吏，與夫土豪劣紳，遇有劣跡，爲其查訪明確，無不按法懲治，不稍寬貸，而婦女之妖妝怪服，亦出示曉諭，限期禁絕，尤以燙髮鬆曲，有意矯柔造作者，爲其最所痛恨。某日，偕衛隊數人

微服出署，見少婦四人，聯袂而至，均艷粧麗服，頭如飛蓬，韓命衛隊捕逮，俱有難色，不遽下手。韓亦知非民家眷屬，必有爲之求情乞恕者，急雇車多輛，押至署中，謂之曰：汝等不幸，卷髮如蠶，人將以獅犬視之。我爲若等療治可乎？諸少婦俯首默然，韓顧謂左右曰：彼等既均意願，可速喚待詔四人來，乃令一爲之雍除，不留一毛。如牛山之濯濯然，旣竣，仍命車送之還，臨行，慰之曰：青絲重生，從此不復髻鬢曲局矣。未幾，廳長委員膺至，適值諸門，見狀，知已無及，惟面面相覷，默無一言。而諸少婦則捧首掩面，啜泣不止云。韓遇事均崇尚儉樸，不事奢華，一日，省府新來之職員某，因天熱將身穿之學生裝解脫，內穿一綢質襯衫，因袖過長，故以西服所用之二絲圈束之，適韓巡視至此，見其着白綢衫，已老大不愜意，而况又用圈束袖，認爲有礙觀瞻，乃立呼其至前指而問之：「要這圈子幹嗎？」某對以因袖太長，故用此束之，韓莞爾而笑曰：「是不難，何用如此麻煩？」……」立呼衛士爲取一剪來，親將此職員新綢衫之袖，剪去一節。並笑曰：現在正合式了！翌日復在紀念週上，舉此事以對所屬，大加訓勉焉！

某次山東發生之偽皇帝案，雖屬愚民胡鬧，如在他省，形勢必甚嚴重，甚且或與大獄，而韓於談笑之間，立時將其釋放，可謂乾脆。韓素爽直，據濟南友人

議；韓嘗親往各縣考察吏治，至某縣，點驗獄囚，數達四百餘人，大怒，立卽親自升座提訊，隨釋隨結，一日之間，釋囚三百六七十人，監獄爲之一空，大有肅清積案之概。又有民人控訴縣長不法者，立將縣長繫置一旁，令與民人對質，而親爲判斷其曲置，此雖不合法律手續，一洗官官相護之習，故民衆對韓口碑甚佳。魯人好訟，匪風復熾，株連瓜蔓，牽累頗多，韓喜聽訟，常於法軍之餘，以快刀斬亂麻之法治之，蓋亦所謂對症發藥也。

岳維峻，字西峯，藉蒲城，畢業於模範營，與井勿幕，胡笠僧等參加討袁。張勳復辟，而岳聞之髮指，通電聲討，後繼胡任豫督。侍母甚孝，有一弟，討張陣亡。二十一年，隨蔣總司令剿匪殉難。被擄時，匪黨勸降，岳痛罵之，敵牙割舌，慘不忍睹。迨匪擊破，始發現忠骸，遂棺殮而送之漢口，公葬於陝西驪山之麓。于右任與岳曾共患難，以其所遇者慘，所行者烈，特開會追悼，以誌哀痛，而旌其烈。由于氏主祭，文曰：

河嶽鍾靈，維公降誕，力拯斯民，反正撥亂，惟靖國軍，知機善戰，兵出中原，北洋旗捲；赤禍蔓延，爭先勇敢，衆寡懸殊，英雄氣短；爲國捐軀，成仁不忒，袍澤天涯，聞風淚濺；引領淮南，傾觴布奠，來格來饗，誠

應靈感，尙饗！

于氏並親撰書一聯以輓，聯爲：

「報國秉精忠，豺虎叢中終致命。」
「哭君餘老淚，鼓鼙聲裏與招魂！」

上款稱西峯我兄同志，蓋因子氏充靖國軍總司令時，岳任第四路司令，曾共同作戰也。——民國以來，豺狼遍野，匪愈剿而愈多，人民不堪其荼毒，擁貔貅，執虎符，求其能如岳公者，除贛之張輝續而外，有幾人焉？噫！

吉鴻昌，字世五，豫蘭封人，任俠仗義，富膂力，隻手能舉二百斤，嘗從名師康某學藝，會鄉里有不平事，輒挺身而出，故里人以「鐵頭」稱之。某年，其從兄鴻慶與鄰人某甲相爭，受創，莫敢與較，吉捲袖攘臂，卒至動武，某甲不敵，被吉一足踢中要害而死。吉知肇禍，奪戶狂奔，遽別家人，北至保定，入軍官學校。迨顯貴後，某甲已死多年，遺妻女數人，景况蕭條，吉念及前事，猶時予關懷焉。吉爲馮玉祥部下師長，饒勇善戰，有吉大胆之號。而頗具有文人風度，北伐成功後，曾一度解甲出洋遊歷，歸國後著有考察書籍多種。間亦能詩，民國十六年嘉平月，奉魯軍堅守曹城，此時吉因攻城受傷，曾攝一影以作紀念，并自題詩一首，讀亦慷慨淋漓，似頗具學識者。詩云：

寄身鋒刃端，生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妻與子。名登革命籍，不得顧中私，奮身赴國難，視死一如歸。

民國二十年，吉得中央給款十萬，携夫人胡紅霞環遊世界考察。吉氏素不習英語，在其壯遊途中，因語言之隔閡，不少有趣佚事；美國火車，男女盥洗處有別，氏某次乘車，清晨誤入女盥洗處，適有一妙齡女郎裸上身沐浴，氏因初習英語，不能說 *Excuse me* (謝罪)，反高呼曰：*All right* (對！)，致使該女啼笑皆非。在日內瓦時，恒單身信步出遊，有時竟迷歸途，但又不能說出所住旅館之名，於是窮急智生，忽憶及所住之旅館鄰近車站，遂僱一野鷄汽車，取鉛筆畫一火車示之。汜車夫亦穎悟者，遂將吉送至車站，得歸逆旅焉。吉每當西餐時，欲食鷄，輒畫一鷄以示酒保，欲食魚亦如是，往往不假翻譯而得償所願。吉軀幹魁梧，如馮玉祥將軍，態度口胸亦頗肖，故當遊歐美時，常有多人追隨其後，竊私議之爲馮將軍也。

張懷芝，字子志，在袁世凱時代，與段芝貴同爲袁之啣哈二將，積資甚富，下野後，即與天津某海外貿易營業，賠累百萬元之鉅。前任參謀總長時，適陸軍學員有參謀旅行之舉，張衣陸軍上將軍服訓話，態儀嚴肅，首云：「參實旅行，

應注重地勢偵察，預備將來作戰時，有所根據，不過你們皆是參謀，若想估我參謀總長位置，那就叫王胖子跳井。」諸人聆此語，甚為驚異，不知王胖子跳井，作何解釋，張徐徐掀髯而言曰：「就是『下不去』」。蓋張係魯人，此種口脣，係齊東野人之語也。張學良在平主政，宴張於順承王府，談及庚子年聯軍入京事，張唏噓而言曰：「中國數十年以來，受外侮真不少，憶余是時在宋慶軍門部下當兵，即抱定馬革裹屍之念，在席者因張誤外侮為外侮，馬革裹屍為馬革裹屍，皆為索然。張榮膺參謀總長接見僚屬，竟將文件倒持，左右告張曰：「總長的所持之文件倒了。」張怒而罵之曰：「混賬王八蛋，瞎了眼啦，我倒持文件，是給你看的。」張之不學無術，可概見也。

馬良，字子貞，喜臨池，字學漢隸，脫去稜角，自成一家，洛陽紙貴，海內知名。馬寫字時，必令差弁，扶紙磨墨，寫後，則懸之壁上，凝神細觀，問差弁曰：「寫的如何？」差弁初不識其意，即答謂：「寫的，黑大圓光。馬當斥之曰：『傻子，傻小子，乃惡其不恭維也。後馬弁知其然，每逢問及『寫的如何？』則答謂『如打的拳一樣，不但精神，且有勁。』馬遂捻鬚大笑，由是極信任之。蓋馬為武術家，如謂其寫的字，如打的拳，打的拳，如寫的字，馬必欣然。馬喜購碑帖

，不惜重價。有人曾將泰山碑碣拓之，裝璜全部贈送，馬即贈予百金。武而好文，亦雅事也。

徐樹錚，本銅山縣一農家子，稍讀書，能文字。清末入段芝泉部下，因上條陳於段，才氣恣揚，遂由段荐送日本習陸軍，畢業後，仍入段部下爲參謀，遂得信用。民初，段長陸軍，遂荐之入總統府長軍機處。有參謀才，能耐勞苦，喜負責任。段晚年恒懶於視細，一切多由徐任之，甚至其家務，亦有待於徐之措置，段僅守成而已。舊派文人，如侯官林琴南，則爲徐所重也。徐伏居日本兵營時，曾著建國真詮一書。建國軍興，卽照此爲之，意謂國家必如是而後乃可定也。家居徐州城內，顯貴時，猶僅土屋數椽而已，其母居之殊蕭條也。然徐獨處，則極其豪華。民國二年，娶名妓蘇映雪爲妾，身價二萬餘金，爲娼寮中創聞也。厥後映雪死，徐極其哀，葬於北平陶然亭畔，古來名士美人，葬於該地者纍纍。則徐之待妾，視其母豐矣。嗣而從映雪遺言，復納其婢以代之。傳其尊翁家報中，有云：「生我者仁兄大人。」其翁接函後，殊爲憤懣，因卽覆之，有：「我生者仁弟大人。」等語，亦趣聞也。

徐附庸風雅，常作書贈人，人以其爲當代要人，故多寶重之。當徐被殺之前

一日，以事曾派一人賫手書致段；段後視此函，爲徐氏之絕筆，故珍藏之，每於徐之忌日，卽出對唏噓不置，是此函爲徐最後之一書也。聞張宗昌生前，嘗自述御女五千，某次到濟應石友三宴，席間遍徵名花鼓娘侑酒，有楊愛蓮者，饒丰韻，爲張賞識，因留髡焉。詎翌日卽遇刺斃命，是楊爲張氏一生最後所御之一女也。說者謂徐張兩氏頗有相類之點，兩氏之剛復自用同；兩氏皆不得其死同。徐生平自謂能書；張生平自謂能御。而兩氏皆于致死之前一日，作最後之一書一御，誠巧合矣。徐死，靳雲鵬輓詩，有用水滸之風雪山神廟典故，詞旨均極有趣，詩爲：

戰罷歸來未解鞍，君成妙語忒痴憨，於今風雪山神廟，雅諷亦應載世談。

蔣鼎文有紙煙癖，軍書傍午，一枝在手，聞蔣之愛吸紙煙，其中尙有一段風流韻事。當蔣氏在黃埔軍校時，遊清水濠，識一女友，此女亦與紙煙結不解緣。兩人出遊時，輒懷紙煙，相與吞吸，從此蔣氏亦深具煙癖，而蔣與女之愛情，亦隨煙癖而日進，結果，遂訂白首之盟焉。近因提倡新生活運動，已逐漸戒除矣。

高維嶽將軍，頗精文墨，曾於張家口大境門及賜兒山，書徑尺大字，筆力剛

勁，茲錄其至碧雲寺謁孫中山衣冠塚詩數首，詩云：

驅車直到碧雲巔，古寺當空不計年，翠柏蒼松環帶水，衣冠塚上大羅天。
三民主義黨所宗，推倒專權建大同，勳業垂成公竟逝，獨留高塚對蒼穹。
和平奮鬥救危亡，遺訓諄諄曷敢忘！回想九年新創鉅，不禁觸目倍憂傷！

張蔭梧，夫人某氏，係一村婦，以是張居恆鬱鬱，因好名，亦不欲走馬章台，對人輒稱患失眠症，夜不成寐。軍醫處長某，窺其隱，特介紹北平大醫院之摩登看護二人，爲張按摩，大快，每夕必招之，藉醫宿疾。張平居自奉儉約，從不濫用一文，惟對於看護之賞賜獨豐，一般看護，聞張有召，莫不樂於從命。

陳儀治軍有聲，每晨五時起床，練太極拳一次，早養畢，臨摹何子貞書體約百字。習以爲常，毫不間斷。陳常語人云：人之保養身體，當從「固真保元」四字着手。己身不近女色，已十年矣。此與海軍部長陳紹寬之不近女色者，同一與致。某次因公來平，與錢大鈞，危道豐諸人盤桓無虛夕。南下時，在琉璃廠購買名人字畫多幅，及白銅墨盒多種，笑謂此中自有樂趣。

李覺，湘軍師長，某次在常德赴宴，在例應酬時，俱徵花侑酒，在席者人各一妓，而李則以平時闢教森嚴，不敢嘗試，但其時旁座友人所徵之妓，適併肩坐李之身後，談笑自若。豈知有出人意料者，李之夫人忽翩然蒞止，見所天背後坐艷姬，任情歡樂，不覺憤火中燒，除斥詈伊所天外，並伸玉掌，不分皂白，竟連掌該妓粉頰，當此空氣緊張之下，席間秩序大亂，諸友及名花，相繼作鳥獸散，而李亦乘機抱頭鼠竄，逃之夭夭。然含冤受責之妓，飽嘗李夫人玉掌佳味，使其哭笑不得，羣呼其倒靨頭不已。聞李之泰山何芸樵氏，亦有此季常癖，李夫人殆亦受母教之深也。

孟憲章，號允之，鄂筠縣人，初任張聯陞政治部主任，人極忠實，與張不洽，旋去而依馮，以忠實故，深得馮之信任。辦革命朝報時，每日總有千字左右之論文，雖其時生活費甚少，以孟之拘謹，亦處之泰然。一日，孟因公赴編輯室，其時編輯等，與女職員二人——有皇后之稱——談笑甚歡，驟聞之下，驚訝萬狀，女皇后慌忙爬至某編輯床下，用白線氈裹住。移時，孟去，該女皇后始喊：「娘呀！」從床下爬出，即踉蹌下樓而去。

馬占山將軍，遼懷德人，父係庫倫牛皮巨商，被賊戕害，母亦與難。馬挾短槍，矢志復復仇，遇蒙古老僧，授以技，遂投身綠林，勇冠儕輩。棲於黑龍江之石積山，偵得殺父仇人，名小青蛇者。將軍乃豪飲終日，有探其究竟者，微笑不答，是夜即探身虎穴，刺小青蛇以歸。常單騎出入青紗帳中，遇鬪匪，輒出雙槍伏馬腹下擊匪，彈不虛發，其雙手之功能，絕無軒輊。有設筵宴馬者，見左手持箸夾菜，右手持匙盛湯，同時工作，有兼人之量，人皆異之。九一八事變後，將軍率衛隊八百名，與敵軍戰，被敵軍二千之衆，圍於魯家店，敵人以機關槍及大砲向馬軍猛射，馬軍險被全覆，幸敵機未及助戰，將軍卒能率部馳去，得免於難。停戰後，敵軍收拾戰場，見有馬軍衛隊遺骸，酷肖馬將軍者，遂謂馬將軍已死於沙場。八道河之役，馬將軍匿於叢生蘆草之池中，敵飛機四架，投彈多枚，兩枝落地邊，離馬身僅十尺，迄未轟炸，敵軍旋以機關槍密射，而馬將軍卒得潛逃，亦云幸矣。

馬將軍雅嗜皮簧，殊有研究，時央人物色名師及琴手，教授吊嗓，馬之左右，均踴躍參加，引吭高歌，聊吐懷抱，亦英雄不得志時之寄情歟。馬喜嗜狗肉，在東北時，食無狗肉不飽。雖不善飲，若有狗肉，則覺撲鼻生香，大呼沽酒，狗肉佐之，醉盡方休。

九一八事變，蘇炳文，誓師抗敵，迭奏奇功，聲譽騰於全國。世人徒知其爲干城武夫，殊不知其對於文墨一道，涵養甚深，茲錄其歲暮感懷詩四首，讀之，當可見懷抱矣。詩云：

烽火彌天尙未停，幾人沉醉幾人醒！拚將鐵血匡時難，偶寫冰心養性靈；
雪擁孤城猶吹啞，星纏大漢劍光腥，回顧廿五年間事，輸却韶華兩鬢青。
旌旗光擲萬夫營，胡騎蕭蕭徹夜鳴，禦侮遠期酬素願，安邊未忍負蒼生；
戰雲過眼空千里，棋劫傷心又一枰，勒馬西山高處望，雄關何處是長城？
鶴警沿江費運籌，爭看砥柱在中流，飛來劍氣冲霄漢，喚起軍聲激斗牛；
正氣有歌文宋瑞，鞠躬報國武鄉侯，一鐙殘夜觀青史，曠代何人與古儔！
雪花如掌壓征鞍，刁斗淒涼歲又闌，兩載同仇空切齒，三邊重寄獨披肝；
雲橫古戍孤烟直，風捲晴沙落日寒，家國一肩擔荷重，折衝晨夕未遑安。
將軍歸國後，携夫人蓋佐章女士及兒女輩卜居吳門，杜門謝客，與會所至，
詩酒自娛。與當地名士往還，有唐景岩者，與將軍有師生之誼，客地相遇，快慰
平生，蘇贈吳以詩，並云：「別景岩師，二十五年，吳門邂逅，又坐春風，回首
前塵，爰拈五十六字云。」詩云：

文章鑄我感殊恩，客裏相逢笑語溫，却喜師生緣未盡，口口口口吳門，當年絳帳記焚膏，回首天涯感二毛，一夢家山何處是，空餘戰血染征袍。寄託遙深，頗得唐人三昧。蘇氏平生慕文文山武鄉侯二賢，時於句中流露之。每遇舊朋，談及嫩江一役，不勝腴肉復生之感，有「吳門月夜」二絕，讀之有無限感慨！詩云：

此身負有興亡責，失地難收何以家，爲問吳門今夜月，可能分照到龍沙。家亡國破哀無已，翹首平津起禍胎，最是愁人驚夜夢，督師奪得嫩江回。蘇將軍息影吳門，景况蕭條。聞有軍官某，至元妙觀前一金店，出黃金之印，換取鈔幣，店家視其印文，則赫然蘇炳文將軍之印也，問印章爲將軍所需要，若向金店換錢，則將鎔化之矣。對曰：實因將軍解甲歸來，僅餘兩袖清風，無以爲饗餐計，惟有此阿堵耳！曰然則無以爲印信，對以將軍尙有他印章，去此亦無妨礙，於是金店主人乃權其輕重，依照市價而與之現幣。繼聞他家金店亦有收得蘇將軍之金印者。古人云，肘懸斗大黃金印，蘇將軍爲歷史上人物，其印章彌復可貴，惜各金店重利輕名，將各印已付之鎔爐，不能留爲世人所寶貴耳！

王德林將軍，昔隨蘇馬兩將軍遊歐歸國。道過香港，當地國人，設宴歡迎，

或有詢以國家大計者。將軍曰：「鄙人自幼從戎。未嘗讀書，惟知與敵拚命，談不到國家大事，本人乃係一條「武牛」。當我等退入俄境時，蘇炳文將軍，尚有閑情吟詩見志，而我却不懂這個，只此就覺望形見絀。」又有人對王勗勉，謂楚雖三戶，亡秦實楚。王不懂，爲解釋後，王嘆曰：「此亦不讀書之過也。」於此可見王將軍之率性。其自稱「武牛」，亦梁山泊黑旋風李鐵牛之故智也。將軍之品高，其在此乎？！

江民聲，自隨衆入關，流落滬上，假小資本，以擦皮鞋爲生活，有人謂江爲人擦皮鞋，是向走路人要買路錢。江君自食其力，怡然無所愧赧，並云：「貧固吾分，愛國而貧，猶勝於賣國而富。」日中所得，居然能及一二金，以之償還資本，添置工具，儲存郵局，餘則補助東北難民。卒以忍苦耐勞之精神，感動大華鉛筆廠經理伍仲山，願以鉛筆三萬囉，價值數十萬元，請其推銷。江氏於工餘之暇，喜吟詠，茲錄其所作二首，以見其志，詩云：

念載空懷救國志，百戰歸來我無家，賸有殘骨撐宇宙，也堪爲人把屐納。
叱咤風雲平生志，感慨韶光年復年，他日得遂救國願，莫負街頭買路錢。

鄧鐵梅將軍，鳳城人，磊落激昂，胸懷大志。每聞火車鳴聲，慨然嘆曰：錦繡山河，任人敷設鐵軌，遼東命脈，其將斷送於此矣。藩變後，乃憤然率同志九人，夜襲敵營，自是攻無不克，敵人聞鄧名，凜然如金人之畏岳爺爺也。轉戰三年，在輯安被捕，敵人囚之，供以豐饌，尚無乞憐怕死之態，乃自撰聯，書之壁間，聊以自解，聯爲：「七尺軀豈足惜哉」，「四省土何日收復」。臧士毅、曾派人贈以衣物食品，鄧怒罵不已，竟拒絕之，旋即殉難，在獄中無事，恒作詩以寄慨。詩云：

起義風軸已三年，全憑正氣告蒼天，殺敵復土爲己任，到處愛民不愛錢。

遼寧張子安烈士，原在警界就職。「九一八」事變後，義忿填膺，親率士卒，搏戰於新民黑山間，勇敢善戰，人皆呼之曰「猛虎將軍」。自二十年十一月誓師後，與敵人周旋，大小數十戰，其戰功最著者，爲石方寺，新民屯，白石堡，五台子；巨流河，澆陽河等戰。二十一年十月，復興敵軍交鋒於黑山縣之六十三屯，卒以寡不敵衆，彈盡絕援。竟以身殉國，特誌之，以旌其烈。

老北風，原名張海天，魯歷城人，老北風之名，則其屈身草莽時，爲彼僑所

號者也。本世家子，精拳術，嫻弓馬，性任俠，喜作不平鳴，卒以悞斃人命，遂亡命走遼陽。窮無所依，投身綠林，以勇悍鳴其儕。其魁死，衆乃推之爲長，北風約其屬，行掠不得及善人，貪官污吏，奸商劣紳，及非我族類，則劫之無禁。而所得之資，除給養而外，則散之於貧乏小民，小民僉頌之，不以盜而嫉之也。九一八事變，北風驚聞噩耗，投袂疾興曰：此奸男兒報國時矣。集其屬告以己志，願從殺賊者則留，弗願者則任其去。部曲均願留，北風大喜，遂張討賊之幟。惟時隱患已張，敵勢已成，北風區區之衆，要亦勢不能敵。故大小百餘戰，敗多勝少，然其勇往無前，不以不敵而稍餒，故敵爲胆落。後因病歿軍中。彌留時，尤以未克驅敵出國爲憾，勗其部戮力勿餒。嗚呼！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事之可憫，孰有逾於是者，而其人其行，堪一紀矣。

古代詩人李白酒量極豪，「斗酒吟詩三百篇」之句傳爲美談。現在飲酒盛行之國家，有俄有美。俄國地處北毆天氣寒冷，居民大都借酒禦寒，酒性亦較他地激烈，俄人酒量因之甚大。已故之中東鐵路副理事長，赤色要人拉謝維赤，在哈爾濱時，嘗自負有不醉之名量，每會餐則自豪，詎知丁超之酒量，比拉更大。在民十七年時，中東路舉行年宴於鐵路俱樂部，邀集中俄各方面領袖長官。時丁氏

任浙江鎮守使，亦參加盛筵，思與拉一較酒量。養棹上滿列酒樽，二氏一杯一杯復一杯，自十點鐘飲起，至二時止，自詡爲不醉之拉謝維赤氏，已是面紅氣喘，語言無倫，而丁氏仍談茗自若，毫無醉意，其量又豈僅一斗哉！卽李白重生，亦得甘拜下風也。

自九一八後，在遼吉交界變之磐石，有義勇軍宋國榮者，以樺甸，磐石爲中心，大爲活動。其夫人名文蘭，年二十六歲，善發手鎗，百擊百中，地方人以「白鬚子」稱之。時率勇士三百人，匿於吉邊森林中，晝伏夜出，擊襲敵軍，敵軍畏之，惡之，亦莫可如何也。

孔憲榮夫人高俊鳳女士，實一智勇兼全之女子，遣兵調將，不讓鬚眉，常與將軍并騎臨陣，親任指揮，雖處硝烟彈雨中，而不稍怯。夫人用兵神速，擅以少擊衆，出奇制勝，將軍每嘆弗及焉！夫人與將軍有同鄉誼，彼此又屬世交，婚事均由雙方父母作主，結婚十年，伉儷甚篤。自將軍任職軍旅來，夫人幾無日不隨營襄助，管戎裝出入，幻雌爲雄，而英氣勃勃，無閨中兒女習氣，不識者多不知其易箝而弁也。

鄧桂林部宋恩明之妻鄧子明，年方少艾，迭次抗戰，均親參加，勇敢倍人，羣呼以「不知愁」。鄧年十八歲，與城人，畢業錦州某校，曾執教於桃園村。結婚後，痛敵人之暴行，遂於二十一年七月，投身從戎，隨宋轉戰南北，艱險備嘗。九月間，宋部八百人進攻前衛，在釣魚石，被敵包圍，鄧深夜隻身乘騎逃入附近之半拉山內，馬繫於樹，冒險登山，隱伏一晝夜，該部破圍，始相尋見。一日，鄧與宋等乘馬，行至綏中縣屬三山抱樁子，突有敵機兩架追隨，向下射以機槍，詎鄧跨馬仰視，不知躲避；繼投一彈，落於水中，幸未傷及。其冒險抗敵，實屬鮮少。聞鄧爲朱子橋將軍之高足，天資聰穎，語言流俐，精神活潑，著男裝，初見難辨其爲男女，誠現代之花木蘭也。

聞鄧桂林某次領得軍餉，以數十元購女性四十餘人，分贈所部官佐，藉以羈縻其性。一日，鄧復召集官兵講話，謂：「你們的頭兒，我是每一個人買一個小妹妹給他，你們不要鬧，我將來也要同樣辦理的。」言甫至此，有一兵士挺身，出而質問云：「我們現狀，連買鞋襪鹹菜錢，都沒有，原來你們有錢，全養活小妹妹啦！」言猶未畢，以一手溜彈向鄧擲去，羣衆譁然，翌日，遂有兵變之事發生云。

蔡廷鍇粵東江人，貌黑而身長，十年來歷經征伐，轉戰疆場，每至出發時，蔡登高訓話，士卒望而知之，因此軍中名之曰高佬將軍。高佬者，粵人所謂大個子是也。當蔡駐軍滬上，猶未與敵軍作戰之時，以負責警衛首都，時時往來京滬與其駐京辦公處長黃和春，作艷遊，於夫子廟四明樓茶肆，見歌女高蘭芳而美之。高之碩長清瘦，略同於蔡，蔡自不能已於惺惺之惜，遂出四十金，呼至中央飯店，薦枕席焉。一二八后，蔡聲名藉甚，蘭芳時時以其事語人，若甚以爲榮者。閩變時，寧機到福州轟炸，民衆大起恐慌，蔡乃出告示，謂已于某處裝置高射炮多門，防空已有極大把握。民衆乃至某地觀其究竟，見有炮多門，炮向空中，惟皆套炮衣，無從觀其真相。某學校學生代表請守炮軍官去炮衣，堅不可，衆乃大疑，羣上前強揭之，真認畢露，僅一木制之高射炮而已。在未揭破秘密以前，國軍知蔡備高射炮擊飛機，致空軍動作稍遲緩，此木製高射炮之功效也。

戴戟將軍，字孝悃，中年無嗣，既駐節春申，經人介紹，納交際花趙二小姐爲適室。初築嬌窟於吳中，戴於軍務之暇，往往僕僕京滬道上，而亦常憩蘇州，蓋其行蹤，端爲趙小姐而留也。期年，趙小姐舉一雄，戴迎之居於春江，卜宅於

斜橋謹記路附近，紅樓一角，頗絕塵氛，戴乃殊享齊人之樂。戴偕其夫人，本人居於善鐘路某里。夫人極賢淑，雖知戴納妾，未嘗少有微詞。及聞趙二小姐獲麟，益爲歡忭，彼此來往，乃如家人，從未有片言之爭執也。

孫元良川人也，卒業日本士官學校，復聽講於黃埔軍校，英年特達，蔣中正深器重之。一二八之役，頗著勤勞。惟孫頻年戎馬，將及壯歲，而畫眉猶虛，聞有人爲吳醒亞女公子作蹇脩，紅絲繫足，好事竟諧，於滬上舉行嘉禮，江干梅柳，迎孫氏密月旅行也。

張炎，一二八之役，頗著戰功。其原配夫人於張團爲長時離異，張意殊不適，痛恨廣州女德之墮落。然而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張氏復和鄭廉坤女士結婚。鄭亦粵產，廣州中大畢業生，在校時，有皇后之稱，追求者頗不乏人，自經友人介紹，得獲張氏；英雄美人，一見如故，其樂可知。

閩變時，翁照垣之太夫人，寄居香港，翁夫人及細君皆隨侍焉。翁曾派副官二人來港迎迓赴閩，翁母聞言，痛罵翁不審時度勢，恐遭挫敗，堅不允往，結果

兩副官僅伴送翁之妻妾入福州，自中央軍下延平後，閩系各要人眷屬，紛紛遷避，大多數均經汕頭赴港，陳銘樞之夫人及其如夫人王麗華女士，亦與翁眷結伴同行。抵港後，謁見翁母，復被斥責，衆聞之默無一語，人乃謂翁母有先見之明。

宋哲元，字明軒，樂陵人。兄弟三人，宋居長，二弟在藉躬耕，自度其農民生活，家有良田數十頃，因其操作勤勞，生產富饒。三弟隨其兄來往平察之間，幫助料理家政。宋妻妾三人，太夫人年逾六旬，宋侍之至孝，公暇必往省親，其家世良可風也。女公子名瑞娥，係航空學校高材生，體格健偉，性情豪放，絕無時下閨閣習。華北戰事初起時，女即向乃父請纓，願棄錦衣玉食之生涯，親冒疆場鋒鏑之險。宋砥憤情深，初不之許，女即潸然下淚，曰：「當此國家危亡，千鈞一髮，兒雖女流，但報國之心，亦不敢有後於鬚眉者，苟國家已亡，想吾父當不願以女兒清白之軀，奴於倭寇也。」宋聞言，感其誠，遂許之，女乃在平招募宋部軍官眷屬，得健婦百數十人，尅日馳赴軍中効命；並請得宋命，編爲特務連，由女任連長。古詩所謂：「桃花馬上請長纓」者，此於宋軍中遂成一時佳話。每戰，女輒親率娘子軍上陣。喜峯口之役，女亦與其列，且傷左足，然女仍怡然自若，不以爲苦。

于學忠，字孝侯，魯人。濼東戰事吃緊時，坐鎮天津，辦理軍事外交，終日不辭勞瘁，外人嫉之，任意造謠，於于之起居行動，時為探詢。于深知彼等來意不善，有詢問者，輒囑人以：「主席正在練習武術，有何重要交涉，少時必往辦理。」等詞回答，威風逼人，大有單騎見回紇之概。于平時做事最喜單純，事必躬親，案無留牘，北洋坐鎮，誠柱石才也。聞于之封翁，昔充米振標部下幫統，甲午之役，參加作戰，頗樹聲威，是時于正侍側，深憤外交失敗，慨然投筆從戎，以忠勇自矢，救國志願，未曾一日忘諸懷也。

孫殿英，幼隸戎行，性極勇敢，平時和以馭衆，嚴以治軍，熱河之戰，大顯威名。聞孫壯年投身軍隊，曾任某軍頭目，（即棚頭）駐防大名一帶。所駐之營房左近，有關帝廟一處，某夜孫正酣睡，忽夢有人告以該廟神像後，有寶劍二口，速往親取，隨帶身旁，以為利器，惟取劍到手，切勿擅將寶劍拔出鞘外等語。孫醒後以為夢由幻想，並未深信，入夜又作是夢，接連三夜，遂覺稱奇。一日，孫在營早操完畢，忽憶是夢，乃出營親往關帝廟檢查，果見神像後有寶劍二口，劍之裝璜，並不奇特。孫自思此劍必為神賜，乃携之歸營，十數年形影不離，視

爲至寶，孫後升至軍長，每有戰事，必派隨從兵士一名，背此寶劍，追隨左右，不許擅離。據其副軍金翰東云：「孫出征如攜此劍，雖出入于槍林彈雨之中，左右隨從，均無負傷者。惟此劍每拔出鞘外一次，軍中必定發生事端，最低限度，亦係有人犯法。」當華北作戰時，率隊出發，血戰三晝夜，孫軍稍有傷亡，最後殊死一戰，孫身先士卒，從槍林彈雨中出入，雖有時飛彈掠身而過，然終未能傷毫髮，隊中兵士，均爲驚奇不置，有詢孫究恃何術，能避槍彈。孫云：「別無他法，惟前在盜掘皇陵時，得大珠三粒，光芒四射，度係寶物，故常佩之，今之能避去槍彈者，或卽此三粒大珠之效用歟！」

孫行六，面部有微麻，人有以六麻子呼之者，亦不爲侮，孫富有賭博天才，下注必贏，曩在北平任要職時，一夕輸去十一萬，當開支票，翌晨銀行開門後，取款如數付之。未數日，又作樗蒲戲，孫贏二十餘萬，一一索還，對方因孫對賭債，手續極清，今輸此款，亦不得不如數償之。孫後戒賭甚嚴，謂賭博易傷友儕情感也。孫性愛馬，遇有駿品，輒不惜重資購之，故其廐中頗多名馬。曩年駐防察綏時，每值春郊草軟，秋漠風和，孫必借幕僚馳騁以爲樂。現時解甲僑居，舊部雖已星散，而此啾啾之羣驥，仍多相從，惟孫氏爲籌措生活費計，乃忍痛將其日夕摩挲，藉消鬱悶之良馬，悉數出售，英雄末路，大堪憐憫。聞孫有精緻飯

碗二隻：一碗邊上繪有海棠春睡美人，隱身羅幃，嬌如凝醉，一碗內繪有栩栩如生之小金魚一條，巧奪天工，幾令人疑非人工物。今孫氏已卸去兵權，想此二碗，必仍隨之座上。

方振武，壽縣人，面目黧黑，軀幹短粗，故有方胖子之稱。方本多鬚，于思于思，直與于右任先生齊驅，張家口之役，在順義與商啟宇師長晤面時，已將其美髯剃去，微留上髭。當與商等談時，曾出某國人致伊之函件，並謂本人寧死亦不願當漢奸以賣祖國，言之不勝欷歔。迨察事失敗後，乘汽車由孫河鎮東行，遇軍士攔車檢查，方適在是車，兵士即問：「方先生在這車裏嗎？」方答：「方先生在這後面車裏。」言畢，並自語云：「方振武一個人幹的事，叫我們大家跟着倒霉！」該兵士即放方車前行。

陳炯明，字競存，最初操守廉潔，頗有可爲。自民十一砲擊觀音山，已成革命之罪人，無可曲恕。未幾，因腸熱病而歿於香港旅邸，彌留之際，其次女碧搖，叩以家事，陳苦笑曰：「余家事無可語者。」旋與奮以手作勢，似索紙筆，家人取進，陳手僵硬，不能作書，其狀甚慘。聞陳平日惑於讖諱之說，嘗夢雙手抱

持日月入懷，爲書生時，已有黃屋左纛，帝制自爲之夢想，讀其重光樓詩稿中「紀夢詩」已見其志矣。詩云：

孤檠徹夜對愁眠，夢境迷離別一天，百世功名難定論，千秋功業有前緣；

江山搖落增頑感，日月抱持負少年，漫道澄清成絕望，中原待着祖生鞭。豪情勝概中，頗厲抱負不凡之意。陳昔以修武之暇，著有「中國統一芻議」一書，轟傳人口；晚年匿跡香港，有「中國統制生產」之作，稿未殺青而逝世，全豹無從留傳矣。民十三孫中山先生將北伐，陳思反正，孫先生索悔過書一紙，陳受部下包圍，致未果。故陳死後，吳稚暉曾撰一聯以挽之，聯云：

一生外竟無長物，青史流傳，足見英雄有價；

十年前所索道書，黃泉送達，定邀兄弟如初。

死後陳銘樞致吊儀兩千，並有手書金剛經一卷，焚於靈前，蓋陳信佛，喜談因果，殆亦爲陳識悔耶。

陳銘樞，字真如，素好漁色，又有季常之癖。當其任粵主席時，藏嬌金屋，達數十處，廣州香港之艷妓名優，無不以一親色相爲快，風流事話，轟傳百粵。其後因夫人之嚴督，監護不離左右，始稍斂跡。後偕夫人至香港，寓居皇家酒樓

之七樓優等房間，樓爲陳濟棠夫人莫秀英所開設，夜半突然失火，陳倉皇無措，抱夫人同墮入救人網，傷其兩股，臥院療養兩月，始得就痊，但行路終嫌左傾，故粵人呼陳爲「阿跛」或「跛主席」云。聞陳就治醫院時，與其夫人隔室而居，舊院有看護婦某，美麗溫婉，陳愛之甚。無何病漸痊，行將出院，陳偶與所愛之看護婦戲，婦不勝情，聲爲隔室之陳夫人聞；力疾而起，扶壁開門，見狀，大怒，奮河東威，直批婦頰。婦不示弱，訴之院長，更呼援於同事，全體看護婦以乃侮辱女權爲辭，羣起責難，夫人不敵，迫而道歉，圍始解。陳初與廣東朝慶之一富家女訂婚，女宅以陳家貧，未克成爲事實。後陳卽與朱光珍女士結婚，經朱叔極力資助，始有今日，陳得內助之力實非淺小。故伉儷之間，感情異常融洽。至於曾與陳訂婚而解約之女士，已成孀婦。陳在港時，曾與之不期而遇，此一孤孀，當時不知作何感想？陳向有眼疾，時發時愈，雙目細小，每赴前線，行篋內多置近光遠光視鏡，蓋所御鑿鑿，視天氣陰晴晦明以定。閩變時，人稱之曰眼鏡主席。聞陳亦佛家弟子，佛學大師歐陽竟無，嘗集佛學精詣，爲書座右銘，陳謹歷之，表示胸懷沖淡之意。

范其務身材短小，面目黧黑，有非洲人之雅號，而一切自奉儉約。惟其家庭

子女輩，則揮霍頗豪，范屢戒焉。范有奇癖，自起身至安臥止，烟捲不暫釋手，但不分貴廉耳。范爲理財能手，昔長閩財廳時，對於軍事行政各費，並不因閩省財政拮据，而支配不裕也。蓋閩省亦恃有特稅收入，以資各經費之挹注，而范因有長袖善舞之美名，卒以軍費增加，應付不易，於閩變前，遂毅然去職。

徐名鴻，農順人，在北大時，靜默寡言，除上課外，絕少與人交談，同學均稱之爲乖姑娘。脫離北大，投筆從戎，漸爲陳銘樞所賞識，工作時，一切公事，須經過幾番考慮，以示慎重，同事知其有乖姑娘之號，遂呼之爲徐姑娘。閩變，隨陳任政訓部主任，福州報紙標題爲：「我們的徐姑娘又來了，歡迎！」閩變失敗，在粵伏法，徐曾草遺囑兩紙：「一致國民，一致家屬，惟該縣政府，當時不許發表，幾經展轉，始獲錄出，致國民書云：『人民權利宣言，未能實現，十九路軍爲擁護人民權利而消滅，我亦以身殉，不愧於國人，亦足以對十九路軍諸同胞，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國亡無日，望國人好自爲之。』」致家屬書云：『家事忘之久矣，今亦無可說，國且難言，何有於家惟。念半生奔走，無點滴以慰父母，身後光光，幼子無靠，今後苦吾郁青矣！（想係其妻）我死後歸葬湯坑，墓碑幸爲請蔡廷楷先生書之，文曰：「社會主義者徐名鴻之墓」。』

閩變後，徐謙，南走香港，爲防範起見，買普通船票。下船時喬裝苦力，時有數便衣衛士追隨左右，船開行後，徐以重金向船員購借水手衣一襲，易之作船員，以亂同舟者之耳目，在船鎮日垂首，以帽覆額，常鎮日不發一言，困艙數日之徐謙，於登岸時已神色頹喪矣。

陳公培，籍隸湘南，本名吳明，嘗留法，與周恩來等最稱莫逆。陳衣飾甚樸儉，且古舊，望之如鄉愚，閩變時陳任泉海省長，頭載瓜皮小帽，長衫馬褂，古香古色，如三家付之冬烘先生。提倡國貨甚力，然其國貨別具解釋，謂必須共和國以內（即僞人民政府以內）出產者，始謂之國貨，外此運來之貨，皆當列爲外貨，抽重稅。閩人留港者，至今猶引以爲笑談，陳現仍居港，生活甚簡單，自胡秋原被警察署拘押勒令出境後，已不敢公開見人云。

民初豫匪，有白狼者。姓白，名良，字闕齋。辛亥前，嘗留學東瀛。幼時，桀傲不馴，時受塾師呵責。故猖獗汴省時，搜殺斯文，不遺餘力。嘗語匪衆，士人皆從腐敗教育而來，頭腦陳舊，直不知世界爲何物，教育子弟，惟知打跪，不

知因勢利導，此而可留，將誤盡青年，何如斬盡殺絕。自是匪衆所過，士無噍類。時豫地謠云：「假斯文，遇白匪，嚇忘東西和南北。」又云：「假斯文，遇白狼，立刻變成死綿羊。」仇視文人，莫此爲甚。官軍以其凶殘，認爲不應名良，公牘往來，概稱「白狼」。相傳迄今，其原姓字，湮沒無聞矣。

毛澤東，字潤之，湘陰人。壯年卽漂泊江湖，性疏懶，惡修飾，在廣東時終日着灰布大褂，雙目炯炯有光，與人談話，並不以衣衫樸素而減其威儀。有湖南王之稱，在湖南共黨中地位，以毛之歷史最長。身材中等，頭腦甚大，智力充足，頭髮最長，頗有名士派頭，生活習慣極老大，醒時雖早，但非過午不離床，醒後便呼勤務進當日各地報章，翻閱數小時不倦，從第一張看起，至報屁股始止，決不遺漏。在長沙師範時，房間棹子床上滿堆報紙，據毛自云：「學問半由看報得來」。惜乎走入邪途，終不能列入士林之儔。

毛妹，澤香，年十七，雍容華貴，儀態萬方，絕不似乃兄之曠悍成性也。澤香對中俄文俱精通，向爲乃兄司私人筆札，猶小姑居處，尙屬無郎。毛遂以乃妹爲維繫人心之唯一法寶，凡有才識之軍官，均以其妹爲配相許。故毛以歷年糧餉缺乏，猶能與中央軍相頑抗，蓋亦美人計之功耳。

朱德，字玉階，滇人，清末道尹，改革後爲雲南警察廳長。居官時，拮据貧很，積資數十萬，廣置姬妾，有芙蓉癖，楊希閔嘗與之遊。乃朱一朝性移，剗斗折槍，誓不爲鍊丹之舉，又出其造孽錢，分遣姬妾，及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嘗云：「予跡遍國中而未嘗乘桴浮海」，因飄然赴德。時朱年近五旬，以德語非所習也，乃爲人印講義，人皆奇其行，後入共產黨，朱卽踐之而行。聞朱曾投効范石生部，易名王階，以掩人耳目，是時並未聞其有共產言論，其含蘊如此。

有江西寧都富戶黃氏之女，秉資聰穎，姿色佚麗，自幼延師教讀，故年未及笄，已能下筆吟詠，惟以父母溺愛過甚，致生活放蕩，迨寧城陷匪區後，加入匪區青年團，從事工作，先爲朱之隨從書記，一時新鶯出谷，聲震遐邇，望風披靡，無不尊稱伊曰「大姐」。未幾，黃又被任婚姻局局長，當時風頭之健，無與倫比，一般匪區男女，咸往該局登記，舉凡男女欲結婚者，須只聲明登記，便爲夫妻，如結婚後，不甚滿意，儘可立時脫離，於是曠夫怨女，莫不趨之若鶩。與朱德宣告夫婦關係，正式同居者四月，又與某軍官發生戀愛，向朱提出離異。朱聞悉之下，怒不可遏，以軍官敢攬己愛，乃藉故殺之，黃大恐，急速束裝夜逃，詎知朱已探明其行徑，遣親隨侍兵，中途截捕，黃遂玉殞香消於亂槍之下矣。

陳獨秀爲中國共黨中牌子最老者，陳初在共黨，大權獨攬，威令森嚴。戴季陶氏，曾以中國列寧擬之。汪精衛先生返國到滬，曾與陳發國共聯合宣言，當時陳勢煊赫。及寧漢分裂，共黨被逐，第三國際以共黨之失敗，遂歸咎於陳；開除黨籍。後陳在滬因受反對派之攻訐，遭捕，下獄數月，友朋因格於嫌疑，無一親趨鐵窗探視，而陳絕親屬，其子媳均早逝，雖存元配某氏，復遠在皖省，因此陳在獄深覺百無聊賴。某日，突來一女性訪問，陳視之，乃一少婦，固不識，甚覺詫異。後婦告其名，陳始大悟。相對凄然，談片刻，婦即辭去。後逾數日，仍赴獄探視。據云；此婦乃當年名馳京津之交際明星高君曼，亦即十年前陳氏之高足也。高安徽人，貌甚美，擅交際，飛揚跋扈於平津之間，結納權貴甚多。十年前，陳獨秀蹉跎平津，終日從事著述，當時醉心其言論者殊衆；高即其一。未久，高即拋棄浪漫生涯，追隨陳氏。以求深造，卒以二人思想不投，各走極端，後不相來往者垂數載。今陳被繫獄中，寡歡終日，尙能念舊訪問，堪稱難得。惟昔日之高君曼，乃聲著平津之摩登女，今則已成秋娘垂老，難怪陳氏不識也。

陳獨秀記憶力甚強，昔寄居杭州川寺時，能背誦杜詩全集一字不遺。又陳每於作文時，常用手摸脚，酷聞臭味，文章則滔滔不窮，亦奇癖也。余於某畫店曾

見陳獨秀對聯一付，句集曼殊語，聯云：「天喪斯文人影絕」，「官多撻徑士心寒」。下款書壬申冬獨秀於江寧獄中，上款不復記憶矣。

陳長子名延年，次子喬年，均留法學生。延年自法國歸來，即在廣州担任共黨工作，時其勢未張，延年曾躬自拉車，在工人中活動，爲同黨所稱。捕獲時，身穿短服，猶自認茶房。時警備司令楊嘯天，曩亦在黃埔軍校任事，固識其人，延年遂不得不自承。延年髮倒生，幾滿額，面貌奇醜，皮膚粗黑，終日紙烟不離口，手指被紙烟薰成黑炭，吳雅暉稱爲妖孽。與譚平山妹，譚麻子戀愛，譚貌亦醜，與延年誠屬一對天生佳耦，一爲陳獨秀之子，一爲譚平山之妹，真可謂門當戶對也。但是——好事到頭終成空，延年已作鎗下鬼。陳次子喬年在法國，始爲無政府主義者，後改入共黨。於民國十七年春，亦任江蘇省委，未二月被捕，羈押龍華若干時。

鄧演達，字澤生，在武漢政府時，任總政治部主任，政府以其蹂躪民衆，破壞民國，罪無可宥。民國廿年在滬被捕正法，士民稱快，於其死後，亦復無道及其生前死後之事迹者。友人新自首都歸來，言及赴紫金山靈谷寺遊覽，迨行至紫

金山尾，黃龍山麓之上坎上，無意間瞥見鄧演達墓。該地距京約五十餘里，對面爲金陵兵工廠之打靶子場，墓前有石碑一，上書：「故友鄧澤生先生之墓，上書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十九日，下款署陳銘樞題」字樣。據附近居民談：此墓係汪精衛先生等來京任行政院長時所修立者。

漢口日界同德里三十四號，爲大漢報館址。十六年共黨專政，武漢百業停頓，報紙營業同遭打擊，大漢報經理人東下籌款，其時房租未能按期照付。主人雷鶴亭，乃百方勒逼，限期迫迫遷移，卒因經理無人，諸債蠟集，大漢報遂被工人共產，推根溯源，雷實與有力焉。報館既倒，雷即將是屋售與紫芝堂紹業，該時現洋尙未解禁，而雷當時得現洋三千餘元。後查得所謂紫芝堂者，卽詹大悲之堂名。其時亦非詹無如許現洋，他人卽有，亦不敢於是時置產也。詹購得該屋，擬拆卸改建，旋即被捕伏法，其姘婦連夜席捲所有，遁之滬濱。該房棄置多日，無人過問，聞積欠日界工部局地課等費，已千餘元。後詹之正妻許剛氏至漢，向當道請卹，復查得詹有遺產在日界，特呈武漢行營何主任，請將此屋發還，以爲養贍。昔詹氏在日，身兼要差多處，聲勢烜赫，炙手可熱，死後，其妻至欲求一椽之地，以庇風雨，竟不可得。噫！

共黨劉伯承，半生苦幹，雖政治見解錯誤，但對人對己，亦無可厚非處，較之周恩來李立三輩之浮囂放蕩，不可同日語矣。劉由俄歸國後，對立三之措施，尤爲不滿，亦敢怒而不敢言，居恒鬱鬱寡歡，由其某親介紹一鄉下姑娘，爲劉解決性的煩悶。當玉人蒞滬日，玉人姓名，劉秘而不宣，一度春風後，代命名爲「迷矜」，所謂迷矜者，劉意在此迷途之中得此羔羊，聊以安慰耳。頗有旣不得志於時，當老死於溫柔鄉之慨。

李立三在俄國時，曾以中國列寧自命者，其生活每日三餐之外，公園電影，時有其足跡，或徘徊於大力旅社之電梯。其時力士旅舍，設有浴室，係男女同浴，在每日早晨八時，一般女職員咸起身赴浴，健康飢肉，高挺乳房，突出臀部，以及……較視美術學校之模特兒，尤爲肉感。立三則於每日準時進浴室，蹲於牆隅邊一隻賽璐琅浴盆中，兩眼直盯住更衣室門口，鑑賞一般就浴女性，若遇特色女姓走進蓮蓬水管時，立三卽從浴盆走來胡調，時人稱之爲色鬼云。

譚平山之妻，係一鄉下農婦，而愛情甚篤。據云譚妻初爲傭婦，譚因性慾衝

動，遂與之發生關係，春風一度，珠胎暗結，一舉得雄，因此譚遂與之實行同居，以備婦一躍而爲太太，該婦亦云幸矣。惟譚不事修飾，卽其所居亦七零八落，毫無陳設美觀可言，床頭書籍報紙，床尾屎布破衫。朋儕多裹足不前，譚亦少邀集，免除麻煩，要人中惟廖仲凱先生曾至其宅，蓋當時譚極爲廖先生所賞識也。

譚代英在黃埔主任教官時，一日，其勤務兵爲其清掃床上拉圾，發現破舊襪十餘雙，臭味腥氣，觸鼻欲嘔。蓋譚有手淫之病，大約每星期須打二三次手銃——卽手淫——，以襪子揩之，自被勤務發現後，一時傳爲美談。

曾與沈雁冰先生假結婚之孔德芝女士，固一鄉下女郎也。嫁沈後，遷住上海，日漸摩登，——但已徐娘半老矣。孔喜吃「良鄉栗子」，亦嗜「麻雀」戲。

瞿秋白，原名霜，又改名爽，武進人。加入共黨，係某次任北平晨報社駐俄記者時。廿四年三月廿九在閩被捕伏法。聞瞿在獄時，作篆刻寫詩填詞甚多，又寫「多餘的話」一書，於行刑之前三日脫稿，爲其最後之作品，茲錄其在獄所作一詞一詩如後：

廿載浮沉萬事空，年華逝水水流東，枉拋心力作英雄，湖海棲遲芳草夢，江城幸負落花風，黃昏已近夕陽紅。（調浣沙溪）

山城細雨作春寒，料峭孤衾舊夢殘，何事萬緣俱寂後，編留綺詩繞雲山。瞿妻楊之華女士，原爲沈玄廬之媳；初與沈公子劍龍由戀愛而結合，情感極篤，並生一子，沈氏嘗稱之爲「愛兒愛媳」。但此一對「愛兒愛媳」，因秉性之不同，行徑亦趨異端。因沈劍龍除愛好美術外，別無所長；楊則天生麗質，以女性而兼男性者。後與瞿發生戀愛，譽之者尊爲「革命之華」；侮之者斥爲「水性楊華」。瞿却極端贊愛，嘗書「秋之白華」四字，以表示無爾無我；終身同心，永恆歡愛，誓同生死之意云，此亦別開生面之佳話也。

周恩來之妻鄧穎超，在國民黨改組後，曾任國民黨二屆候補執委及婦女運動指導員，面貌平常，有健康美，臀部特別發達，尤富于誘惑性，蓄三千烏雲，結成蓬鬆半偏之鴉髻，表面看之，乃一半新舊式之女性，而羣衆大會當中，演說時之聲音，態度，極能動人，雖男子演說家亦多不若焉。十五年周恩來任東江行政委員，設東江行政公署于汕頭，一時出入公署人員，固知其爲共黨紅人也。東江赤禍之蔓延，公署爲播種機關，彼時周尙兼職於廣州，故不時往來于汕頭廣州間。

，周走後，由鄧總管要務，頤指氣使，人莫不從。某日，周從廣州返汕，入署辦公，見鄧與一姣麗英俊之少年，並肩促膝，笑話殷殷，周愕然！問爲誰？鄧從容而答曰：我之書記也。（聞係李之華，已在江西伏法，）周亦不復再詰。蓋周氏努力于共黨工作，髮鬚常數月不剃，更無暇計此瑣瑣也。從此鄧顛超不復有所懼憚，不論周氏在署與否，常與此翻翻書記，不僅同案辦公，同棹共食，且公然同床共寢也。閣署人員，多瞠目咋舌不已，而周氏夫婦竟恬不以爲怪，此亦共黨中人了解公妻之真諦矣。查彼時李之華年僅十六歲耳。

章伯鈞，安徽桐城人，幼年頗狂妄，好大言，少成事，鄉人以大參付呼之。在武漢政府時任總政治部秘書時，一日下午，有某女職員在辦公時，被章按在底下，女有赧色，意欲掙脫，章笑而慰之曰：「還沒有脫褲子呢？怕什麼呢！」亦足見其浪漫之一斑。惟聞章在漢口查封逆產時，逆方以三十萬金相賄，因撤底革命之故，而不受。今者章氏金盡裘敝，魄落途窮，不知有今昔之感否？

熊國華，爲熊式輝親姪，十三年曾就學莫斯科。其被捕原因，係由郵局檢出第三國際與熊之命令一紙，用藥水染寫者。當被捕時，一般與熊有交，及與熊式

輝有交者，一面十萬火急電熊式輝，請其火速設法營救——其時熊氏任上海警備司令——；一面請當地主此案者緩緩處理。該時辦理此案者爲戒嚴司令魯滌平氏。乃事有出乎意料之外者，即熊式輝連拍二電與魯，謂：「自作孽不可活，請不要徇情，致礙法紀。」魯得電後，即將其綁赴刑場。熊之死，誠屬罪有應得。惟熊氏當此嚴重之時，能抱「大義滅親」之態度，實屬難能。

國民政府在武漢時，鄂教育廳長李漢俊以共黨嫌疑被殺。後其族李書城長鄂建設廳時，於抱冰堂下之表烈祠設奠，葬於洪山之卓刀泉，政府諸公咸以聯輓之。蔣介石先生聯爲：「鄂北振絃歌，夏雨春風敷教澤。漢南安笮笮，遠山近水慰歸魂。」于右任先生聯爲：「一死青光漢陽樹。百年碧血卓刀泉。」孔斐宣先生聯爲：「共患難不共死生，靦顏與世浮沉，只爲未完匡濟願。愛國家亦愛朋友，回首當年事變，至今誰認是非明。」詹大悲之妻輓云：「痛朗月被翳晦光，橫覽神州，何從再覓革命傑。與先夫同日殉義，重過鄂渚，不堪對泣未亡人。」均各惻綿沉痛之至。

橫行川北之徐匪向前，有師長名何畏者，最稱剽悍。聞何體力過人，縱在嚴

冬，只着單衣。能生食禽鳥，立盡數隻。最怪者，何每日必須飲人血一碗，方能作戰云。

溥儀稱帝時，行受禪典禮。建築六殿，極藻火繪畫之觀，殿成，溥儀親筆題爲宣復殿，以取宣統光復之意。製龍袍一襲，藍底紅線金龍，原擬密派專員南下，至湘蘇兩省，雇工刺繡，往瀋陽製辦，旋因應者寥寥，故改在北平雇大批繡刺工人，至長春派員監造。又龍椅一座，用沉檀木三塊製成，在椅之靠背，雕有三尺長之團龍一條，在左右兩擱臂上，雕小龍八條，並在正中靠背大龍四週，鑲嵌寶石五顆，狀極華麗，鈎心鬥角，亦不惜心勞日拙。其時溥儀由鄭孝胥謝介石之介紹，欲納日女爲妾，事爲其妻榮氏查覺，當向溥儀力爭，謂：「現代君主無納妾之事，倘欲納妾，則請先逐其回北平……。」溥儀無法，再問計於鄭謝，鄭謂君命不可違，乃勸溥儀速納此女。榮氏復查覺，乃於鄭入見溥儀時，向鄭大罵「老狗」不已，堅欲扭其共回北平，鄭博得一場沒趣而退。惟榮氏因吵鬧氣憤過度，竟罹重症，雖經名醫調治，尙未見愈。其父榮源因勸解無效，乃電平召其妻前往解勸。先是榮妻因年老不欲遠途，故仍居北平，茲因其女病重，始允前往。榮源派其家人趙某，由長春秘密至平，迎接主母，以解此酸素作用。在榮妻離平時

，向同仁堂購去珍貴藥品多數，及各項食品，將以贈女。迨榮妻抵長春，電致北平親族某，略云：「抵長春後，卽入宮覲見，后病漸痊，無關重要，妃事已中止，主后二人，尙極恩愛。此次受下邊賤解，原非本意，現已冰釋，原議作罷，后玉體日復健康，此處奇寒，不願久居，擬除夕前返平。」觀此電，因溥儀之軟化，竟中止納日妾，而此一場酸劇，遂告閉幕。

溥儀居故宮時，妻榮氏，於每晚九時起身，讀淺近之英文一頁，披外衣。攜宮娥二三，往御花園流賞一次，迴折至水晶宮梳妝，有小鏡匣一面。高八九寸，綠瑩似波，四周繡以羅緞，爲榮氏所最心愛之一物。有異種鸚鵡二，嘴紅色，頂毛青綠色，尾毛黃赤色，兩爪淡灰色，溥儀與其夫人各養一隻。以金絲架之，懸於翊坤宮左廊，三宮娥輪流守侍。教之歌曲。其調清脆悅耳。榮出，鸚鵡必叫曰：「Are you affect me」，蓋學榮之口吻也。養魚處有大小龍種金魚數百尾，榮擇其長六寸者，青蓮色，兩眼有白柔似絨之鬚球二朵，共七尾，貯一白瓷缸中，綴以綠葉草，穿波其間，活似矯龍，榮氏愛之。凡花卉中之異類者，榮必陳列寢室左右，梅花四盆，有白萼朵，有透骨紅，其花一白一赤，冷香凝骨，如雨洗脂。蘭花二盆，野產，淡綠色，花朵含濃芬，三尺之外，香味透膈，輕雲出岫，烟籠遠黛，如入蓬萊仙島。榮氏喜蓄犬，於每晚未趨香榻前，必撫吻其愛犬而後就榻。

云。

溥儀淑妃文繡，昔在天津時與之脫離關係，自經人調解，由溥儀養給予贍養費六萬元後，即居北平母家。文繡在平開辦一小學，從事兒童教育，以期與此天真瀟灑之小兒女相伴，以度其無聊之歲月。且文繡本人，亦好學不倦，每日埋頭讀書，對於舊文學，深加研究，平日不事修飾，亦不外出，迥非現下一般摩登女子所能及也。

溥儀在長春時，與本莊繁互訂姻婭之約，將其妹之光下嫁本莊繁之弟井重田。聞茶點之消耗達四萬金之多，其中尤以結婚餅爲特色，重百餘斤，約值二百餘元，赴會來賓，多爭以攝影機攝此餅。新郎新媳赴會之汽車，皆以鮮花裝成龍鳳頭尾，故是日觀衆車水馬龍，頗極一時之盛。

溥儀弟婦，即恭親王之第三子媳金氏也，與其僕役房少卿發生戀愛，潛逃烟台，經該地公安局查護訊辦，金氏侃侃而談，願與偕老。以視昔年哄傳滬上之黃慧如與陸根榮戀愛事，其打破階級之精神相伯仲。而溥儀之另一弟婦唐石霞，曾戀一落伍公子盧小嘉，較此則又遜一籌矣。

溥儀弟溥侁，在瀋陽前居平津，捧坤伶雪艷琴甚力，侁朝夕相隨，儼如侍從。某次雪赴滬獻藝，侁亦嘗易名姓而隨其後，蓋恐其別有所戀也。及訂婚之後，

條約嚴重，足使佻俯首聽命，弗敢違，雪之魔力可知矣。迨結婚後赴滬，溥儀大罵不已，佻遂携雪東渡，旋卽厲公大連云。

熙洽，有愛妾徐氏，雖屆半老之年，丰韻猶存。爲長春著名暗娼，外號大老徐。長春土語謂暗娼爲賣大炕，關外住家悉以磚炕爲臥榻，炕旣曰賣，意卽以臥榻供人鼾睡也。徐固豔冶，熙曩爲張作相參謀長時，嘗眷之，愛且畏焉；惟徐不安於室，熙亦無莫可如何。平伶黃桂秋赴長春演劇，與金璧東暱，金轉介於熙，過從甚密，熙居吉林。有時用飛機到長，接黃赴吉盤桓，其迷戀可知。黃旣出入熙宅，不久乃作大老徐入幕之賓，未幾二人卽潛逃無蹤。按黃伶爲陳石頭最末弟子，貌不甚美，惟工於內媚，以陳之介，數年前曾與余叔岩馬連良等成班，嗣卽湮沒無聞，年來潦倒舊都，復因與關麗卿涉訟，更形落拓，不意爲熙洽所狎，致演此一幕醜劇，熙洽亦未免自尋苦惱。

丁士源，在津時，住日租界，家有老妻，素乏夫妻愛情。丁于前年納妾，非良家女。自適丁後，因得寵愛，忘其所以，平日一舉一動，撒嬌賣俏，多具肉麻之感，對金錢揮霍，丁亦無法過問。如日給以千金，三二日卽消耗無餘，或一

宵卽耗於竹林之遊，丁亦無吝色，倘大婦索取分文，丁必報之白眼。去藩時家中愛妾未及携伴，乃時以信往還，並月匯三千金。使日時，派人來津接之赴日。據友人言，丁妾於赴日之先，因日無式樣新穎之綉鞋，將來購買不易，于津法租界天順鞋店定緞鞋六十四雙，並紅花綉鞋二雙，皮鞋六雙，其餘如皮統皮衣又不知若干件，其行裝之闊綽，亦可見矣。

張燕卿，原名仁樂，現充瀋陽實業部長，腰纏甚富。原配爲皖進士龔心銘之女龔安鳳女士。龔死，乃與妻妹安惠女士訂鸞膠之約，耗資十數萬，建私宅於長春，命兔之美，金屋藏嬌，大姨夫變作小姨夫矣。

謝介石，原籍台灣，清季舉人，自台灣亡後，卽冒閩侯官縣籍，留學日本，習法政，歸國後在法部任職。民六張勳復辟，朱家寶受張委任爲直隸總督，謝與朱子爲盟弟兄，遂蚤緣爲天津交涉使，前數年潦倒不堪，曾隨俄白黨領袖謝米諾夫赴日，頗得日軍要人歡心。有多門中將者，年幼於謝，謝嘗卑躬屈節，執贄於其門。迨溥儀執政，肅王次子憲基與謝善，荐於溥儀，時多門率師團駐長春，並得其助，遂獲充溥儀外交部長，其名片上，刻爲「外交部長謝介石，又安福建」。

謝有髮妻，亦台灣籍，性淫蕩，謝多出外，不慣獨宿，時與浪子遊，謝雖偵知，晏如也。蓋妻父爲台富室，謝在外活動，多仰給其資助故也。惟謝當民六年在天津時，納一妓，名小紅，頗能識字，謝復教以日語，故謝在東京營鑽奔走，嘗以小紅爲香餌，多門之暱謝，先暱小紅，後推愛及烏耳。自謝膺任要職，小紅隨之，現雖爲老去娘，但以豐韻尙存，一般駐藩之日高級軍官，仍樂與往還云。

又聞謝介石前在日京，戀一下女石井。謝回國後，卽棄之如遺，此棄婦亦爲該國人士所不齒。近謝因親日顯貴，該女復赴滿洲，冀圖與謝墜歡重拾，聞謝已拒絕不見，該女擬與之作法律上之裁判焉。

鮑逆觀澄當落滬濱時，得某公貸資，赴寧謀獲一噉飯地，乃致函道謝，並附詩二首，內有：「自遇東江林處士，掃開寒霧到南京。」兩句。今鮑奉儀儀命赴日，有戲之者爲改：「自遇白山口口口，揭開戲幕到東京。」

某次因東鐵會議，直接引起東鐵路局改組之爭，多日未得解決，藩方竟將四俄員處長，加以拘捕，情勢乃益險惡。俄局長復派四俄員爲處長。按東路定章，處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得副長代理，於是藩方亦委四人，遂成一雙包案矣。

當行財務處長戈多夫入室辦公時，藩方所派之王景文——王永江次子——亦接踵而至，促戈讓出，否將闖入，莫謂無禮也。戈離室去，令僕下鍵，王亦悻悻去，俄而戈內急如廁，藩方亦下鍵，用示報復，戈被鎖廁內，飽聞木樺香，頭脹如裂，惡心欲嘔，良久方被釋出，如斯行爲，近於無賴矣。

郝鵬，字雨蒼，大婦矮而胖，貌不揚，郝每對人言，伉儷間絕少樂趣。舊都有丁四小姐者，頗爲郝所賞，但丁娘所眷，則爲某伶工，郝欲論嫁娶而未能實行。會某伶納旗籍女伶爲婦，丁遂失望，彼時郝亦顯赫，丁利其多金，乃以正式婚娶爲條件，郝極口允之，於是逼前妻下堂，一面納丁入室，而此肥碩之大婦，旋亦改嫁一擲果郎而去。郝平素交際軍閥，頗有闊闊之雅號，不數年而窮乏。丁亦下堂，再爲馮婦，在平津勾欄應徵，郝且爲介舊僚時屬捧場。郝在津益佗僚無聊，日借債三五元以度日，遂尋其舊友李際春，向之貸款。李謂：「人生世上，無事不可做，借債度日，終非久計。」乃爲之劃策，並給以委狀，名爲津東遊擊司令，囑郝招集所部於灤東。

袁金鎧，字潔珊。當藩變初起，原可避地平津，乃挺身出組地方協會，揆其

初意，未嘗不善。迨溥儀執政，置袁於閑散，已如徐庶進曹，一言不發，亦可見袁之不愜也。聞溥儀因感生活枯燥，於每星期六由袁爲講中庸，袁對於中庸一書，自命得深奧理解，曾著中庸講義一書，東北人士有一部服誦者，溥儀命袁講中庸全文，分節念誦，附以簡單說明，收入聲片中，約三片可收完，以備其隨時放聽，豈其日聆西皮二簧之唱片已膩，而換此新味也？近聞日人贈溥儀手動影機一架，其知溥之深矣。

袁妻奇悍而妬，潑辣非常，善擊射，鎗不離手。日俄戰時，袁正辦民團事，俄疑其親日，派軍官至袁家，探其究竟，因語言不投，俄軍官擬拔鎗斃袁。袁妻正在牖後，賭狀抽鎗躍入；砰砰三響，而俄軍官已洞穿於胸，自是恃有救袁之功，益驕悍。張雨亭二次入關，袁亦隨來，時外傳袁納某坤伶爲外室，其妻亦耳聞之，密傳汽車夫護兵等進上房，人齊，其妻突然拔鎗對之，厲聲曰：「你們一羣王八羔子，老爺在外邊有個娘們，你們全不告訴我。來！你們說！住在什麼地方？」衆人大驚，逼問再三，始言之。袁妻立命開車，携鎗前往拚命，其女得知，恐出人命，以敏捷手腕卸其彈，袁妻不知也。及抵密秘香巢，排闥直入，賭袁正與一女狎玩，妒憤難遏，一語不發，舉鎗直射，袁及女大恐，詎鎗已空，有聲無彈，袁始泥首請罪，而風潮始已；自是監視益嚴。一日袁至居仁堂會議，逾時未

歸，其妻陡生疑，電帥府詢問，答以會議未完，袁妻請袁說話，傳達不管，又厲聲要與大帥說話，亦不顧。其妻大怒，飛奔帥府，立而大罵，帥府衛兵又無如之何。罵之不已，而直闖入，遠見衆人危坐議事，袁妻又開口大罵，由大帥之祖宗，一直罵到袁金鎧之父母。張雨亭問是誰，隨從兵答曰：「袁太太」。張問袁何故？袁赧然曰：「恐係子未歸之故，糟糠之妻沒法辦。」祇得離席而去。

袁妻持家甚簡，如平居無客，永遠不過一湯二菜，或大蒜炸醬麵，袁亦無可奈何。袁妻好貨利，粗俗不堪，客常以袁氏性好風雅：凡有謀求者，輒贈以古人畫蹟，其妻不知，以爲破舊字，令袁不收。當袁五十生辰，賀客盈門，禮物山集，以古字畫居多。袁妻以爲花了若干酒席費，戲費，結果賺些破紙，大怒，召袁至，督僕焚之，袁不敢抗。凡送酒食等禮物者，袁妻大喜，立命藏之庫房，親自上鎖。因酒麪奇多，竟妙然天開，設棹門前，陳酒麪其上而市焉，價一如肆，其貨均係上選，真是門庭如市。袁欲禁之而不敢，不禁之殊有失體統，每當送客出門時，其妻必高聲叫：「買來！買來！袁省長的壽酒壽麪吃喊！」袁哆噤而退。

萬繩扶，曩曾佐張勳戎幕，且爲丁巳復辟之中堅分子。近爲溥儀秘書長，文辭典雅，奄有班馬之長，故瀋城年來所發宣言，悉出萬手。三月一日溥儀實行稱

帝，萬更大賣平生氣力，舉凡慶賀及勸進各式文字，多由彼一手主辦。乃頌揚表中，對於駒井，獨畀漏未提。駒井閱文大恚，因謂萬之文章，妃白儷黃，太嫌聲牙詰屈，既不能普遍而使家喻戶曉，試問要此煌煌鉅文何用？適萬因事晤鄭孝胥，駒井趁酒意營騰之際，一言不合，乃當面大加呵斥。萬受此奚落，竟老淚縱橫，對此秘書一職，似有厭倦擺脫之意。

鄭孝胥，居常以遺老自居，每於元旦自書楹聯，懸之客廳，標明龍飛宣統某年月，並於門前屏風，滿貼太子少師，太子太傅，欽賜黃馬褂，欽賜紫禁城騎馬，賞戴頭品花翎等等官銜，以表示他尙是道地遺老，冀在清室畀一點殘餘渣滓，比鬻書收入較多而又可靠也。更每於新年元旦，排列香案，叩頭求夢，藉卜一年休咎，聞屢試屢驗，而鄭亦常以此自詡於儕輩。甲子冬，段合肥柄政，有以關員見擬者，鄭心悸悸動，頗欲一出，事終不諧。鄭曾有「莫信人言蔗境苦」一句，其熱中可想矣。民十三元旦，鄭祈禱後，於夜間夢有一恣容艷麗之少女，惚恍若梨香院老五，一絲不掛，向城南遊藝園奔逃，旋向馬車隔縫中間遁去。鄭驚醒之餘，自亦以爲車輛迎門，美人復以色相相示，主獲得愛寵迎娶而歸也！滿腔高興，秘而不宣。惟加緊向梨香院老五進攻，以求實現！迨馮玉祥入京，溥儀出宮，

而鄭在梨香院中一無所獲，始恍然大悟，以之言於儕輩，謂：恣容絕代之美人者，暗指溥儀也，向馬車縫中遁出者，是被馬二將軍趕走也，一絲不掛者，是臨走倉皇，珠寶未能捲逃也。言下似有不甚靈驗之感，於是一面將其屏風上之官銜，刷洗殆盡，恐被株連；於是以鬻書資格，大登其減價之廣告矣。十九年元旦，鄭夢一棺材迎門而入；而鄭以爲垂暮之年，將就木矣！倍覺懊喪，言於朱艾卿先生，而朱慰之以材者，財也，勸其寬懷。迨溥儀執政瀋陽，鄭隨侍已逾二載，惟一切極不自由，近忽苦中思鄉，致書津友郭某，附「思鄉」詩數首，詞意牢騷而兼懺悔，可見其所受環境之創痛焉！茲錄其原詩如後。詩云：

何年奔星墜天闕，長扼驚濤作飛雪。我乘踏星欲浮海，星不能飛海難越。

家山有隔海一涯，念年國破空思家，國人望我如望歲，臨海悵惘且長嗟；樓中候潮日再生，潮聲動天破吾寐；桑田滄海眼中人，袖手低吟待天意。

鄭在長春時，與一日本女子名田子者，最爲投契，該女子年僅二九，貌頗可人，孝肖對於娟娟此豸，視爲尤物。且私對贊友言，謂日本女子之肌肉，並不細膩，實不能稱爲玉骨冰肌，惟對於夫婦無論何事，均能體貼入微，雖吸烟小事，亦必隨時躬行引燐寸。經過許久之枯寂生活，得此安慰，有如沙漠中遇甘泉然，是則知鄭之胸中，實有樂不思閩（福建）之概。

張譽，字季直，南通人。爲遜清狀元，故其書名重於當時，然不肯輕爲人書。在故都時，蘇人某君，常餽張以精美饌肴，張輒函謝。不數日，又致餽食物，年餘未嘗倦。一日，張詣某君處，適某君之友在座，談次，欲求張書楹聯一副。張不肯，某君曰：渠書欲易食物，豈能爲汝書耶？張聞之愕然！某君乃出一巨冊，咸爲張之手筆，並云：許多珍跡，皆以食物易來者。張視之，悉己之謝函，相與撫掌大笑。張暮年頗好聲色，名伶如梅蘭芳歐陽子倩均爲所賞識，嘗思納南通名妓金素秋爲側室，因其子孝若阻之遂寢。

王閻蓮，字壬秋，自號湘綺老人。段芝貴督鄂時，王以八寸長之王閻蓮大紅名刺，夾周媽芳刺，授閻人投達。段曰：「周媽何人斯？予未之知。」對曰：「王大入與村媪偕來，殆卽周媽也。段乃令速客延入惟謹，王携周媽談笑自若，既相見，乃爲周媽介紹於段曰：「此吾之伴者，周其姓，彼欲望見都督顏色也。」段唯唯不知所對，旣命之坐。王乃顧周媽曰：「都督意良厚，汝其勿達雅意。」周媽與王遂并爲座上客，歡宴終日，周媽追逐羣雄之間，寸步不離老人，事傳於外，周媽之名始噪。

據聞王前事實一女郎，其自述有云：「余年十八，嘗夢二青衣女童，引登一大樓，樓上先有女道二人，年皆四五十許，相迎勞苦，其一笑曰：姊不復憶耶？出一紅帖相示，文字朗然，頓悟爲余舊居之所云云。」按所謂姊者，自係指先生而言，然則先生非女郎化身乎？

辜鴻發，善談諧，曾向美國女子解妾字爲立女，云妾者手靠也（Elbow-rest）所以供男人倦時作手靠也。女駁曰：「豈有此理？如此說，女子倦時，又何嘗不可將男子作手靠？男子既可多妾多手靠，女子何以不可多夫乎？」言下甚爲得意，以爲辜辭窮理屈矣。不意辜回答云：「否否！汝曾見一個茶壺配四隻茶杯，但世上豈有一個茶杯，配四個茶壺者乎？」辜有特殊嗜好，卽喜聞女人脚臭，唐人鮮于叔明嗜嗅臭虫。宋人孫何喜以爪搔頭髮垢嗅之，辜可謂無獨有偶矣。辜納日女貞子爲婦，相隨十八年，情好彌篤，不幸貞子沒於武昌，辜有詩云：

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幾？痛哉長江水，同渡不同歸。

後爲安葬於滬濱之外人公墓，並銘墓碣曰：「日本之孝女。」蓋喻以上天降孝感爲婦之仙女云。

康有爲，字更甞，號南海先生。幼時甚勤學，行坐不離書卷，村人呼爲「翹爲」。常書聯爲：「大翼垂天四萬里；長松拔地三千年。」可見其孤高風格。又有手書橫披爲：「千金買駿馬之骨」。上有長方圖記，文爲：「御賜天孝堂」，旁作龍紋，據云該圖記最爲南海所珍，不輕使用。晚年自號爲「天游化人」，又號「游存老人」。有圖章一，上刊「維新百日」，出亡十四年，三週大地，游徧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四十萬里。」其氣概若此。遜清亡後，放浪形骸，效騷人墨客之所爲，舉凡名勝所在，莫不有其游蹤，蘇杭，更爲常臨之地。某歲春，康作踏青之舉，徘徊於西子湖畔，雇一蓬船，容與中流，比日將西沉時，呼舟子，停橈於西泠橋堍，該處鳳林寺前，有張姓女，早失怙，芳名明漪，圓顛方趾，年已及笄，髮蓬鬆而赤雙足，鶉衣百合，人嫌其醜。而康氏見之，驚爲天人，詢得原委，遂化千金，納作簾室，一時錦衣玉食，改頭換面，紅袖添香於老人之側，見者莫不稱爲奇偶。明漪有弟二，一曰明遠，一曰明達，年屆而立，目不識丁，閒蕩之外，不務時事。康氏建築一天園於杭之丁家山，近水樓台，倩若輩主管其事，遠達至此，竟藉裙帶之力，一躍而爲主管，復由康氏介紹至汾陽別墅（今之郭莊）三潭印月等處爲管理員，身兼數職，從此而漸入小康之途。明漪自蒙康氏青睞後，予取予求，光陽荏苒，往返經年，亦囊括鉅金，以美煥美輪，結構精緻之

小平廳，落成於棲霞嶺畔之八里松旁，康氏物化後，明漪立誓，黃絹青燈，長齋修佛，以了殘生，設康氏有知，亦當含笑於九泉矣。

當戊戌政變之時，康風頭十足，真可謂平地昇天矣。是時榮祿將改革政體之事，訴諸西太后，后大怒，嚴指捕殺保皇黨諸人。康不得已乘輪南下，並蒙西人暗中幫助，始得安抵滬租界，當康在船上時，聞德宗駕崩，賦詩誌感。詩云：

忽洒龍鬚翳太陰，紫薇移座帝星沉，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青天夜夜心。

沉鬱蒼涼之情，溢於言表，惟此詩不見於南海詩集，是否出諸康氏，不得而知。康氏生前插架甚富，迨歸道山後，所存書籍，仍庋齋閣，其家人擬盡數售出，以公同好。先生素精鑒別，所藏多佳槧，明板最多，宋元次之。按其書目所載，計宋刊十四種，四百二十八冊；元刊九種，七十冊；明刊二百三十二種，四千五百二十三冊；另一小箱，總共五千零二十一冊，中有先生及碩士名流；如沈子培先生等題跋，尤至寶也。康氏讀書萬卷，行萬里路，涉獵既廣，著述亦富，覽其書目一周，不無有低徊之歎！惟其昔有十一國遊記，唯意大利等國付梓，餘稿今不知尚存篋衍否？

梁鼎芬飲食極精，昔在京時，日與朋輩置酒爲樂，數月以後，庖人窮於技矣。

。一日梁忽出馬桶一，陳諸席上，座中皆掩鼻而逃，及揭蓋，則爲鷄鴨魚肉各物，梁首先舉箸，衆亦隨之。翌日，「馬桶請客」，已喧傳都下矣。梁善書，每作短札，一事一紙，若數十事則數十紙，且於起訖處，蓋用圖章。或問之，侈然曰：「我蓋備他人之核爲手卷冊頁耳。」

陳寶琛，字伯潛，號弢庵，閩侯望族。與王仁堪爲郎舅，科甲後陳赴岳家，秦水供帳頗豐，仁堪憤曰：「看我中得狀元來，下科殿試果第一。陳與鄭孝胥最友善，嘗贈鄭詩有「勤王世豈無王衍，生子誰能似仲謀」之句。某年與諸友擊鉢敲鐘，題葉鷄二唱也，一卷爲「殘葉殿秋如有意，老鷄知曙奈無聲」二句，羣知爲陳之吐屬，評爲冠軍。陳與朱益藩皆爲溥儀師傅，鄭則於天津張園後，始爲講解魯論。當馮搜宮時，溥儀倉皇出走，挾之登車者，左陳右鄭，而朱不與焉。陳境遇尙優，却時於溥儀前告苦不休，甚至變賣張園古董，蓋愈老愈貧婪耳，溥儀聞之，曾唾其面，詞譴斥退，越日復遇園中，陳則遙跪叩首，謝罪不遑，溥儀亦無如之何，仍准其來園當值。九一八後，陳則仍居平市，日與鄭酬唱往來，茲錄其所作落花詩一首，可知其志趣矣。詩云：

流水前溪去不留，餘香踏蕩碧池頭，燕啣魚咬能相厚，泥污苔遮各有由，

委蛻大難求淨土，傷心最是近高樓，庇根枝葉煩珍護，長夏陰成且小休。
二十四年陳歿於北平，吳子玉將軍曾撰聯以輓之，聯云：

處天下之至難，行乎若素。唾百世而尙論，文如其人。

陳三立，字伯嚴，別署散原，江右世家，詩名炫世，爲晚清四大公子之一，名畫家陳師曾（衡恪）之尊人也。因條陳時政獲譴，遂不再出，優游林下，主持詩壇者，垂五十年。交游滿天下，士林景仰，遐邇咸欽。在匡廬棲隱，足跡未至城市。某年秋季，因病就醫，在南京小住，嗣以探視其在平家屬，並與其業師陳弢庵先生（寶琛）相見，詩人曹鏗衛在贛，聞先生北上，賦詩送之。並云：散原老人，北游有日，聽水師貽書，有兩龍鍾相聚於金台月下，亦老年一樂事之語，輒用其意，賦詩送行。詩曰：

溯天四海兩龍鍾，重向金台話別悰，定有鄙人遮道看，况多羣彥載膠從，
西山戴雪如迎客，姚井煎在與浣胸，莫對胡僧論浩劫，慈仁寺畔撫雙松。
老戀鍾山再到遲，舊經行處百迷離，追歡淮榭頻邀月，溫夢湖舟欠補詩，
生世待同騶卒語，風流賸遣酒傭知，明年花發春明日，遲我城南共舉卮。

朱益藩，陳伯潛弟子。會同爲溥儀之師，對溥儀之出關，亦曾諫阻，對其左右僇息之輩，則表憤然，故晚節均極彪炳。自陳死後，將無人敢向溥儀直諫者，朱懷念故主之前途之不易樂觀，益增愴痛也。陳伯潛死時，朱之輓聯爲：

耿耿孤忠可以貫日月 慄慄鬼神前席待諮詢 方冀同行頻示我。

漫漫長夜忍見泰山頽梁木 壞寢門餘痛哭從今師事更無人。

款屬：「誥授光祿大夫陳文忠公夫子千古，門生朱益藩頓首拜輓。」感慨之情，溢于言表也。

金息侯，遜清舊族，孤介自持，以鬻書爲食，其致富術頗趣。據云：當辛亥革命，清明既屋，大內擗案，無人保管，爲內侍當作廢紙盜賣，不下十萬斤，爲京師某紙店所得。該店，未知其實，弗以爲異，復轉賣於某紙店作，將下池矣。爲金所聞，急召某紙店主人，語之曰：『倘若因璧歸趙，重金弗吝也。』主人爲利所動，卽造紙作，以倍值收回，以之付金，金乃酬以巨金，蓋十倍其原值矣。後金於此故紙堆中，覓出明楊忠愍參嚴嵩手書，只此一紙，已價值萬金，其餘寶物，尙美不勝傳，遂無意仕途，作富翁生活矣。

嚴復，字又陵，一字幾道，閩人。初學海軍，以嗜鴉片故，遂弗任軍官，清季曾膺大學教員。時禁烟甚緊，而嚴則不可一日無此君，恐學生之攻訐，故遲遲未敢受聘。迨後有人獻計，謂於臥床之後墻下掘一洞，鋪席地上，貼近洞口吸烟，則烟氣將由洞之外面散出，如是則不必閉戶，自可吞雲吐霧，而人無能識破者矣。嚴從之，竟得安然無事，遂感其人不已。

樊增祥，字雲門，一字樊山，鄂恩施人。幼時夢索巨筆數十支爲一大筏，浮於江，倏忽之間，波濤洶湧，驚心駭魄，隨其所之，樊閉目不敢視。移時，忽聞音樂聲，冉冉而來，乃啟目視之，所乘筏已浮於島畔，岸上有仙女數輩，淡妝淺抹，持琵琶簫管之屬，爭來迎迓。樊登岸，隨之行，至一處，屋宇深邃，中坐一麗人，雲冠霞帔，非人世妝，見樊而語之曰；爾何爲又至此，可謂狡獪極矣，六十年，再來未晚也。簷前鴉鵲爭鳴，樊遂遽然而醒。

陳衍，字石遺，閩人。幼時，卽有孝子之目，鄉里戚鄙交口譽之，其母嘗患危疾，刳臂療之，見者咸以爲難能。以奔走四方，不恆家居，其夫人料理家政，極有條紊，燈下課公子讀，督女公子針黹，師事家政，勞瘁可知。陳在滬時，嘗

赴友家夜飲，醅酌大醉，主人將雇車送之返，陳阻曰：今夜月明如晝，吾將步月而歸，遂匆匆行，涼風有習，皓月當空，興之所至，步至江頭，遂至失足落水，爲舟子所救，陳衣巾盡濕，醉態可掬，仍索酒不已。

章炳麟先生，字太炎，不修邊幅，甚者面垢頭蓬，楚囚不啻。而於飲食起居，又往往意志不屬，漫無節制，於殺饌則僅就近者取食，其距稍遠，從不食及。人初疑其性有偏嗜，乃陰互易其遠近試之，而章仍惟取食近者，甚至詢其何味，亦弗能答，於是乃知其心不在焉！昔年章因不慣獨處，曾登報求婚，茲將其登報原文錄之：

敝人近感繆况岑寂，欲獲得一白頭伴侶，助我家室，然必具有以下三者，方爲合選。(一)須文理通順，能作短篇文字者。(二)係出名家閨秀，舉止大方者。(三)有服從性質，不染習氣者。

遂與湯國黎女士，結婚於滬上時，賀客數千，皆知名之士，頗極一時之盛況。當請蔡元培先生證婚，其證婚書詞，則由章自撰，詞曰：

蓋聞梁鴻擇配，惟有孟賢，韓姑相攸，莫爲韓樂，泰山之竹，結籜在乎山阿，南國之桃，實實美其家室；茲因章炳麟君與湯國黎女士，於民國二年

六月十五日，舉行婚禮。媒妁既具，伉儷以成，惟詩禮之無愆，乃德容之並茂。元培忝執牛耳，親蒞鴛盟，矜以齊言，申之信誓；佳偶立名故曰配，邦媛取義是曰援，所願文章黼黻，盡爾經綸，玉佩瓊琚，振其辭采，卷耳易得，官人不二乎周行，松柏後凋，貞幹無移於寒歲。

此文外人鮮有知者，後見之於天津某報。湯亦工譜詞，結婚之夜，賀客有求題詩作紀念者，太炎即席題就。夫人亦復出舊作相酬，傳爲書林佳話。近見詞學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上選刊章夫人「賀新郎」一闕，乃夫人爲孫象樞氏題吳越王畫象而作，中有「茫茫滄海驚橫決，更何人，三千鐵弩，射潮東折」等句，英雄之氣，正不讓鬚眉丈夫也。

某年章應滇督唐繼堯之召，由湘至滇。時唐春鵬適於施南充靖國鄂軍總司令，慕章先生之名，電邀章氏至滇時，便道來施南一遊。章氏於是由湘之龍山，遠道來施，在施盤桓數日，又動身至滇，道經來鳳，忽遇棒匪數十人，將章捉去。見匪首時，章老氣橫秋的說道：你叫甚麼名字，我是中華民國的章太炎先生，那裏有錢給你們。未幾棒匪搜他的行篋，見卡片上果係章炳麟，字太炎，衆匪一笑，將伊釋放，並派人送至滇云。

梁啟超，字任公，生平喜作方城之戲，日以八圈遣興，雖行旅不廢賭事。學界深慕先生言論丰采，紛以演講見請，先生絕不預備，中風白板如故也，同座代之急。梁笑曰：「予正利用博戲時間起腹稿耳。」然究以此旁騖故，每賭必負。或勸止之。梁曰：「骨牌足以啟予智竇，手一撫之，思潮汨汨來，較尋常枯索，難易懸殊，屢驗屢效，已成習慣。」聞者粲然。梁生平著作甚多，陳獨秀目之爲「浮光掠影」；然梁之著作精神，至足驚人，戴東原百年紀念時，梁氏曾爲晨報作論文，後驅車至帝王廟開會，謂陳曰：「我三日夜沒有睡了！」其精神如此。

梁嘗爲北京大學講演，極得生徒之信仰。一日課餘，忽謂壇下諸生曰，諸君均爲大學生，對於算術一課，應有相當之研究，今余試出一題，請爲我作答案！其題即「三加四」耳。諸生聞之，莫不瞠目，心以爲梁先生大學問家也，當不能以試初級小學生之題目來問吾儕，此中必且有玄妙之理由，必非等於七耳。於是一堂寂然，構思半晌，終燕人敢作答案。有頃，始見一生昂然起立，答曰：「三加四」，除等於「七」而外，實未可再作其他答案，但不知符合先生之題旨乎？梁微笑曰然：此問題難乎？實不難。吾亦知諸君儘人都能答也。惟其太易，似出乎尋常，所以皆不敢答，然而諸君之見解，未免大誤矣。今以一堂同學之衆，祇有一人作答。若此君者，吾料其平素研究學問，有勇氣，有判斷力，諸君均不可

及。要知七則七耳，何畏言之乎。衆聞而嗒然，顧皆深佩梁先生之譬喻當焉。

自新文學運動後，胡適之名大起；杜威博士來華時，胡博士更爲全國人士注目矣。時人有云：太戈耳來中國，徐志摩成名；杜威來華，胡博士聲價十倍，語雖稍近滑稽，但此中亦不無小小道理也。胡氏寄居北京時，生活甚裕，年三十，固一翩翩少年也。有某女士在美國時即聞胡之大名，來華後，頗欲一賭胡氏風采，乃託郭泰氏之介紹，郭氏慨然允諾。一日，郭偕美女士詣胡宅，胡衣中國裝招待，笑容滿面，體態輕盈，望之儼有梅博士之風度。郭氏當爲之介紹，美女士驚奇者久之，笑曰：「我以爲胡先生是一個白了頭髮的老博士，不知尙如此翩翩年少也。」至今道及，胡氏猶洋洋有喜色。又胡氏曾贈許廉一聯云：「近來赤近墨者黑，吃鹽聞鹹吃醋聞酸。」因許時爲燕大社會系主任，專研究中國人口問題，此聯亦頗饒趣味。胡於哲學大綱出版時，寄一冊於章太炎先生。封面上書「太炎先生教之」等字。因胡用新符號，所以於「太炎」兩字之旁加一黑線——人名符號。——。章看時，即憤云：「胡適之是什麼東西！敢在我的名字旁打此黑線。」後看至下面，書有「胡適敬贈」，也同樣有一黑線。遂云「罷了！這也算抵消了」。

胡在北平時，每日上午赴文化基金委員會辦事？兼往北大教書，下午則忙於

應酬，夜深返宅，在燈下寫稿讀書，天明始睡。胡夫人，性賢淑，乃一遵守舊禮教女子。對胡之深夜喧攘，不但毫無怨言，並且屢恨自己幼年未能在學問上用功，致使胡之學問，不能予以精神上之援助。胡夫人之賢如此，一般摩登女性，聞之能勿愧哉！

馬君武每次至粵，常往長堤一帶小飯座就食，而每餐祇費三毛，且喜吃生炒牛肉，代價亦祇一毛半，殊難講衛生也。九一八事變，馬有「哀瀋陽」之作，描寫深刻，膾炙人口，茲錄其詩云：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塚，那管東師入瀋陽。
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絃管又相催，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

馬時漫游西子湖上，於六橋三竺間，慕其風景名勝，流連不忍遽去，並徵服展謁岳武穆王之墓，念此民族英雄，長埋忠骨，不覺愴然成詩，錄之如下：

西湖衰柳映朝霞，自結花圈謁岳爺，國會冤刑蘇拉地；敵軍威懾漢尼巴，君臣昏贖河山恥，父老遮留將士譁，正氣銷沉君莫問，黃龍今日屬誰家？
馬喜啖葷羹，極口揄揚，不遺餘力。湖濱湧金門外，有一小酒館，自馬屢次光顧之後，一般饕餮者流，不期相率前來，以致其門如市。蓋該酒館所製之葷羹，味

絕佳美，復得馬爲延譽，宜其生涯之陡盛矣。

唐文治，字蔚芝，蘇太倉人。不通聲也，不殖貨利，夫婦間甚相愛悅，無姬妾，有子三。賃居滬濱時，出乘人力車。長工業學校後，每晨六時起床，危坐校長室中，以備學生質疑。及晚，始退居私室。室卽在校中，唐合第居焉。掌教之暇，書聲與琴聲相和，唐深得家庭之樂，間或與夫人散步草也，環行一週，岸然道貌，似不易接近者。實則溫靄如春煦，伉儷之間，潛移默化，無不感文治之恩誼浹密也。

黃侃，字季剛，湖北圻春人。太炎大弟子，中國文學專家也。長於音韻學，著述甚多，惜秘不示人耳。除小學外，黃氏精詩詞古文；有人評黃之古文，勝章行嚴，小學遠在錢玄同之上也。黃氏一生風雅，好飲酒，善談笑，有蘄秋華詞一卷，讀者愛之，采桑子一闕，則爲其寫情寄意之作。其詞云：

今生未必重相見？遙信他生，誰信他生？漂渺纏綿一種情。當時留戀誠何濟，知有飄零，畢竟飄零，便是飄零也感卿！

黃氏原在北大教書，後因胡適之返國，提倡文學，青年俱附和之，黃氏憤而去職

。曾一度在山西大學教授，旋入武昌高師；在武高數年，教「說文」「爾雅」及「文心雕龍」諸課，師生甚得。惟黃之原配夫人早已去世；後因戀愛結婚之黃紹蘭女士，亦因意見不合離去；時有武昌女師學生黃菊英者，與其女同學，甚友善，曾以伯叔之禮事黃，黃氏亦以愛女兒者愛菊英，外人不疑也。久之，黃氏即與菊英發生戀愛，旋即正式宣告結婚。當時湖北各界，對黃結婚事，無不激烈攻擊，大都以黃氏爲大學教授，不應引誘同姓之中學女生，似此傷風敗俗，非嚴加懲戒不可；當時雖風雨滿城，黃不顧也。有某男生爲黃氏拜門弟子，見事體嚴重，頗憂之，走告黃氏曰：「近日報紙攻擊先生者甚多，先生未見乎？」黃氏答曰：「余知之，因連日籌備結婚事忙，無暇讀此，請君代將各報檢存一份，俟余結婚後送來，我將細細讀之，以作密月中消遣也。」「輿論甚烈，先生不畏乎？」某生又問：「狗屁輿論，余不畏也。」黃憤然曰：有志者事竟成，自二黃結婚後，菊英已產子二三人矣。

楊杏佛幼年留學美國，得識趙志道女士，趙固豐於資者；楊則風流倜儻，經濟拮据。與趙訂婚時，趙曾提出條件，謂以後楊一切行動，當以服從爲天職，在夫婦範圍以內，絕對不能自由，楊均允可，遂在美正式結婚。返國後，楊青雲直

上，迭獲要職，初不以顯達而違趙意，故家庭間尙稱和好。後以楊氏結識某女士，爲趙偵知，提出質問。楊不堪受，請法律救濟，且爲文登報，有「不自由毋寧死」之句，其憤慨可知。離婚後，乃與某夫人結秘密同居之愛，某夫人亦留美國，與楊結縭甚久。楊善騎，某夫人亦嗜騎馳，故兩情至愜。當滬變之初，楊與某夫人留平，嗣楊以須回滬照料滬事，先行離平，獨留某夫人在平。未幾，某夫人亦南返，事前電楊囑赴寧迎接。楊接電後，以滬戰方殷，陸道梗塞，殊爲焦急，不得已改乘江輪而去。不料某夫人行期，爲其在寧之藁砧探悉，乃預時過江至浦口迎接。夫人到站，見彼來迎，大爲驚異。迨楊趕到時，夫人已被其夫堵邀去，楊乃嗒然而返。從此閨禁森嚴，楊雖屢欲謀一面，亦不可得。後某夫人乘防閑疏忽，卽兔脫到滬，與楊盤桓於法租界某旅社內。滿擬從此郎情妾意，花好月圓；詎數日後，竟爲其夫所探悉，到滬迫夫人歸。楊無法阻止，日惟書空咄咄，神情悵悵，大有此恨綿綿無盡時之概。楊自與趙離異後，雙方多有覺悟，且以愛子奔走其間，故愛情仍始終保持。迨楊死，趙親臨醫院，撫屍大慟，可知其愛好之篤。楊謂「不自由毋寧死」，今則爭得自由而死矣，當非其所及料也。楊壯年，在吳淞讀書時，與談性學學之張博士同學，其時張卽喜看浮治小說，楊每規勸之，張不聽，楊乃效管寧之割席，與張絕交。——是亦可風也。

楊杏佛與立法委員陶玄女士遊北極閣，騎驢爲戲。陶肄業北平女高師時，常偕學友騎驢至西山一帶遊覽，騎術頗精，及南來辦學，已不彈此調久矣。是亦日不免見獵心喜，楊復在旁德慮之，陶乃捉得一驢，欲騰身而上，而礙於旗袍革履，不甚如意。楊急扶持之，並隨後步行，且行且呼曰：「大家來看昭君出塞！」遊客見狀，皆大笑。今楊已作古人，想陶回溯前塵，當亦不勝其悲愴也。

傅斯年，魯省聊城人。夫人丁蓀萃女士，長傅九歲，因此頗遭傅之不歡，故曾爲離仇，全國各報頗喧騰一時。丁女士性頗爽直，且對傅仍愛如前，不忍傅感受重大痛苦，特毅然離異，初索贍養費三萬元，經多人斡旋，僅出二千五百元協定。後其父欲接丁歸回娘門，丁嚴厲答覆。既爲傅門退回，絕不回娘門重見故人。其父年已耆耄，不禁老淚沾襟，聞者皆爲之酸鼻不已。現丁移居於濟南東關，嘗向人表示，俟將生活費花淨時，卽自殺以了此殘生。傅與新歡俞大綠女士在平結婚，正丁苦惱之時也。祇見新人笑，不聞舊人哭之句，傅氏以爲如何！

黃節先生，字晦聞，昔居滬濱，與章炳麟，馬叙倫等創辦國學保存會，捐藏書數千冊，刊行國粹學報，博徵羣籍，以種族革命之大義，倡告國人。復與柳亞

子葉楚僖等結南社，回粵創南武公學會，陶冶士林，爲粵教育界之先進，袁世凱竊國。黃喬然反對，及章炳麟被錮，黃馳函李經羲，力爲營救，其語伉直切激。黃旣以專學授諸門弟子，又欲說詩明志，以寤今人，粵當局曾函電，請其回粵主教講學，先生固辭，終乃報以書，書略云：

竊維教育之壞，實隳立國之基，不同政治兵爭，可以一時弭定，挽回學風，必先學術，尤非政治所能克奏其效，况全國之大，未可以一隅治也，節年力就衰，北校授書，尙虞不繼，有何德業，救茲末運，自知旣審，不敢以知人之明，累及髦下。

書達，乃不敢復請。黃氏於詩學尤純湛深造，其自序阮步兵詠懷詩注有云：「世變旣亟，人心益壞，道德禮法，盡爲奸人所假竊，黠者乃藉詞圖毀滅，惟詩之爲教，入人最深，於此時，學者求詩，則若飢渴，余職在說詩；欲使學者由詩以明志，而理其性情，於人之爲人，庶有裨也。」又云：「余於三百篇旣纂其詞旨，以文章之美曲導學者，斲其進窺大義，不如是不足以存詩也」。

章鐵民，譯有少婦日記，波斯故事等書，名噪文壇。自其夫人初霞女士物化後，鏗居已四載。後與蔣女士續絃，結婚時，詞興勃發，曾填「調寄好事近」兩

首，風流旖旎，耐人尋味，茲錄如下：

又到石城來，不好浮名閒事，有個幽媚淑女，合老章心意，連年寂寞送晨昏，多少愁和淚，從此展眉歡笑，領溫柔滋味。

不必再遲疑，自是姻緣前定，妙在百年難遇，那溫柔心性。天公愛護是書生，此度真僥倖，我叫一聲「我愛」，她已低低應：

程仰之名聲，徽州人。攻社會學，兼通骨甲文。爲人耿直，長安徽大學文學院時，因不與安慶本地紳士附和，與外籍教授稍通聲氣，徽人罵其買省，仰之不顧也。程演生繼何魯長安大時，仰之雖皖籍，亦與英士良叔輩同去。記某年冬，安大開遊藝會，表演新劇，仰之本爲前台主任，時跑至後台，助曹漱逸處理化妝事宜。有某女生貌甚美，因欲扮男子，不得不改穿男裝，仰之在傍幫忙，代結領帶；見其西裝褲穿斜，代爲扯正，並取刷子蹲地上，代刷褲腳灰塵，旁觀諸男生，雖鼓眼望之，仰之洋洋自得也。當時漱逸爲化妝部主任，女子畫眉，俱出漱逸手筆。汪靜之在台外專扯幕布，頗以不在台服務爲憾也。仰之刷褲：漱逸畫眉；靜之扯幕布，一時傳爲佳話。

馬寅初博士，生平有二癖：一爲冷水浴；一喜爬山，蓋因二者均能強健身體也。馬爬山時，常携夫人男女公子以俱。每逢春秋佳日，天高氣爽，則馬之踪跡，恒在杭州之南北高峯，訪者不必造其家，逕往山中，必能遇之。其女公子仰曹，亦善走，頗有文風。二十一年秋間，中國經濟學社開會於杭州時，羣往寶椒山分社參觀，天雨路滑，多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嘆，獨馬女士捷行於前，泰然不以爲苦。或問是否吃力？對曰：「儂視此等山路，直爽易如履平地耳！」可見其平日之訓練有素也，一時遂有爬山女士之稱。

楊雲史先生，名沂，原名朝慶。詩名滿海內，長才博學，人所同欽。寄跡舊都，日以詩酒自娛，足可慰其老景，近作無題詩數首，讀之哀感，詩云：

迴風落日過斜橋，側帽垂鞭酒半消，聽得捲簾呼小字，不知誰是董嬌嬈。
江海橫流幾輩存，春來猶自倒金尊，蘭陵舊住青楊巷，無那花時獨掩門。
夢回難塞念家山，一晌貪歡自等閒，誰分文人感哀豔，年年情淚溼青衫。
如禪花影怯難消，歷歷春魂不可招，淒絕羽琤居士語，定公四紀遇靈籙。

徐志摩，個儻不羣，在交際場中，甚多韻事，其乘飛機南行之前一日，赴友

人之讎，劉半農博士與焉，席間雅誼互作，而涉及航空問題者尤多，徐忽謂劉曰：「我若由飛機上摔下來了，你怎麼辦？」劉曰：「我作一幅輓聯送你。」徐曰：「許願不如現撈，你現在就寫出來，劉思有頃，已得之，然究以事屬不祥，未肯道出，微笑而已。酒闌客散，徐起作別，猶握劉手曰：「許我的輓聯，別忘了。」客亦大笑，咸感徐諒有過甚。明日，徐乘飛機行。又明日，徐在濟南墜機之消息至，友人聞之無不嗟嘆也。

劉復，當平大女子學院院長顧澄辭職後，平津各報曾一度喧傳其有重長女院之說，劉則借題發揮，據劉自云：「做一個學院院長，實未能比一大堆的花生米來得風趣。」在劉前長女院時，嚴禁學生以「密斯」相稱，必須以姑娘稱之。所著有「桐花芝豆堂詩集」，亦諧亦典，妙緒環生，詩爲打油式，多採平市俗語，不拘拘於聲調，比附時事，滑稽突梯，茲錄其「雙易篇」詩云：

可憐蛟失水，檻送萬牲園；
蜿蜒草原上，北地實苦寒。
南洋縈魂夢，一想一悲酸。
哀求大院長，願君賜臂援，
爲善必有報，指日陞高官！
院長喟然嘆，其然豈其然？
惜我方倒運，我心如煎然！
安得誇君身？破浪飛上天。
相惜難相救，雙淚落君前。

自註云：「北平天然博物院，昔稱萬牲園，又稱三貝子花園，近由南海運到一蛟，任人觀覽。適某大院長亦以住址不明，卜居園中，因此會其事，作成斯篇。自批云：「遠慕伊索，上擬楚騷，洋洋乎灑五古之架子，淡淡然得六朝之無聊。」

吾人誦其詩，讀其批註，思其事實，鮮有不爲狂噓者。

孫席珍於寫作之前，必滿洒香水於身，塗膏油於髮，對鏡自視若干時，則文思始湧湧而出，亦奇癖也。

湯濟滄，吳興人，革命文學家也。生前頗多著述，晚年聲色自娛，常居吳門，閉戶著書，而紅袖添香，時有艷婢。有客訪湯於居邸，除主人外，僅書記一人，及綽約婆妙之侍兒三人而已。客每稱羨湯之艷福不淺。侍兒中有小妹者，湯已納爲小星，旋生一女名安達，甚寵愛之。湯病中，對此莞莞之母女，頗爲繫念，因立一遺囑，指定西大營門地與韓衙莊地二方，作爲小妹養贍及安達將來之教育費。且其遺囑中，並聲明我之薄產，本已無多，深恐死後有不良份子，慫恿涉訟，勢必兩敗俱傷，更陷子女於凍餒，乃將來發見此種情事希望賢明有司，先將原

告之財產，撥助公益若干，以示警戒。再復註明在小妹未得款項前，將訓話音韻金石三種書籍，歸小妹保管。雖然湯雖有先見之明，而難管身後之事。後因小妹與湯公子等不能相洽，由律師證明小妹與湯氏脫離關係，安達亦由小妹負責擇配，復因訓話音韻金石三書，湯公子未能交出，並房中各物未取，又涉訟公庭。結果究未能大白。

民國十六年春，江亢虎氏在滬，應友人讌，同座有蔡突靈先生，及其夫人菊池氏諸人。飲正酣，主人請衆客連飲白乾三杯，衆客如之，惟菊氏却焉。蔡勸之亦不飲，亢虎哂之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蔡亟舉菊氏之杯代飲。至飲二杯時，亢虎先乾杯，衆客未見，認爲無效，亢虎曰：「此杯白乾豈不白乾。」衆客即用「白乾白乾」四字出對，如能對，便不作白乾，不能，便作白乾。亢虎卽應之曰：「烏有烏乎！」衆客鼓掌稱妙，於是乎亢虎白乾不白乾矣！其敏捷如此。又江幼時，善吃乳。家中僱一乳媽，江開嘴一吮，乳卽罄，接運換五六乳媽，依然如故。因此家人遂取「亢虎」二字爲名。某年，江由歐歸國，一度至紹興，有歌伎毛大姑者，善越調，會以素諗者爲介，應博士召，至旅邸清唱，江氏聞歌，興發如狂，卽席賦一律以贈，並誌傾倒，詩云：

意外忽聞天上曲，樽前誰是意中人？鶯喉嚙谷聲聲潤，玉指彈弦色色新，四座頓忘三甫熱，當筵已覺十分春，越詞唱出如花口，不是知音也入神。

某次江因事被羈秣陵，釋後憤懣填膺，無可宣洩，乃作百粵之遊。迨舟繫香港時，東方藥房主人趙國宏，特備素筵爲江洗塵，蓋知江氏提倡素食，久不茹葷也。席間，江氏雄辯滔滔，歷述被囚經過，逸興邁飛，舉座傾聽。酒酣，趙召歌娘紅文開爲之度曲，紅已三十許，雖短髮時裝，而不能掩其老態。江靜聆一曲，併聞其自述身世，不禁憮美人遲暮之感，惻然憫之，卽席賦詩一章以贈，詩云：

同是流民隊裏人，長歌當笑劇酸辛，誰憐四野哀鴻唳，溼盡蕭郎尺幅巾。

擱筆後面容感然，同座爲之不懌。

王世鏗，字魯生，籍章武。以服官漢中，早歲在河南研募龍門諸刻品。嗣入關中，於諸漢碑，得恣披覽；且以官漢中，更寢饋於漢刻閣道石門諸作，故書漢碑北碑，有甚深之工力，兼作章草，清季已有名於時，旋官巴鎮。書有章草草訣歌，土人刻之，以地僻工粗石劣，紙塌糝糊，殊不滿意，遂毀其石，兼棄拓本，漢中山深水複，交通不便，與外間聲聞俱隔，茲事遂渺知者。然有二拓本流傳至北京，其時有某君者，亦研章草，以書法爲時倡導。北京大學爲設章草講座，初

得王書草訣歌，驚喜讚歎，集當時書家評題之，其拓本一無題名，一署王世鏜，羣謂清代三百年無此手筆，必明人所書。

易哭竄與袁大公子莫逆得印鑄局事，日以嘯傲風月，寄情聲色爲務，凡於女伴鼓姬，無不譽揚，詩詞投贈，多如汗牛充棟，與天橋鼓姬馮鳳喜一段艷史，都人士知者尤衆，易有鳳喜謠一及詩二，茲併錄之如後：

能愁我者梅蘭芳，能醉我者賈碧雲，能瘦我者王克琴，能殺我者小菊芬，
能眩我者金玉蘭，能娛我者孫一清，能溫我者小菊處，能親我者小香水，
能惱我者小玉喜，能活我者馮鳳喜，鳳喜鳳喜汝河人？天橋橋頭女樂子。
箏人去後獨無聊，燕市吹殘尺八簫，自見天橋馮鳳喜，不辭日日走天橋。
哭竄老去黃金盞，鳳喜秋來翠袖寒，汝豈久寒吾速老，賴寒博得幾回看。

李涵秋，前清貢生，民國來任教界多年，後以小說名世。李於上課時，亦做小說，其好之深可知。李之小說材料，均由各處搜得，故街頭巷尾，常有其足迹，然因財力所限，僅備黑衛一騎，來往街市，若偶值婦人爭吵，或流氓打架，李則貯足以觀，歸而記之。因用心過度，故無疾而終。據聞李死前數小時，仍吃飯

，洗脚，事竟，休息於竹榻上，卽久臥不起云。

吳研人，佛山人，幼聰穎，性縱弛，不拘拘於繩墨，族人號之曰「花子」，真名轉晦，性好嬉戲，年雖長，童心無改。一次，赴戚友家婚筵，俗於洞房翌夕，有反新婦之舉，研人於賓朋滿座之際，頂簪笠，衣白袍，手持葵扇，作地方神模樣，昂然而入。衆駭却走，新婦驚悸尤甚，詬幾至暈厥，主人憾甚，詬研人，且亟惡其不祥。研人亦自悔艾，絲是跡頓斂，力戒遊戲。研人著小說，別署曰我佛山人，隱然自暴其里居，而又渾然無遜，小說家別署，多不能如其雅致現成也。其所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說部，頗爲人所稱道。

蘇曼殊父華而母倭，家庭中隱痛滋深，幼年受剃度爲沙彌，良非得已。稍長東渡省母，留倭國者數載，與中華革命黨人往還，卽在是時。返國後，度流浪生活于滬杭南京各地，以致佗條歿。曼殊嗜酒，嗜嫖，嗜糖果，飲食起居恒無節，由憤世而厭世，遂不惜作慢性之自戕，實則其亦痴情種子，未能忘懷用世，爲柳亞子所愛重，引爲道義友。曼殊詩才豪放，小說玩艶哀感，死後均亞子爲之整理付梓。曼殊善畫，一日，鄉人持紙求畫，曼以紙劣，不願執筆，經鄉人苦求，遂

於紙之東南隅。畫一小船，西北角，畫一小人。鄉人意不適，以爲曼有意取笑。曼旋即從容畫線一條，一端繫於船頭，一端牽於小人手中，遂成一幅絕妙畫圖，其爲人滑稽可見一斑。

魯迅，於二十一年十一月間蒞平，在師大講演，魯云：「現在時代，不是皮鞋腳時代，是黑手泥腳時代。」有人請其留平教書，魯云：「我一到此間就有人說我捲土重來，我不得不捲土重去。」魯氏說話不離腳，并且還顧到脚上土泥，足見其脚之貴重矣。聞魯母喜讀長篇小說，舊小說閱覽殆遍，新小說之廣陵潮，雜誌中之紅玫瑰，亦爲所喜。一日，對魯云：「人家都說你的吶喊做的好，你拿來我看看如何？」閱畢卽云：「我看也沒有什麼好。」其不喜新小說也可知。聞魯之原配夫人，係一鄉婦，年老色衰，因此魯迅又與學生許景宋女士結婚。其實魯與許女士並未舉行結婚儀式，只是同居而已。許年甚輕，學問優美，爲滿臉鬚鬚之魯迅所享受，可謂幸矣。

蔣光赤，小說著作甚多，風行一時，但其中有觸煽動性質者，多禁止發行，曾匿踪滬上，幽鬱致疾，以肺病疾終。夫人吳似鴻女士在側，悲痛幾絕，然蔣死

後二年，吳女士在上海忽獲一麟，大發請柬，邀親友聚宴藉資慶祝。然蔣氏死後二年，吳女士忽生一子，亦奇之而特奇。

史濟行，一名彳亍，別署華嚴一丐，母徐氏，篤信佛。民間俗習端門，端午日相傳爲千萬難逢之靈峯香會，史母虔誠往，經育王嶺，火車橫來，史母因年邁龍鍾，不及趨避，慘輾輪下。史聞訊，痛不欲生，匍匐奔喪，運屍而回，旋扶葬鄉間，所發訃聞格式特別：

家母因信佛，於六月二十七日從靈峯燒香回來，行經育王嶺；慘遭不幸！茲定七月三十一日已刻，在家設祭，叨在親好，謹此訃告。

鄭振鐸喜養畜，家中貓狗甚多，夫人高君箴，亦嗜之，鄭常携洋狗出入，頗有洋紳士風味。

董樸臣，爲北大經濟教授，民國二十一年在北平被電車軋傷斃命。當董受傷入醫院救治時，有李高金三女士，環榻侍候，時爲之暗彈珠淚。聞李女爲董最初戀人，在董留美時，李格於親命，許字某氏，董歸國後，迴念前情，乃介紹高女

以代。詎高本有隱疾，不能爲婚，乃亦轉荐金女，爲移花接木之計。今董氏遽行物化，各女均悲哀欲絕。董同時能獲三女愛戀，至死無間，亦人世間所僅見者。

謝六逸怕夫人；一日，友人毛秋白邀作方城戲，謝懼其夫人聞之，咸以日語談商。謝旋云：「我不能去。」毛問其故：謝云：「拿不出錢來，奈何？」

李石岑氏與女詩人董蘊珍女士之情變，哄動遐邇，李與童最後一書，有云：「戀童實起於憐孤惜弱之心，自屬純潔之至。」惟童在滬談話，有云：「倘他有三百圓，則可玩弄兩個女子；設他再活二十年，則可玩弄四十個女子，」等語。是則李當日對童，必有花言巧語，使童墮其阱中，而供其玩弄之嫌疑。查童爲蘇產；李於蘇產女子，愛好特深。寓滬時初僱一揚州娘姨，旋即擱退，改僱蘇女，自後亦惟蘇產而後用。李之愛童，殆亦愛蘇之一癖也歟？

汪靜之與符竹英未結婚時，汪在杭州第一師範，符在杭州第一女師，處此咫尺天涯，猶魚雁頻頻，汪曾於一日間致符情書十一封，却全被女師校長扣留，並請符談話，符卽云：「沒有什麼話可談，還我的信好了。」校長亦莫可如何。

孫國封長北大工學院時，風潮迭起，時有某秘詩建議孫氏，謂：「工院校址大門，豁然開朗，在風水上，於院當局不利，應建塞門——即俗稱影壁——一座以解之。」孫素迷信風水，大聽其言，當即鳩工它材，建築高寬各二丈餘之塞門一座於門內，所費約在六百元左右，暑期已滿，塞門告成，而機織系延聘教授之爭忽起，風潮擴大，孫氏因風水無靈，懊喪萬分云。

邵爽秋，因曾允為該校女生劉立愛介紹女師指導員職務，女造室訪問，以裝飾摩登故，為邵妻黃季馬所諷刺，認為耻辱，憤而縊死於宿舍之葡萄架下。又聞徵主席劉鎮華，於紀念週時，見一濃裝艷服女職員，心大不懌，詢知為府中科員黃姓者，立條諭撤差。合上兩事，劉黃兩女士均以摩登而招禍，一般摩登女性可知其善所處矣。

民國二十年五月，開國民會議於南京，主席報告，達數萬言，頗為人所稱道。該文為羅家倫所作。羅草是文時，居湯山一日，先由陳布雷代為搜集材料，親送至湯山。陶希聖曾於社會與教育週刊為文譏之曰：「使吾輩作文須如此排場，

則必將餓死矣。」

鍾榮光，年逾花甲，性仍詼諧。某次由廣之港，寓九龍酒店，該店爲西式旅館之次等者。頗爲潔淨，每月房金五元，飯食在內，甚爲經濟。鍾卽撰一聯云：「一等華人二等鬼。三餐大菜兩餐茶。」上聯言住客爲高華人及次等西人。下聯指每日供應五餐而言，鍾習慣；午膳後必作晝寢，自作詩云：

有客敲門不起身，食飽須眠十五分，莫怪老師無禮貌，先見周公後見人。

謝冰瑩女士，（非謝冰心）自下嫁顧鳳城後，初尙相安。後以顧乃一書賈，利慾薰心，中外學問，相差百倍，久處一室，自非所能。聞謝女士，以教書爲名赴廈，實則避其僮夫耳。巧妻常伴拙夫眠，不禁爲女子一嘆也。

近代女著作家冰心女士，文章聲譽，騰於全國，可惜天公不作美，滿面星星，時向其夫問曰：「我有麻子，你還愛我嗎？」女士畜一犬，甚愛之，日常食物頗豐，狗亦肥美，女士常携之外出，對人云：「此狗可做我的小弟弟。」

夏丐尊先生有云：「我在學校裏教書，是打野鷄的性質。」因不願其子繼續其打野鷄生活，所以不令其子讀書，讓其子學照像。

章衣萍好摸女人屁股，幾乎無日不摸。章妻曙天，時噴之曰：「文人有你這樣缺德嗎？屁股快教你摸爛了。」

張賚平，居於真茹之自建小洋房中，某日忽被一樑上君子光臨，除將貴重首飾衣物等偷去外，並將張之黑色皮包順手帶去，此皮包適藏有張新作題名「某夫人」之長篇三角戀愛小說一部，準備於第二日早晨赴滬付印者，不幸當夜被偷去，張大呼「倒霉，倒霉，三四百元稿費又丟了。」張妻以其如此看重稿費，對於她的首飾衣物倒不在意，大不謂然。所著多角戀愛小說，為一般青年學生所愛讀，因此張遂以寫小說而發財，建別墅於真茹，以度其優游之寫作生活，張氏雖擅長描寫兩性之愛，但非戀愛能手，見女性時恒露侷促不安之態，且太腹便便，類似商人模樣，一幅醜陋面孔，尤為摩登女子所厭惡。一日張乘電車至北四川路，車中有二摩登女生坐其側，手挾張之「最後幸福」一書，正翻閱間：

甲女生曰：張賚平不知是怎樣的一個人？

乙女生曰：大概是一個多情的男子，你看他描寫男子，是多麼的有情呵！

甲女生曰：是咯，總戀過許多女人吧！

乙女生曰：聽說他很漂亮。

甲女生曰：哈哈！你想同他來一個三角嗎？

軟語之中，夾着一陣嬌笑，乙女生雙頰緋紅，張氏驚喜交加，正欲毛遂自薦，驀然回首，從車傍玻璃映出自己尊容，頓告灰心。不久二女下車，張亦隨之，待一雙倩影已渺，猶躊躇街頭不知所措也。後張以此語人，咸謂其太無勇氣而自失良緣，張亦惟有苦笑置之而矣。

王雲五，以總纂「萬有文庫」而得名，亦幾以「萬有文庫」而失位。當雲五任編譯所長時，萬有文庫稿成，發售預約，定價三百六十元，以值昂，銷數寥寥，雲五認爲失敗，窘且慚。欲辭職以謝，浙財廳長錢新之與雲五有舊，聞其事，知是書搜集完備，允爲現代學者需要，乃以財廳積餘金三萬元，購預約券若干數，分發各縣府及省立各校，並游揚於教部，乃有各校酌量購置之通令。至是，銷數陡增，王雲五之名以彰，擢任總經理，基始於此。

老舍，本名舒慶春，河北省人，著有「趙子曰」，「二馬」，「老張的哲學」等書，文筆談諧，富有哲理。在北平燕京大學讀書時，就開始寫「老張的哲學」書中主人所稱老張，係其在小學時之校長，當稿寄小說月報時，本用「舒慶春」忽然有所警悟，隨即寫信鄭振鐸，請其用老舍二字，發表以後，即沿用此二字。

林庚白生性乖僻，故婚變數次，嘗作詞以自慰。惟對柳無垢女士，則極端羨慕，慕柳赴美留學，林嘗以詩詞寄之，其向慕之狀可知。後聞林於性的苦悶之中，與留日女士羅劍冰發生戀愛；羅爲共黨份子，曾在共黨婦女部供職，健於風頭。自與林發生關係後，對林施以思想上訓練，自後林之言論，頗多左傾，即此一段姻緣之結果也。

林實馨，幼孤，其母躬撫之，及長，性至孝。某歲爲其太夫人生日，自繪寒鐙課子圖，遍徵題詠，名流如樊樊山，陳澹菴，姚茫父，陳石遺，楊雲史等，皆有題詠，所居大佛寺，茅屋數椽，自書一鐙樓橫額，懸諸室外，字臨石門銘，鐙字略大，有鄭氏姐妹，到館報名，讀爲一登野樓，林爲捧腹，一日林與弟子講柳文，一老携二女報名求見，認林爲冒名林實馨，並云前年晤林實馨，係古稀有鬚

者，交換名片，同桌聚餐，君無乃不知恥。林笑而不言，後經弟子力爲證明，係眞正林實馨，君所交換名片有鬚者，係假冒。老者始終不信，悵悵而出。某次梅君女士，曾一度寄林書徵婚，駢四驪六，情意纏綿，林亦以詩二首謝之，亦藝林之佳話也，茲覓得林詩原稿錄後：

孤山有鶴強爲安，綺語纏綿不厭看，深謝一般情意好，來生有分兆紅鸞。

畫堂此日倍增光，金簡頒來字字香，我比東坡才德遜，深情惟有九廻腸。

大江南北，轟動一時，平津滬漢，各報都有登載。而上海晶報，用特號字刊登，美之曰：三菱公司，菱林音同，三林者：林語堂，林實馨，林庚白，近代三大文學家也。梅君到館，林正搔癢踟躕，寺中納涼，誤爲寺役，問林住何屋，乞爲指示。林答我卽是，爾尊姓，梅君頰紅，嚙囁其口，曰我我我梅小姐，到館參觀，未談及寄函事。

周作人，亦名凱明，因與袁世凱之凱字相同，爲「義不與奸雄同名」，憤然改用豈明，今尙沿用「豈明老人」四字。

郭沫若，原名郭開貞，筆名杜衍，與易坎人。留學日本，對於文學，卽有嗜

好。曾一度任泰東圖書局編輯，主編創造季刊，創造日刊，並爲時事新報學燈主要撰稿人，詩集女神卽爲當時之創作，歌德之「少年維特之煩惱」亦於是時譯竣，出版後，因與泰東書局意見不合，且因生活無法維持，繼續赴日留學。一九二四年回國，成立創造社出版部，與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王獨清等之創造月刊，形成中國浪漫主義文學運動之主潮。一九二五年赴廣東，任中大文學院長，廣東國民革命軍北伐，郭氏投身於實際政治運動，隨軍出發。後因國共分裂，郭遂潛回上海，將歌德偉大名著浮士德完成，去日本。一九二六年，郭氏在創造月刊上發表一篇「革命與文學」，當時中國文壇爲之一震，此爲郭氏提倡革命文學之始。郭擬久住日本，埋頭於著述翻譯工作，除從事翻譯託爾斯泰之戰爭與和平，及創造長篇小說之外，復悉心研究中國之甲骨文。郭而孔長方，皮膚粗黑，常穿一淡黃色辣呢褲，西裝——一件拜倫式白麻紗襯衫，非至接見重要賓客時，不穿上衣。郭在南昌，妍識彭亦蘭，致起家庭風波，每逢談到戀愛問題，輒云：「我這一生是完了，戀愛只有讓你們青年去獨享吧」郭氏被日本夫人，管束甚嚴，財產權完全由夫人主持，所有稿費及版稅，均由夫人保管，郭氏每日零用，必經夫人許可。據云郭之夫人，每月必儲蓄二百元，爲將來郭子教育費用，此款絕對不許郭氏過問，郭又喜描寫其妻。計沫若所寫之書，除別有歷史根據，限於時空

，不能附入其妻者外，凡屬自由撰著，均必將其妻叙入，郭意殆欲使其妻名彰後世，同有千秋也。古人有譽妻成癖者，郭氏爲其亞流歟？

巴金，本名李芾甘，川人。因爲信仰巴枯寧與克魯泡特金，故取名巴金，確爲一無政府主義者，每星期能寫六七萬字文稿。巴金每逢會見生客，總是頰紅耳赤，忸怩不安，所以一般人咸稱其爲「處女化的作家」。據聞巴金從來沒有女友，暇時，恒蹀躞街頭，留覽市景云。

許欽文，前以陶思瑾案，幾乎身入囹圄，許亦因是作川中遊，以爲可以無事矣。孰知浙法院以許瑾均有加入共黨嫌疑，另案起訴，適許由川返浙，遂銀鑰入獄，結果以明知劉夢瑩爲共黨，藏匿不報，處徒刑五年。提審時，許身穿藏青呢織西裝，而雙手上銬，頗爲狼狽。然許一文學家也，聞其雖在獄中，不廢撰述，卽於同日登載其雙手被銬新聞之申報上，而副刊自由談，則亦登載許欽文之「論女學生」一文，內容充滿悠閑幽默情調，不類在拘囚時所作，其將誦論語中：「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之句耶！

高語罕曾一度與彭亦蘭戀愛，後因彭戀郭沫若，高因酸性作用，曾作詩以嘲之，詩云：

你嫌我又老又醜原應該；

但他也未必比我漂亮，

我雖然年紀老些，也還能支持一個半鐘頭；

你呢？十分鐘也不到！

你這無耻的賤人，丟了我去抱他，

究竟是爲的什麼？

葉靈鳳有文壇美男子之稱，妻郭林鳳，廣西產，美而能文。但葉有怪癖，對妻頗苛，偶一不合，輒以老拳襲之。某日，雙鳳不知因何口角，葉竟磨刀霍霍，欲殺其妻，幸被乃弟瞥見，殺妻之劇，終未演成。然林鳳已飽受虛驚矣。林鳳自經此事變後，終日悶悶不樂，自知得夫若此，實屬難以偕老。遂適返廣西原籍。「現代婦女」一卷一期，載有林鳳自家鄉寄出之一篇通信，語多感慨。大有「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之勢。聞葉自妻走後，頗感單調之苦，在滬又大肆活動，舞場劇院，常有其蹤跡云。

郁達夫，不慣穿西裝反領，亦不喜着皮鞋，平日多穿大袴，長袖寬衣，擺動自若。郁烟量之宏，更足令人驚奇，除授課時，無法吸烟外，不論作文，看書，走路，休息，卽如廁時，亦莫不手執雪茄，噴雲吐霧，亦若是別有風味者。聞郁氏日吸五十枝香烟，達三罐之多，聞郁有二位夫人：一爲舊式，性格學問均佳；後與王映霞結合，情感極濃，王固美於豐姿之摩登女子也，終日綢繆，如一「接吻」，「擁抱」，……每天必行。郁謂友人曰：「妻子倒是自己的好！」住杭州板兒巷岳家時逢大雪，不復遊西湖，夫婦徹夜飲酒取暖，說者謂其犯夜過多，待其酒力醒，詩興大發，詩云：

五夜無眠，明明白白，或對燈明，或對月明，清絕的；是窗外的雪明。五夜無眠，明明白白，或聽風聲，或聽雨聲，楚側的，是鼓角淒其聲。一片心腸，千纏萬結，半在親邊，半在友邊，更添得在她邊，怎不思量遍。

并作「西湖感舊」一詩云：

湖山別來依舊，院前花木無恙，祇是涼軒寂寂，不見去年人，前來自叙歡暢，柳搖階下，雀噪迴廊，幾扇窗門洞開，一如去年情況，步出三潭印月，獨坐孤山湖畔，湖中小艇上的船娘，向我細問，去年的人兒何處去？爲

什今日獨自無伴。

王魯彥，本名忘我。困居北平時，擬向某部謀一小位置，因無大學文憑，乃於他處借得魯顏文憑一張，方始成功。部中同人均呼王爲魯顏，自後王遂用魯彥之筆名作文，而忘我一名幾無人知之矣。

韓侍桁，在中大教書時，與一廣東婦人糾纏頗熱，旋又挈之來滬，賃屋同居。韓本有妻，名羅娜，復旦大學學生。在韓末與某婦來滬之前，羅娜在北平韓之家中，終日禁止外出，浣衣煮飯，儼若大家庭之媳婦。至此伊始之受騙，且偵知韓已另有情人，然南望滬濱，終日除自怨自艾，以淚洗面外，亦無可奈何耳。惟聞韓自來滬後，生活頗爲困難，而與同居之某婦，亦不若先前之融洽云。

丁玲，原名蔣煒文，爲左翼作家胡也頻之妻。自胡伏法後，丁玲益趨左傾，曾與少年馮達相暱，馮旋亦慘死。丁於胡死後生一子，取名曰小平。曾一度傳聞丁有失蹤之說，未知確否？

賀玉波，性極浪漫，不愛修飾，長髮披肩，一股窮像。常於夏夜赤足，踏拖鞋，躑躅街頭。某夜爲惡大作撲狀，賀掉頭奔跑，回家心猶戰慄。

胡秋原，在日本求學時因喜手淫，朋儕羣呼之爲胡守淫，有時朋友來訪，胡則緊閉房門，並云：喂！等一等快好了，其浪漫如此。

至聖先師後裔孔德成，復聖後裔顏世鏞，宗聖後裔曾繁山，亞聖後裔孟慶峰等，自膺爲聖賢奉祀官後，卽聯袂到京。孔德成乃庶出，生時其父孔令儀已去世數月，現年十六，奉命至京，爲其破天荒之旅行，光頭布衣，黑鞋白襪，身體單弱，非如現在學生之活潑精神也。四人之中以孟慶峰年最大，行動需人扶持，着藍布褂，笑口常開。曾繁山年較孔差一歲，望之如內地私塾中之學生，身着紡綢大衫，隨班進退，稚態可掬。顏世鏞，着青綢衫，有微髭，望之如商店夥計然。

某次班禪大師之京，假座華僑招待所以招待新聞記者，到八十餘人。迨班禪來時，有全球社攝影，卽登樓休息。來賓入坐後，班禪卽脫去黃馬褂，着團花袍子，而入主席座；酒過兩巡，卽起立致詞，由招待處劉某翻譯，稱班禪爲活佛，

其扼要語，則決不以武力入藏也。菜用西式，班禪亦持刀叉大咀，我佛如來，今已開葷而歐化矣。新聞界中，有胡大剛等五六人致詞，由照相師用鎂光攝影兩幀，轟然一聲，詞鋒爲挫。席間有多聞社之陳采文君携妻與俱，唇紅齒白，衣履繽紛，座上佳賓，咸有羨煞鴛鴦之感！班禪所乘汽車，爲轎車式，髹以杏黃漆，鮮明奪目。班禪則服黃袍，罩黃馬褂，戴黃風帽，而坐此黃色汽車，可謂一黃而無不黃矣。華僑招待所門口，並懸以黃色之匾額，題曰「班禪大師招待處」，而黃汽車卽出沒其間，聞此一輛黃汽車，係自北平隨班同來。

太虛法師皮膚作黃黑健康色，較常人約矮半首。廣識經典，於國文尤具根底，能詩，亦能書，聞亦識西文，出家人而有此，自不易矣。師每至一處，必遍訪要人，而要人亦以得見師爲榮。故國中要人，無不知有太虛法師者。當革命初成功時，國人羣倡打倒佛學，逐僧廢廟，佛門弟子，無不惴惴，幸師廣識革命鉅子，奔走呼號，始得無事。而師衛護佛法之功，遂爲佛門所頌禱。

龍虎山六十三代張天師，在滬上大世界設壇誦經，超度東北陣亡將士，往觀者羣衆，聞天師符印有三：一爲璽印；一爲神劍；一爲金牌；印爲前代遺傳。神

劍則據云爲神農氏所鑄，價值連城，然劍柄鑄有純陽字樣，因是劍曾經呂純陽之手。金牌始終未取出。但大世界中人云：當與天師訂約時，金牌亦曾出示。天師親畫防身符定價十元，鎮宅符十八元，永遠防身符一百元，鎮守保安符二百元，往來者頗不乏人，刻聞與大世界解約後，另設神壇作法。值此科學時代，迷信神權已在淘汰之列，張天師得苟延殘喘，亦云幸矣。天師故巢，原在江西之龍虎山，幾年來，被共黨佔據，張天師遂飄泊四方，度其叫化子生涯。有自命張天師後裔張亭震者，率領徒衆，持黃色符，到處賣買，一般愚夫愚婦受騙者甚多。其符咒封套，仍印有宣揚文字：

啟者，竊自漢紀洞玄真人，迄今六十三代，適因上輩天師元旭逝世，公選長嗣亭震蒞任其職，乃邇年以來水漂火焚，兵役迭出，實深抱慚，茲特爲中國全體人民起見，差遣法官，赴各省鄉鎮普贈靈符，祈衆信士報名，以備建設四九羅天大醮上表，恐未週知，特此宣傳。

背則寫，「信者幫助醮錢二角，不信者助香錢一百，靈符相送，四九吃齋懸掛靈符，合家清吉等字。」

杜月笙先生之熱心茲善事業，著聞遐邇。有駐防許昌警察司令李家鼎者，與

杜氏初非相識；祇因冬防期內，許昌鄰近各縣，民衆困於災歎，老弱轉填溝壑，盛焉憫之。因聞杜氏急公好義，特專函申述各邑慘况，請爲救濟。杜氏得函，知所述爲實，立即覆函允可，並捐洋五千元，另函匯交李君代爲支配，是杜之樂善好施，洵足佩也。

黃金榮，慷慨好施，對於各種善舉，盡力協助，朋友之通融，更不吝惜，以故孟嘗門下，食客衆多。一日，黃忽接信，略謂：「閣下有廣資財，而又慷慨，現陝西災重，請以五萬元交我，當代爲賑之，貧僧當候於先施公司，請即屈步云。」門客等咸謂此爲騙詐，而來披龍鱗，拔虎鬚，亦太可惡，某等往懲之。黃曰：不可，渠以善舉干我，懲之不義，且既敢干我，必有來歷，當親往覘之，如係過路客，卽資以數百元亦可。於是懷貲至先施，樓上下均歷遍，却不見有所謂貧僧者，快快出公司，甫至門，則門旁立一瘦小窮和尚，低頭合眼而打盹，黃與擦身過，以爲此僧，決非投信之僧也。迨登汽車返，至則家中又有一信在，拆面閱之，不勝駭異，卽探衣袋，而所懷之五百元，已不翼而飛。諸門客見狀，爭來看信，見上面寫曰：「蒙資助之款五百元已照收，前函之數，請卽預備，今晚一時後，當踵府相取，惟票洋便於攜帶耳。」衆閱罷，皆咋舌不能言。黃卽備鈔洋

五萬，作一束，置內廳之案上，門客數十人，或烟或博或棋或戲，皆暗藏手槍，以待取洋者至，久之無聲息，衆曰渠不敢來矣，顧黃則若有所思焉。時將近四鼓，衆方夜餐，忽風動廳門，衆視之，見門僅開四五寸，黃曰：來乎？衆笑曰：那有這等事。語未畢，回視案上，則已空無所有矣。後聞該僧已如數璧還云。

虞洽卿，幼時家貧，習業某舖，進店之日，天雨無傘，又不願冒雨行，患衣濕也，不得已就其鄰居鐵舖，借鐵鍋一，舉覆頭頂，擴充雨傘。虞進店之先一夕，主人夢一翁告之曰：「明日汝家當有一鐵帽射神降臨。」語已，翁杳，次日虞果來，鄰人圍觀，皆奇之，至此該店營業蒸蒸日上。而今虞執商界牛耳，政府聘爲經濟委員會委員，果以富稱，豈神有先知，抑虞具堅忍耐勞之所致耶。

王曉籟，熱心愛國，人盡皆知。兼任救濟東北遊藝會長時，向海上舞星名花，勸着國貨布衣。凡當選諸女，攝影紀念時，皆須以身作則，俾提倡國貨而塞漏卮，苦口婆心，用意良善。王嘗在名花席上，演詞侃侃，一時鶯燕，亦多鼓掌相和也。前聞華成烟公司播音，有王氏講演，自稱未曾預備，但說來極有條理。云：我以爲農村破產之故，厥爲人人放棄草鞋，如能大家都穿草鞋，必獲補救之

效。」王氏此語，較之「到鄉間去」，要進步矣。草鞋經此提倡，則聲價十倍，若時髦人穿之，步入舞場，則必笑脫門牙。王曾接有橫披對聯各一，額「本位救國」，聯爲「不論在官不論在民；各盡其職各盡其能」。可謂匡將口吻，誠不可多得也。

姬佛陀氏，常書丈許大字，初書一巨壽字，壽段合肥，旋幾儷園中又得瞻其壽羅太夫人（哈同妻）之巨壽字，凡曾至哈同洋行者，每見樓梯之側，扶闌以上，瞭巨幅之佛字，鸞字。聞姬氏之筆，實盡天下之奇觀，筆長八尺，粗如人臂，髹以黃漆，筆斗狀若蓮蓬，而巨切半冬瓜，以馬鬃爲毫，長尺許，偶舉之，重約三十餘斤，置墨汁於盆或鉢，下筆一攪，墨汁數升，全含毫內，書時，非兩臂非饒三百斤氣力者，不能使轉如意也。語云，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若在姬氏，則可則可改爲筆如丈八蛇矛矣。筆之名猶未定，友人名之曰魁筆，魁者，首領也。斯筆打破記錄，從而魁之，誰曰不宜。

吳昌碩，壯年聽鼓吳門，寓某姓家，近臨一寺，暮鼓鐘，香火頗盛。吳下榻後，支板作几，架書其上，一夕餐後，初聞隔牆有婦女嬉笑聲，不之意，繼聞開

板作響，則見板自啟一圓洞，擲進兩物，拾之則女衣一領，南腿一肘也，久之亦無他異。翌日吳舉以告友，友云：此係狐鬼作祟耳！今宵余可爲君逐之。及夜，吳與友燃燭以覘其異，漏方半，開板又動如前，則見洞口露一和尚頭臚，急取房中溺器澆之，和尚瑟縮淋漓，掉頭竟去。吳等笑曰：佛頭着糞矣。次日，二人入寺見一僧房雙扃，從門隙窺之，則見滿堆粗紙，一股木樨香味從門間噴出，吳不能耐，急出寺，謂友曰：昨夜醜醜灌頂者，殆卽此僧也，相與一笑而罷。

李瑞清，工書，善寫魏碑，生平性嗜蟹。當蟹肥時，無一日不食，惟不拘多寡，數最多者，日達一百雙螯，故人多以李百蟹稱之。歿後，有知己好友，以一百隻蟹貫成一串，挂於靈前，行三鞠躬而去，比之生芻一束，饒有興趣。

梁鼎銘，曾一度遊歐，考察藝術，返國以後，悉心作北伐諸役之壁劃巨製。曾因某種關係，囊筆赴滬，回京仍於靈谷寺中自建之木屋內，潛心國畫，其所成之「達摩渡江」及「彌勒佛」兩像，栩栩如生，允稱傳神之筆。近已由靈谷寺主持與善和尚，索而懸諸大廳，來遊者，無不見而嘆爲觀止焉。

趙古泥，名石，一字石農，常熟人。工書，能金石，運用鐵筆，自然入妙，江南除吳昌碩外，古泥可首屈一指矣。昔孫傳芳長蘇時，某君請古泥鐫印二方，贈於孫，古泥索價百元，否則不刻，某君報以六十金，古泥撫鬚笑曰：「孫傳芳之印，僅值六十金乎？」言畢大笑，卒未成議，說者謂古泥此舉，頗有蕭伯納之幽默風趣。古泥嗜茗，常閑坐於常熟之道遙游，憑窓茗話，平日與文友儔，互相調談爲樂。朋好少長咸集，皆以石伯伯呼之，不知者，疑其姓石，而不姓趙也。居恆藹然含笑，無疾言厲色，兩頰美髯，長可數寸，頗似于鬚，而較于爲短，亦奇相也。

張競生，自巴黎歸來，已絕口不談性學，而努力於發展實業，曾任饒平縣實業督辦，成績頗有可觀，後因開路造林，被地主挾恨聯名控其誨淫敗俗，致政府下令通緝。張遂避居香港，其命途之乖蹇，可謂極矣。初張携其夫人椿松雪之子，歸故鄉饒平，雖有髮妻許春姜女士在，而從未與之繙繆，許由是鬱鬱，以至服毒自殺。然博士固未嘗忘情於室家之樂，常託其同鄉子姪輩女生，代爲物色佳耦，惟因年齡思想與生活方式諸問題，終莫得其人。張居鄉時，用一鍾姓傭婦，其婦謀生星州，終歲不歸，無異孀居，年二十餘，無粉白黛綠，朱唇雲鬢之飾，而

明眸皓齒，淺渦含春，天然佳姝，其堅實潤緻之肌膚尤具健康美，凡博士家務，以至所鍾愛之兒女，皆付與關顧，博士有寢室，偃臥讀書之所，潔淨無塵，向不許任何人涉足，鍾則例外，張又常教兒女呼之如母也，鄉人以不經見之大疑，咸謂其與鍾有愛昧情事，張有遠房甥，幼鸚梨園，及長，求歸甚急，其母謀於博士，張尤爲商於戲班主人，故外間相傳博士將納女優爲妾。張於茲事，曾爲文以辯之。自稱綵居數載，以禮自持，凡常人在性慾上所不能打破之難關，彼皆一一渡過，比爲聖之學者。

劉海粟，自與其女弟子成女士結不解緣後，每次參加盛會，劉除攜其夫人外，必擁有一摩登漂亮之成女士，其夫人則精神靡頹，頗顯消極，而對之態度，亦不若以往之親密，每日在家，嘗起咀嚼，醋海生波。時達戶外。聞劉現擁巨資，雖家庭中時有風波，但以金錢手腕處之，故尙能左擁右抱也。

吳南愚，爲現代美術家，工鐵筆，善書畫，蜚聲藝苑，遐邇咸欽。縹緗館係其寓廬，在平市西城絨線胡同，蒔花種竹，風雅宜人，家居多暇，嘗以雕刻，作爲消遣。所刻之山水花鳥虫魚，以及模仿名人真蹟，絲毫不苟，妙腕通神。當工

作時，雖有子女擾其旁，其心思亦不紊亂。每有作品，人爭購之，不吝巨金，視爲珍寶，其以藝術驚人，博得士林美譽也如此。近有德國富商某，到平遊歷，慕名求教，擬用兩寸見方之牙版刻觀音菩薩之像百尊，其形各異，背面則刻觀音經全部，預備携歸，以便研究東亞舊有藝術，聞先生已允其請，預擬三星期完成此種作品，是以杜門謝客，專心工作。

吳梅，字瞿安，常州人。能作曲，能唱曲，能吹笛，更能擊節。有才子之稱，家藏舊書甚富，在東南大學教詞曲多年。時人在曲學方面稍有著作者，如任中敏，盧野華均吳之弟子。吳氏自作曲，不輕易示人，關於曲學論理之著作，有顧曲塵譚，在商務出版，閱者謂此書理深奧，不在王靜庵宋元戲曲史之下。吳氏不僅能作曲，且能唱曲，吹笛。最妙者，其夫人亦能唱能吹，真可謂夫唱婦隨，難夫難婦者矣。每當課暇，閨房閑坐之時，夫人唱則吳氏吹笛；夫人吹笛時，則吳氏唱，每唱吳氏必在其夫人腿上擊節，雖友人在傍，吳氏亦泰然處之。一日學校開遊藝會，學生請吳氏夫婦出席同唱崑曲，吳氏婉謝之。堅請，則曰：「此乃閨房樂事，豈可登大雅之堂。」後乃改由學生數人吹笛，吳氏唱曲。一時聽者無不擊節。

趙梅伯，於二十二年春間，應駐法公使顧維鈞，駐英公使郭泰祺之請，在日內瓦舉行個人唱歌音樂會，奏演中西歌樂，博得該處各國士女及音樂報評之讚美。後又參加北京皇家音樂院公衆唱歌比賽大會，參加有五十餘國，男女達千餘人，經五位著名音樂家之評定，趙君得頭獎，且得冕「羅雷亞」之榮位。（按法比最高音樂學府，凡考得器學或唱歌頭獎者，方得享有「羅雷亞」之美譽。華人在歐洲最高音樂學府中學音樂而享有此榮稱者，趙君尙爲第一人。而我國人得歌唱頭獎者，在歐洲音樂史中，亦爲首次焉。

黎錦暉某日誤食蜈蚣脚，腹部澎亨，如懷孕然。中醫屬其服蒜，有人勸食鷄肫，因蒜能治百毒，鷄肫能勝蜈蚣，且鷄胃有沙囊，能消化去毒，卽方書所謂鷄內金也。黎服此二物，腹脹漸消，仍努力其新月歌舞社云。

譚鑫培在鼎盛時代，除供奉內廷，應酬堂會，無義務之可言。某年全家染患時疫，爲西醫楊仲五治愈。仲五之西醫意在施診，目的適與老譚相反，以此老譚深爲感激。會仲五四月初度，老譚屆期親往祝嘏，先期探得主人請有二簧清音，

故借孫老元携胡琴前往祝賀，禮畢，力請點戲，以博主人歡心，謙遜再四，終爲之歌「碰碑」兩段反調，此舉實爲老譚之破題兒第一遭也。不意名票陳子芳見獵心喜，亦欲於己身作壽時，央請老譚盡義務唱清音，並擬陪老譚演「美龍鎮」，爲己撐門面商之，譚深不以爲然，表面上又不忍謝却，遂佯應之。及期子芳遍請親友，謂是日清音大軸爲老譚與己之「戲鳳」；祝賀而來者，因是皆戀而弗去，及至屢催請，均答以少刻卽來。後實不能耐，子芳親往迎駕，至時老譚已入黑甜之鄉，及聞卽被拒絕，後有人向譚詢及。譚云：「爲吃飯而唱，已屬無法，若爲走票，我實無此戲癡也。」

楊小樓，宗道教，以「不說誑語，不談人過失」爲主旨。律已處世，無時無刻，敢忘此念，并時以之告誡家人。小樓除工戲外，并工楷書，蠅頭小楷，頗有可觀；曾書道德經一卷，極工整，一畫一鈎，絲毫不苟，其細心也如此。溥儀居天津張彪花園中時。小樓已屆花甲之年，因曾受其先世隆恩，故溥儀在宮時，課餘輒喜與楊嬉遊，故楊每抵津演戲，必造張園溥儀寓所請安，跪拜稱臣，一如曩昔，而眷懷故主之情，輒流露於不自知也。溥儀每見小樓，亦必令其登台演戲，以資取樂，（張園地址甚大，嘗闢作遊藝場，其中本有戲臺）戲畢，且賜酒肉，

其驕縱依然小朝廷也。溥儀最喜觀小樓裡跟斗，戲後，仍要其爲之。小樓壯時，能連擲百餘，今則年逾耳順，平常登台演戲，早已不爲。茲以情不可却，且博故主歡，勉強掙扎，然而事後氣噓噓汗出如珠，楊輒視爲奇苦。

梅蘭芳嘗偕福芝芳赴北戴河避暑，比翼鴛鴦，海濱游泳，雙雙印影，一幅楊妃出浴圖，紛載各畫報，已紙貴洛陽，艷事爭傳矣。乃梅初返北平，忽四夕未歸寓所，福芳焚急萬狀，偵騎四出，始知梅藏迹孟小冬金屋中。蓋梅以北戴河之遊，孟獨向隅，是以流連款洽，數夕溫存，藉彌缺憾。不料福恙甚，聲言將覓死，梅恐發生危險，遂踴躍歸。梅自妻王氏故後，福以子貴，儼然大婦，至是乃責孟之不應蠱惑男子。緣平時梅已認福爲正室，幾於倡隨必偕，每星期僅至孟處一次，今忽勾留四夕，事屬破格，故爾掀起醋波。當時孟聞之大憤，謂：「彼獨何人？身份同，出身亦同，何得忘自尊大？迫人太甚，決不相下。」並將與問罪之師。幸經家庭中有魯仲連者出爲調停，規定日期，以免爭執。於是援照王氏從前待遇福芝芳辦法，每星期二五兩夕准赴孟處，此外不得越雷池一步，小小風潮，始告一段落。未幾，孟因此仍下堂求去。

程滌秋步梅蘭芳後塵，作歐陸之遊，時經半載，隨李石曾先生於二十二年四月間返國。抵碼頭時，有吳鐵城諸要人前往歡迎，極一時之盛況。有見程行裝甚盛，曩曩者，必疑關於戲劇之畫圖粉本。然聞程赴歐時，隨帶有我國珍品古玩數件，請歐美賞鑒家品評，不知是否原璧歸來也？程某年蒞滬，於一夕唱紅拂傳，已大醉，時候喜瑞扮虬髯客，出台時，艷秋醉眼朦朧，視候喜瑞已不識，只聽漁板，照調演唱，始終亦無錯漏。劇終，酒醒，明日，知其事者，益揄揚之，報紙揭載，遠近咸知，而醉紅拂之名，遂遍傳於黃浦灘頭，至今猶傳為美談，其得人也，可謂盛矣。

某次漢冶萍煤鐵礦廠公司，假寧波同鄉會開股東會議，由副會長主席。副會長者，傅波庵先生也，傅開口第一句即曰：「會長孫寶琦先生已故。阿拉以姨太太身分，權充主席。」聞者大噱。其時鄰席一揚州股東，雙目近視，載有兩副眼鏡，耳聞姨太太主席一語，急除去眼鏡，向台上注視良久，不禁笑曰：「我以為是孫慕老姨太太，原來是傅先生。」又轟堂大笑。

談丹崖，為我國金融界聞人，畢業日本東京商業學校，歸國後，任張蕪庵主

辦之南京高等商業學堂教務長。其時張之弟子林文淵君（曾任北政府財政次長）充該校庶務長，與談因意見不合，印發傳單專冊，對談大肆攻擊，凡民元前遊白下者，多知其事。談有一妾，因其夫人不允同居，祇作外室，當談臥病德國醫院，其妾與夫人，間日輪流看護，大小間，殆如參商，談有一子一女，子名慰曾，女適曹姓。北平西城武定侯胡同，即明武定侯郭英府邸，邸在胡同內，未毀，前陸軍次長張士鈺，曾居是宅，不久失官而死，平人多謂其宅凶。談生前不信風鑑，猶忌迷信，以四萬元購得其宅，加以修葺，居之迄無變故，而事業日茂，凶宅之說，豈可徵信？

坤伶王克琴，演劇於漢皋時，袁雲台過漢，偶往觀，亟賞之，示意鄂督段祺瑞，代謀充下陳，段使人許克琴假母二萬金，事寔成矣，克琴不願。時大漢報劉石庵聞悉，特赴怡園偵察，值克琴演戲，對白云：「軍爺有錢，難買奴家不賣之物。」劉大爲感憤，翌日遂揭其事於報端，並加評語。段閱之怒，飭捕石庵，擬鎗斃，旋經黎宋卿等緩頰，段不獲已，令囚之軍獄。石庵在獄，除讀書繪畫外，更集同難諸名士，結詩社消遣，計得詩甚夥，名其集曰楚囚。石庵後出獄，曾披露於大漢報。又石庵貌清秀如好女子，兩目灼灼，目尾上翹，如戲中之武生。精

劍術，其所著小說甚多，頗爲一般仕女所喜云。

德菱女士，曾著清宮二年記一書，驚才絕艷，盛傳一時。昔入宮時，曾邀慈禧后之寵信，擬留之宮中，充光緒帝之妃嬪，後以女士在歐有戀人，不果。小駐宮庭二年餘，旋即出國赴美，與所謂麥士坦司君者，舉行結婚典禮，異國情調，伉儷綦篤，女士在滿族中，殆亦奇女子也。惟女士自往美後，石榴消息無從探悉。前聞此天潢貴胄之德菱女士，已蘭玉成行，享家庭之幸福，而紅顏老去，亦非復舊日豐姿矣。惟女士關懷祖國，「九一八」事變，尤義憤填膺，憤不可遏。並聞女士對於收回失地，頗有擘畫，已擬就計劃書，約十萬言，寄呈中央，以備參考焉。

沈佩貞女士，更名又新，在平西結廬養靜，奉某方丈爲師，皈依佛法。女士當民國初年，與唐羣英等，同爲婦女界有數人物，風頭之健，較今之鄭毓秀爲甚。尤以與汪瘦岑嗅脚，大鬧醒春居飯館一事，喧騰人口。袁項城，曹仲珊主政時，沈先後充總統府諮議及秘書，達官貴人，折節與交者，頗不乏人。吳子玉縮師洛陽，沈亦充高等顧問，創通訊社及國民生計會於開封，獲費鉅萬。吳失敗後，

沈奉母居平，閉門養晦。旋出關，組煤礦公司，頗得張學良之助。又營皮革業於津沽，生涯鼎盛，棄政從商，所獲不在為政之下。今已飽嘗挫折，頓悟前非，決心懺悔，永伴佛燈矣。沈先更名國信，再度更名，亦變齊變魯至於道之意焉。

劉衡靜女士，在民國十五年時，追隨何香凝女士，深為何所信用，當時有一香豔絕倫之綽號，為「年年十八歲」，因為有人詢其芳齡時，恒以十八歲答之。前年十八歲，去歲十八歲，今年十八歲，昔費長房有縮地法，今劉有留年之方，可與上古神仙相媲美矣。

鄭毓秀女士，昔年奔走革命，頗著功績，留學巴黎，與王寵惠魏道明等俱為同臆好友，交誼甚深。曾一度長上海地方法院，旋專執行律師職務，輟轉數年，積資甚豐，妹名慧琳，孀孀肇嶺。閩女士已與魏道明結婚。鄭自受監委高友唐邵鴻基彈劾後，稱病出國，同行者祇魏一人。抵菲律賓時，曾電滬退出律師公會，並辭去法學院院長，電文中有云：「毓秀盈盈十五，即隨今行政院長汪精衛先生奔走革命，迄今二十餘年，於黨於國，雖不敢言功，但亦無罪，今無辜受高某等妄加非議，心灰意冷，將不願再履中土。」幽怨之情，溢於字裏行間。而「盈盈

十五，迄今二十餘年」兩句，尤不勝有美人遲暮之感。

盧小嘉，襲乃父——盧永祥——餘蔭，縱情聲色，一無吝惜，客居津門時，嘗自豪於北里中人口：「金錢乎！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何足惜哉？」但盧選極嚴，庸俗脂粉，每爲斥去，凡娟豔嬌秀者，一經繆繩，輒擲千金。後眷妓，名小鳳，歲之金屋，聞鳳昔充徐樹錚下陳，工心計，當樹錚煊赫時，每藉端要挾，盧之機警，遠不若樹錚，又無怪乎爲之折服也。

吳俊陞之子，吳泰勳公子，姿容甚美，彬彬知禮，曾與高凌蔚之女公子訂婚，定期在惠中飯店舉行結婚佳禮。延于學忠主席證婚，致軍政要人請柬數千份。同時吳又賞識天津花國大總統張彩雲二娘，熱度已達沸點，不知該妓用何種柔媚手段，竟騙得吳於同日上午十時，先在國民飯店舉行假結婚，轟動一時。此妓及女家同時向吳交涉。後經人說項，以五萬元給張彩雲，了此糾葛。吳可謂得大解脫，斬斷情絲矣。

岑春萱之四公子德鄰，年甫弱冠，自英習航空返國。在滬擬辦一飛行社，自

購飛機三架，並籌資十萬元，在虹橋覓飛機場，專事教練有志於飛行事業之青年，預計三箇月中，可以造就二十名新航空家。岑君在英，自購傑浦銳馬斯牌教練機一架，值洋二萬餘元，係英威爾王太子之舊物，益覺名貴，復自聘一駕駛員，朝夕相從。此外尚有汽車兩輛，遊蹤所至，備極揮霍。故在英留學，每月所費在國幣五千元以上，歐洲報章爭相揭載；爲百萬資產之青年飛行家，手面闊綽，無以復加。其飛行術之猛進，半係黃金買得，此非岑公子不可辨也。

袁克定，縱橫自喜，時有太原公子之稱，袁項辛亥再召，克定隨侍左右，爲之擘劃一切，夙重汪精衛之爲人，通問不絕，由是疏通南北意見，項城遂得爲臨時大總統。克定嘗代批公牘，動中肯綮，項城大爲稱許，由是克定德項城稱帝，一面厚植黨羽，以固勢力，又組織模範團，爲擁護個人之計，未得化家爲國，先成破家喪身，項城可謂有子矣。

袁克文，字寒雲，自媿陳思。而龍陽易實甫以楊德祖自況。時實甫已逾五旬矣。故有樊樊山六十歲才子；易實甫五十歲神童之語。實甫自稱是張夢晉身後。一日，見吳瞿安先生曰：「吾兩人固前世裏同鄉也。」先生大愕，問其故。曰：

「瞿安前世非唐六如乎？何健忘若是？」因相與大笑。寒雲於民國二十年九月十五日暴疾殞，後事未之備，諸昆季且不及週知，祇在津之門弟子閒耗咸集，舉室惶然，正無所措，方地山君哭而奔至，衆遂推爲治喪主任，方義莫能辭，亦所不辭也，弟子某曰：「曹仲珊氏有棺，楠木，朱漆，上品也，製藏已久，備作身後用者，今急遽中曷不試往求假乎？或不見拒。」衆贊其說，遣使往商，曹氏果慨允，原價千八百金，竟議以半價讓之，並另致賻金三百，於是袁氏附身之具，所費祇六百金耳。西沽之江蘇義園，昔嘗有訟累，方儀徵縣人，而爲旅津會館之董事，嘗作左袒，訟得直，故對義園方面，發言頗有力，而袁因亦得以豫籍而葬骨其中。墓前立碑，文曰：「袁寒雲之墓」，乃方揮毫自書。嗚呼！生死交情，千古不朽矣。

橫跨歐亞青年飛行孫桐崗，在濟南約同學二三人，於某日午刻，駕機飛繞濟南城市三匝。孫並奇想天開，在濟徵求飛行伴友，作空中遊，以本人名片一，上書：「空遊濟南，誰拾得此片，翌日午後五點到飛機場去云云。」另以護生傘包裹此名片，自空中投下。飛行半小時，始停機休息。但此片落於何人之手，或黃童白叟，或少女老姬，於飛機場上便見分曉，爲飛機中別開生面之趣聞也。

游泳皇后楊秀瓊，年華二八，身材豐美，眼光明媚，誠南國之標準美人。其父楊桂南爲游泳專家，母龍慧明，妹秀珍，均長於游泳，一時遂有游泳家庭之稱。二十二年全運游後，奪得冠軍，有美人魚之號。是年適逢長江輪渡行通車典禮，鐵道部長顧孟餘，特請其剪繩云。後於遠運會中復大顯身手榮膺個人冠軍，揚眉吐氣，非人稱之曰「中國小姐」，洵不過譽也。女士美麗超羣，肌膚健實，不愧爲健美之女性，故攝影記者視爲絕好之鏡頭資料，爭先拍攝。女士貌既美，其技固高，而應對進退間，尤爲溫婉，如春花秋月，略諳國語，而談吐之間，不喜喋喋不休，偶有與之語者，三數言後，既微笑而他顧。喜食水果，幾成嗜癖，不喜與男選手接近，居恒怡然獨處，唯港短泳選手陳振興，則與之稱爲莫逆，聞楊之得有今日者，陳振興實有力焉。海上某影片公司，欲羅致到滬担任「碧浪銀濤」一劇主角，罄金往聘，楊氏峻拒，且謂：「本人無電影常識，而生平更不喜粉墨汚其面頰，雖有萬金，不敢拜領。」觀乎此，女士束身自愛可見其一斑矣。

遼遠著名游泳家史氏四傑（興隆，興騰，興陸，瑞聲）於二十二年全運會在京開幕時，曾由東省秘密來京，參加盛典，除史興隆在京爲游泳選手指導員外，

餘如史與厲之一千五百米自由游泳，創成全國新紀錄，及其十四歲小妹妹史瑞聲，參加各項女子比賽，成績亦極優美。當全運會閉幕，各選手各奏凱旋，史等爲提倡游泳，喚醒同胞救國起見，特呈准社會局，於某日，作由浦口至下關長距離渡江游泳之壯舉。事前各界因史妹年稚，恐其難勝操勞，已勸阻勿令參加，其餘弟兄三人，遂作此驚人表演，卒以二十三分三十七秒又五分之一，橫渡浩浩蕩蕩之長江，開中華青年未有之新紀錄云。

我國出席世界運動會劉長春，素以短跑怪傑名世。劉本遼籍，自九一八後，瀋城迭以勢利誘之，劉皆以嚴詞拒之。聞劉氏生活狀況甚濫，鬱鬱寡歡，頗有英雄末路，托足無門之慨。曾一度經商不果，人或邀其爲體育教授者，亦辭不就，蓋恐失却業餘資格，仍賦閑如故。然未因其貧而放棄其運動事業。猶磨勵以蓄，准備參加遠東運動會云。

名人吟詠集

二十三年夏季，廬山會議，中樞要人咸集，議餘之暇，邵元冲張默君儷伉，詩興勃發，詣謁散原老人，乞其領銜組織匡山吟社，藉消永夏。散原笑而諾之。

熊世輝聞信，願共圖茲事。聯名束約在山避暑諸人，於七月二十七日集會萬松林。至者皆名流，而以陳三立，許世英，王揖唐，汪兆銘，戴傳賢，楊永泰，諸氏爲之冠，太虛上人亦與焉。詩題爲釋慧遠遊廬山分韻，限三日交卷，歸曹纘衛收輯，刊載國聞週報采風錄，並刻專集，一時吟哦之聲大作，不僅燃斷幾莖鬚也。熊氏且倡議修復白鹿洞書院，保存文化，衆以爲然，公推散原老人主其事，當此風雅道衰之際，袞袞諸公有此盛舉，鉅四海昇平之兆歟，唱和詩詞中之最饒逸趣者，爲蔣中正與王揖唐曹纘衛之聯句，雅人深致，爲山水增色不淺，其詩云：

戎衣暫脫避囂塵，（蔣）惟有匡廬面目真，詩酒流連供笑傲；（王）軍書鞅掌在精神，江山莽莽淒涼感；（蔣）歲月悠悠自在身，浩劫問誰能挽救；（曹）蒼生霖雨仗斯人。（王）

名人嵌聯集

某次，三中全會開會，諸公袞袞，集議一堂，某公於議事之餘，卽席就諸中委姓氏名號，撰儻語二十餘聯，大類閩派敲鐘，或肖其人行誼，或狀當時情態，頗多雋妙之句，亦以見當場雅韻耳。

柳枝低亞期之子；林木蕭森訪故人。（柳亞子，林森）鷄鳴寺下傳賢宅；

畫錦堂前六一文。(戴傳賢，王陸一)六一先生原學者；五丁力士是超人。(王陸一，丁超五)心如腐木情難起；文似春濤態不平。(陳孚木，郭春濤)面壁十年方覺慧；握苗逐日豈培成。(方覺慧，苗培成)形雲密布雷聲起；旭日初升花影濃。(陳布雷，黃旭初)；宗仁培德；崇智法勤。(李朱許王)真如佛氏語；長勝岳家軍，(陳真如，張岳軍)儒夫有立志；良友揚仁風。(陳立夫，陳友仁)成佛修三世；樹人謀百年。(蕭佛成，陳樹人)交友期直勉；立身以道藩。(林直勉，張道藩)儒堂貴嚴肅；佛海乃光明。(王儒堂，賀耀祖，周佛海，甘乃光)驕驕開先道；精衛填大漠。(朱驕先，汪精衛)寒操慕松菊；熙祥鍾麟龍。(梁寒操，黃慕松，孔祥熙，鹿鍾麟)飛行超五嶽；擇居懷九夷。(丁超五，張懷九)匡廬想雪竹；海濱遲錦帆。(何成濬，鄒海濱，熊克武)雁跡蘆中隱；濤聲枕畔生。(劉蘆隱，方聲濤)楊林驚虎嘯；雲水逐龍飛。(楊虎，雲龍)

名人書法集

書法爲文人酷愛之事，黨國要人中，致力於此者，亦殊不鮮，墓木已拱之譚組庵，嘗以書名，而臨池興濃，若胡漢民，蕭佛成，鄒魯，林森，于右任，戴傳

賢，洪陸東等，皆蜚聲士林，墨寶爲嗜書者所貴。胡以臨曹全碑著稱，字體絕秀，或以楹聯求其法書，聯字如未見曹全碑者，胡卽應其請，亦屏曹全碑體而弗用，曰：「吾不能專作一體以給世人。」其臨事勿苟之精神，如此可見。蕭善臨石門頌，筆力老到，邇來多病，雖樂於應酌，出力有未逮。鄒嗜臨華山碑，落筆穩健，與胡蕭之同好漢碑，適成鼎足。鄒本平等精神，有求必應，卽向未識荆者，獲人作介，立卽揮毫。林森喜臨龍潭碑，惟不多應人之請。于書蒼勁，每出游必携筆與俱，一經請求，隨時揮管，故白下申江間，商肆市招，爲于潑墨者，不亞於清季時，故都之「有匾皆書」之勝概也。戴作書，淋漓揮毫，遠遜胡于，但有求則技癢，某年春，往隴豫間，求書者紛煩，戴不勝其擾，特立潤例，四尺聯取銀貳角，爲待役磨墨之費，是亦書家之趣話，可以傳播於鷄林矣。洪書近北魏，其剛勁似于，其風骨似胡，除少數知交者外，不輕易執筆，其潛修靜養，較鄒戴過之，每日無論若何忙迫，必臨池百字，其前途未可限量也。

名人舊名集

民國來要人，因鼓吹革命，多方易名，後遂相沿成習，幾至真名佚遺，今將所知者，臚列如後，以供讀者之參考。

孫中山先生，原名德明，字日新，東渡扶桑時，始更名「文」，字中山。林森，在卅年前，名林「天波」，至民元後，始改今名。蔣中正，在保定軍官速成科時，名蔣「志清」，——見其致段合肥書——後改今名。胡漢民，在中式舉人時，名胡「衍鴻」，或云發鸞，加入同盟會在東京撰報時，改爲漢民。汪兆銘，原名「季新」，加入同盟會後，始改稱精衛，季新名多有不知者。戴傳賢，在日本留學時，原名「良弼」，民二年間，在民權報筆名「天仇」，今則專用「季陶」二字爲號。于右任，以名孝廉提倡革命，鄉榜名「伯循」，光緒末年，遂改今名。居正，民國二年二次革命，東京反袁時，筆名「東辟」，數年前，主持江南晚報時，更自署爲「梅園居士」。馬君武，早年在日本留學時，單名馬「和」，回國後，始專用今名。孫科，原名「帝科」，凡到廣東香山縣之翠亨鄉者，尙能由父老口中聆得此名。邵力子，與于右任同肄業震旦，鄉榜名「聞泰」。李釋一，譜名宣韓，與李宣龔拔可，宣威律圖，宣侗釋戡，宣諒直士等爲兄弟，行十一，小名阿士，後改「釋一」。葉楚傖，原名「葉」，在蘇州高等學堂時，尙非此名。王揖唐，原名「志詳」，鄉榜時改名「廣」今以此字行。張繼，原名溥博，自改名「繼」後，乃以溥泉爲字。高友唐，原名繼宗，清末被通緝後，改

用今名 袁乃寬，初名克寬。

名人身材集

要人身材，各禀天性，自有不同，茲就所知者錄之：汪精衛，魁梧英偉，態度儒雅。宋子文，朗若玉山，風流瀟灑。陳公博，英姿鐵容，氣宇軒昂。羅文幹，精幹諳練，氣度雍容。何應欽，英姿蓬勃，老成持重。顧孟餘，垂紳搢笏，斯文典雅。黃紹雄，龍行虎步，桓武有姿。朱家驊，豐度翩翩，面如冠玉。何香凝，松柏堅操，姿若蒲柳。戴傳賢，笑容閒逸，矮而不揚。

名人麻雀集

汪精衛好飲酒，然不喜打牌。民十二，在廣州時，一日，廖仲愷故邀二人，湊成三缺一之局，逼汪參加，汪謂：「請我喝酒，有請必到，請我打牌，不敢領教。」可見汪確不喜此也。

吳稚暉生平最反對麻雀牌，謂：「我不贊成賭錢，尤其反對麻雀，因麻雀賭法，既不痛快，又費時間。」

蔣介石先生，少時，亦喜打牌，尤喜和大牌，往往因做清一色大牌，反而弄

得不和，自任軍官學校校長以後，此調不彈久矣。

胡漢民居香港，閑時最好打小牌，惟其配角，僅限於夫人陳淑子，女木蘭，親家林煥庭，以及秘時王養冲等，似有便宜不外出之意。

羅文幹，亦爲嗜牌經者，彼謂：「辦外交與找麻雀同，要秘密，不能隨便將內容告人，譬如自己手裏發財開槓，和紅中白板對定之牌，此時應態度鎮靜，不動聲色，使人不能猜得，始可和出。」

邵力子主陝時，有暇，卽以麻雀自遣，最大打五元底。在京時，嘗至周佛海公館，與周太太于右任王公弢等合局云。

名人參禪集

偉人碩彥，功成業就，飽嘗世變，晚年多半參禪，以求懺悔，古之張留侯從赤松子遊；德國之前任國務總理白魯寧，將隱寺院，以研科學，此係傷心人別具懷抱，事實處此，不得不然。近代要人，做佛門弟子者有：

戴得賢 飯依班禪活佛，居正板依安欽活佛，石青陽 飯依安欽活佛，楊樹莊 飯依班禪活佛，朱慶瀾 飯依諾那活佛，葉恭綽 飯依印光法師，屈映光 飯依圓通法師，何鍵 飯依圓通法師，劉文輝 飯依太虛法師，章太炎 飯依曼殊大

師，鈕永建飯依章嘉大師，蔣維喬飯依白普仁喇嘛，江謙飯依譚暉法師，林翔飯依圓瑛法師。此外尚有陸徵祥入比國大寺院爲僧，楊家閔程德全已剃度，孫傳芳將剃度。其他次要人物，飯依佛法，不可勝舉。

名 人 鴛 鴦 集

孫中山——宋慶齡。 胡漢民——陳淑子。 汪精衛——陳璧君。 蔣介石——宋美齡。
 邵元冲——張君勱。 張 繼——崔振華。 宋子文——張樂怡。 孔祥熙——宋靄齡。
 陳濟棠——莫秀英。 何應欽——王文湘。 熊世輝——顧竹筠。 邵力子——傅 。

陳銘樞——朱光珍。 張 炎——鄭坤廉。 李景林——韓粹儀。 劉紀文——許淑珍。
 馮玉祥——李德全。 張學良——于鳳至。 熊希齡——毛彥文。 吉鴻昌——胡紅霞。
 顧維鈞——黃惠蘭。 蘇炳文——蓋佐章。 孔憲榮——高俊鳳。 葉 蓬——藍秀成。
 戴傳賢——鈕有恒。 王正廷——施美利。 廖仲凱——何香凝。 陳友仁——張荔英。
 鄒海濱——許劍魂。 陳家鼎——鍾樂君。 張欽海——韓香玖。 朱國榮——文 蘭。
 曹伯聞——王秀蘭。 辜鴻發——貞 子。 楊杏佛——趙志道。 章鐵民——初 霞。
 章太炎——湯國黎。 黃季剛——黃菊英。 康有爲——明 漪。 傅斯年——俞大綠。
 邵爽秋——黃季馬。 沈雁賓——孔德之。 汪靜之——符竹英。 李石岑——童蘊珍。

會仲鳴——方君璧。 王漱芳——姚顯。 任永雋——陳衡哲。 劉大杰——李輝卿。
 郁達夫——王映霞。 章衣萍——吳曙天。 孫福熙——劉雪亞。 田漢——黃大琳。
 魯迅——許霞。 吳文藻——冰心。 胡也頻——丁玲。 顧鳳城——謝冰瑩。
 徐志摩——陸小曼。 鄭振鐸——高君箴。 施存統——周白棣。 葉靈鳳——郭鳳林。
 吳恩來——鄧穎超。 詹大悲——許剛。 徐名鴻——郁青。 瞿秋白——楊之華。
 郭沫若——安娜。 陳西瑩——凌叔華。 張競生——稽松雪。 孫俣工——梅痕。
 劉伯承——迷荊。 蔣光慈——吳似鴻。 俞平伯——長環。 韓侍桁——羅嫻。
 梅蘭芳——福芝芳。 張燕卿——龔安惠。

名人輓聯集

挽鄭汝成

滬海竟見岑彭嘯怨千古

蒼天再生吉甫佐治四方

又

袁世凱

王士珍

是英豪是名將是元勛九仞功勞痛來歎
賜侯爵賜銀圈賜田產一朝人物慟張賓

挽馮國璋

隆隆者缺傲傲者污大道等龍蛇歷歷有年誰獨步
若若乎回戛戛乎鬥餘生全兕虎茫茫九野竟何之

又

兵學砥礪最相知憶當拔劍狂歌每與誓澄清攬轡
國事糾紛猶未已方冀同舟共濟何遽傷分道揚鑿

輓袁世凱

華夏日重光回思締造艱難億兆生靈應感泣
助名天不朽太息受終危急萬幾擊劃失師賞

又

爲天下痛更哭其私一柱存亡關氣運
如四時行成功者退千秋華夏仰威靈

又

共和誤民國民國抑誤共和百世而後再平此獄
君憲負明公明公實負君憲九泉之下三復斯言

挽蔡松坡

黎元洪

段祺瑞

黎元洪

馮國璋

楊度

唐少川

奇氣滿東南吾道不孤應爲蒼生爭一息
大名垂宇宙人心未死終教青史慰重泉

又

國活民生公竟去

功成身退死方歸

挽張勳

精忠可格上蒼報韓雖不能天地皆震動
大星隕於昨夜與君成永訣涕泗只滂沱

挽丁振鐸

五紵昔詠彰清德

一鑑今亡念老成

挽于式枚

一代風流盡

此生宇宙峯

自挽

涉世三十年兩字聰明眞誤盡

黃克強

康有爲

馮國璋

袁克文

洪述祖

歸魂二千里一家老幼更何依

挽李純

靳雲鵬

保障東南有威神有高澤

事澈生死大勇猛大慈悲

挽俞樹棻

葉恭綽

視死如歸兼愛竟忘身與殉

捨生取義臨危猶冀國能醫

又

張志潭

爲君三折肱至今魯難未已

臨終一電牘藹然仁者之言

江宁烈士追悼會

章太炎

羣盜鼠竊狗偷死者不瞑目

此地龍蟠虎距古人之虛言

陳其美追悼會

章太炎

願君化慧孛

爲我掃幽燕

挽王闈運

熊希齡

楚學離中原以獨行讀湘綺全書直接汨羅大夫船山遺老
教育先政治以革命推公羊山世實敗西川弟子南海名人

挽李漢俊

蔣介石

鄂北振絃歌夏雨春風敷教澤
漢南安窅寥遠山近水慰歸魂

挽岳維峻

于右任

報國秉精忠豺虎叢中終致命
哭君餘老淚鼓鼙聲裏與招魂

挽李漢俊

于右任

一死青光漢陽樹
百年碧血卓刀泉

又

孔愛宣

共患難不共死生靦顏與世浮沉只爲未完匡世願
愛國家亦愛朋友回首當年事變至今誰認是非明

挽陳炯明

吳稚暉

一生外竟無長物青史流傳足見英雄有價
十年前所索道書黃泉送達定邀兄弟如初

挽陳寶琛

吳佩孚

處天下之至難行乎若素
垂百世而尙論文如其人

又

朱益藩

耿耿孤忠可以貫日月感鬼神前席待諮詢方冀同行頻示我
漫漫長夜忍見泰山頽梁木坏寢門餘痛哭從今師事更無人

又

高友唐

四諫重當時識荆憶廣雅堂中聚散心傷卅載事
孤忠多遠見進講湖懋勤殿上死生感誦五君詩

挽朱教仁胡經武

覃振

肝胆向誰傾劇憐壯志猶存莫隨流水桃花去認仙源漁父路
艱危驚世變正惜奇才未展忍望西風殘照來招白下故人魂

挽張勳

林紆

朱成功在明在凜凜生氣

張世傑亡宋亡悠悠蒼天

挽學生姜尙琦

同學少年都一哭

九原孤墳足千秋

挽三一八劉知珍楊德羣二女士

賣國有功愛國皆死

罵賊無益殺賊爲佳

又

死了到也罷了若想不到二位有老母倚闥親朋盼信

活着又怎麼着無非多經幾番的槍聲驚耳彈雨淋頭

挽蕭耀南

大局獨餘宗澤淚

故鄉同哭鄂侯墳

許世英

章衣萍

周作人

竹樓

近代名人軼聞終

編後

余嘗謂摹世情，抒人心，奇而法，莊而諧，引人入勝者，莫如稗官野史——而名人瑣事，識者諱言。抑知，名人顯要，其行事也應有特徵；事變紛呈，其原因則不無線索。茲將所得諸報章，或道途聽聞，耳目及，所談笑之餘，不計工拙，編纂成帙。冀於談諧寓諷之中，澈然於人事變遷之迹，爰有近代名人軼聞之作。是亦以茶餘酒後所得者；仍作茶餘酒後之消遣耳。惟豕亥之訛，在所不免，希閱者諒之，是幸！

版權所有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再版

增訂
再版
近代名人軼聞

定價國幣一圓五角

編著者 竹樓主人

印刷兼發行

北平新新印書局
西單東斜街五八號
電話四局五六八號

分售處

北平：圖書公司 好望書店 佩文齋書店
朔風書店 立達書店 知行書店
天津：佩文齋書店
武昌：新生命書局 寧夏：銀川書局

#7SF

SF 2266

88040



定價\$1.50